玫瑰劍

連載插畫版

東方玉着



本期隆重推出，武俠巨擘東方玉先生，雷霆萬鈞力作

玫瑰劍

東方玉著
黃憲鐘圖



一、月下七色劍

插花廟後面，有一座小山，山不算高，却有蒼松翠柏、危石奇岩之勝！

初更時分，一鈎新月，斜掛在白雲如絮，略呈幽暗的天空，月色朦朧，夜影朦朧！

這時正有一條矯捷的人影，從山徑上奔行而來。

這人身上穿一件寬敞的大褂，腰間束一條闊帶，足登薄底靴，頭髮已經花白，把一條長辮，盤在頭頸裡，手中提着一柄青萍劍，目光不住的左右打量，看樣子，像是赴約來的。

朦朧月色，照在他臉上，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他兩道又白又濃的眉毛，和頦下一把蒼白的髯子，就憑這一面，你已可猜想得到這位老人至少已有六十以上了，但只是他被白眉覆蓋下的一雙眼睛，却是明亮如星，臉色偏偏又焦黃如土。

小山頂上，地方不大，只有十來丈方圓，四周疎朗朗圍着幾顆高大的松樹，風聲細細，幾方巨石，或臥或立，點綴其間，使得這片山頂，有寧靜古樸之感。

白眉老者連縱帶躍，還沒走到中間，突然目光一注，舉步朝右首一方大石迎着走去。

這方大石，不到一人來高，石蘚斑剝，並無出奇之處，白眉老者當然並不是欣賞這方大石來的，他炯炯目光所注，是在大石前面地上，豎立的一支小劍！

一支八寸長；色呈腥紅的小劍！

這支小劍從劍穗、劍柄，以至劍刄，莫不腥紅如火，而且也打造得十分精緻！

白眉老者只看了一眼，就舉步朝前走去，他雖然沒有出聲，心裏却默默的數着步數，一直走到第七走，地上又發現了一支豎立的小劍。

這支小劍，形式和先前那支一般無二，只是劍穗和劍身，色如藍靛！

白眉老者知道在山頂上既已發現了兩支小劍，自然還會有第三支、第四支……

他既已來了，自然要看個究竟，於是他又默默的數着步數，折而向西，果然每隔七步，就可發現一支小劍，豎立在地上，只是每一支的顏色，各不相同，分爲白、黑、黃、綠、紫，連同先前的紅藍兩劍，一共正好七支。

這七支劍在山頂中間，居然列成北斗七星之狀！

白眉老者目中星芒流動，握劍左手不自覺的握緊了些，微微昂首說道：「七色劍，果然是北嶺七星！」

「不錯！」有人低沉的應了一句。

白眉老者倏然一個旋身，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「我！」颼！一道人影疾如飛鳥，從一棵高大的松樹上飄落地面。

白眉老者横劍凛立，目光直注對方，那是一個身材和自己差不多高矮的青衣中年人，生得面如淡金，目如霜刃，腰間也束着一條青布闊帶，左手同樣提着一柄連鞘長劍，只要看他從樹上飛下來的身法，此人一身武功，就相當高明。

那淡金臉青衣人落到地上，就冷冷的道：「閣下既然認得七色劍，可知下面的一句話麼？」

白眉老者問道：「下面一句怎麼說？」

淡金臉青衣人冷傲的道：「北嶺七星，見則終兇。」

白眉老者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閣下究係何人？」

淡金臉青衣人道：「你方才不是說過了麼？」

白眉老者疑惑的道：「你是北嶺七星？」

「差不多。」

淡金臉青衣人冷然反問道：「你是白眉崑崙甘春霖？」

白眉老者道：「正是老朽。」

淡金臉青衣人道：「你是赴約來的了？」

白眉老者道：「正是。」

淡金臉青衣人哂然一笑道：「這不就對了麼？」

白眉老者道：「老朽既已應約而來，北嶺七星，怎麼還沒來呢？」

淡金臉青衣人傲然道：「我不是已經站在你面前了麼？」

白眉老道：「北嶺七星，從不分散，怎會只有你一個，還有六位呢？」

淡金臉漢子冷傲的一笑，舉步隨着地上直豎的七柄小劍佈成的北斗七星，走了一圈，腳尖挑處，就有一支小劍離地飛起，投入他的大袖之中，走完一圈，已把七支小劍全收了起來，才傲然道：「你只要認得七色劍就好，管我們來了幾個人？」

白眉老者雙目寒光閃動，點頭道：「那好，你拔劍。」

淡金臉漢子道：「你不問問我的來意？」

白眉老者斷然道：「不必了。」

淡金臉漢子道：「你不問，我也要說。」

白眉老者說：「好，你說吧！」

淡金臉漢子道：「二十年前那句話，不知你是否還記得？」

白眉老者道：「老朽記不得了。」

淡金臉漢子道：「那句話是『獻珠得命』，現在事隔二十年，要改一個字，那就是『獻珠獻命』，不過我可以不爲已甚，饒你全家不死。」

白眉老者聽得勃然大怒，「鏘」的一聲掣劍在手，沉喝道：「狂徒，拔劍！」

淡金臉漢子同樣左手一擺，「鏘」的一聲，長劍出鞘，冷傲道：「甘春霖，我可以讓你先發劍。」

白眉老者冷哼道：「我先發就先發！」長劍一圈，正待刺出！

「老伯且慢！」

一道藍影，隨着話聲，疾掠過來，好快的身法，一下就落到兩人之間。

白眉老者斜退一步，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淡金臉漢子岸然不動，兩點明星般的眼睛同時朝來人投去。

蛾眉新月，月光雖然朦朧，但依然可以看得清來人面貌，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少年，生得濃眉如劍，目若朗星，身上穿一件天藍長衫，右手握一柄古銅色斑剝劍鞘的長劍，頎長的人影，站在月光之下，斯文中帶着一股英氣！

藍衫少年朝白眉老者抱拳一禮，說道：「老伯請了，小侄雲飛白，家父雲薄天，傳聞昔年橫行關外的北嶺七星，向老伯尋仇，特命小侄趕來相助。」

白眉老者被他一口一聲「老伯」，叫得有些發怔，目光相對，就偏頭移了開去，點點頭道：「你……啊，雲……賢侄，多謝你了……」

淡金臉漢子冷冷一笑道：「甘春霖，你來了幫手啦，那就不妨兩位一起上。」

他雖在和白眉老者說話，但亮若晨星的兩點目光，卻凝視着雲飛白。

雲飛白朝白眉老者一抱拳道：「老伯請後退幾步，這位朋友，讓小侄來打發他好了。」

淡金臉漢子輕笑一聲道：「雲朋友好大的口氣。」



白眉老者一擺手道：「賢……侄，不，不，你先歇息，老……朽今晚非要親自領教領教他的七色劍，到底有些什麼名堂？」

他敢情是被淡金臉漢子激怒了，連說話都有些礙口！

淡金臉漢子大笑道：「好極了，我就是爲了領教你的『乾坤劍、掌』來的，你儘管出手使來好了。」

白眉老者冷哼一聲，右手長劍向空一圈，眼看雲飛白還站着沒退，不覺朝他輕喝道：「你還不退開些？」

雲飛白慌忙躬身應了聲「是」，後退了幾步。

白眉老者口中沉喝一聲：「看劍！」唰的一劍，朝淡金臉漢子攻去。

他這一劍既無起手式，也不開門戶，劍化驚天長虹，直取淡金臉漢子左乳心臟要害。

淡金臉漢子左手一抬，竟用手肘撞向劍尖。

白眉老者心頭暗暗冷笑，翻手之間，劍鋒側轉，往上挑起，疾向對方手腕削去。

但聽「噹」的一聲金鐵交鳴，白眉老者的劍鋒削在他左腕之上，竟如削上了鋼鐵，被他一下震開。淡金臉漢子趁機一個左旋，右手長劍已如銀蛇出洞，反刺過來，他出手又狠又快，火辣辣凌厲驚人！

白眉老者沒想到他手腕上戴着鐵製的護腕，刺去劍勢一下被他蕩開，反而刺來一劍，一時之間，迴劍護身已是不及，腳下連換三個方位，才避開對方一劍，但他這一劍堪堪避開，淡金臉漢子第二劍，又帶着一片輕嘯，急襲而來。

白眉老者心頭甚是氣怒，口中沉喝一聲，手腕一振，揮劍向淡金臉漢子劍上撞去。

淡金臉漢子忽然手肘一收，縮劍變招，又是一劍刺了過來。

白眉老者本想和他硬拼一招，見他又是一劍刺來，口中嘿的一聲，斗然一劍向右撩去。

本來是他先發的劍招，不過一兩個照面，就被對方搶去了先機，自然心有未甘，一劍甫出，劍勢突然加快，連續三劍，一劍接一劍的刺出，分襲對方三處大穴。

不！三劍未已，人已緊隨着逼上，長劍捲起一片冷風，又是六劍，如影隨形而上，直壓過去。

這九劍正是白眉崑崙甘春霖馳譽江湖「乾坤劍法」中的殺着，由「乾三連」，變爲「坤六段」，劍勢連綿，三劍一組之後，又是六劍一組，寒芒飛洒，九道劍光，排空齊發，快速已極！

淡金臉漢子冷冷一笑，手腕連點，劍光如靈蛇亂閃，使得和白眉老者同樣快速，只聽一陣「叮」「叮」輕響，已把白眉老者攻出去的前三、後六、九劍，全數封開。

白眉老者發覺自己攻出九劍，竟然無法把對方逼退一步，心頭止不住暗暗驚奇，忖道：「此人劍上功夫，果然不弱，哼，我倒不信……」

淡金臉漢子也在此時開口了：「白眉崑崙，也只有這點能耐麼？」

白眉老者聽得不由氣道：「七色劍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？」

這兩句話出口，兩條人影，兩支長劍，又快捷無倫的一湊而合，劍光繚繞，互相糾纏在一起。

兩人這回各施所學，愈打愈快，雲飛白站在三丈以外，仔細觀察，只覺這位世伯（白眉老者）劍發如風，出手輕巧有餘；但對「乾坤劍法」大開大闔之勢，力道似乎稍嫌不足！心裡暗自覺得奇怪，忖道：「看來年歲不饒人，甘老伯究是年過花甲，體力已衰，對這套仗以成名的劍法，使來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了！」

就在此時，但聽淡金臉漢子清叱一聲：「你也接我七劍試試！」

喝聲甫出，一陣「鏘」「鏘」劍鳴，急如連珠般響起！

白眉老者連人帶劍，被震得腳下踉蹌，連連後退，口中一聲怒哼，突然腳尖一點，平地飛身，輕如燕掠，飛撲過去，青萍劍揚空一閃，人到劍到，朝淡金臉漢子當頭劈下。

淡金臉漢子身軀一矮，從側閃出，使了一招「舉火燎天」，迎着青萍劍截去。

白眉老者手腕連搖，唰唰唰一連幾劍，左右分刺，劍花錯落，銀光飄閃，但淡金臉漢子身形左右移動，任你白眉老者快劍飛刺，竟連他一點衣角也沒碰到！

白眉老者這一氣非同小可，手中青萍劍也使得更急，劍光顫動，千百點寒芒，密集刺出。

要知名家對劍，講究以靜制動，絕對不能動怒，白眉老者劍勢雖然急驟如雨，看去極爲凌厲，但只顧進招，不能攻守兼顧，是謂躁進，躁進的結果，往往會造成予人以可乘之隙！

淡金臉漢子現在已經連退了三步，他臉上依然冷漠得不見絲毫表情，但他雙目之中已經隱隱有了笑意！

雲飛白眼看白眉老者着着進擊，忍不住叫道：「甘老伯小心！」

「啪！」淡金臉漢子以退爲進，此刻趁機出手，一招「秋水橫舟」，長劍一翻，一下壓住了白眉老者的劍勢，左手劍鞘閃電般朝白眉老者右肩窩下側「舫池」穴上點去。

白眉老者吃了一驚，急忙身形一側，左手劍鞘同時格出。

淡金臉漢子劍尖突然上挑，「嘶」的一聲，劍光從白眉老者頷下撩過，把他一部蒼白長髯掃出老遠。

白眉老者口中禁不住尖叫出聲，急急往後掠退。

淡金臉漢子聽得微微一怔，正待蹤身追擊過去。

雲飛白身形一閃，攔在他前面，說道：「現在該由在下向閣下討教了。」

淡金臉漢子目光凝注，冷然一笑道：「你真要和我動手麼？」

「不錯！」雲飛白昂然道：「在下既然趕上了，自得領教領教閣下的高招。」

白眉老者被淡金臉漢子一劍削去垂胸蒼鬚，心頭更是怒不可遏，手執長劍，衝了上來，大聲道：「雲……賢侄，你讓開，我和他拚了！」

淡金臉漢子目中神光不定，望着白眉老者冷冷的道：「你不是甘春霖？」

白眉老者沉聲道：「誰說老夫不是甘某？」

雲飛白看他光着下巴，形狀確是有些狼狽，急忙拱了拱手，勸道：「老伯且請歇怒，小侄奉家父之命，兼程趕來，自當稍効棉薄，老伯還是替小侄押個陣吧！」

話聲一落，右手已經「嗆」的一聲，抽出劍來，目注淡金臉漢子，一拱手道：「閣下請賜招了。」

白眉老者雙目盯着他，咬着咀唇，似乎很欣賞這位「賢侄」，一聲不響的退後了兩步。

淡金臉漢子長劍一擺，爽朗的笑道：「真要動手，雲朋友只怕也不是我的對手呢！」

他一張淡金臉，冷漠無情，很難得有笑容，此時這一笑，露出了兩排整齊而潔白的牙齒。光看他這副牙齒，就該是溫文爾雅的人；但七色劍的主人北嶺七星，卻沒有一個不是窮兇極惡之人，淡金臉漢子似乎有些不類！

雲飛白仰首朗笑一聲道：「雲某是不是朋友對手，要動手之後，才能分曉，朋友這話，不嫌太早了麼？」

淡金臉漢子道：「你試試就知道了。」揚手一劍，迎面刺來。

雲飛白舉劍迎擊，淡金臉漢子一劍甫出，忽然運劍如飛，鷹翔隼刺，左挑右戮，着着進攻，一口氣朝雲飛白連攻了十數劍之多！

雲飛白少年氣盛，那肯示弱，口中發出一聲輕嘯，劍勢展開，迴環如風，一口長劍緊護身軀，繚繞起一片青光！

這番拼搏，因兩人發劍都快，劍光互纏，倏合倏分，煞是好看，一丈周圍，劍風激蕩，聲如裂帛！

白眉老者光著下巴，一雙明星般的眼睛，只是盯着雲飛白，流露出無比的關切之色，雲飛白閃到東，他眼光跟到東，雲飛白閃到西，他眼光跟到西，比他自己跟淡金臉漢子動手，還要來得緊張。

激戰之中，只聽淡金臉漢子輕笑一聲道：「好一手『白鶴劍法』，雲相公果然高明得很！」

這兩句話，說得聲音相當柔和，好像老朋友互相推許一般，這和他冷漠得沒有一絲笑容的表情，大相逕庭；但在他話聲中，劍招卻突然爲之一變，時而凌空高蹈，如飛鷹撲兔，時而貼地平飛，如蛺蝶穿花，時而劍發匹練，寒光盤旋，時而銀芒如線，尋暇抵隙，一道人影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令人捉摸不定。

雲飛白只覺週圍劍風颯然，人影晃動，生似自己已經陷入一片劍影之中，無暇旁注，只好聚精會神，連封帶拆，緊守門戶，耳中突聽一聲輕笑，眼前劍影霎時盡斂，只見一點寒芒，緩緩朝自己飛來，急切之間，逼得向後退出一步。那知後退了一步，並沒有躲閃得開，那點寒芒，依然追擊而上！

正因這一點劍尖飄忽不定，使人無法捉摸，雲飛白不敢舉劍去封，只得又後退了一步。

但淡金臉漢子那點劍尖，依然如影隨形而來，一直籠罩着身前七八處大穴，這時也響起了淡金臉漢子的笑聲：「雲相公，你認不認輸？」

雲飛白怒聲道：「我……」

他「我」字堪堪出口，一點冰涼的劍尖，已經抵上了他的咽喉！

（一）



玫瑰劍 ②

文／東方玉　插圖／黃憲鐘

二、空濛插花廟

雲飛白方自一驚！

白眉老者也不禁驚「哦」出聲，這時卽使他想出手相救，也已經來不及了！

淡金臉漢子忽然輕聲一笑，回腕撤劍，揚眉道：「看在雲相公的份上，今晚咱們就到此爲止。」

話聲一落，人已翩然飛掠而起，往山下投去，一點人影，去勢奇快，眨眼之間，就已消失在夜色之中！

他走得實在太快了，雲飛白幾乎連想喝住他的話都來不及出聲，一時望着已經消逝的人影，和黑黝黝的山林，錯愕得說不出話來。

白眉老者重重的冷哼一聲，返劍入鞘，和聲道：「此人不敗而退，必然另有詭計，賢侄且隨老夫到寒莊一敍。」

他長髯被人家一劍掃削出去，自然臉上無光，因此在說話之時，緩緩轉過身去，不願讓雲飛白看到。

雲飛白恭敬的應了聲「是」，也返劍入鞘，躬身道：「老伯請。」

白眉老者也不客氣，舉步走在前面，雲飛白跟着他身後而行，兩人相繼下山。

甘家莊在插花廟之南，相距不過十來里路，自然不消片刻，便已趕到，夜色之中，偌大一片莊院，已無半點燈火。

白眉老者走到莊前，脚下一停，並沒回頭，只是口中低低的道：「賢侄遠來，但時當深夜，只好越牆而入了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伯說得是。」

白眉老者道：「賢侄隨我來吧！」

說完，雙足一點，當先飛身而起，登上牆頭，等雲飛白跟着蹤起，才翩然朝中庭落去。

雲飛白跟着飛身落地，白眉老者朝階上一抬手道：「賢侄請。」

雲飛白謙虛的躬身道：「老伯請先。」

白眉老者領着他走上石階，跨入大廳，廳上當然一片黝黑，並未點燈！

「請坐。」白眉老者又抬了抬手，說道：「長夜客來，只好委屈賢侄，在這裡稍待，老夫去去就來。」

雲飛白沒有坐，拱拱手道：「不要緊，老伯只管請便。」

白眉老者道：「老夫那就少陪了！」

話聲一落，匆匆出廳而去。

雲飛白留在廳上，夜深更闌，萬籟無聲，廳上一片黑暗，不覺舉步跨出大廳，在走廊上負手站了一回。

只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傳了過來，回頭看去，白眉老者光着下頦，左手依然提着帶鞘長劍，急步奔了出來。

雲飛白慌忙迎了上去，叫道「老伯……」

白眉老者氣急敗壞的道：「雲少俠，我……爹不見了。」

他本來話聲一直說得很低沉，現在變成又脆又嫩的女子聲音，而且幾乎哭出聲來！

雲飛白不由得一怔，舉目望着他問道：「你……不是甘老伯？」

白眉老者臉上一紅，低頭道：「你說的是我爹嘛，我……我……是甘明珠……」

雲飛白這下聽懂了！

他聽爹說過，甘世伯膝下只有一位千金，叫做明珠，比自己還小一歲，爹和甘世伯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，這次爹派自己到潁州來，似乎另有深意，好讓自己給甘世伯瞧瞧，兩家本是世交，如能結爲姻親，未嘗不是好事……。

只聽甘明珠接着道：「事情是這樣的，爹前天接到七色帖，要爹三天之內，獻出一顆寶珠，否則一家雞犬不留，爹急得不得了，三天期限是到明天子夜爲止，我瞞着爹，偷偷寫了一張紙條，貼在半里外的一棵大樹上，約他們今晚到插花廟後山赴約，今晚我偷了爹的青萍劍，假扮成爹模樣，一個人趕上山去。」

是她假扮了白眉崑崙甘春霖，這就難怪淡金臉漢子一劍就挑去了她的假鬚。

雲飛白只是靜靜的聽她說着，沒有作聲。

甘明珠續道：「後來……你和我一起回到莊上來，我已經覺得好生奇怪，這兩天我們莊上防備得很嚴密，但我們一路進來，却沒見到有人阻攔，連暗樁也一個不見，我趕到爹書房裡，沒找到爹，再趕去上房，也沒見到人，爹怎麼會不見了呢？」

雲飛白等她說完，才道：「姑娘不用焦急，老伯是不是會發現妳瞞着他到插花廟後山去，他也趕去？」

「這不大可能。」

甘明珠一手揭下她黏在眉毛上的兩道白眉，隨手往地上一擲，說道：「爹如果趕去，我們來的時候，應該會在路上碰到呀！」

一面用大袖拭着塗在臉上的一層黃泥。

現在，月色雖然不算明亮，但已可隱約看到她臉上的輪廓，那是一張清秀的鵝蛋臉，彎月般的眉毛，烏黑明亮的大眼睛，挺直的鼻子。薄薄的咀唇，只是臉上籠罩着一層焦急之色！

她幾乎已經沒了主意，祇是拿眼睛望着雲飛白，希望他拿個主意，其實雲飛白只比她大了一歲，也是初出茅廬，那有什麼江湖經驗？

雲飛白沉吟着道：「那麼府上其他的人呢？」

甘明珠攢着眉道：「我們莊上，除了我和爹，只有兩個使女，和十幾名長工，爹平日教他們練武，這幾天，都輪流守夜，但方才進來，一個人也沒見到呀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們先去找找看，只要找到一個，就可問出莊上方才可曾發生了什麼事故？」

甘明珠點頭道：「你說的對，那就快走。」

她迅速脫下寬大的長袍，露出一身天青勁裝，一手提劍，走在前面。

兩人穿過大天井，跨出二門，左右兩邊各有一排房屋，正是莊丁們平日休息之所。

甘明珠一下衝到左首第一間，剛跨進門，就看到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八九個人，不覺驚得後退了一步，啊道：「他們都在這裏了！」

雲飛白從她身後閃出，掠入屋中，俯身察看了一陣，仰首說道：「他們只是被點了穴道。」

伸手在一名莊丁身上，連拍了兩掌。

照說，這是解穴手法，穴道一解，人就立時會清醒過來，那知拍了兩掌之後，那莊丁好似

一無反應，依然酣睡如故？

雲飛白有些不信，舉手再拍了兩掌，那人仍然渾如不覺，口中不禁輕咦一聲道：「奇怪，他穴道明明已解，怎會仍然昏迷不醒的呢？」轉過身，舉手朝另外一名莊丁身上，拍了兩掌，那人也和先前一人一般無二，並未醒轉。

甘明珠有雲飛白作伴，膽子也大了些，同樣出手在一名莊丁身上，拍了兩掌，那人當然也沒有清醒，忍不住道：「難道他們不是被點了穴道嗎？」

雲飛白站起身道：「這只有一個解釋，這些人可能是被特殊手法所制，普通解穴手法，無法解得開他們的穴道。」

「閣下頗有自知之明。」

一個冷漠的聲音，從兩人身後傳了過來！

雲飛白、甘明珠同時吃了一驚，迅快的轉過身去，只見一個全身黑衣，面蒙黑布的怪人，就站在門外不遠之處。

黑夜之中，明知他是人，誰見了都會嚇上一大跳！

甘明珠驚「啊」一聲，不由自主的往雲飛白身邊依去。

雲飛白左手緊握劍鞘，橫胸作勢，沈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黑衣人冷聲道：「在下是誰，並不重要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這些莊丁是你點了他們穴道？」

黑衣人道：「就算是在下點的吧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那我爹呢？」

黑衣人道：「在下無可奉告。」

雲飛白冷笑道：「朋友既然敢來，何用黑布蒙面？」

黑衣人道：「在下一向如此。」

雲飛白大笑道：「在下希望見見你的本來面目。」

突然雙肩一晃，直欺過去，右手探出，動作奇快，抓向黑衣人的蒙面黑布。

黑衣人嘿了一聲，左手抬處，五指如鈎、疾向雲飛白手腕扣來，他雖比雲飛白出手較遲，但拿脈認穴，却是準確無比，雲飛白這一抓，竟似自己送上去的一般！

雲飛白大吃一驚，急忙斜退半步，往側閃開，冷冷的道：「朋友手法果然高明得很。」

「嗆」的一聲，掣出長劍，喝道：「朋友……」

黑衣人沒待他說下去，冷漠的道：「在下並不是和你們打架來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你是做什麼來的？」

甘明珠一下閃到了黑衣人左首，和雲飛白一左一右逼住了黑衣人，口中嬌聲道：「雲少俠，不用和他多說，我們先把他拿下了，再問他不遲。」

「鏘」的一聲，同樣抽出青萍劍來，舉劍就刺。

黑衣人左手輕輕一格，發出「噹」的一聲金鐵撞擊之聲，把甘明珠的長劍震了開去，就沒去理她，轉過臉來，從蒙面黑布兩個眼孔中，射出兩道目光，望着雲飛白，問道：「你就是雲飛白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不錯，在下正是雲某。」

黑衣人又道：「她呢？是不是白眉崑崙的女兒？」

甘明珠一劍被他手腕撞開，還震得手心隱隱生痛，心頭十分震驚，聞言盛氣的道：「是又怎樣？」

「那就好。」黑衣人緩緩的道：「在下是奉主人之命，前來邀請兩位的。」

甘明珠問道：「你主人是什麼人？」

黑衣人道：「二位見到主人，就會知道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貴主人現在何處？」

黑衣人道：「插花廟。」

甘明珠又道：「我爹在不在那裡？」

黑衣人道：「在下奉命前來邀請二位，旁的都不知道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裡所有莊丁，都被你們用特殊手法點了穴道，朋友先解了他們穴道，我們就走。」

黑衣人道：「這些人天明自會醒來，用不着解穴，這時也無法解得開他們的穴道。」

甘明珠望望雲飛白，徵求他的意見，問道：「你看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據在下看，老伯可能已在插花廟也很難說，我們自該到插花廟去看看了。」

甘明珠點頭道：「好，我們那就走吧！」

雲飛白朝黑衣人一抬手道：「朋友請吧！」

黑衣人探手入懷，取出兩張七色柬帖，遞了過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敝人的請柬，二位收好了。」

雲飛白沒有伸手去接，一面說道：「有朋友給我們帶路，何用柬帖？」

黑衣人冷哂道：「在下要先去覆命，沒有這兩份柬帖，二位休想見到主人。」

雲飛白聽他說得神秘，心想：「不知他主人究是何人？」

一面只好伸手把兩張請柬接過，凝目看去，請柬上除了七道顏色，不見一字。

黑衣人突然一言不發，「嗖」的一聲，身子往上直拔而起，一下穿上屋簷，此人身法之快，有如一縷黑烟，站在他對面的雲飛白，急忙雙足一點，跟着縱身上屋，舉目看去，這不過一瞬間的事，那裡還有黑衣人的影子？

甘明珠也相繼躍起，問道：「他走了麼？」

雲飛白輕輕吁了口氣道：「這人好快的身法！」

兩人回落地面，甘明珠道：「雲……大哥，我們到插花廟去，這裡怎麼辦呢？」

她如今一個人孤掌難鳴，只有雲飛白可以商量，不自覺的改了口，叫他大哥啦！

雲飛白道：「他既然說這些人要等天明之後自會醒轉，大概不會有假，目前還是先去插花廟看看，也許甘老伯也在那裡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萬一我爹不在那裡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就算老伯不在那裡，我們見到了他們主人，也可以探聽出一些眉目來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忽然間好似想到了什麼，口中「哦」道：「妳說兩天前甘老伯接到他們的七色帖，要甘老伯交出一顆寶珠，那是什麼珠呢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不知道，我從沒聽爹說過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就奇了，他們的目的，似乎就在那顆寶珠之上，甘老伯怎會沒和妳說過呢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真的不知道嘛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們走吧，見到他們主人，也許就可分曉了。」

兩人離開甘家莊，一路施展輕功，不消一刻工夫，便已趕到插花廟。

插花廟前面，有一片廣場，那是一年一次趕集時用的，每年春天的一場廟會，稱之為「插花廟市」，附近數十里，甚至百里外的人都會趕來，眞是人山人海，允稱盛況！

你想，要容納數萬人集會，加上各式各樣的攤位，這片廣場要有多大？

正因為廣場甚為遼闊，黑夜間就使人有空曠陰森之感！

兩人剛走到廣場中間，只見一個蒙面黑衣人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裡，冷冷的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

雲飛白看他和方才那個黑衣人裝束一般無二，這就說道：「我們是應貴主人之邀來的。」

黑衣人道：「可有請柬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自然有了。」

隨手取出兩份請柬，朝他遞去。

黑衣人只看了一眼，就冷然道：「二位可以進去了。」

甘明珠哼道：「他們把插花廟當作了皇宮！」

越過廣場，登上幾級石階，就是插花廟的大門了。

大門敞開着，裏面黑黝黝不見燈光，就在兩人走近大門之際，門內有人喝道：「插花廟中，步步殺機，二位請亮本門信物。」

雲飛白走在前面，只聞其聲，不見其人，心想：「他可能隱身暗陬，故作神秘。」

一面昂首道：「我們二人是應貴主人之邀來的，現有請柬在此。」

伸手把兩張請柬送了過去。

只聽那人道：「二位既是晉見主人來的，請把隨身兵刃留在這裏，就可以進去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一向劍不離身，這個歉難遵辦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是啊，我們應邀而來，來者是客，你們這樣自大，是什麼待客之道？」

那人道：「這是敝門的規定，並非專對二位而設，但二位只要闖得過這一關，就可以佩劍進去了。」

話聲甫落，只聽他輕輕擊了兩掌。

這自然是暗號了，裡面忽然亮起七盞七色燈籠，每一盞燈籠下面，站着一個漢子，這七個漢子衣分七色，（白、黑、黃、紅、藍、紫、綠）手中長劍，也分為七色，在門內列成了北斗七星陣勢。

雲飛白看得暗暗攢了下眉，暗道：「憑自己兩人，只怕不易闖得過他們這座『七色劍陣』呢！」

甘明珠道：「闖就闖，雲大哥，我們進去！」

玫瑰劍

文／東方玉
圖／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被淡金臉人劍抵咽喉，方驚愕間，淡金臉人忽謂今晚到此爲止，收劍逸去，白眉老者遂邀雲返莊，請至廳上稍坐，未幾白眉老者惶急奔出，稱父已失踪，蓋白眉老者係甘春霖之女明珠所喬裝，二人在廟前發現莊丁悉爲人所制，一黑衣人云係奉主人命約二人去插花廟，既至，門內有人要二人留下兵刃，雲不允，天井中已列相待。

三、禪房香霧深

「不錯。」雲飛白朗笑一聲道：「他們已經擺出陣仗來了，我們想不闖只怕也不行呢！」

左手緊握長劍，當先舉步朝大門跨入。甘明珠緊隨他身後跨了進去。

大門內，是一間穿堂，越過穿堂，就是大天井。

兩人很快就從穿堂進入天井，走入「七色劍陣」。

「鏘」、「鏘」、「鏘」、「鏘」……一陣快如連珠的七聲拔劍輕響，堪堪入耳，就使人感覺到一陣砭肌的寒氣，迫人而來！

又是「鏘」、「鏘」兩聲，雲飛白、甘明珠兩口長劍也同時出鞘！

「七色劍陣」中站在天樞位上的紅衣漢子一聲不作，揮手劃起一道紅光，直奔雲飛白當頭。

雲飛白長劍還未架起，一排七道劍影，同時排空而至，朝兩人當頭飛來。

這不用說，也可以想得到，對方只要一劍出手，其餘六劍就會相繼襲至，不然，還叫什麼「七色劍陣」？

雲飛白、甘明珠長劍同時揮起，兩道劍光交叉而起，向左右擊去。

這是一招硬拚的打法，但聽一片震耳欲聾的金鐵擊撞之聲響處，兩人已把對方七劍一齊架開。

但架開並不是把對方擊遠，那七個人一劍出手，立即身形晃動，循着陣式，穿行遊走，一劍接一劍的攻來。

遊走愈來愈快，發出來的劍光，也愈來愈快，愈來愈密，兩人左右前後，出現了一排接一排，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、綠、紫的劍光，攻勢綿連，配合得到了毫顛！

雲飛白、甘明珠同時展開劍法，一連解拆了十幾劍，但覺四週劍風如嘯，人影晃動，幾乎已分不清對方的人影，好像身在一片狂風暴雨之中。一波接一波的攻勢，就像驚濤拍岸般撞到！

不！驚濤拍岸，不過只有一面，但這七個人却在兩人四面八方圍着遊走攻敵，故而兩人四面八方，都受到敵人的攻擊。

雲飛白不由得吸一口涼氣，心中暗道：「對方劍陣如此綿密，自己兩人如何衝得出去？但如不奮力往前衝去，只顧困守在一起，豈非只是挨打，坐以待斃嗎？」

心念這一動，這就回過頭去，低喝一聲：「甘姑娘，咱們準備衝！」

話聲出口，突然舌綻春雷，大喝一聲，左鞘右劍，全力奮起，左手劍鞘拒擋對方攻勢，右手揮動長劍，飛雲掣電般唰唰唰，一連三劍，往前面敵人猛刺，欺身直進

，朝前衝去。

甘明珠聽到他的招呼，同樣抖擻精神，左腕揚起，劍鞘護身，右腕揮舞，長劍疾發如風，跟着雲飛白身後，一路衝了過去。

兩人這一奮不顧身的發動攻勢，朝前猛衝，原也十分凌厲，如果對方不是列下陣式，光是七個人圍攻他們，這一衝之勢，自然很可能突圍而出；但對方佈的是一種陣勢——「七色劍陣」。

既然稱之爲陣，這七個結陣之人，必然久經操練，講求首尾相應，互相支援，何況他們陣法發動之後，七個人本來就在穿插遊走，七支長劍圍着你輪流發劍，運用靈活，並不是只是站着不動的圍住你們而已！

因此兩人這一猛力前衝，他們的陣勢也就隨着移動，兩人衝到東，陣勢隨着圍到東，兩人衝到西，陣勢也隨着圍到西。結果「七色劍陣」，還是「七色劍陣」。一絲毫沒有因兩人的前衝，稍呈紊亂。一排排的七色劍光，依然挾着強烈劍風，一排接一排的捲湧而來！

兩人連衝了幾次，依然被圍在劍陣之中，難越雷池一步。

只聽剛才在門內發話那人這時高聲說道：「二位身困劍陣之中，現在大概知道厲害了吧？只要二位願意放下兵刄，即可安全出陣來了。」

雲飛白少年氣盛，聞言大笑一聲道：「要雲某棄劍投降，辦不到。」

喝聲出口，一時殺得性起，劍招一變，劍勢如長江大河般使出，左手劍鞘也在拒擋對方劍勢之際，連點帶劈，一齊出手，一時之間，只見他全身青光繚繞，翻翻滾滾的一味往前猛衝。

甘明珠也咬緊牙關，跟着他硬闖，但在連番苦鬥之下，女孩兒家內力有限，額上汗珠，已是涔涔而下！

那人哈哈大笑道：「二位不肯棄劍，老夫的心意總算盡到了。」

話聲一落，又聽到他舉手擊掌的聲音！清晰的兩記掌聲甫起，「七色劍陣」形勢頓變！

本來那七個漢子只是圍着兩人出手，如今七支長劍忽然匯成了一道十餘丈長的七色匹練，把兩人一層層的裹了起來，而且愈裹愈緊！

雲飛白、甘明珠在這刹那之間，但覺四週壓力越來越重，手中長劍每一招都有如挽千斤重物之感，就算想把它竭力支撐開去，都已撐不開了！

對方劍陣逐漸逼近，兩人所佔的空隙，也越來越小，現在兩柄長劍幾乎已被捲裹而來的七色劍光壓迫到無法施展的地步！

甘明珠汗流浹背，嬌喘吁吁，兩隻手上雖然分握着劍、鞘，但手腕已被震得酸軟無力，眼看再也無法支撐下去！

正在此時，兩人耳中突然聽到一陣「撲」「撲」輕響，眼前劍光倏然盡斂，壓力頓解！定睛看去，「七色劍陣」七個衣分七色的漢子，在這一瞬之間，居然橫七直八，一起躺倒在地，一動也不動！

這一變化，直把兩人看得如夢似幻，目瞪口呆，一時怔立當場，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？

「哈哈！」只聽方才那人打了個哈哈，說道：「二位果然高明，劍陣已破，二位請啊！」

雲飛白聽得暗暗納罕，忖道：「聽他口氣，認爲這七人是我們制住的了！」

他雖然弄不清這「七色劍陣」是誰破的，但此時此地，也沒有和他們說明的必要。這就「嗆」的一聲，返劍入鞘，回頭道：「甘姑娘，我們進去。」

甘明珠不知就裏，還只當這七個人是雲飛白出手制住的，她同樣返劍入鞘，舉手抹了把汗水，心頭有着說不出的喜悅，口中輕「嗯」一聲，跟在他身後，朝石階上走去。

大天井中七盞七色燈籠，在這一瞬間，也倏然熄去，但在這同時，大殿上忽然出現了兩盞六角紗燈，從裏面緩步走出，那是兩個身穿紅衣的童子，持燈迎了出來，到得階上，一齊躬身道：「二位貴客請進。」

破了他們劍陣，就成爲「貴客」了！

雲飛白、甘明珠邁步上階，跨入大殿。只見一個身軀高大的紫袍老者，岸然站在殿上，一手摸着他胸前飄垂的花白長髯，面情冷肅，烱烱目光望着兩人，頷首道：「二位請進來吧！」

雲飛白昂然問道：「閣下就是邀約我們來的主人了？」

紫袍老者呵呵一笑道：「老夫只是主人手下的一名總管而已！」

甘明珠道：「那麼你們主人呢？」

紫袍老者左手一抬，說道：「二位請坐。」

大殿上果然已經預先設置了兩把交椅，想是爲自己二人而設！

雲飛白冷然道：「在下二人，是應貴主人之約而來，貴主人怎麼不出來會客呢？」

紫袍老者嘿然道：「敝上還不知道二位已經來了，請二位把敝上的請柬取出來，交與老夫，老夫方可入內稟報。」

甘明珠冷笑道：「他好大的架子！」

雲飛白探手取出兩張請柬，隨手遞了過去。

紫袍老者本來神色倨傲的人，這回却居然恭敬的伸出雙手來，接過請柬，才道：「二位請在此稍候，容老夫進去稟明主上，再來相請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閣下請便。」

紫袍老者轉過身，匆匆往裡行去。

甘明珠長長吁了口氣，回頭望望雲飛白，一手理着鬢髮，嬌聲道：「雲大哥，我們就坐下來歇息咯！」

她方才這一戰，用出了全身氣力，一個人早已嬌慵無力，疲憊不堪，說話之時，便在下首一把木椅上坐了下來。

雲飛白也在椅上坐下，只是並未朝甘明珠看來，也沒有開口說話。

甘明珠又道：「雲大哥，你看這邀我們來的主人，會不會就是山頂上那個人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們待會就可見到了，不就知道了麼？」

甘明珠看他冷淡，連眼睛也沒瞧自己一下，心中不禁有氣，暗暗哼道：「就算你破了劍陣，有什麼好神氣的？」

只見紫袍老者步履橐橐從殿後轉了出來，朝兩人拱拱手道：「敝上有請二位入內相見。」

雲飛白站起身道：「貴上現在何處？」

紫袍老者舉手擊了一下掌，殿外兩名紅衣童，手提紗燈，走了進來，躬身道：「總管有何吩咐？」

紫袍老者一指二人，吩咐道：「你們送二位貴客進去。」

兩名紅衣童子躬身應「是」，各自手提紗燈，同聲道：「二位貴客隨小的來。」

說完，一左一右舉步往殿後行去。

雲飛白、甘明珠跟着繞過大殿，進入後進，穿行長廊，跨出東首一道月洞門，那是另一重院落，但見眉月如鈎，花影婆娑，小天井中花氣襲人，份外顯得清幽，却不見一點燈火。

迎面三間精舍，緊閉着一排花窗，除了門戶敞開之外，室中幽暗得看不清景物，也靜闃得沒有一點人聲。

兩名紅衣童子把兩人領到階前，腳下一停，躬身道：「二位貴客請進。」

話聲一落，便自退了下去。

雲飛白正待舉步往階上走去。

甘明珠道：「慢點，室中黝黑如墨，焉知不是他們安排的詭計，我們該看清楚了再進去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們應邀而來，來者是客，七色請柬的主人，總不至於安排下埋伏，對待客人吧？」

他口中說着，腳下雖已舉步踏上石階，但左手緊握劍鞘，全神戒備，烱烱雙目，直往室內投射進去。

如論雲飛白的目力，如今人已跨上階石，相距不遠，應該足可看清楚室內人物；但任你如何凝足目力，還是隱隱約約的看不清楚。

就在他話聲方落，只聽室中響起一個清冷的聲音，笑道：「雲相公說得極是，我要暗算二位，隨時隨地都可暗算你們，何用費這大的周折？」

甘明珠冷笑道：「你好大的口氣？」

那清冷聲音又道：「我已在室中恭候多時，二位可以請進來了。」

雲飛白走在前面，當先跨入室中，但覺室中香霧空濛，飄浮着一股如蘭如麝的濃馥香氣，身入室中，依然視線模糊，只看到兩邊一排几椅，中間放一張圓桌，桌後隱綽綽站着一個人影，却無法看得清那人的面貌。

室外是一鈎蛾眉新月，本來就朦朧如晦，室內月光照射不到，自然更朦朧而幽暗了！

甘明珠跟在雲飛白身後，自然也聞到濃馥的香氣，冷冷的道：「雲大哥，這香味有些古怪，咱們莫要着了他們的道？」

只聽那人格的一聲輕笑，說道：「甘大小姐，妳怎麼老是不放心這，不放心那，二位是我邀請來的佳賓，所以特地點燃了一爐奇楠香，藉以袪穢，如果這香中有毒，二位已經聞到了，此時退出，只怕也遲了呢！」

時間稍久，雲飛白已可看到圓桌上果然放着一個古銅香爐，裊裊青煙，正是從爐中升起，香煙繚繞！

那人站在圓桌後面，正好被煙霧遮住了視線，看來是他有意如此安排，無非故作神秘而已！

甘明珠冷哼道：「北嶺七星，慣使鬼蜮伎倆，誰知你們安着什麼心？」

那人冷聲道：「甘大小姐，我好意邀請二位前來，把二位視作佳賓，妳出言最好小心些，莫要傷了雙方和氣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說話一向如此，就是要傷和氣，也是你先傷了雙方和氣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甘姑娘，咱們既然應約而來，總該先聽聽他邀咱們來的目的，事情沒有弄清以前，還是好好談談的好。」

甘明珠輕哼一聲，沒有作聲。

雲飛白仰首道：「閣下還口口聲聲把咱們當作佳賓，難道這般簡慢客人，就是待客之道麼？」

那人輕笑道：「我以西域最名貴的奇楠香除穢，也早已替二位設置了繡披坐位，几上新沏好西湖龍井，這還算是簡慢佳賓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閣下故作神秘，怎麼不點起燈來，以眞面目示人呢？」

那人淡淡一笑道：「你要見我眞面目麼？我一向從不以眞面目示人，二位請坐。」

」他在說話之時，首先坐了下去。

雲飛白回頭道：「甘姑娘，咱們就坐下來，聽聽他邀約咱們來此，有些什麼事？」兩人在左首兩張椅子上坐下。

甘明珠道：「我先要問他一句話，我爹在不在這裡？」

那人道：「約我到山頂去的是妳，不是令尊，對麼？」

「不錯。」甘明珠道：「你怎麼不回答我的話呢？」

那人道：「這是令尊的主意，對麼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問你的話，你怎麼不回答我？」

那人輕哼一聲道：「甘大小姐，等妳回答了我這幾句話，我自會答覆妳的。」

「好。」甘明珠道：「那是我的主意。」

那人問道：「甘大小姐何以要約我到山上去呢？」

甘明珠氣憤的道：「北嶺七星，兇名久著，二十年前我爹差點傷在你們七色劍下，幸爲一位異人相救，把你們驚走，二十年後，你們依然找上了爹，我是爹的女兒，理該替爹分憂，所以我偷偷的瞞着爹，約你今晚到山上見面，這有什麼不對？」

那人冷笑一聲道：「不是令尊故意要妳喬裝了他，到山上赴約，他自己趁機躲起來了？」

甘明珠怒聲道：「你胡說什麼？」

那人冷冷的道：「那麼令尊人呢？」

甘明珠聽得一怔，霍地站起，說道：「你說我爹沒在這裡？他老人家不是被你們刼持來了？」

那人看她說得不像有假，口中不覺輕「咦」一聲道：「這就奇了！」一面接着問道：「甘大小姐此話不是騙人之言吧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騙你作甚？我問你，你們把我莊上莊丁，悉數放倒了，我爹無故失蹤，難道不是你們刼持來了？」

那人道：「不錯，你們莊上的莊丁，是我手下放倒的，但却並沒見到令尊的人影。」

甘明珠反問道：「你不騙我？」

那人忽然大笑一聲道：「七色劍主人，言出如山，即使殺了人，也從不抵賴，爲什麼要騙妳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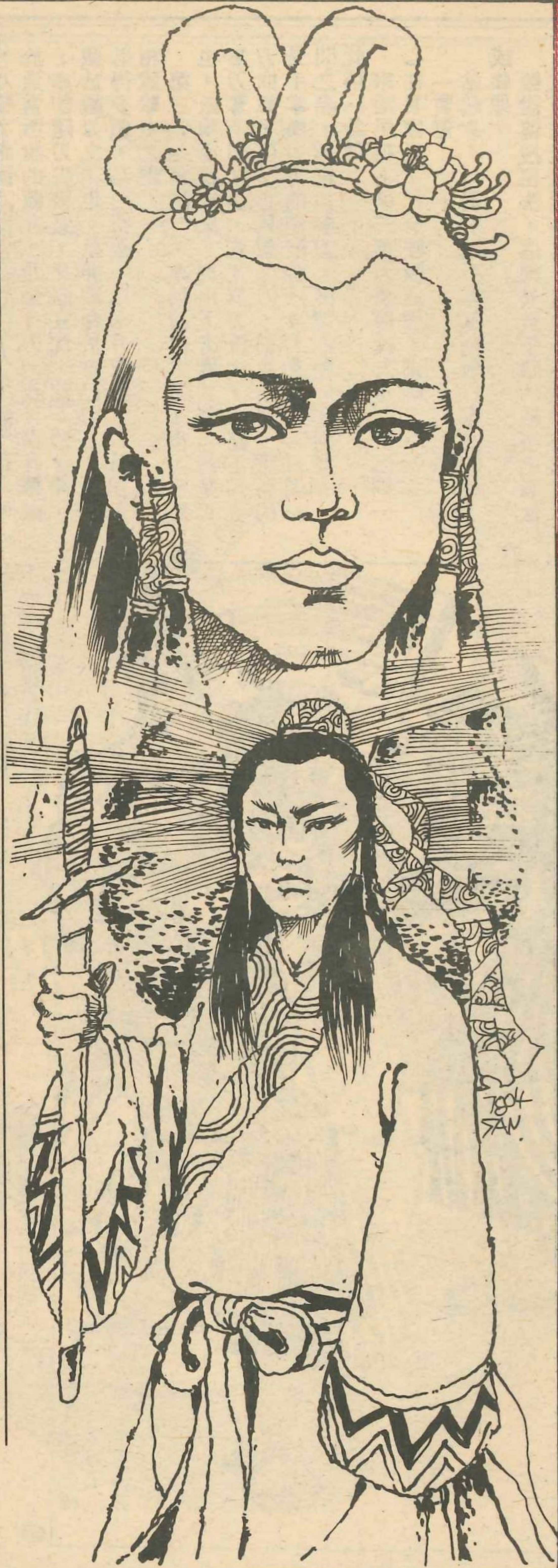
甘明珠道：「好，你現在可以說約我來又是有什麼事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約妳來的原意，就是爲了令尊之事，想和妳談談，只要他肯交出那顆珠子，我可以看在雲相公的份上，不再難爲你們，如果想躲起來，那是天下雖大，躲不過七色劍主人的。」



玫瑰劍 4

文／東方玉
圖／黃憲鐘

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偕甘明珠進入「七色劍陣」，奮力突圍，終被陣勢所困，形勢危急，對方七人突倒地不起，一紫衣老者請二人入廳，繼由二紅衣童子導至一處，室內幽暗如晦，香霧繚繞，七色劍主人隱身霧後，囑甘歸告乃父，交出驪龍珠。

四、燈明人如玉

「誰說我爹躲起來了？」甘明珠望着隱綽綽的人影，問道：「哦，你說要我爹交出那顆珠子，那是什麼珠子？」

那人道：「甘大小姐沒聽令尊說過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知道了還會問你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好，我就告訴妳吧，那是一顆驪龍辟毒珠。」

甘明珠問道：「這顆驪龍辟毒珠，到底是他們的，還是我爹的？」

那人道：「二十年前，令尊無意中得自一個海客之手……」

甘明珠冷哼道：「既是我爹得自海客之手，與你們何干？你們在二十年之後，還要苦苦逼着我爹？」

那人冷聲道：「七色劍主人要的東西，非得到手，決不干休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憑什麼？」

那人淡淡一笑道：「就是憑七色劍主人這五個字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爹不交出來呢？」

那人冷聲道：「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這兩句話，妳總應該懂。」

甘明珠哼了一聲，她本待一口拒絕，但因爹爹不知去向，不敢太出言頂撞，隨即問道：「我爹眞的沒到這裡來嗎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已經說過，絕不騙妳，如果令尊眞在這裡，我何用要妳傳話給令尊呢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那我爹會到那裡去了呢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想妳會找到令尊的。」

說到這裡，接着道：「好了，甘大小姐，我們談話到此爲止，妳可以回去了。」

甘明珠問不出爹的下落，也急着要回去，這就站起身來。

她站起來了，雲飛白自然也跟着站起。

那人道：「雲相公也急着要走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難道閣下要把在下留在這裡嗎？」

「你說對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我要和雲相公單獨談談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有此必要麼？」

那人帶笑道：「自然有此必要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不成，雲大哥是陪我來的，自然要和我一起回去。」

那人道：「雲相公的意思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閣下有話，這樣說就是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不行，我只要和你單獨談談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抱歉，在下沒有這個興趣。」

「你會有的。」

那人清冷一笑道：「我若是給雲相公看一件東西，雲相公就會願意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你給我看一件什麼東西？」

那人淡淡一笑道：「你過來。」

雲飛白一手提劍，暗暗運氣戒備，依言走了過去。

那人伸出一隻手來，把東西放到古銅香爐前面，說道：「雲相公自己看吧！」

雲飛白伸手從桌上取起，那是一隻小巧的錦盒，他不知錦盒中放的是什麼？目光一抬，正待問話！

那人已經先開口了：「雲相公，怎麼不打開來看看呢？」

雲飛白依言打開錦盒，只見盒中端端正正放着一串紫玉雕琢的葡萄，葉上還停着一隻蟬，手工精細，每一顆葡萄都透明晶瑩！雲飛白看得臉色驟變，厲聲道：「你……」

那人沒待他說完，清冷的道：「現在雲相公可以留下來一談了吧？」

接着又道：「甘大小姐，妳先請回吧，我可以向妳保證，妳的雲大哥絕不會有毫髮損傷，而且很快就可以回去。」

甘明珠望望雲飛白，問道：「雲大哥，你眞的要留下來麼？」

「自然是眞的了。」

那人搶着回答，一面又向雲飛白道：「雲相公，我也可以向你保證，甘大小姐從我這裏出去，回到甘家莊，我會派人暗中保護，沒有你這護花使者，她絕不會有什麼閃失。」

甘明珠哼道：「我用不着什麼人保護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甘姑娘不能在這裡稍候，我們一起走吧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不用了，我先回去也是一樣。」

說完，掉頭往外就走。

那人道：「來人哪，送甘大小姐出去。」

門口登時有人應了一聲，亮起一盞紗燈，引着甘明珠穿廊走出。

雲飛白道：「閣下有什麼話，現在可以說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雲相公想必認識這塊玉珮了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是家父隨身之物，在下自然認識？」

「好！」那人說了一聲「好」，接着道：「那就請雲相公先把這塊玉珮收起來。」

雲飛白也不客氣，從錦盒中取出玉珮，收入懷中，把錦盒放回桌上，問道：「家父之物，怎會在閣下手中，閣下能否見告？」

那人道：「雲相公請坐，我自然會告訴你的。」

雲飛白回到椅上坐下，說道：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

那人徐徐說道：「我只是爲了讓雲相公相信一件事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要我相信什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要人從令尊身邊取來玉珮，就是證明令尊在三十年前，雖然在江湖上一帆風順，頗有名頭，但時至今日，過去的輝煌，已經過去了。」

雲飛白怒聲道：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麼？我手下能從令尊身邊，取來玉珮，如探囊取物，若是有人要取他性命，豈非也易如反掌麼？」

雲飛白霍地站起身來，凜然道：「你這是在威脅我麼？」

「雲相公請坐。」那人柔聲道：「我並不是威脅你，而且恰恰相反。」

雲飛白哼了一聲，回身坐下，冷聲道：「願聞其詳。」

那人輕笑一聲道：「看來雲相公氣大得很，其實我是一片好意，目前江湖上形勢亂得很，像令尊這樣，昔年在江湖上稍具名氣的人，已有很多人出了事，所以我希望雲相公趕緊回去，勸勸令尊，最好遷地爲良，找個沒人知道的地方隱居不出，庶可無事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確然聽到有不少成名人物，相繼失踪，原來就是閣下這幫人幹的了。」

「你別冤枉好人了！」那人輕哼道：「如果是我們幹的，我還會勸你這些話嗎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不是你們，還會有誰？」

那人道：「那些成名人物，相繼失踪，究是什麼人幹的，我一時也說不出來，但目前江湖形勢甚是險惡，我和雲相公說的，句句都是忠言。」

「好。」雲飛白站起身來，拱拱手道：「在下多承指點，閣下如別無見教，雲某要告辭了。」

「我話還沒有說完呢！」

那人輕笑一聲道：「雲相公是不是不放心甘姑娘一個人回去，急着要趕回去瞧瞧？」

雲飛白被他說得臉上不禁一紅，道：「閣下還有什麼事？」

那人和聲道：「雲相公如果不是急着趕回去看甘姑娘，那就稍安毋躁，請坐呀！」

雲飛白依然站着，不耐的道：「閣下究竟還有什麼事，就請說吧！」

那人緩緩說道：「雲相公初來之時，不是說要看看我的眞面目麼？」

「不錯。」雲飛白道：「閣下故作神秘，在下確實頗想見一見你的尊容。」

那人徐徐說道。「你們都給我下去。」

他話聲甫出，但聽暗影之中，有人應了一聲，接着但見兩條小巧的人影，一閃而出，身法極快！

雲飛白不覺一怔，忖道：「原來室內還隱藏着他兩個手下，只要看他們身法輕捷，可見一身武功很高了！」

接着只聽那人說道：「我一向不以眞面目示人，今晚爲你雲相公，算是破例一次了。」

雲飛白冷然道：「這麼說，在下倒是深感榮寵了……」

「嗯……」

突然間，室中亮起了一點火光，只見一隻纖纖素手點燃了圓桌上一支燭台。

本來香霧空濛，幽暗的室中，忽然點亮了蠟燭，雲飛白但覺眼前一亮！

燭光照耀之下，他看到一張無以倫比，絕世美麗的臉孔！

那是一個一身青衣的少女，只見她烏黑的秀髮，長長的垂到肩上，紅裡透白的玉臉，配着兩條不濃不淡的黛眉，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紅菱般的櫻唇，瓠犀微露，帶着輕笑，含情凝注！

看她年齡，最多也不過二十來歲。

雲飛白看得目瞪口呆，一時之間，竟然怔怔的說不出話來？

長髮女郎對他嫣然一笑道：「雲相公看清楚了麼？」

雲飛白緩緩的吸了口氣，抱拳道：「在下想不到七色劍的主人，竟然會是一位容貌絕世的姑娘。」

長髮少女「嗤」的一聲輕笑道：「天底下你想不到的事多着呢！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不對，七色劍的主人，應該是北嶺七星，北嶺七星縱橫江湖數十年，兇名久著，不該是一個年輕少女，而且北嶺七星，一共是七個人，也不會是一個……」

長髮少女看他沒有作聲，不由美目流盼，含笑道：「雲相公怎麼不說話呢？」

雲飛白隔着小圓桌正好作劉禎平視，答道：「據在下所知，七色劍主人，應該是北嶺七星，姑娘似乎不像。」

長髮少女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就是七色劍的主人，這有什麼不像了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姑娘就是北嶺七星嗎？」

長髮少女嬌笑道：「難道我還會是假的？」

她這話，自然是有意避重就輕，不肯正面作答，一面隨着話聲，緩緩舉起雙手，攏了攏披肩秀髮，望着雲飛白，又道：「雲相公，我還有一事，要向你請教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姑娘請說。」

長髮少女伸出右手，掌心一攤，問道：「這是雲相公的吧？」

她紅勻而細膩的掌心，托着七顆苦提子，緩緩送到雲飛白的面前。

兩人只隔着一張小圓桌，她玉手伸來，隱約可以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。

雲飛白看得一怔，不知她這是什麼意思？這就搖頭道：這菩提子不是在下之物。」

長髮少女凝眸注視，問道：「眞的不是你的？」

「在下從不說謊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不知姑娘這幾顆菩提子是那裡來的？怎會認爲是在下的呢？」

長髮少女臉色微變，目光閃爍，冷冷哼了一聲道：「那是另有其人了！」

她這句話，似是在跟自己說的，然後又盈盈一笑道：「雲相公大概記得剛才『七色劍陣』七個劍士無故倒地不起吧？這七顆菩提子，就是從他身起下來的，我還以爲是雲相公出的手呢？」

雲飛白聽得暗哦一聲，忖道：「原來剛才有人暗中相助，用菩提子制住了七色劍陣七人，用如此細小的菩提子，一下就能制住七人，此人功力之高，可以想見了。」心中想着，一面問道：「姑娘怎麼會認爲是在下的呢？」

長髮少女輕輕轉了下身，斜睨着他，笑道：「第一、你和甘姑娘是闖陣的人，第二、使菩提子作暗器，必是佛門弟子，你是峨嵋靈芝大師的傳人，不是你還會是誰呢？」

雲飛白聽得心頭暗暗一怔，自己峨嵋學藝之事，外人知道的不多，她如何知道的呢？淡淡一笑道：「但事實不是在下使的了。」

「我相信。」

長髮少女點頭道：「我們動過手，你在劍法上還輸我一籌，從這人一手暗器工夫上看，他功力之高，勝我甚多。」

「姑娘相信就好。」

雲飛白望望她，問道：「姑娘還有什麼見教麼？」

長髮少女矜持一笑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雲飛白抱抱拳道：「如此，在下告辭。」

「慢點！」長髮少女舉起雙手，把一張淡金臉的面具覆到臉上，然後用掌心輕輕熨貼着，一面輕聲說道：「我叫藍如玉。」

放開雙手，一個絕世佳人已經變成了一個淡金臉漢子，但她黑白分明的眸子裡，還含着微有羞意的一脈情意，口中說道：「雲相公好走，恕我不送了。」

這句話，連聲音也隨着改變了許多，接着提高聲音叫道：「春雨、秋霜。」

門外嬌嗒一聲道：「婢子在。」兩個青衣使女一閃而出，站到門口。

藍如玉吩咐道：「妳們送雲相公出去。」

兩婢答應一聲，走在前面引路，雲飛白隨着她們出了插花廟，回身道：「二位姑娘請回吧！」

春雨嫣然一笑道：「雲相公請吧，恕小婢不遠送了。」

話落，低低的道：「我家主人，從未對人如此禮遇，雲相公是第一個和主人如此談得融洽的人了。」

秋霜走上一步，接着道：「雲相公請認清楚了，小婢二人，從小伺候主人，以後相見，不會忘記吧？」



這兩個使女，眉目清秀，慧黠可人，藍如玉如果是花中牡丹，她們就是陪襯牡丹的綠葉。

雲飛白含笑道：「在下不會忘記的。」

說完，略一抱拳，轉身如飛而去。

趕到甘家莊，已經快近四鼓，他依然越牆而入，剛飛落中庭，只聽到暗影中有人喝了聲：「什麼人？」

雲飛白站定身子，就看到兩個勁裝漢子從階上走出，兩人打量着雲飛白，左首一個沉聲道：「閣下夜闖甘家莊，是那一條道上的朋友？」

雲飛白心知他們不認得自己，只要聽他們的口氣，自然是甘家莊的莊丁無疑，這就一抱拳道：「在下雲飛白，剛從插花廟趕來，你家小姐可曾回來了麼？」

右首漢子道：「閣下叫做雲飛白，咱們從未聽莊主說過，我家小姐，正在廳上，你隨咱們進去。」

說完，抬了抬手，讓雲飛白走在後面。

雲飛白不疑有他，舉步跨上石階，走入大廳，廳上也並未點燈，正待開口！

突聽身後一人叫道：「奸細一名，帶到。」

接着只聽廳上有人喝道：「拏下了。」

喝聲入耳，立時有四條人影從左右兩邊閃出，刀光一閃，四柄長刀，捲起凌厲的刀風，圍攻而上！

好快的刀法，雲飛白還沒有看清人影，刀鋒已逼近身子四週，心頭暗暗一驚，在這間不容髮之際，急忙抬手掣劍，揮劍封解，一面要待往後躍退！

突聽身後兩人厲喝道：「此路不通。」

「刷」「刷」兩聲金刄劈風，兩把刀交叉劃起，封住了雲飛白的退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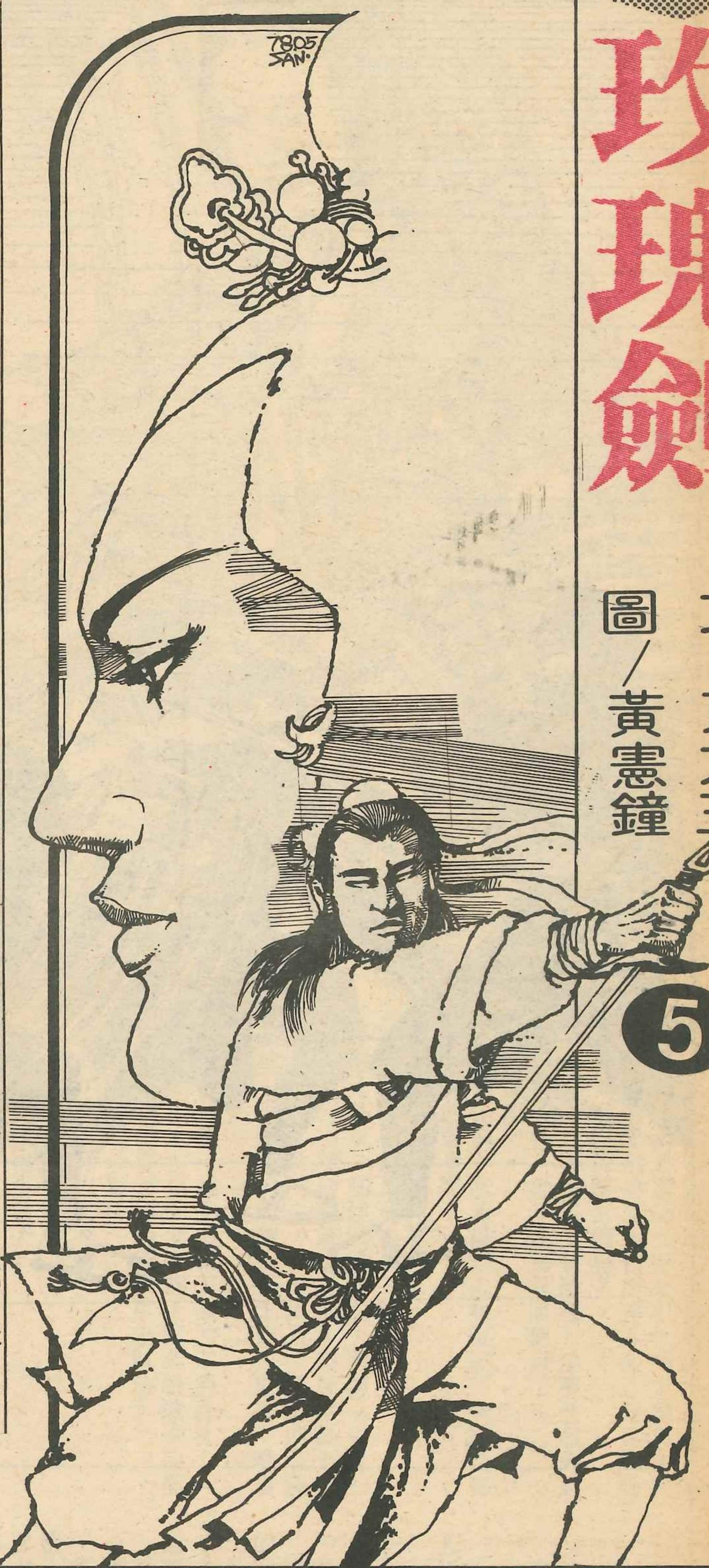
雲飛白幾乎連說話的時間都沒有，圍着他的四人四把長刀又已疾攻而來。

你別小看了這四個人的刀招一發，勢如流水，出手凌厲無比，就算是江湖上第一流使刀的名家，也不過如此！

玫瑰劍

文／東方玉　圖／黃憲鐘

5



前文提要：七色劍主人以玉葡萄示雲飛白，要雲留下，甘明珠遂先行回莊。室中亮起灯光，蓋七色劍主人，竟係一絕色佳麗，自稱藍如玉，雲辭出，趕返甘家莊，被四名莊丁圍攻，刀招險毒異常。

五、混元摧枯掌

黑暗之中，但見刀光如電，綿綿攻來，雲飛白只得展開劍法，護住全身，一面大聲道：「你們快快住手，在下不是奸細，你們不信去叫小姐出來，便知道了。」

那四個圍攻的人任你怎麼說，也不肯住手，而且刀勢也愈來愈緊，把雲飛白一個人影，捲裹在一片交匯如流的鋒利光芒之中！

雲飛白不禁暗暗一驚，心中暗道：「甘老伯一手訓練的莊丁，果然兇厲萬分。」

長劍展處，頓時響起了四聲金鐵大震，把四柄鋼刀，四個人影一齊封開，大喝道：「你們還不住手？」

他雖然架開了四人的刀招，但一條右臂，也被震得隱隱作疵！

四道人影對他的喝聲恍如不聞，一退即上，刀光如雪，又向中間合圍攻來。

雲飛白心頭甚是怒惱，瞋目大喝一聲，右腕疾振，一柄長劍登時展開，渾身上下，捲起一片劍光，精芒冷電，繽紛飛舞，劍風霍霍！

他施展出來的乃是峨嵋派飲譽武林的「亂披風劍法」，點點銀光，如風飄柳條，千絲萬縷，輕盈瀰灑！如驟雨排空，千點萬點，參差飛洒，劍勢之奇，當眞江湖罕見。

他在動手之初，還並沒有把他們放在心上，因爲他們只是甘家莊的四名莊丁而已，但幾個回合下來，雲飛白越打越覺得不對！

對方四人，四柄鋼刀，倏分倏合，身法極爲精妙，分時如附在自己身上的影子，能够隨着你劍勢進退，而且永遠有一個人躲在背後，揮之不去。

合則刀光電捲，配合佳妙，此退彼進，互作呼應，任你劍光如何的凌厲，也休想傷得了他們。

雲飛白一口氣連發了三十六劍，四個黑影雖然被迫得連連退閃，但是一退三進，有時候二退二進，還是被他們纏在大廳上，好像掉在泥潭裡，無法自拔。

漸漸四柄鋼刀的攻勢又旺盛起來，雲飛白迫落成爲守勢，但他一支長劍還是劍光繚繞，在封閉遮擋之間，偶而也發出幾招閃電般辛辣的反擊，連守帶攻，正好抵擋得住對方四人的聯手搶攻，却無法把他們擊退。

這情形幾乎和被困在「七色劍陣」之中，差相彷彿！

雲飛白自心頭又驚又怒，自己和甘明珠圍在「七色劍陣」之中，對方乃是北嶺七星手下，在武林中原是兇名名着之徒，自己兩人抵擋不住，還有可說，如今對方這四個人，只是甘家莊的莊丁，自己也被他們四把鋼刀給困住了，十年峨嵋苦練，所學何來？

一念及此，口中不覺發出一聲長嘯，劍光陡然一緊，刷刷兩聲，剛把前面兩個人影擊退，但閃到身後的一個人，却一記冷刀，竟被他森寒刀鋒，劃破了左肩衣衫！

猛聽一聲叱喝乍起，一下又有七八條人影竄入大廳，同時響起了一陣急驟的金鐵擊撞之聲，四面壓力，方自一緩，雲飛白正待出手反擊，突然間，四聲慘嗥連接響起，四個人同時飲劍倒地，四面的刀光劍影也立即靜止下來，心中方自一怔！

只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從門口傳來：「雲相公快請住手，四名賊黨全已授首了。」

在他說話之時，人影飄動，那衝入大廳的七條人影，你隨着收劍，魚貫退出廳去。

雲飛白自然聽得出來，這發話之人，就是那個自稱七色劍主人手下總管的紫袍老者，這就手持長劍，走出大廳，目光抬處，果見紫袍老者高大的身形，就站在走廊之上，衣分七色的七個大漢，（七色劍陣）則一排站前階上。

紫袍老者看到雲飛白，立即拱拱手道：「老朽遲來一步，倒教雲相公受驚了。」

聽他口氣，是他率領「七色劍陣」，來替自己解的圍！

今晚之事，當眞撲朔迷離得使雲飛白敵友難分！

甘家莊明明是友，卻四個莊丁圍住自己猛攻不休，大有非把自己置之死地不可。

七色劍主人，明明是敵人，她却命總管紫袍老者率同「七色劍陣」趕來替自己解圍。

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

他心頭疑念叢生，望望紫袍老者，冷冷的道：「老丈倒是來得很巧，你怎知在下被困在大廳刀陣之中的？」

紫袍老者深沉一笑道：「因爲敝上料到甘家莊可能有變，要老朽率同劍陣，趕來瞧瞧，沒想到雲相公果然被四個賊黨圍攻……」

「甘家莊有變」，這幾個字，鑽到雲飛白的耳中，心頭不期一震，忖道：「對了，自己和四個莊丁動手，時間並不短暫，何以一直不見甘明珠出來呢？莫非圍攻自己的四個莊丁，果然是賊黨不成？」

「不對，和甘家莊作對的，乃是七色劍的主人，賊黨豈非就是七色劍主人的手下？」

他越想越迷糊，正待開口訊問。

紫袍老者忽然低低的道：「雲相公，敝主人來了。」

雲飛白回頭看去，果然三道人影，已從牆外翩然飄落中庭。

紫袍老者和七色劍陣七名漢子，一齊躬身為禮。

來的當然是一身青衣的淡金臉人（藍如玉），他身後則緊跟着春雨、秋霜二婢。

淡金臉人目光一轉，就發出低沉的聲音問道：「雲相公，甘明珠呢？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她連說話都改變了聲音，敢情她手下人都不知道她是女的了。」這就略為抱拳，說道：「在下一進來，就遭人襲擊，直到現在，還沒見到甘姑娘。」

淡金臉人目中神光一動，回頭朝紫袍老者問道：「佟老，可曾拏下活口？」

紫袍老者道：「四個賊黨身手極高，均已格斃。」

淡金臉人口中「唉」了一聲道：「佟老，你也真是的，遇上了對方的人，怎好不留活口的？」

雲飛白突然想起自己進來之時，階上迎下二人，廳內暗伏四人，至減也有六人了，心念一動，忙道：「難道他們不是這裡的莊丁麼？」

紫袍老者微笑道：「他們佈的是『絕戶刀陣』，怎麼會是這裡的莊丁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丈可知他們來歷麼？」

紫袍老者道：「他們佈的是河北滄州田家的『絕戶刀陣』，很可能是田家的門徒，但這些賊黨的來歷，老朽就不清楚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他們既非甘家莊丁，那麼來的就不止四人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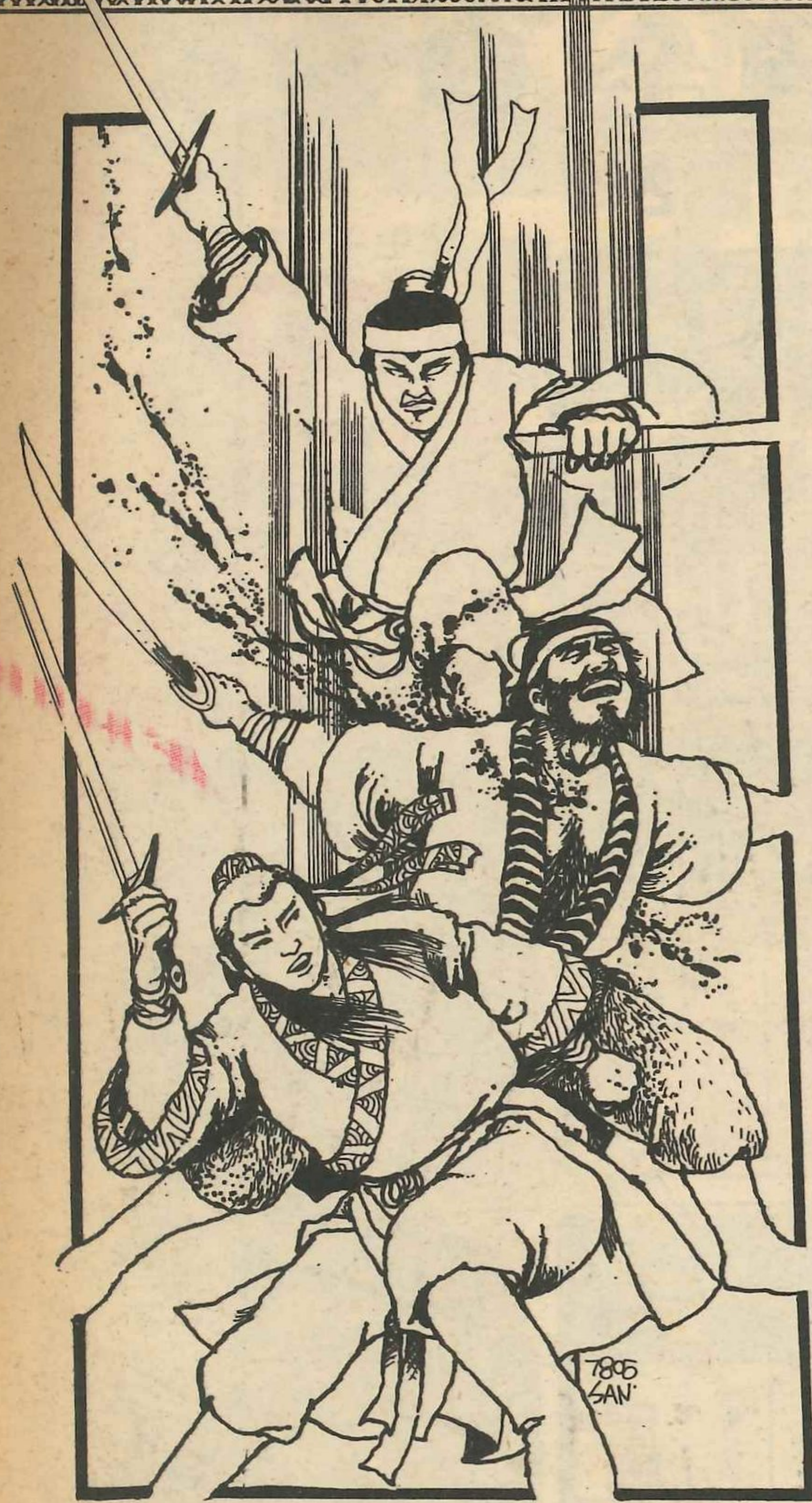
淡金臉人道：「你說還有賊黨隱匿莊中？」

「是的。」雲飛白道：「方才在下進來之時，階上有兩個人，引我進入大廳，廳內埋伏了四個人，算來至少有六個人了。」

「你怎不早說？」

淡金臉人急忙一揮手道：「快搜！」

紫袍老者首先彈身而起，七色劍陣七名漢子久經訓練，不待多說，也同時人影一分，朝左右長廊撲去。



淡金臉人望了雲飛白一眼，說道：「我們也進去看看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閣下且慢，如果這些人不是甘家的莊丁，二門前側屋還有七八名甘家的莊丁，被你手下所制，閣下不如先解開他們穴道，也許可以問出甘老伯的去向。」

「唔！不錯。」

淡金臉人點了下頭，問道：「他們人在那裡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你隨我來。」

說完，領着淡金臉人急步跨出二門，走到左首第一間門口，腳下一停，說道：「就在這裡面了。」

淡金臉人跟着站定身子，回頭道：「春雨、秋霜，妳們進去，替他們解開穴道。」

春雨、秋霜二婢應了聲「是」，迅速閃身而入，纖掌連拂，不大工夫，便把八名莊丁的穴道一齊解開，退出身來。

那八名莊丁穴道一解，立即翻身坐起，各自手操單刀，躍了出來，其中一個目光一掠雲飛白等四人，問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

他似是為首之人。

雲飛白含笑道：「在下雲飛白，家父雲薄天，和你們莊主甘老伯是數十年至交，在下奉家父之命，趕來助拳的，但甘老伯已經失踪，方才曾和你家小姐同去插花廟，你家小姐先行回來，等在下趕來，你家小姐也不見了，所以要問問諸位，在你們被人點住穴道之前，甘老伯是否有什麼動靜？或是去了那裡？」

那為首的莊丁抱拳道：「原來是雲公子，小的甘祿，是莊上的管事，咱們莊上，一共有十六名莊丁，今晚分作兩班值夜，甘福率領的一班值前半夜，小的這一班值下半夜，所以都在屋中休息，後來忽然闖進一個臉蒙黑布的黑衣人，出手十分迅快，點了小的穴道，小的就不知道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麼甘福他們呢？」

甘祿道：「小的這就不知道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你快帶他們到四處找找看。」

甘祿答應一聲，率同七名莊丁，急步而去。

他們剛走，紫袍老者率着七色劍陣七名漢子已經從宅院中退了出來。

淡金臉漢子問道：「沒搜到人嗎？」

紫袍老者道：「沒有，屬下找遍了，不見一個人的影子，而且各處也均無打鬥痕迹，看來甘春霖和甘姑娘，均已遭對方刼持了。」

淡金臉又道：「佟老可曾在那四個賊黨身上搜過麼？」

紫袍老者道：「搜過了，身上什麼也沒有。」

淡金臉人點點頭，深思了下，說道：「佟老，我要留在此地，你帶他們先回去，還有，咱們形迹已露，所有的人，必須立即改變裝束，隨時聽命。」

紫袍老者躬身應是，朝七名漢子揮了揮手，八道人影立即彈身飛起，捷如鷹隼，飛身上屋，一閃不見。

雲飛白看了淡金臉人一眼，說道：「今晚之事，除了你們，難道還另有神秘人物，也會在同一時候，向甘老伯尋仇麼？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怎麼？你還不相信？」

她一面徐徐說道：「我不是說過，目前江湖形勢十分險惡，有許多成名人物，已經相繼失蹤麼？大概是我們行迹已露，被那股賊黨來個魚目混珠，搶先對甘春霖下手了。」

只見甘祿氣急敗壞的奔了出來，朝雲飛白道：「雲公子，甘福他們找到了……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人呢？」

甘祿道：「他們那一班人，都已死了，在咱們莊子後園外不遠的一片竹林中，死得很奇怪，身上找不到一點傷痕……」

「有這等事！」

雲飛白忙道：「甘祿，你快帶路，我們到那裡去看看。」

一面回頭朝淡金臉人問道：「妳去不去？」

淡金臉人微微一笑道：「我自然要去看看了。」

甘祿答應一聲，急忙走在前面領路。

雲飛白一抬手道：「藍兄請。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你不用客氣，只管先走。」

雲飛白也就不再多說，跟着甘祿就走。一行人穿行長廊，出了後園，不過一箭來遙，果然看到一片濃密的竹林。幾個莊丁，就守在竹林外面，看到甘祿領着雲飛白等人走來，急忙迎了上來。

甘祿問道：「這裡可曾發現有人經過？」

那幾個莊丁異口同聲的道：「沒有。」

「好！」甘祿又道：「你們守在這裡，我帶雲公子進去。」

一面回身道：「雲公子請隨小的來。」側身往竹林中行去。

雲飛白、淡金臉人和春雨、秋霜二婢跟着進入竹林，走沒多遠，甘祿腳下一停，回身道：「雲公子，甘福他們就在這裡了。」

雲飛白走上幾步，定睛看去，果見地上一排躺着八個人，他們排列得很整齊，當然看不出有打鬥的模樣，這就問道：「甘管家，這幾個人的屍體，可是你們動過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甘祿答道：「方才小的一行，搜到後園，依然沒有發現什麼，小的因這片竹林，和咱們後園頗為接近，才要王大有、李志榮兩個到竹林子裡來看看，他們就發現了甘福一班人陳屍竹林之中，小的聞訊趕來，他們就這樣躺着，沒有動過。」

雲飛白緩緩俯下身去，甘祿已從身邊掏出火摺子，晃着了替他照明。雲飛白仔細察看了一遍，八個莊丁果然身上看不出傷痕，而且神態安詳，像是睡熟了一般，絲毫沒有負傷之後的痛苦之色。

淡金臉人走到雲飛白身邊，說道：「雲兄看看他們口中，是否有何異樣？」

雲飛白依言伸手朝一個莊丁的下顎輕輕捏了一把，那莊丁張開了嘴，登時從嘴角間流出一口鮮血，血中還雜有許多碎肉。

雲飛白驚奇的抬起頭來，望望淡金臉人，問道：「這是如何致死的？」

淡金臉人淡淡一笑道：「雲兄不妨把他翻過身來，再看看他背後，就可分曉了。」

雲飛白依言把那莊丁的屍身翻了過來，依然不見傷痕，心中正感奇怪。

淡金臉人道：「你不撕開他衣衫，如何看得到呢？」

雲飛白心知藍如玉江湖經驗，勝過自己甚多，當下就用手撕開那莊丁背後的衣衫，果見後心「靈台穴」，端端正正印着一個青黑色的掌印，而且掌印還凹入肉內，足有一分來深，不覺愕然道：「這是什麼手法？」

淡金臉人看得也有些意外，驚異的道：「此人一手『混元摧枯掌』，竟然已練到十成以上火候了。」

雲飛白緩緩站起，說道：「混元摧枯掌？在下怎會從未聽說過這個名稱。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我也是只聽義父說過，『混元摧枯掌』原是旁門異教陰功，練到八成火候，就可以在十步以外，遙擊敵人，中掌的人，因為事前毫無戒備，一下就被震碎內腑，故而逆血上衝，死後口中會含有被震碎的內臟，但死時並不覺得痛苦，所以和常人無異了。」

雲飛白由衷的道：「藍兄果然淵博得很！」

淡金臉人目中飛過一絲甜甜的笑意，但口中依然淡淡的道：「雲兄誇獎了。」

一面回頭朝甘祿道：「甘管事，天色將亮，你要他們先把這幾人的屍體運回莊去埋了，還有，大廳上也有四具賊人的屍體，一併埋了，目前你們甘莊主和小姐下落不明，今晚之事，暫勿聲張出去。」

甘祿只道他是雲公子邀來助拳的人，連連躬身道：「小的省得，雲公子四位，不回莊上去了麼？」



淡金臉人道：「你們先回去，我和雲兄要在這片竹林中查勘一番再回去。」

雲飛白看她處事有條不紊，心中暗暗佩服。

甘祿答應一聲，立即招呼幾名莊丁進來，把甘福等八具屍體運回莊去。

雲飛白問道：「藍兄是否看出殺害甘福等人的兇手來歷來了？」

淡金臉人微微搖了搖頭，沉吟着凝重的道：「江湖上會使『混元摧枯掌』的人並不多，但一時也不易想得出是誰來？雲兄，咱們在這片林中，仔細察看，也許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迹，亦未可知，春雨、秋霜，妳們守在這裡，不用進來了。」

說着，緩緩舉步，往竹林深處行去。

雲飛白跟在她身後，說道：「這人要在竹林中殺害八名莊丁，其故何在呢？」

淡金臉人邊走邊道：「也許今晚甘明珠約我到插花廟後山赴約之時，此人却和甘莊主約在竹林中見面，甘福等人忠心耿耿，暗中隨着主人身後而來，那人不願人知，自然要把他們殺之滅口了。」

雲飛白聽得一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藍兄果然料事如神，在下想也想不到。」

「我也只是依常理推測罷了！」

淡金臉人輕笑道：「你呀，你想不到的事情可多着哩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麼說，甘老伯極可能是被他們刼持去了。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這還用說？」

雲飛白又道：「那麼甘姑娘也是被他們刼去的麼？」

淡金臉人回過頭來，一雙明亮得像星星般的目光，瞟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方才那句甘老伯被人刼持，應該是賓，這句甘姑娘被刼，才是主題吧？」

雲飛白被她說得俊臉一紅，說道：「藍兄休得取笑，在下是因老伯遭人刼持，和甘姑娘同轉莊上，中間相隔已有一兩個更次，不知是不是這批賊人刼去的？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不是他們，難道還會是我刼持了她麼？」

雲飛白突然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自己和甘姑娘同去插花廟，是她堅持要甘姑娘先回來，如今甘姑娘無故失踪，究竟有沒有回到莊上來，也沒人知道，是七色劍陣主人刼持了甘姑娘，亦未可知。」

玫瑰劍 ⑥

●文／東方玉
●圖／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趕返甘家莊，遭四名云人圍攻，幸紫袍老者率「七色劍陣」趕來解圍。雲在莊後林中，發現莊丁甘福等人，遭「混元摧枯掌」擊中，慘死林內，而甘老伯與甘姑娘則遭劫持，生死未卜。…………



六、行蹤何離奇

淡金臉人看他沒有說話，忍不住嗤的笑道：「你一定是在懷疑我了，甘明珠有沒有回來，如今沒有一個人可以證明，說不定就是我把她藏起來了，對不？」

雲飛白被她一語猜中，心裡暗暗一凜，忖道：「此女心思週密，料事如神，自己倒要小心應付才好。」

一面故意淡然一笑道：「這是你太多心了。」

「不是我多心。」淡金臉人低笑一聲道：「這明明是你多心咯！」

她邊說邊走，一路看得十分仔細，但走遍偌大的一片竹林，依然毫無發現。

一回工夫，兩人又已回到原地，雲飛白道：「藍兄可會發現了什麼了嗎？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你不是和我走在一起麼，我發現了什麼，你也應該看到呀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藍兄現在有何打算？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我們回去再作計較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藍兄要回那裡去？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自然回甘家莊去了。」

一行四人，回到莊上，天色已現微明。甘祿已把甘福等人和大廳上四個黑衣人，一起在後園埋了，看到雲飛白等人回來，立即迎了上來，說道：「雲公子，莊主和小姐無故失踪，全仗雲公子二位去救人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管家只管放心，在下和這位藍兄，自會盡力把甘老伯和小姐找回來的。」

淡金臉人道：「雲兄請在大廳稍坐，我去換件衣衫就來。」

說罷，帶着春雨、秋霜往右廂房行去。

天色只要有一點黎明，很快就會大亮了。

這不過一回工夫的事，只見從右廂屋中走出一個身穿天藍長衫，手持摺扇的俊俏書生來，朝雲飛白拱拱手道：「有勞雲兄久候了，咱們走吧！」

雲飛白一怔，才認出他是藍如玉（淡金臉人）來，不覺笑道：「妳怎麼換了裝了？」

藍如玉俏皮的笑道：「雲兄風度翩翩，人如玉樹臨風，我那副樣子，怎好和你走在一起？」

雲飛白被她說得臉上一紅，笑道：「藍兄休得取笑，像藍兄這樣的人品，才當得如玉樹臨風呢！」

他這句話，把「藍如玉」三個字都嵌了進去。

藍如玉自然聽得出來，目中神采一閃，口中輕嗯一聲道：「眞的麼？」

接著又輕笑一聲道：「雲兄果然是絕頂聰明的人，我本來就想和你說，咱們這一路上，我叫你雲兄，你就叫我藍兄好了，我還沒說，你就先稱呼我藍兄了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我們要到那裡去呢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心裡不是急著想去找一個人麼？我帶你去找她呀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知道甘姑娘在那裡麼？」

藍如玉嗤的笑道：「瞧你，一句話就說到你心坎裡去了。」

雲飛白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其實我認識甘姑娘，和認識藍兄，是在同一時候，只是她無故失踪，在道義上，我們應該找到她才是。」

「不用跟我解釋。」藍如玉輕輕的道：「人家和你是世交，我可不是。」

雲飛白被她說得臉上更紅，故意岔開她話頭，口中「咦」了一聲，問道：「藍兄還有二位姑娘呢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要她們從後園走了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我們這就要走嗎？」

「是啊！」藍如玉神秘一笑道：「你不用多問，只要和我一起走就是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好，在下不問就是了。」

說著抬抬手道：「藍兄請。」

藍如玉朝他一笑，舉步走在前面。

兩人出了大廳，甘祿望望藍如玉，心中覺得

奇怪，但又不敢多問，只是朝雲飛白問道：「雲公子要走了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和這位藍兄，是找你家小姐去的。」

甘祿發愁的道：「那麼莊主呢？」

藍如玉叮囑道：「我們此行，行踪必須十分隱秘，如能順利先救出你家小姐，再設法去救你們莊主，不過管家不可吐露口風，只說我們已經走了，你知道麼？」

甘祿連連點頭道：「小的知道，小的决不會亂說的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藍如玉點點頭，摺扇輕搖，回頭道：「雲兄，我們走吧！」

兩人離開甘家莊，藍如玉和雲飛白並肩而行，還不時的用摺扇指點著田坂村落，邊走邊談，旁人看來，他們好像是同窗好友，到郊外散步來的一般。

雲飛白看她一路談笑自若，舉止從容，吐屬雋雅，果然一派書生模樣，對她印象，不覺漸漸改觀，心中忖道：「此女生性爽朗，不像是黑道中人，怎麼會是兇名久著的七色劍主人呢？」

但她一路行來，既未放腿奔行，並不像要趕去救人的樣子，心中還是疑惑不止，幾次要待開口探詢，都被她拿話岔了開去，一時不知她葫蘆裡賣什麼藥？

這樣走了二十來里路程，藍如玉摺扇一指，回眸道：「雲兄，前面就是潁州府了……」

雲飛白忍不住問道：「我們要去潁州府麼？」

藍如玉朝他微微一笑道：「雲兄大概憋不住了，我不是和你說過麼，你只要和我一起走，一切由我來安排，你不用多問，我保證把你的心上人救出來就是了。」

雲飛白俊臉一紅，說道：「在下已經說過了，我和甘姑娘只是才認識的。」

藍如玉披了下嘴，說道：「那你這一路行來，怎會老是心不在焉的？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好啊！妳一再取笑於我，難道我不會調侃妳麼？」

這就笑了笑道：「藍兄這可不能怪我呀！」

藍如玉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雲飛白淺笑道：「有女同行，在下自然要心不在焉了。」

藍如玉格的一聲嬌笑，迴目嗔道：「原來你也不老實。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在下本來很老實，若是不老實的話，那也是藍兄帶壞的了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好啊，半天工夫，就把你帶壞了，看來我這朋友，你就交不得了。」

雲飛白一拱手道：「能和藍兄論交，在下真是三生有幸。」

這回，藍如玉的粉臉也飛紅起來，輕啐道：「貧嘴。」

不多一回，兩人便已趕到潁州（今阜陽）。這裡地當潁、沙二水之會，為豫、皖交通要途，水陸碼頭，貨積如山，可說是皖北商業重鎮，又是府治所在，街道寬闊，市肆櫛比，行人車馬，熙攘往來，一片昇平熱鬧景象。

藍如玉回過頭來低聲的道：「雲兄，從現在起，為了防人耳目，你莫要再提什麼事了。」

雲飛白知她年紀雖和自己相彷彿，但江湖經驗却比自己老練得多，她這麼叮囑自己，必有原因，點頭笑道：「我一切聽妳的就是了。」

藍如玉粲然一笑道：「你真肯聽我的就好了。」接著道：「目前離午牌還有一回，咱們先去找家客店落脚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時候就要找客店落脚麼？」

藍如玉回頭笑道：「你剛才還說一切都聽我的，怎麼又問了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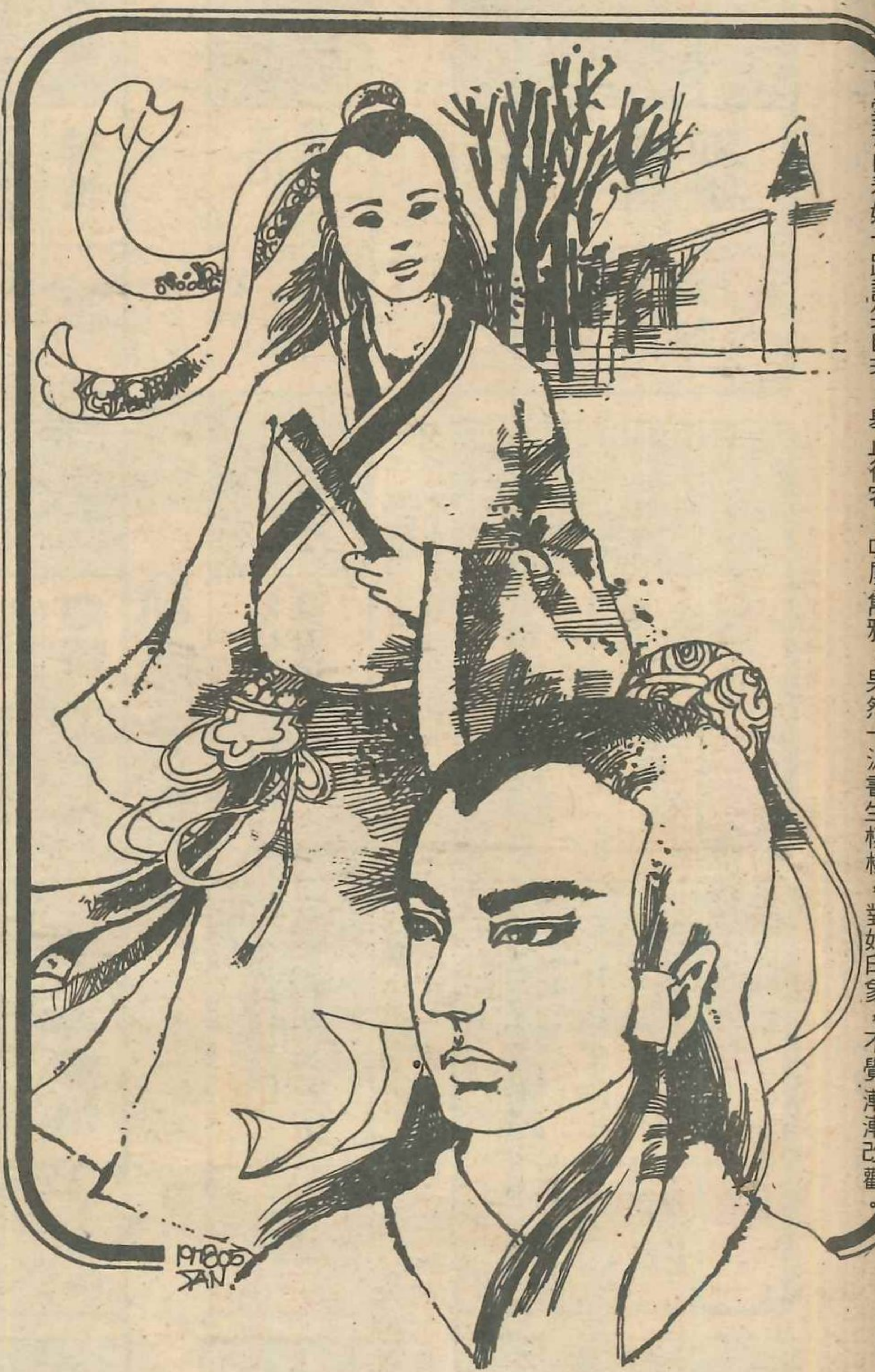
雲飛白道：「好，我不問。」

藍如玉淺笑道：「我知道你不問比什麼都難過，咱們昨晚已有一夜不睡，不養足精神，如何去辦事？再說，救人之事，也總得到晚上才行呀！」

她這話說得很輕，生似防人聽去一般。說話之時，她已領著雲飛白折入一條橫巷，迎面正好有一家興隆客店，一排三間門面，甚是氣派，一看就知是上等客肆。

兩人剛走近店門，就有一名伙計在門口迎著道：「二位公子爺要打尖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們要兩間上等客房。」


●雲飛白看她一路談笑自若，舉止從容，吐屬雋雅，果然一派書生模樣，對她印象，不覺漸漸改觀。

●雲飛白從昨晚到今天，他和藍如玉相處的時間稍久，越發覺得她內心善良，個性坦爽，決不是北嶺七星那等窮兇極惡之人。

這時候雖非落店的時光，但有些人到潁州來探親訪友，自然先要落店，可以洗把臉，換件衣衫，或是吃過了午飯再出門，這也是常有的事。

客店伙計都是勢利眼，看到這二位公子人品出衆，那敢怠慢，連連哈腰道：「有，有，小的替二位公子帶路。」

引著兩人來至上房，打開兩間房門，讓兩人看了，然後又陪笑道：「這兩間最是寬敞，也最清淨了，不知可合公子爺的意麼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就這兩間好了。」

店伙計連連應是，退了下去，一回送上臉水，又沏了一壺上品六安茶，才行退去。

兩人洗了把臉，藍如玉倒了一盅茶，說道：「雲兄，請喝茶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自己來。」

藍如玉朝他溫婉一笑道：「你還和我這樣客氣則甚？」

她自己也倒了一盅，在對面椅上坐下，玉掌托著茶盞，輕輕喝了一口，說道：「我真沒想到會和雲兄走在一起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也沒有想到之事。」

藍如玉輕笑道：「這大概就是古人說的不打不成相識吧！」

剛說到這裡，忽然輕輕放下茶盅，口中喝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喝聲出口，人已離座飛起，一下掠到門口，伸手拉開房門，動作極為輕捷。

只見一名店伙彎著腰站在門口，陪笑道：「小的是沖開水來的。」

藍如玉看了他一眼，冷聲道：「你待會再來沖。」

那店伙唯唯應「是」，退了下去。

藍如玉咀角微微一撇，隨手闔上了門，雲飛白却並未在意。藍如玉回到椅上坐下，兩人隔著一張小几，品茗閒聊，快近午刻，只聽門上有人輕輕叩了兩下。

藍如玉道：「是誰？」

只聽先前那個店伙，在門外道：「二位公子午餐要出去吃，還是小的去叫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進來。」

那店伙推門而入，藍如玉吩咐道：「你去大街上同慶酒樓要他們做幾個可口的酒菜送來。」

店伙答應一聲，又隨手闔上了門，去了不久，就領著同慶樓的伙計走入，在房中擺好一張小桌子，端上七八式菜餚，和一小桶白飯，方始退出。

藍如玉含笑道：「雲兄，我們快點吃吧！」

同慶樓的徽菜，名聞遐邇，果然十分可口，藍如玉只吃了一小碗飯，便自停筷，雲飛白却連吃了三碗飯。

飯罷，店伙收拾過碗盤，藍如玉也站起身來，低聲道：「雲兄昨晚一夜未睡，現在可以好好睡一覺了，必須養足精神，我也要回房去休息了。」

說完，翩然朝隔壁房中走去。

雲飛白一晚未睡，確實有些睏意，這就掩上房門，和衣在床上躺下。那知睡下之後，闔上眼皮，甘明珠和藍如玉兩個纖影，不時的在腦際浮現出來。一個嬌柔而帶些驕氣，一個爽朗明艷，有如春蘭秋菊，各佔一時之勝！

尤其從昨晚到今天，短短幾個時辰之中，竟然一連串發生了許多如夢如幻，離奇變幻的事故，却又整理不出一點頭緒來。想著，想著，漸漸也迷迷糊糊的睡去了。

這一覺，直睡到上燈時分才被剝落叩門聲驚醒，急忙起床，開門出去。

只見藍如玉笑盈盈的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雲兄，時間不早了，快去洗把臉，我們上同慶樓喝酒去。」

說著，朝他暗暗使了一個眼色。

雲飛白不知她跟自己使眼色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只得含糊答應，洗了把臉，兩人相偕走出客店。

這時華燈初上，正是街上最熱鬧的時候，同慶樓五間門面，燈光輝煌，兩人上得樓來，找到一處臨街的桌子坐下。

藍如玉要過酒菜，就和雲飛白一面喝茶，一面低聲談笑著。

雲飛白從昨晚到今天，他和藍如玉相處的時間稍久，越發覺得她內心善良，個性坦爽，決不是北嶺七星那等窮兇極惡之人，心中有著疑問，幾次要想伺機試探，但總覺對方是個姑娘家，不好出言詢問人家隱私，話到口邊，又忍了下去。

藍如玉冰雪聰明，看他欲言又止的模樣，自可猜得到幾分，但她也故作不見，只是和他談些不相干的話。

談的雖是不相干的話，但兩人還是談得十分投機。

雲飛白對她真有相見恨晚之感，只是有些話只能放在心裡，不敢表露出來。

堂倌陸續送上酒菜。藍如玉一手拿起酒壺，替雲飛白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。

雲飛白道：「藍兄，我不會喝酒。」

藍如玉笑了笑道：「不會喝，不會學麼？準備喝醉，很快就學會了。」

「哦！不！」雲飛白道：「我們今晚不是……

……。」

藍如玉急忙朝他使了一個眼色，大笑道：「今晚我們不醉不歸，來，雲兄，我敬你。」

她舉起酒杯，銜在嘴唇邊，一面以「傳音入密」說到：「雲兄，你少喝一點就是了，但一定要裝出喝酒的樣子。」

說完，一口把酒喝乾。

雲飛白不知她此舉用意何在，但却依言拿起酒杯喝了一口。

兩人邊談邊喝，旁人看來，倒像是酒逢知己，不時的在乾杯哩！

藍如玉喝了幾杯酒，臉上已經浮現出一片酡紅，一雙黑白分明的星目，也有些水汪汪了！

（她臉上雖然經過易容，易容就是今天的化粧術，經過化粧的臉孔，雖可改變和掩飾去原來的面貌，但還是本來真實的臉孔，所以喝了酒，仍然會臉紅，這和戴面具不同，戴了面具，就看不到臉紅了，藍如玉改扮淡金臉人，戴的是面具，這回扮作少年公子，使的是易容術，這兩者自有很大的區別了。）

酒醉飯飽，兩人會帳下樓，回轉客店，一名店伙緊跟著兩人身後走入，沏上了茶，才躬身退去。

藍如玉認出他正是下午在房門口竊聽自己兩人說話的那個伙計，心中暗暗冷笑，舉手端起茶盅，湊著鼻子聞了聞，才低聲道：「雲兄，你看看咱們的茶水裡，有沒有異樣？」

雲飛白依言端起茶盌，仔細看去，茶色澄黃，有著淡淡的清香，絲毫看不出異處，不覺一楞，抬目道：「怎麼？」這茶中會有人做了手脚？」

藍如玉輕輕點了下頭，低聲道：「我們就給他來個將計就計，不然，我們只要一走，對方立時就會知道我們行蹤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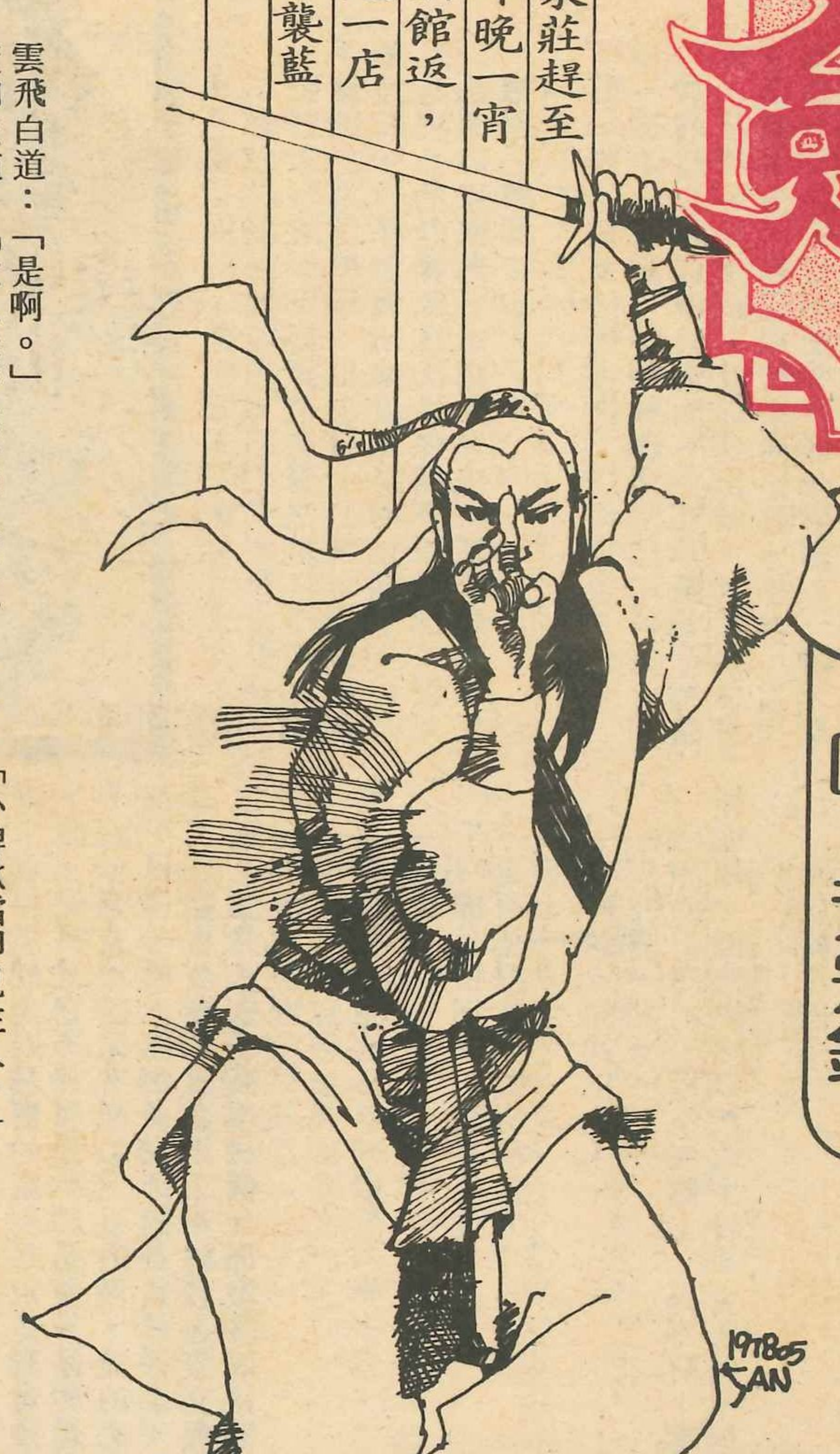
接著又和他低低說了幾句，說完，站起身，把兩盅茶倒入面盆之中，然後倚著茶几，閉上了眼睛。

雲飛白也依言往床上斜躺下去，側轉身子，故意用衣袖覆蓋住半個面孔，可以微啓一目。

這樣足足過了一刻工夫之久，果然聽到房外走廊上響起極輕的脚步聲，及門而止，接著房門緩緩開啓，一條人影迅快閃了進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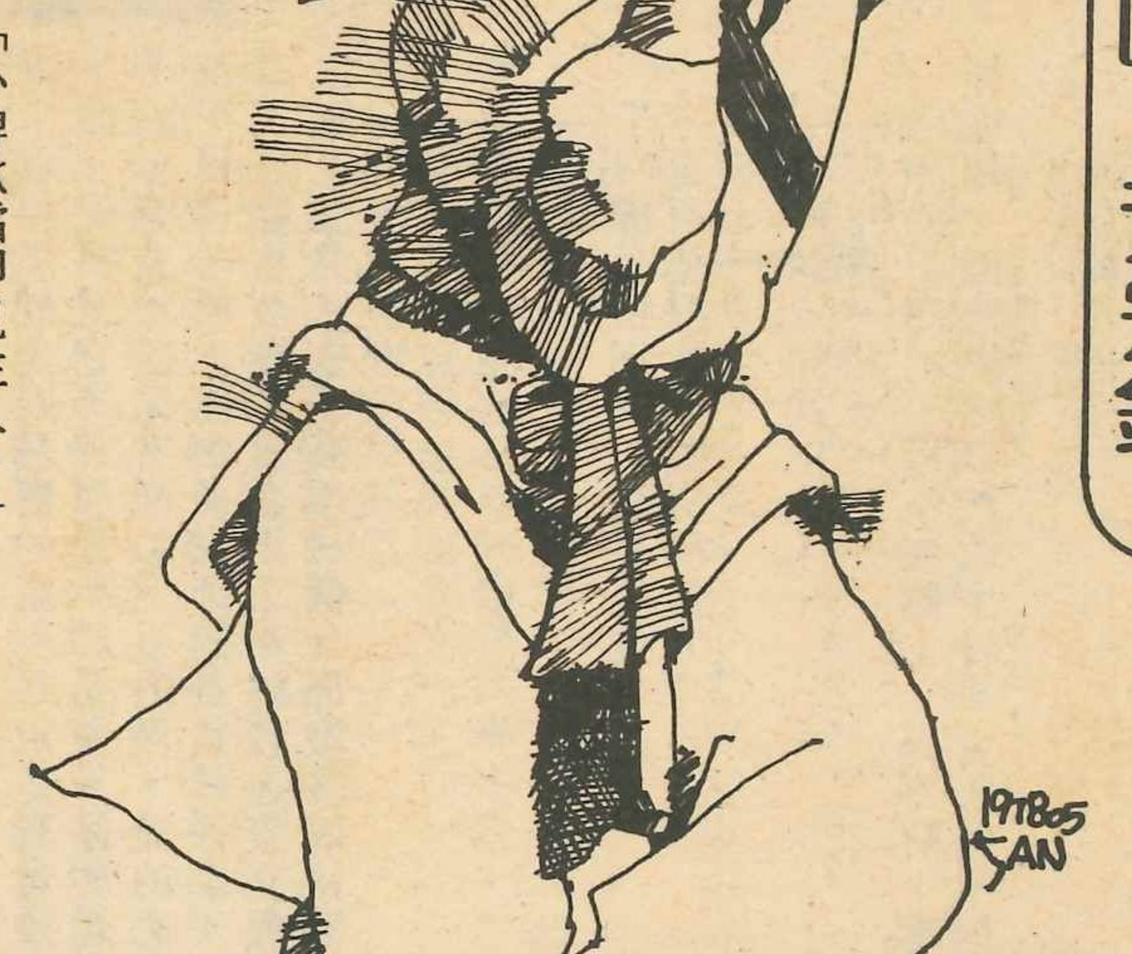
雲飛白微啓一目，朝他望去，這人正是方才沖茶來的那個店伙，只見他目光左右亂轉，行動極為小心，看到兩人都已昏迷過去，臉上不禁閃過一絲笑意，緩緩走近藍如玉身邊，突然雙手齊發，十指如風，朝她身上疾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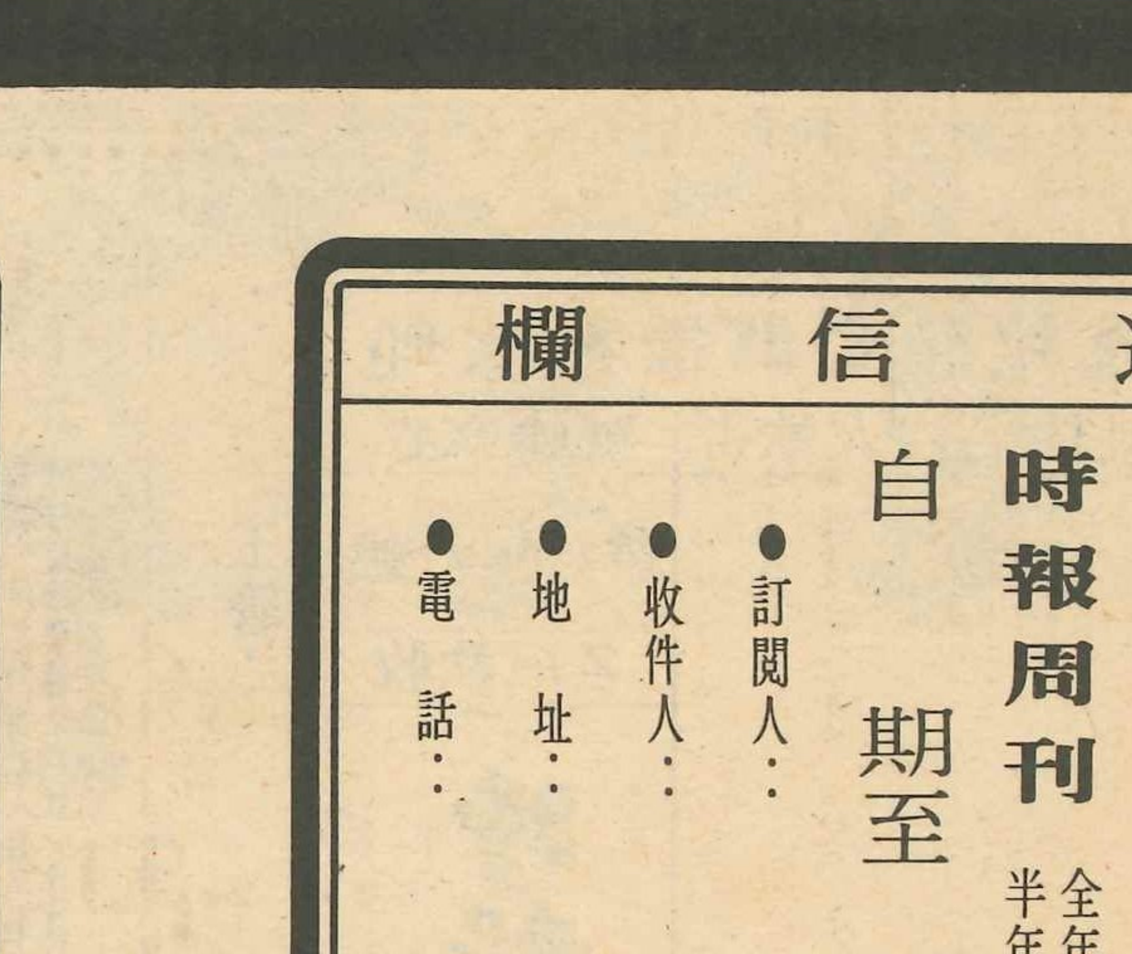
（未完待續）



7

文／東方玉
圖／黃憲鐘





●前文提要：

藍如玉易釵而弁，與雲飛白離甘家莊趕至潁州落店，雲認爲時尚早，藍謂昨晚一宵未睡，應略事休息，及晚二人由酒館返，發現茶水有異，乃故作昏迷，旋見一店伙潛入，走近藍時，突雙手齊發，襲藍要害。

七、小樓兇險多

這假扮店伙之人出手奇快，認穴奇準，這下十指同發，使人猝不及防，若是換了個武功較差的人，縱然早已有備，也會措手不及！

但藍如玉身爲七色劍主人，一身武學，豈同等閒，沒待店伙十指洒落，早已屈指輕彈，一縷指風，先彈中了店伙胸下「血阻穴」，那店伙立時被定在那裡，上身微撲，兩手箕張作勢，再也動彈不得！

藍如玉站起身，朝雲飛白微微一笑道：「我等的就是他，現在我們可以走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爲什麼等他呢？」

藍如玉看了他一眼，才道：「你呀，眞是初出茅廬，一點江湖閱歷也沒有，這人假扮店伙隨時隨地都在伺候著我們，我們若是不把他制住，只要我們一走，他就發出消息，等我們趕到地點，人家早已佈下天羅地網，別說救人，只怕我們也要束手就縛了呢！」

雲飛白經她一說，不覺恍然大悟，由衷的點頭道：「藍兄說得極是，如論江湖經驗，兄弟比藍兄差得太多了。」

藍如玉朝他嫣然一笑道：「你這句話，還差不多。」

伸手取一錠銀子，放在几上，回頭道：「雲兄，我們快走吧。」打開後窗，雙腳一點，人已穿窗而出。

雲飛白跟著穿窗而出，兩條人影一前一後，直如兩點流星，越過城牆，一路飛奔。

雲飛白發現藍如玉領著自己，又朝早晨來的那條路奔了回去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藍兄我們又要趕回甘家莊去麼？」

「差不多。」藍如玉回頭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們早上離開甘家莊，現在又趕回去，你是不是覺得奇怪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確實有些不解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們此去，是不是要去救人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是啊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救人是不是要乘人不備，才能救得出來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不錯。」

「這就對了！」藍如玉一笑道：「我們早晨離開甘家莊，對方自然認爲我們已經走了，現在再趕回去，乘他們疏於防範，救人不就容易下手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藍兄眞是機智過人，心思縝密，在下佩服之至！」

藍如玉聽了他的誇讚，心頭也有著說不出的喜悅，甜甜一笑道：「你到現在才知道！」

「哦！」雲飛白忽然低哦一聲，問道：「藍兄，我們到那裡去救人呢？」

藍如玉神秘一笑道：「你現在不用多問，到時自知。」

兩人口中說著，腳下卻絲毫沒停，一路朝前奔行。漸漸甘家莊業已在望，藍如玉忽然捨了大路，朝左側一條小徑上奔去。

不多一回，奔近一座小山，她循著崎嶇小徑，朝小山上走去。這小山上種的都是毛竹，竹林濃密，藍如玉走到竹林深處，口中忽然發出一聲夜梟的鳴聲。

緊接著只聽遠處也傳來了兩聲夜梟的鳴聲。

雲飛白的心中有些明白，忖道：「這大概是她和手下的連絡記號了！」

心念方動，突聽「嘶」的一聲，一道人影，飛身落地，朝藍如玉抱拳一禮，躬身道：「小婢春雨，叩見主人。」

藍如玉點點頭，問頭：「他們可有動靜？」

春雨道：「沒有，莊上一直毫無動靜。」

藍如玉問道：「也不見有人出入麼？」

春雨道：「沒有，小婢一直在山上隱身窺伺，始終不曾見到一個人，好像這座莊院，只是一座沒有人的廢宅。」

「這怎麼會呢？」

藍如玉正在沉吟之際，又是「嘶」的一聲輕響，一道人影直射而入，落到地上，拱手道：

「小婢秋霜叩見主人。」

藍如玉問道：「妳來得正好，我要他們分別在幾處交通要道上佔了樁，可有什麼消息？」

秋霜道：「入晚之後，小婢遵照吩咐，巡視了他們佔樁埋伏之處，據他們說，從早迄晚，這幾條路上，都沒有扎眼的人經過。」

藍如玉攢了下眉，說道：「這就奇了！」

她似乎對自已的判斷，具有深信，因此對二婢的報告，深感懷疑，一言不發，穿出竹林，朝山徑上盤曲而上。

雲飛白和春雨、秋霜三人只是跟著她身後而行，片刻工夫，已經登上山頂。

藍如玉依然一言不發，逕自往小山北首步去，這裡正好有一方大石，她舉步跨上大石，一雙名亮的眼睛一霎不霎，朝山下投下。

雲飛白跟著她跨上大石，凝足目光，跟著看去！原來這小山後面，依然是一片濃密的竹林，山下右方，一片竹林之間，矗立著一座高大的莊院，時在深夜，看不清莊院中的情形，但覺黑壓壓的一片，似是覆蓋極廣，只是不見一點燈火。

藍如玉回過頭來，低低的道：「雲兄看清楚了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看不清楚。」

藍如玉微笑道：「我不是問你看清楚這座莊院中的情形，我是說，你可看出這座莊院的位置來了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座莊院在一片竹林環繞之中……」

藍如玉盈盈一笑道：「你只說對了一半。」

雲飛白愕然道：「在下只說對了一半？那麼還有一半呢？」

「還有一半你沒有看出來。」

藍如玉偏頭斜睨著他，伸手一指左前方較遠之處，說道：「你再看看那裡是什麼？」

要飛白順著她手指之處看去，說道：「那裡也是一座莊院。」

「對了！」藍如玉笑了笑道：「那裡就是甘家莊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只看到一座莊院，却沒認出是甘家莊來。」

「所以我說你只說對了一半咯！」

藍如玉輕笑一聲，又道：「你看，從甘家莊後園出來，不過一箭之遙，就是這片竹林了。」

雲飛白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藍如玉接下去又道：「今天早晨，我們曾在那片竹林裏搜索了一回，對麼？」

雲飛白依然點著頭，他急於想聽她的下文。

藍如玉低聲道：「當時我走在前面，發現了一件事……」

這回雲飛白忍不住問道：「妳發現了什麼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竹林中，到處都是落下來的竹葉，鋪得厚厚的，自然很難發現足迹，但在一株竹身上，給我發現了五道極細的指甲痕迹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當時妳怎麼沒有說呢？」

「那時也許附近有人隱伏，我如何能說呢？」

藍如玉接著解釋道：「我看那指甲痕迹極細，而且從指甲的痕迹看去，這人手掌纖細，那一定是女子留下的了。」

雲飛白矍然道：「妳說是甘姑娘留下的了？」

「瞧你，一說到她，就急成這個樣子！」藍如玉斜睨一笑，續道：「這情形很可能是她被誘到這片竹林裡來，為人所擒，她用手抓住了竹身，企圖掙扎，但終於還是被對方强行擒去，才留下了五道指甲痕迹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和這座莊院有什麼關係呢？」

「自然有了。」藍如玉解釋道：「竹身上留的五道痕迹，就是朝這個方向來的，這座莊院和甘家近在咫尺，如果有某一幫人，計謀對甘家父女下手，這是最好的落脚之處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當時妳不是也計謀對甘老伯下手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藍如玉道：「但我只是要甘春霖交出驪龍珠，並不想刼持他們父女二人，用不著這座莊院作為落腳之點。」

她不待雲飛白發問，接著又道：「但我來的時候，這是四天以前，我也曾在甘家莊四週，實地勘察過一遍，而且也調查過這座莊院，據說這座莊院的主人姓田，是一位退隱致仕的老人，家中人口不多，很少和外人往來，決不是一座空宅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應該沒有疑問的了。」

藍如玉深深一笑道：「這些雖是我暗中調查來的，但也自然是他們自己說的了，對方如果早有計劃要刼持甘家父女，自然早就有了佈置，怎會讓人家懷疑到他們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藍兄確認甘老伯父女是他們刼持的麼？」

藍如玉冷冷一笑道：「本來只是有些懷疑而已，現在則已可確定十之八九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藍兄此話怎麼說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叫春雨守在這座山上，窺伺莊院中的動靜，她不是說莊院中一點動靜也沒有，一個人也沒看到麼？如果是正常住家，人口最少，總會看一、二個人走動，從早到晚，沒看到一個人，這不是欲蓋彌彰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藍如玉爽朗一笑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我們就下去闖它一闖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好，我們這就下去。」

「你又性急了！」藍如玉輕嗔道：「我看你一顆心早就飛下去了。」

雲飛白被她說得臉上一紅，還沒開口。

藍如玉接著又道：「我們是救人來的，最好不要打草驚蛇，行動務求輕快隱秘，非萬不得已，不可輕易出手，還有一點……」

她望着他，盈盈目光閃爍一笑，說道：「你要一路跟著我，不可離開得太遠，不可單獨行動，遇到救人的時候，你只管救人，其他一切都由我來應付。」

●藍如玉依然一言不發，逕自往小山北首走去，這裏正好有一方大石，她舉步跨上大石……

雲飛白點頭道：「好，今晚此行，自然以妳為主，在下都聽妳的就是了。」

藍如玉忽然柔聲低低的道：「雲兄，這是因為我在江湖上比你多走了幾天，今晚之事，可能步步都有兇機，我這樣安排，你不會怪我太自大吧？」

她這幾句話，說得十分溫婉，情意綿綿！

雲飛白忙道：「藍兄不用多心，在下怎麼會怪藍兄的呢？」

藍如玉目光如水，欣然道：「只要雲兄不多心，我就安心了。」

說完，回身走下大石，朝春雨、秋霜二人招了招手。

原來春雨、秋霜眼看兩人並肩站在大石上說話，故意退後了幾步，這時看到主人朝她們招手，才雙雙走了過來。

藍如玉附著她們耳朵，低低說了幾句。兩婢躬身領命，轉身飛奔而去。

藍如玉回頭道：「雲兄，我們也可以下去了。」說完，舉步山後覓路而下。

雲飛白跟著她穿行竹林，朝山下走去。

兩人一路提氣疾行，不過盞茶工夫，便已到了莊院側面。藍如玉腳下一停，悄聲道：「雲兄，咱們從這裡進去，但你必須記住方向，待回如能把人救出，就必須循此路退出，自會有人接應。」

雲飛白問：「藍兄，妳呢？」

藍如玉看他關心到自己，心頭不覺一甜，低聲道：「如果甘明珠確在這裡，你救了人，他們自然要全力攔截，那就難免有一場惡戰，你不用管我，只管先走。」

雲飛白遲疑的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藍如玉甜甜一笑道：「我自有脫身之法，你放心吧！」

她說出「放心」二字，臉上不禁微微一紅。

雲飛白道：「好，在下記下了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那就進去吧！」

兩人雙足一點，同時縱身而起，一下躍上圍牆。藍如玉身輕如燕，搶先飛身落地，目光迅疾朝四週一瞥，發現自己兩人進來的地方，正在莊院後面的花園之中，樹木葱鬱，遠處隱隱有亭台樓閣，只是在夜色之下，烟景翳翳，看去極為朦朧。

雲飛白隨著藍如玉落到地上，低聲道：「藍兄，這裡像是後園，咱們該繞到前進去才是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們先查看了後園情形，再往前進逐一搜索，也是一樣。」

說話之時，已經翩然朝一條石砌小徑中行去。

這座花園佔地極廣，到處都是花林，中間穿插著不少石砌小徑，兩人穿行在花樹之間，樹影迷離，倒也用不著隱藏身形。

不多一回，已經繞行過一座高聳的樓宇，樓上不見燈火，也沒有半點人聲，再折而向南，是一泓略呈橢圓形的池水，沿池遍植楊柳，隨風搖曳。

這一路行來，居然不曾發現有人攔阻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莫非這座莊院，眞的沒有人住？藍如玉認為甘明珠可能被刼持到這裡來，也只是憑她猜想而已！」

但既已進來了，藍如玉是個自信極強的人，自己也不好多說，只得一路搜索過去再說了。

兩人沿池而行，跨過小橋，剛走到一座涼亭前面，陡聽一聲女子的尖叫之聲，從遠處傳了過來，夜深人靜，這聲尖叫，劃破沉靜，聽來甚是悽厲，也十分清晰！

藍如玉、雲飛白不由得同時止步，雲飛白低聲道：「藍兄，這是女子尖叫的聲音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不錯，聽起來似乎不太遠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們快走！」

「不忙」藍如玉一擺手，低聲道：「我們是來救人的，自以救人為主，從現在起，你我應該保持一段距離，記住了，遇到有人攔擊，都由我出手，你不用露面，你的任務，只是救人，好，現在讓我先行，你必須掩蔽行藏，等我走了一段路，你再跟上來和我會合。」

話聲一落，身形疾掠而起，循着那聲女子尖叫傳來之處尋去。

雲飛白依言仗着路邊花林作為掩護，遠遠跟踪，和她保持了三丈左右的距離。

那聲女子尖叫，只有剛才叫了那麼一聲，就不再聽到第二聲了，黑夜之中，光憑這一聲尖叫，又在遠處，自然很難找尋得到。

藍如玉剛掠過一處花棚，瞥見左前方一座小樓之上，似有火星一閃而沒，心中方自一動，立即停住身形，左手向身後打了個手勢。

雲飛白急忙跟了過去，低聲問道：「藍兄可是發現了什麼嗎？」

藍如玉悄悄用手指了指一角小樓，說道：「方才那小樓上似有火星閃動，咱們過去瞧瞧，不過，要愼防誘敵之計。」

雲飛白點頭道：「在下省得。」

藍如玉當先朝小樓行去，她因剛才發現了一點火星，故而行動顯得十分小心，一路耳目並用，隨時隱秘身形，但這處小樓，巍然獨峙，四面是一片草坪，除了芊芊青草，周圍只有一排修剪整齊的矮樹，作為藩離，人到了矮樹附近，再要進入草坪，逼近小欄，就無處可以掩蔽行藏。

藍如玉迅快掠近矮樹，蹲下身子，雲飛白也緊隨著掠到，在她身邊蹲下身來。

兩人凝足了目力，看了一陣，小樓中黑沉沉的不見一點動靜，但據方才那聲女子尖叫的聲音判斷，極可能就是從這角小樓上發出來的。

藍如玉悄聲道：「這裡是小樓正面，我留在此處，你繞到後面去看看，行動務必小心。」

雲飛白點點頭，矮著身子，剛走出幾步，突聽一個蒼勁的聲音喝道：「什麼人膽敢夜闖民宅？」

雲飛白急忙蹲下身子，回頭看去，但見從小樓屋頂上飛起一道人影，疾如凌空巨鵰，直向兩人伏身之處飛撲下來！

藍如玉眼看自己兩人行藏被人識破，她為了掩護雲飛白，不得不緩緩從矮樹後面站了起來，右手輕輕一揮，意思自然是示意雲飛白速行，一面接口道：「是區區在下。」

雲飛白看到藍如玉的手勢，那還停留，急忙貼地飛掠，繞到小樓北首，舉目看去，只見後面兩扇窗戶間，正有一角窗帘，因風飄忽，似是開著，心中一喜，那還怠慢，雙手一划，足尖點處，人已直拔而起，縱身上屋，再輕輕一掠，一下落到窗戶右首，隱住身形，側臉往裡看去，只見一個青衣女子，面向南首窗戶而坐。

他看到的雖然只是一個背影，但從身材、髮型看去，極似甘明珠，心頭不覺一喜，急忙悄然穿窗而入，低聲叫道：「甘姑娘！」

那女子恍如不聞，只是坐着不動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是了，她一定被人制住了穴道。」

這就迅快閃近過去，低聲道：「甘姑娘，在下救妳來了！」

正待伸手去解她身上穴道，那女子突然一下轉過身來，雙手疾發，朝雲飛白脅下襲到。

雲飛白在進入小樓，走近她身邊之時，自然早有戒備，此時一見青衣女子轉過身來，出手襲擊，立即飄身而退，目光一注，看清了對方面貌，不由得神情猛然一凛，失聲道：「妳……妳……眞是甘姑娘！」

那青衣女子，不是甘明珠還有誰。



●雲飛白正待伸手去解她身上穴道，那女子突然一下轉過身來，雙手疾發，朝雲飛白脅下襲到………

（下期待續）



●文／東方玉●圖／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藍如玉制住店伙，即與雲飛白離店，雲視所經路程，係趕返甘家莊頗以爲異，藍謂甘莊後竹林間，另一巨宅，即係賊黨所居，偕登小山，窺伺良久不見動靜，乃相繼由後園入，正行之間，忽聞女子尖叫聲，循聲至一小樓，藍囑雲救人，雲入，果見一女子極似甘明珠，行漸近，女突轉身襲雲，視之，赫然甘也。

八、玉女雙嬌

甘明珠冷冷一笑，說道：「是我，你還是束手成擒吧！」

雲飛白一手按劍，雙目只是凝注著她；但小樓中既無燈火，僅憑窗前一點淡淡月光，實在很難看得清爽，細聆她聲音，又似乎和甘明珠稍稍有異！

甘明珠的聲音還帶點嬌稚，眼前此人却嬌脆而成熟！

雲飛白心中不覺一動，暗想：「看來這是預先佈置好的陷阱了！」

他全神保持戒備，一面故意裝作關心模樣，望着她道：「甘姑娘，妳怎麼了？是不是受了他們的要挾？」

「我很好。」甘明珠格的一聲輕笑，說道：「我只是勸你不用妄想頑抗了：：：」

身形倏然直欺過來，雙手翻處，尖尖十指，舒展如蘭，洒出一片指影，急襲而至！

就憑這一聲「格」的輕笑，雲飛白已可確定她不是甘明珠了！

就在此時，雲飛白感到身後微風一颯，也有人以快速身法欺近過來，幾縷指風，襲向幾處要害。

「哈哈！」雲飛白朗笑一聲道：「妳並不是甘姑娘。」

身形一側，從橫裡閃出，右腕抬處，「嗆」的一聲，劍光乍閃，使了一招「物換星移」，一簇寒芒，流動如星，先左後右，（他從橫裡閃出，本來前後夾擊過來的兩人，就變成在他左右了）飛洒而出，把兩人逼退了一步。

定睛看去，那襲向自己身後的人，也是一個女的，一身黑衣，看去身材苗條，年紀似乎不大。

假甘明珠又是格的一聲嬌笑道：「看不出你眞還有一手！」

「刷」「刷」兩聲，兩女同時從腰間撤出兩柄銀光閃閃的鸞刀，身隨刀進，但聽「鈴」「鈴」兩聲，兩道刀光，一左一右攻了過來。

雲飛白劍使「白鶴亮翅」，「噹」的一聲，接住了假甘明珠的刀勢，身形一轉，左手順勢推出，立掌如刀，一下推開黑衣女子執刀右腕。

假甘明珠嬌喝一聲道：「師妹，飛瓊乘輦，碧玉深藏。」

身形直欺而來，手中鸞刀卻從右首劃了個弧形，攻到左首。

那黑衣女子接口道：「絳仙畫眉，玉痕點脂。」

假甘明珠接口道：「洛水驚鴻，素珠凌雲。」

那黑衣女子又道：「錦衣施粉，花裡閉門。」

兩人口中連聲嬌呼，刀招却源源不絕的遞出。

雲飛白自幼拜在峨嵋靈芝大師門下，那靈芝大師原是由名士出家，雲飛白自然也讀了不少經史子集，此刻在動手之際，聽她們口中唸的，每一句話，都隱藏了一個古時美女的韻事，心頭不禁驀然一動，暗道：「自己曾聽師父說過，華山玉女峯下另有一個玉女門，不在華山派之中，據說有一套『玉女刀法』，以奇詭著稱，莫非這兩人使的就是『玉女刀法』不成？」

心念閃電一動，手中長劍連展，使出峨嵋絕學「亂披風劍法」來，東一劍，西一劍，左攻右守，右攻左拒，使得一劍快過一劍，但見寒芒飛閃，快若流星，密若尖錐，一簇簇的劍光，排空亂點，把峨嵋劍法，用得精妙絕倫！

那兩個女子使開了刀法，招招狠辣，刀刀奇詭，但雲飛白劍光繚繞，緊護身軀，卻也攻不進去。

眨眼工夫，便已打了二三十個回合，雲飛白因小樓上既非甘明珠，自然沒有戀戰的必要，只是二女忽左忽右，纏攻不休，自己僅能保持不敗！要想脫身，又談何容易？

就在他微一分心，手中稍微緩得一緩！那黑衣女子陡然一刀斜捲過來，劃到左脅，雲飛白急忙閃身相避。

假甘明珠刷的一刀，由右劃到，口中嬌喝一聲：「着！」

這一刀快逾閃電，已劃上雲飛白的大腿。

雲飛白在匆促之間，左手倏出，使了一招「白鶴刷翎」，五指如爪，朝她執刀右肩推去。

這「白鶴刷翎」，原是他家傳的白鶴門的手法，（他父親雲薄天，乃是白鶴門名宿）由下向上推去。

假甘明珠這一刀由斜帶轉，劃向他大腿，上身自然向下微俯。

雲飛白手勢上撩，雖然志在推她右肩，但一個身子微俯，一個五指上推，這一錯之間，便已錯開了幾寸光景，等他手爪推到，也正是假甘明珠身子斜俯之際，一下就推在她鼓騰騰的右胸之上。

假甘明珠被他祿山之爪，推到乳上，自然又羞又急，身軀一顫，口中尖叫出聲，急急撤刀後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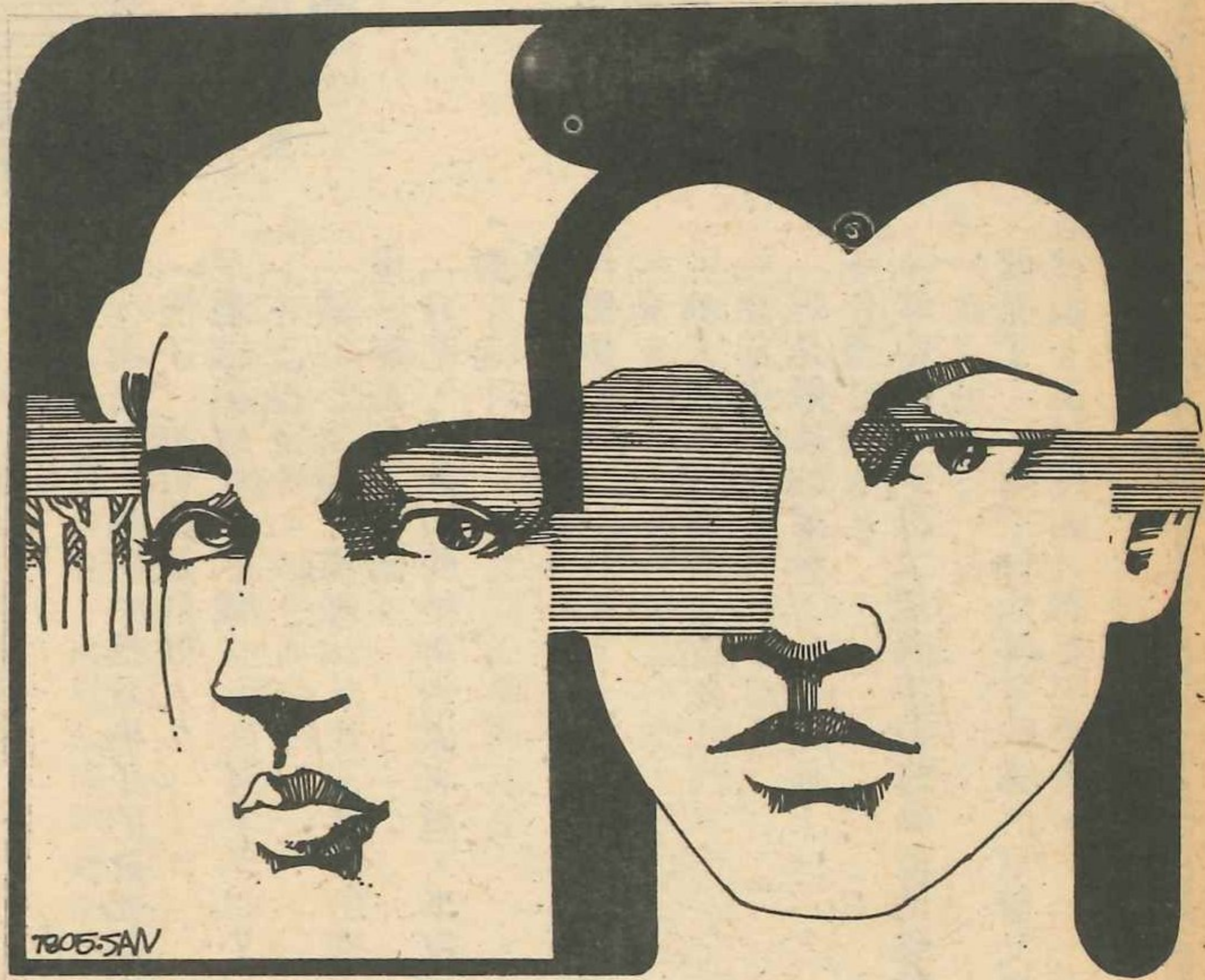
也正虧雲飛白有此一推，她刀尖只是輕輕在他腿上劃過，但也被刀鋒劃破了寸許長一條，縱然不深，鮮血已是滲了出來。

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，雲飛白一手推出之際，那黑衣女子的鸞刀又已遞到。

雲飛白還不知道自己這一記「白鶴刷翎」，刷在人家什麼地方？一見黑衣女子一刀遞來，右手長劍順勢揮出，「噹」的一聲，封開了對方刀勢。

那黑衣女子鸞刀被封出之際，耳中聽到師姐驚叫之聲，不知她傷在那裡？不覺攻勢爲之一停，回頭問道：「師姐，妳可曾傷到那裡嗎？」

一個撤刀躍退，一個又停住了刀勢，這自然是好機會，雲飛白不假思索，突然雙腳一頓，





●假甘明珠被他祿山之爪，推到乳上，自然又羞又急，身軀一顫，口中尖叫出聲，急急撤刀後躍……

一式「燕子穿簾」，從窗口穿出。

假甘明珠一見雲飛白穿窗逃出，口中嬌叱一聲：「小賊，你往那裡走？」

雲飛白穿窗而出，落到屋瓦上，突聽兩聲嬌叱，人影還未追出，身後一陣「鈴」「鈴」清響，急如星火般襲來！

他和二女子動手之時，已知她們鸞刀上繫有銀色小鈴，卻沒想到她們這刀上鸞鈴，還能當作暗器打出，此時聽風辨位，這一陣襲來的銀鈴，竟有五六枚之多！那敢大意，急忙身形一個飛旋，長劍向空連點，好在他練的「亂披風劍法」，專破暗器，又是一陣「叮」「叮」輕響，六枚銀鈴，一齊被他劍尖擊落！

但這一耽擱，爲時雖暫，身側疾風颯然，兩女已經搶到身邊，兩道略呈彎形的刀光，又已一左一右像絞剪般攻來！

假甘明珠只當他方才有意輕薄，怒氣上衝，粉臉凝霜，切齒道：「小賊，今晚我不剁下你一雙手來，我就不叫玉女雙嬌了！」

她們果然是華山玉女門門下，玉女雙嬌！

雲飛白急忙舉劍封架！和兩女又在屋上打了起來。

他大腿上刀傷雖然不重，但鮮血點點滴滴的流下來，褲管已被染紅了一片，動手之際，傷口也感到隱隱刺痛！

兩女因六枚銀鈴都被雲飛白長劍劈落，刀招上的攻勢越發凌厲狠辣，兩個苗條人影，在雲飛白左右前後，盤旋如飛，有如穿花蛺蝶，着着俱是搶攻招數。

雲飛白一連解拆了十幾招，還是無法脫身，心頭不禁暗暗焦急，任你峨嵋劍法如何精妙，招式如何錯亂，依然只能和兩人打成平手。

這還是要專心運劍，心無旁騖，若是稍一分心，想到藍如玉不知如何了？這霎時之間，就會連遇險招，使得你手忙脚亂，窮於應付。

雲飛白心頭雖然焦急，但到了此時，也只好專心一意的使劍，這一來，果然又稍稍扳回劣勢，把對方兩人的攻勢，穩住下來。

這樣刀光劍影，倏合倏分，又鬥了三五十招，三個人在屋面上正打得翻翻滾滾，難解難分，突然一道人影，疾如飛鳥，一下掠上屋面，衝入戰團之中！

三人誰都不知來的是敵是友？

但見劍光飛捲，登時響起「噹」「噹」兩聲金鐵大震，玉女雙嬌連人帶刀，被震得後退不迭！

這人一劍震退二女，口中急急喝道：「雲兄快走。」

那是藍如玉的聲音！

× × × ×

藍如玉爲了掩護雲飛白進入小樓去救人，因此小樓屋頂有人沉喝：「什麼人膽敢夜闖民宅？」一道人影如巨鵰凌空，飛撲下來。

藍如玉就緩緩從矮樹後站起，應聲道：「是區區在下。」隨著話聲，又緩緩的跨過矮樹，朝草坪中行去。

凌空瀉落草坪的是一個瘦高青衣人，面貌沉冷，死板板一無表情，但目光卻深隼而銳利，盯着藍如玉，冷峻的道：「妳就是藍如玉？」

他居然一口叫出藍如玉的名字來！

就憑這句話，就有先聲奪人之勢！藍如玉心頭着實吃驚，暗道：「他如何知道自己名字的呢？由此可見，他們對自己的底細，已經摸得極爲清楚了，自己倒要小心爲是。」

「你們消息倒是靈通得很！」

藍如玉手持摺扇，微微一哂道：「不錯，我就是藍如玉。」

青衣人依然冷冷的道：「妳自稱七色劍主人，但本莊和妳毫無過節可言，妳夤夜潛入本莊，所爲何來？」

藍如玉心中暗想：「此人面情生硬，分明戴了人皮面具。」

目光一注，問道：「閣下是什麼人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姑娘只要知道我是本莊的人就好了，不必問我是什麼人。」

藍如玉冷笑一聲道：「看你不似無名之輩，怎麼連萬兒都不敢報嗎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人都有姓名，我只是覺得咱們似乎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。」

藍如玉冷哼一聲道：「閣下方才不是也問我了嗎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那是因爲我想知道姑娘的來意。」

藍如玉冷然道：「我沒有來意。」

「那好。」青衣人道：「姑娘如果不想和本莊爲敵，此時退出去還來得及。」

藍如玉朗笑一聲道：「我本來沒有和貴莊爲敵之意，但閣下既然知道我的來歷，我也必須知道貴莊的來歷不可了。」

她因雲飛白入樓救人，尚未出來，自然要拖延時間，以達到掩護的目的。

青衣人目中寒芒飛閃，冷然道：「姑娘那是在找自己的麻煩了。」

藍如玉摺扇搖動，瀟洒一笑道：「我是不怕麻煩的人。」

青衣人點點頭道：「妳是找人來的，因爲妳要的人，我們也要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哦！」

青衣人忽然大笑道：「我知道和妳同來的一個人，已經上樓去了，所以本莊也準備了兩個人在等着他……」

他笑得很得意，但他臉上，卻連一絲肌肉都沒有顫動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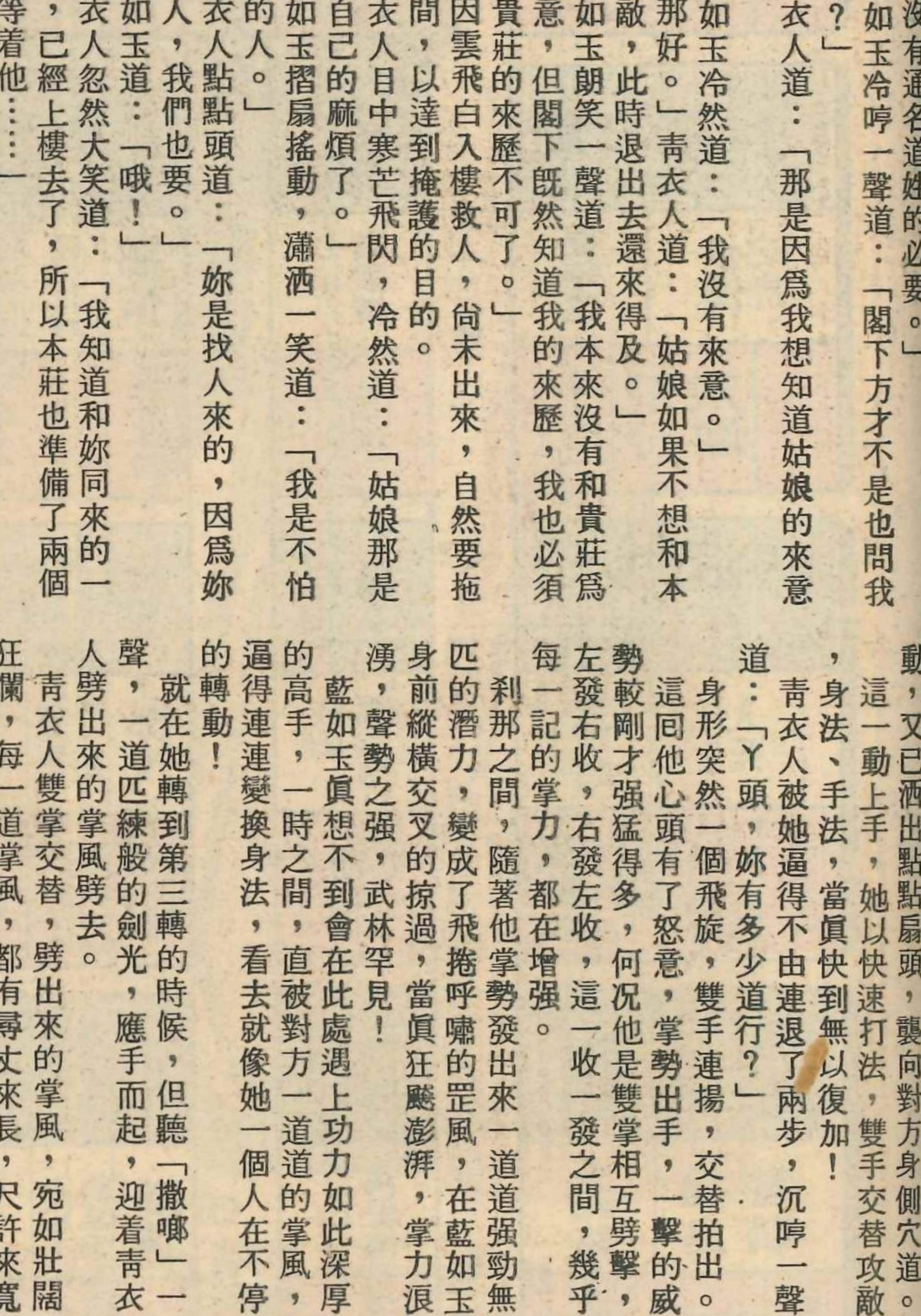
藍如玉聽得暗暗一驚，迅疾忖道：「爲了掩護雲飛白，本是自己希望和他拖延時光，好讓雲飛白救人，但如今卻變成對方故意和自己拖延時光，好讓他們同黨把雲飛白擒下了！」

一念及此，右手摺扇朝他一指，爽朗的笑道：「我看你身份似乎不低，先把你拿下了也是一樣。」

口中說着，趁着摺扇朝他指點之際，人已快速如電，直欺上去，摺扇本已點出，正好隨勢朝青衣人身前三處穴道襲到。

青衣人豈會無備？口中沉哼一聲：「來得好。」右掌一推，呼的劈而出。

藍如玉自然希望速戰速決，才趁他不防，搶先出手的，一招甫出，右手又是一記「蘭花拂穴」，斜拂對方肩頭，左手剛發，右手摺扇點動，又已洒出點點扇頭，襲向對方身側穴道。



這一動上手，她以快速打法，雙手交替攻敵，身法、手法，當眞快到無以復加！

青衣人被她逼得不由連退了兩步，沉哼一聲道：「丫頭，妳有多少道行？」

身形突然一個飛旋，雙手連揚，交替拍出。

這回他心頭有了怒意，掌勢出手，一擊的威勢較剛才強猛得多，何況他是雙掌相互劈擊，左發右收，右發左收，這一收一發之間，幾乎每一記的掌力，都在增強。

剎那之間，隨著他掌勢發出來一道道強勁無匹的潛力，變成了飛捲呼嘯的罡風，在藍如玉身前縱橫交叉的掠過，當眞狂飇澎湃，掌力洶湧，聲勢之強，武林罕見！

藍如玉眞想不到會在此處遇上功力如此深厚的高手，一時之間，直被對方一道道的掌風，逼得連連變換身法，看去就像她一個人在不停的轉動！

就在她轉到第三轉的時候，但聽「撒啷」一聲，一道匹練般的劍光，應手而起，迎着青衣人劈出來的掌風劈去。

青衣人雙掌交替，劈出來的掌風，宛如壯闊狂瀾，每一道掌風，都有尋丈來長，尺許來寬，可謂功力深厚，凌厲無匹，大概除了少林寺著名的「大力金剛掌」，江湖上再也沒有比他強勁兇猛的掌力了。

（掌功比他厲害的當然還多得是，但在外表看來，掌勢沉猛，聲勢凌厲，青衣人這一手「破浪掌」，已是數一數二的了。）

照說對方掌勢如此強猛，決不能用劍去迎擊的，你若是用劍去劈，何異螳螂當車？掌風還沒有接住，你卻早已被對方掌力擊中了。

但這是一般常理，天下武功，各具玄奧，有許多事情，往往出於常理之外。

藍如玉這一劍迎着青衣人掌風筆直劈去，說也奇怪，青衣人劈出來足有尺許寬的一道掌風，遇上藍如玉的劍光，她緊握掌心的長劍，雖然不住顫動，但卻硬是被她齊中剖了開來！

青衣人看她舉劍劈來，口中沉嘿一聲，雙掌加緊，一連劈出八掌。藍如玉咬緊牙關，同樣運劍如風，一口氣劈出了八劍！

她功力雖然不如青衣人，但這套劍法，卻似專破強猛掌風的一般，把他八記掌風，悉數破去。



●青衣人駭然後退，沉聲道：「七逆劍法，厲山君居然把『七逆劍法』也傳給妳了！」

青衣人駭然後退，沉聲道：「七逆劍法，厲山君居然把『七逆劍法』也傳給妳了！」

藍如玉粉臉通紅，殺得性起，口中嬌叱一聲道：「你要不要再接我一劍？」

喝聲出口，身形倏地平飛而起，長劍凌風，朝着青衣人當頭劈出。

青衣人目中厲芒連閃，但卻不敢和她硬接，身形一晃，閃了開去。

藍如玉心急雲飛白安危，可不是眞的追擊過去，雙足一點，身形飛撲而起，宛如劃空流星，飛射出去數丈之外，再是一個起落，就繞到小樓北首，果見屋面上兩個女子攔着雲飛白連番搶攻，雙方刀光劍影，激戰未已。

這就騰身飛起，直向戰圈中投射過去，長劍抬處，一招「左右逢源」，把二女的刀招全都接了下來。這一劍，就把玉女二嬌震得後退不迭！口中叫了聲：「雲兄快走！」

雲飛白聽到藍如玉的聲音，登時精神一振，心頭大喜，叫道：「藍兄，是妳！」

藍如玉低聲道：「快隨我走。」

說完，正待轉身！

玉女二嬌只被震退，可沒傷到那裡，假甘明珠怒哼道：「要走，可沒這般容易，師妹，快截住他們！」

就在此時，只聽青衣人的聲音傳了過來，說道：「蔡姑娘，讓他們走吧！」

假甘明珠聽得一呆，但卻恭身應了聲「是」。

那黑衣女子披披嘴道：「便宜了這兩個小賊！」

她口中說着「便宜了兩個小賊」，一雙烏溜溜的眼睛，卻盯着兩個瀟洒的「小賊」，有些神往！

藍如玉「嗆」的一聲返劍入鞘，雲飛白也收了長劍，兩人連袂飛身落地，循著原路退出。正行之間，但聽身後響起一陣悠揚的竹哨之聲！

兩人腳下不停，一路傍花隨柳而行，雲飛白道：「藍兄，這是什麼聲音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也許是什麼暗號，管它呢？」不多一回，便已奔近圍牆，兩人同時縱上牆頭，越牆而出，等到飄身落地，藍如玉便感到不對！

牆外一片空地上，距兩人四丈來遠，一聲不作，高高矮矮一排站了七個灰袍人！

這一剎那，藍如玉一顆心止不住狂跳不已，因爲這七個灰袍人，雖然面目冷森，不是原來的面貌，但七個人的身材，她最熟悉也沒有了！

一時不知是驚是喜，口中叫了聲：「義父！」飛身撲了過去。

但她還未撲到七人身前，站在邊上的矮胖灰袍道人一聲不作，就是一掌，朝她劈了過來。

藍如玉幾乎毫無準備，口中「呃」了一聲，一個人應掌飛起，砰然摜出一丈來遠！

雲飛白看得大驚，口中剛叫了聲：「藍兄……」

突覺一股如山暗勁壓到胸口，第三個字還未出口，兩眼一黑，人也跟着往後便倒。



前文提要

雲飛白入樓救人，甘明珠竟係假扮之人。玉女雙嬌纏鬥未休，無法脫身，藍如玉亦與一青衣人激戰，心急雲之安危，突使「七逆劍」驚退青衣人，又擊退二女，與雲退出後園，忽聞竹哨聲，牆外一排站立七灰衣人，藍口呼「義父」，爲一矮胖老者一掌震飛，雲亦突覺暗勁如山，壓上胸口，往後倒去。

玉方東／文
黃憲鐘／圖

9

九、紙上劍令

一縷悠揚的簫聲，縹縹渺渺的從遠處傳來！似斷還續，似抑還揚，既漫衍而絡繹，又溫潤而優柔，令人有寧靜的美的感受。

七個高矮不等的灰衣人，面目冷厲，一點也沒有表情的人，驟然聆到這一縷簫聲，不禁同時怔得一怔，好像簫聲給他們帶來了回憶，每一個人都不自覺的昂首作出深思之狀！

簫聲依然柔和的隨風送來，七個人的眼孔却在逐漸的收縮，漸漸流露出驚懼之色。

這原是一瞬間的事，突然莊院中有人吹起一陣急促的竹哨之聲！

竹哨吹得極爲短促，只不過兩三聲，便戛然而止。

七個灰衣人不約而同的雙足一頓，幾乎是同一動作，縱身而起，夜色之中，就像七根灰線，騰空射去，瞬息不見。

就在七人劃空而逝之後，從竹林間飛出兩條小巧的人影，輕快如同飛鳥，一下落到地上，各自搶起一人，又飛快的往竹林中投去。

簫聲不知何時，業已停止。

這時正好有一片烏雲，遮掩了星月，竹林前面，一片幽暗，一片沉寂，就像剛才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一般！

× × × ×

雲飛白一陣清醒，一陣迷糊，有時候覺得身子像在雲端裡，有時候又覺得全身如在冰窖！

這樣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只覺口腔中有一陣異香，順著喉嚨，直下胸臆，本來沉悶得連呼吸都極度困難的胸口，却有說不出的舒服！

耳中依稀聽到有人說話：「雲公子服了這顆丹藥，是不是可以得救了？」

另一個人道：「心脈已可保住，但要眞正脫離危險，要等到明天中午，第三顆藥丸藥力行開之後，方可無虞。」

這兩個說話的都是女子聲音，但雲飛白迷迷糊糊的想不起，也聽不出是誰來？

想睜開眼睛來瞧瞧，只覺眼皮沉重得像壓上了沉鉛，怎麼也睜不開來，於是又昏昏的睡熟了。

雲飛白第二次醒來，又有人在給他餵藥，一匙一匙的從喉間流下去，口中有一股說不出的異香，胸口有一種說不出的舒敞。

他緩緩睜開眼來，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榻上，身上蓋了薄被，餵自己服藥的是一個青衣少女，她正是藍如玉的兩個使女之一——秋霜。

秋霜一眼看到雲飛白睜開眼睛，不覺喜道：「啊！雲公子醒過來了！」

她放下藥碗，迅快轉過身去，叫道：「春雨，快告訴主人雲公子醒過來了呢！」

接著只聽另一間房裡響起春雨的聲音道：「主人，雲公子醒過來了，大概已經不礙事了。」

雲飛白待要翻身坐起，突覺胸骨劇痛，竟是動彈不得，口中不禁「啊」了一聲！

秋霜看得大驚，急忙伸手按住他的肩頭，輕聲道：「雲公子你傷還沒好，動不得。」

雲飛白想問她這是什麼地方，自己怎會到這裡來的？那知連話也說不出口，只是「啊」了一聲！

秋霜忽然臉頰一紅，羞急的道：「對不起，小婢忘了給公子合上下齶了。」

急忙伸手在他下頦一托，合上了下齶。

原來她在餵藥之時，把雲飛白下齶卸了下來，方才因雲飛白醒來，心頭一喜，竟然忘記合上了。

這時春雨已像一陣風般從隔壁房中奔了過來，一臉欣喜的道：「雲公子，你總算醒過來了，主人今天一清早，要小婢來看過幾次了，你一直沒醒過來，主人不知有多焦急呢！」

雲飛白經過這一陣工夫，已可漸漸想起，自己和藍如玉夜入一處莊院救人，自己正在和玉女雙嬌在屋上激戰，藍如玉上來要自己快走，兩人循原路退出，在牆外遇到七個面目冷森的灰衣人，藍如玉被一個矮胖灰衣人一掌震飛，自己也只覺胸口中了一掌，後來是什麼人把自己救來的？心頭却是一片茫然。

心中想著，不覺急忙問道：「藍兄沒負傷麼？」

「主人如果沒負傷，早就來看你了。」

春雨神秘一笑，接着道：「她只是比公子醒得早，昨晚就醒過來了。」

雲飛白吃驚道：「這麼說，藍兄也傷得很厲害了？」

春雨吐吐舌尖，說道：「被『混元摧枯掌』擊傷，怎麼會不厲害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是二位姑娘把我們救來的了？」

春雨抿唇笑道：「我們那有這麼大的能耐，能救得了主人和雲公子？」

她忽然低「啊」一聲，急急說道：「小婢要去回報主人，雲公子精神好像很好了。」

說完，一個旋身，像蝴蝶般翩然飛出房去。

雲飛白望望秋霜，問道：「秋霜姑娘……」

秋霜低低的道：「雲公子叫小婢秋霜就好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想問姑娘，那是什麼人把在下救來的呢？」

秋霜道：「是管姑娘。」

雲飛白奇道：「管姑娘又是誰呢？」

秋霜道：「小婢只知道她叫管姑娘咯！」

雲飛白聽得愈奇，問道：「這位管姑娘如何救了我和藍兄呢？」

秋霜道：「小婢和春雨原是奉主人之命，在圍牆外接應的，後來管姑娘走來告訴小婢二人，說今晚形勢十分險惡，要小婢二人躲入竹林，不聽到簫聲，不可出去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們和管姑娘是從前就認識的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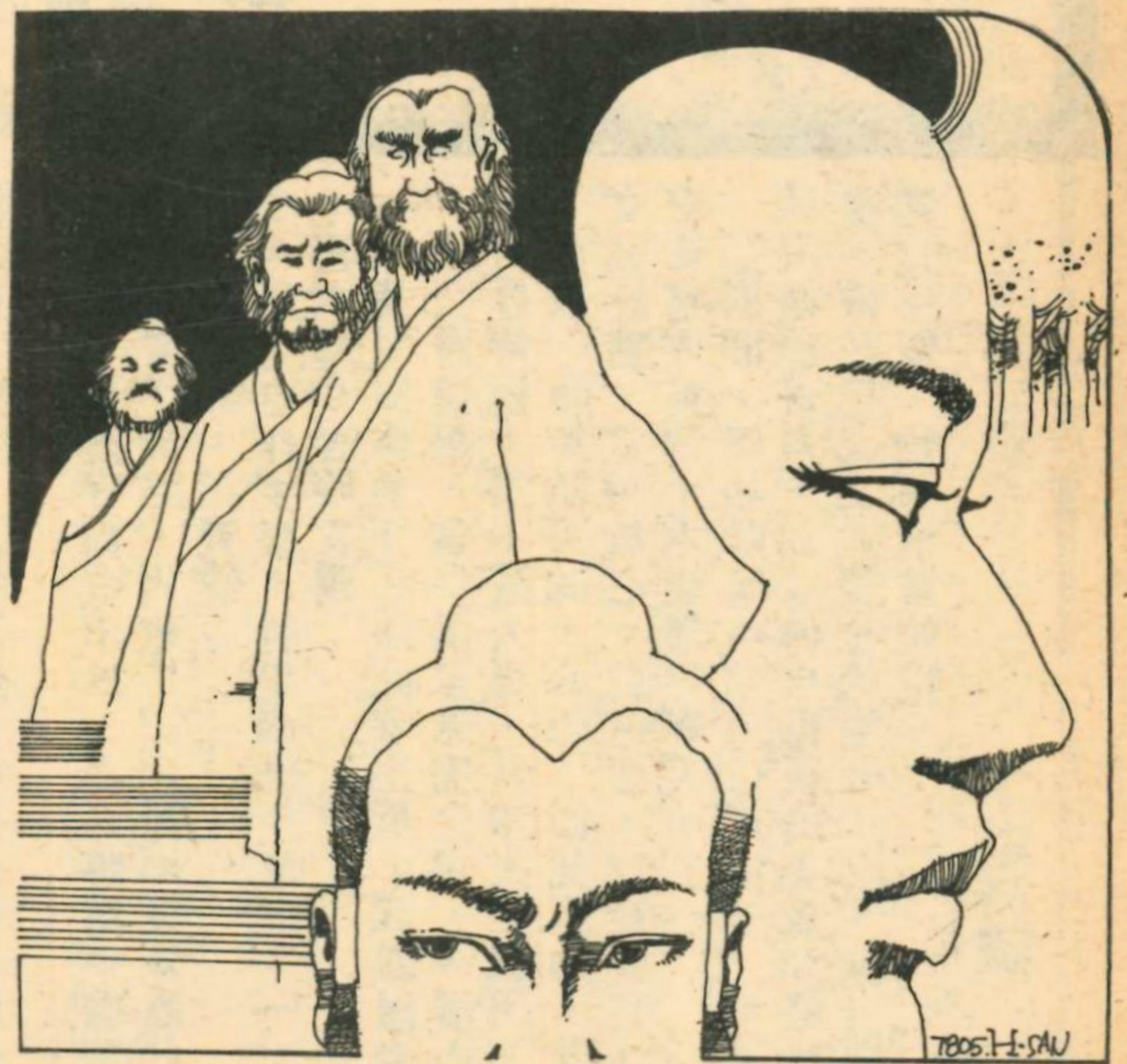
秋霜道：「不認識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們從前既不認識管姑娘，怎麼會相信她的話的呢？」

秋霜道：「就是咯，小婢當時心裡也這麼想，我們既不認識她，怎好相信她的話呢？但說也奇怪，我們聽了管姑娘的話，就覺得她說出來的話，千眞萬確，非相信她不可，就這樣小婢二人就悄悄的退入竹林，伏下身來，她要我們不論遇見什麼，不可妄動，我們就眞的一動也不敢動。」

雲飛白覺她說得天眞，不禁笑了笑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秋霜道：「後來圍牆裡面響起了一陣竹哨之聲：：：：」



雲飛白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那竹哨聲我們也聽到了，那時我和藍兄已循着原路退出，快要到圍牆了。」

秋霜道：「就在那竹哨聲響起的同時，小婢就看到牆外忽然多了七個人，小婢二人看得不禁大吃一驚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們知道那七個灰衣人是誰麼？」

秋霜神色微變，說道：「小婢不……不知……道……」

雲飛白沒有注意她的臉色，又問道：「妳們看到藍兄和我都中了矮胖老人一掌？後來呢？」

秋霜似乎猶有餘悸，說道：「看到了，小婢二人心頭大急，只聽管姑娘的聲音在小婢二人耳邊響起，要我們千萬不可妄動，後來簫聲果然響了，那七人忽然掠空飛射而去，管姑娘就要我們趕快出去救人，她就領着我們到這裡來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那管姑娘人呢？」

秋霜道：「管姑娘昨晚就走了，她交代小婢，轉告主人和雲公子，只管安心在這裡養傷，等傷勢好了再走不遲，這裡決不會有人來侵擾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管姑娘是怎樣一個人呢？」

秋霜道：「她年紀不大，大概和主人差不多，最多也不過大一二歲，看去身體很孱弱，臉色有些蒼白，穿的是一身白衣……」

她忽然低「哦」一聲，又道：「她還有一支白玉簫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簫聲就是管姑娘吹的了？」

秋霜道：「大概是吧！」

雲飛白又道：「這裡又是什麼地方呢？」

秋霜道：「這裡沒有地名，離甘家莊和那座莊院，約莫有十來里路，是在一座小山後面，地勢很隱僻。」



●秋霜道：「她年紀不大，大概和主人差不多，最多也不過大一二歲，看去身體很孱弱，臉色有些蒼白，穿的是一身白衣……」

雲飛白攢攢眉道：「只有十來里路，賊人還會找不到麼？」

秋霜笑了笑道：「管姑娘說這裡很安全，那一定是很安全的了。」

她好像對管姑娘說的話，十分信服。

雲飛白還想再說，只見春雨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雲公子，主人說的，你重傷初癒，還是先休息一回吧，話說多了，會傷神的。」

一面朝秋霜叱道：「妳怎麼老是和雲公子說個沒完？」

秋霜粉臉一紅，低低的道：「是雲公子問我的咯！」

雲飛白忙道：「是我問秋霜姑娘的，妳也不用責備她了。」

春雨道：「雲公子快不可說話了。」

雲飛白也確實感到有些累了！身子一動，就覺得胸口隱隱疼痛，這就緩緩閉上眼睛，默運內功，調理氣機，但眞氣一經運到胸口，還是感到並不舒暢，而且胸骨之間，也有些隱痛，顯見傷得極爲嚴重，心頭不禁大爲凜駭，那矮胖老人這一掌，竟有如此厲害！

哦！方才好像聽春雨說過，自己中的是「混元摧枯掌」，這名稱自己好像聽誰說過？想着，想着，竟自沉沉睡去。

待得醒來，已是午牌時光，秋霜看他醒轉，立即含笑道：「雲公子，你醒來了就好，該服藥了呢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服的藥，也是管姑娘留下的嗎？」

秋霜道：「是啊！管姑娘說，服了這三顆丹藥，再有三天靜養，就可完全復原了。」

口中說着，取過一隻瓷碗，把一顆丹藥，用水調開，然後走近榻前，側著身子坐下，靦覥一笑道：「公子動彈不得，還是由小婢來餵你服吧。」

她用小匙舀著化開的藥水，一匙一匙餵他服下。雲飛白自知確實無法動彈，也只好由她餵了。

秋霜昨晚已經餵過他兩次，那是雲飛白尚在昏迷之中，倒也沒有什麼，這回他睜著眼看着自己，她究是小姑娘家，這樣面對面的餵他服藥，縱然是奉了主人之命來伺候他的，也總是有些羞意，好不容易把藥水餵完，已經心跳面赤，手心都沁出了汗來。

雲飛白忙道：「秋霜姑娘，謝謝妳了。」

「不用謝。」秋霜低着頭，嫣然一笑道：「服了藥，藥力很快就會發散，那就不可再說話了，不然，小婢又要挨駡了呢！」

收過藥碗，轉身往外行去。

藥力果然很快就發散了，雲飛白自己可以感覺到胸口傷勢，漸漸的舒暢安適，於是又朦朧睡去。

下午，雲飛白的傷勢，果然大有起色，胸口已經不再疼痛，自己能够支撐着坐起。

隔壁房中的藍如玉，傷勢好得比他還快，下午已可起床，由春雨扶著她在房中走動了一回，就要春雨扶她到雲飛白房裡來。

雲飛白一眼看到藍如玉走來，連忙叫道：「藍兄傷勢好多了麼？」

藍如玉臉色蒼白，但看到雲飛白臉上就有了笑容，只是笑容一現即斂，攢攢眉道：「雲兄重傷初癒，怎麼就坐起來了，快躺下才是。」

「不要緊，在下已經睡了一天，坐一回才舒服。」

雲飛白笑了笑道：「妳呢，妳不是重傷初癒，應該多休息，怎好起來走動？」

兩人說的，都是關切對方的話。春雨、秋霜不禁相視一笑。秋霜急忙拉過一把椅子，讓藍如玉坐下。

藍如玉蒼白的臉上微現紅暈，說道：「我傷得比你輕，我昨晚就醒過來了，你一直到今天早晨還沒清醒，眞把人急死了，唉，昨晚若是沒有管姑娘的『九轉奪命金丹』，我們只怕再也活不成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看到管姑娘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藍如玉微微一笑道：「她救了我們的命，却悄然走了，但我相信我們總會遇上她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藍兄傷勢雖已大好，還宜運功調息，那就可以好得快些。」

藍如玉嗤的笑道：「我方才就是在運功咯，運了一回功，才下來走走，一天沒見到雲兄了，僅憑春雨來告訴我，雲兄傷勢也大有起色，我還是不放心，所以要自己來看看。」

雲飛白心中又是感激，又是欣喜，忍不住道：「謝謝妳，藍兄如此關切，在下……在下眞是過意不去。」

春雨道：「方才主人要小婢煮了一鍋稀飯，現在快涼了，雲公子一天沒進食了，小婢就去端來。」

秋霜忙道：「我也去。」

兩人藉故走出，藍如玉臉上不禁飛起一片嬌紅，雲飛白也有些訕訕的不好意思，反而說不出話來。

藍如玉輕輕歎息一聲道：「甘姑娘沒有救成，我們却都負了傷，眞沒料到事情竟然愈來愈棘手了！」

雲飛白望著她問道：「藍兄，妳認識那七個灰衣人麼？」

藍如玉沒有回答，只微微的搖了搖頭。

春雨、秋霜已經端了一鍋稀飯，和幾碟小菜進來。秋霜移過一張小桌，放到床前，然後就裝好了兩碗稀飯，侍候著雲飛白坐到床邊，和藍如玉共進稀飯。

幾碟小菜是蝦米拌鹹菜末、油炸小魚、筍乾燉火腿、油炸花生米，都做得極爲可口。

兩人一天沒進飲食了，自然吃得津津有味，雲飛白一口氣吃了三碗，意猶未盡。

藍如玉也吃了兩碗，她臉上一直含著欣喜之色，連眼光中也露出綿綿情意，和發自內心歡喜的光芒。

飯後，春雨扶着她回房休息，秋霜也扶著雲飛白睡下。

經過兩晚調治，第二天雲飛白的傷勢，果然又有了顯著的進步，他已不須秋霜扶持，可以自己下床行走了。

他在榻上運了一回功，氣轉百穴，自己可以感覺得到一身功力，大概已恢復了五成光景。

這一天，藍如玉和雲飛白除了吃飯，都各自在房裡運氣練功，希望早些恢復功力，就可及早離開這裡。

藍如玉、雲飛白的傷勢，好得比預期還快，照說，春雨、秋霜兩人應該高興才對，但她們兩個從今天早晨開始，就有些憂心忡忡的樣子！

雖然她們在藍如玉、雲飛白面前，臉上帶着歡笑，不敢流露出半點來，但勉強的笑容，總是不開朗的，連眉結都未必解得開！

而且只要走出房間，兩個人就竊竊私語，好像怕兩個房間裡的人聽到一般！

她們這樣鬼鬼祟祟的行動，讓雲飛白在無意中發現了，他心中暗自覺得奇怪，忖道：「春雨、秋霜是藍兄的心腹使女，她們行動這般鬼祟，究竟爲了什麼呢？」

疑念一起，待得秋霜走出房去，也就悄悄下床，悄悄的跟了出去。

這時，已是傍晚時光，春雨正在廚房裡燒菜，秋霜迅疾閃進廚房，就悄聲問道：「現在怎麼樣了，是不是還是那個人？」

春雨搖搖頭道：「我看情形不對，只怕他們會在今晚動手。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秋霜神色緊張的道：「我聽主人和雲公子都說過，目前他們功力最多也只恢復了五成左右，萬一……萬一……唉！佟總管也眞是的，照說就是我們不留下記號，他們也應該找來了，妳早上出去留了記號，他們竟然一點消息也沒有，眞急死人了！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聽她們口氣，好像發現了敵踪！」

就在此時突見人影一閃，藍如玉已經跨進廚房，問道：「春雨、秋霜，妳們在說什麼？」

春雨、秋霜一眼看到主人，不由得機伶一顫，異口同聲的道：「沒……沒什麼……」

藍如玉臉色一沉，喝道：「春雨，妳說。」

春雨打了一個哆嗦，說道：「眞的沒什麼嘛！」



●秋霜迅疾閃進廚房，就悄聲問道：「現在怎麼樣了，是不是還是那個人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妳們說的話，我都聽到了，妳還敢欺瞞我？」

春雨只得低著頭道：「事情是這樣，小婢昨晚發現有人在遠處監視咱們這幢茅屋，今天早晨，小婢到屋外去拔菜，又看到前面山坳間也有一個人影，遠遠的監視著我們，這就和秋霜說了……」

藍如玉道：「妳爲什麼不告訴我？」

春雨道：「主人重傷初癒，這種事自然不能告訴妳了。」

藍如玉問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春雨道：「後來小婢到山下去買米，悄悄放出了咱們的記號，希望佟總管會及時趕來，但直到現在還不見他趕來，對方的人，好像增多了，小婢怕他們今晚會有舉動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他們人在那裏？我出去看看？」

春雨、秋霜同聲勸道：「主人，妳不能出去。」

藍如玉當然不會聽她們的，推開兩房木門，大步走了出去，舉目四顧，並不見什麼人影，但目光一轉之間，却發現門框左首貼着的一張白紙。

紙上畫了一柄長劍，劍鐔上（即劍首，是劍柄後穿穗處）畫了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。

「這自然是敵人留的記號了！」藍如玉口中沉哼一聲，舉手就把那張紙條撕了下來，擲到地上。

春雨看得心頭大急，忙道：「主人，撕不得！」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

10

東方玉／文　黃憲鐘／圖

前文提要：

雲飛白醒來，覺胸骨劇痛，秋霜告知係「混元掌」所傷，藍如玉位鄰室，傷亦不輕，幸爲管姑娘所救。養傷二日，始可下榻行走，雲發現春雨、秋霜二婢，竊竊私語，謂農舍外已被人監視，頗爲憂急，藍出，覩門上貼一紙，畫玫瑰劍，意爲賊留記號，舉手撕下，春雨急呼：「撕不得」。



撕不得，已經撕下來了！

藍如玉用力往地上一擲，氣憤的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春雨慌慌張張從地上把撕破了的白紙拾起，說道：「這是管姑娘臨走時交代小婢貼在門上的，萬一敵人發現了咱們的行蹤，但看到這張紙，也決不敢進入屋去。」

藍如玉不信的道：「一張紙上畫了一把劍，就有這大的威力麼？」

「有！」有人應了一聲，緩步走來，一面接著說道：「因爲它代表了一個人。」

藍如玉回頭看去，只見這說話的是個身穿湖縐長衫的禿頂矮胖老人，不覺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矮胖老人微微一笑，就裂開了一張大咀，說道：「老夫莫元奇，妳聽人說過過吧？」

藍如玉自然聽人說過，莫元奇外號癩蝦蟆，是「南山十戾」之一。

說起南山十戾，兇名久著，還在「北嶺七星」之上。昔年南山十戾橫行江湖的時候，中原各大門派都不敢輕攖其鋒，後來他們實在鬧得太兇了，經七大門派聯合圍捕，七大門派高手，在這一役中傷亡慘重，十戾也十去其四，餘下六人全負了傷，才逃出重圍。

據說當他們逃到九宮山，看中了一處山谷，那谷中原先隱居有一家人家，六戾不問青紅皂白，見人就下毒手，等到主人聞聲走出，已被他們連傷了一個老僕，兩個童子。

那主人看去年紀不大，是個中年文士，睹狀大怒，問明來歷，才知這六人是江湖兇人，雙方一言不合，動起手來，六戾眼看那隱士武功極高，六人聯手，結果還被中年文士當場擊斃了三個，其餘三人總算逃得快，才保全了性命。

於是「南山十戾」，剩下的只有三戾了。這三人當然不敢再在江湖露面，消聲匿迹了將近二十年。

若非矮胖老人自報名號，藍如玉再看他長相，生得頭肥腿短，走起路來，八字腳一爬一爬，煞像癩蝦蟆，眞還想不起來。

這時雲飛白和秋霜，也已聞聲走出。

藍如玉想不到「南山十戾」的癩蝦蟆莫元奇，會在此地現身，心頭雖然暗暗震驚，但却力持鎭定，一面問道：「前輩說的這張紙代表了一個人，那是什麼人呢？」

莫元奇眼看她聽了自己名號，只有眼神中露出一絲驚色，不覺呵呵笑道：「它代表什麼人，現在已經並不重要了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前輩此話怎說？」

莫元奇得意的道：「因爲……唔，哈哈！因爲老夫已經來了。」

這話從他口氣之中，依然可以聽出，那是因爲這張紙已經被藍如玉撕破了；但他「唔」了一聲之後，却改了口氣，說成「他已經來了」。

藍如玉聰明絕頂，怎會聽不出莫元奇的口氣不善？但她因自己和雲飛白重傷之後，體力尚未完全復元，就算合自己四人之力，只怕也不是人家的對手，因此不想和對方決裂，依然含笑問道：「前輩這話，我還是聽不懂。」

莫元奇自持身份，不好立卽出手，聞言裂嘴一笑道：「老夫是說，老夫趕來了，這張紙貼在門口，也未必管用。」

藍如玉望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這麼說，前輩是趕來幫我們的了。」

他當然不會來幫自己的，藍如玉只是想拿話套住他而已。

「哈哈！老夫和你們素不相識，怎會趕來幫你們？」莫元奇裂著大咀，說道：「不過妳這娃兒很會說話，妳可就是厲山君的乾女兒麼？」

藍如玉忙道：「前輩和義父原來是舊識。」

「唔！」這回莫元奇倒是並不否認，口中沉「唔」了一聲，才道：「老夫看在妳義父面上，也不難爲於妳，妳跟老夫走吧！」

藍如玉道：「前輩要我到那裡去？」

莫元奇道：「妳跟老夫走就是了，何必多問？」

藍如玉心知無法再拖下去了，淡淡一笑道：「莫前輩既和我義父相識，又是江湖前輩，藍如玉對你自然十分敬重，但前輩如果自覺身份甚高，技壓羣倫，咱們就應該束手聽命，那就錯了。」

莫元奇睜着一雙金光熠熠的小眼，朝四人一掄，嘿然道：「怎麼？你們還想頑抗？」

藍如玉冷然道：「不是我們頑抗，是前輩以大欺小，以强凌弱。」

「利咀丫頭！」

莫元奇臉上微有怒意，嘿然道：「老夫話已說完，也曾好言相勸，是妳不肯跟老夫走，老夫心意已到，日後傳出江湖，也不能怪老夫欺負妳了。」話聲出口，人已跟著跨上一步，右手一探，朝藍如玉抓來。

他平時走路，划著八字脚，看去臃腫笨重，舉步艱難，但這回一步跨來，身子就顯得異常輕快，尤其這一舉

手間，五道指風已經籠罩了藍如玉身前五處大穴，教人如何閃避，也逃不開對方一抓之勢。

春雨、秋霜在莫元奇和主人說話之時，早已手按劍柄，暗作戒備，此時見他突然出手，襲向主人，不約而同口中一聲嬌叱，兩支長劍雙雙出鞘，精光一閃，同時朝莫元奇刺去。

兩人護主心切，這一劍自然刺得又急又猛，十分凌厲。

莫元奇口中哼了一聲，也不閃避，伸出去的右手忽然收回，一圈推出，左手同樣一圈，似挽非挽，雙手輕輕一合，手法十分奇怪。

春雨、秋霜兩支長劍本來向他刺去的，這回兩人身子好像經人牽動，不由自主的一側，春雨的劍勢，忽然刺向了秋霜，秋霜的劍勢，也刺向了春雨。

這下兩人同時大吃一驚，此時要待躍開，都已不及，危急之中，慌忙撒手拋劍，「嗆啷」兩聲，兩柄長劍同時落到地上，兩人撞了個滿懷，才算沒傷到人。

莫元奇哈哈一笑，他合到胸前的雙手，隨著笑聲，大袖一斗，兩手驟然朝前拂起。



莫元奇哈哈一笑，他合到胸前的雙手，隨著笑聲，大袖一抖，兩手驟然朝前拂起……

春雨、秋霜撞了個滿懷，腳跟還沒站穩，他大袖之風已經拂到，將二人拋出去尋丈之外。

藍如玉心知今晚已無法善了，在對方收回手去的一刹那間，也已抽出了長劍。

雲飛白也已閃身而出，喝道：「藍兄，讓我來對付他。」

藍如玉知道他武功不如自己，如今功力未復，自然更不是對方的對手了，這就柔聲道：「雲兄且替我掠陣，還是由我來出手的好。」

春雨、秋霜在地上翻了一個觔斗，一躍而起，兩道人影快速的奔回，各自從地上拾起長劍，又待朝莫元奇攻去。

藍如玉喝道：「妳們退下。」

春雨、秋霜不敢違拗，只得悻悻退後了幾步。

莫元奇裂開大咀，看了藍如玉手中長劍一眼，笑道：「妳要和老夫動劍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實逼處此，我也只好對前輩無禮了。」

莫元奇道：「也好，妳不妨刺幾劍試試，等妳自知不行，再跟老夫走不遲。」

藍如玉抱劍一禮道：「晚輩那就有僭了。」長劍一起，偏身發劍，一劍斜刺出去。

莫元奇身子不動，只是左手衣袖一揮，一點袖角朝藍如玉劍尖上迎來。

藍如玉知他武功甚高，自然不敢和他硬接，急忙身形一偏，抽劍閃開。說她閃開，無寧說她是換了一個角度，又是一劍振腕刺出。

不！她身法輕捷，這一劍堪堪刺出，身子一偏，又換了一個方位，一劍急刺而出。她身形不停的變換方位，一劍接一劍的刺出，愈轉愈快，愈刺愈急，人影遊走，好像有四五個人，圍莫元奇掄劍便刺。

莫元奇身子站著不動，只是把一雙衣袖左右前後擺動，兩點袖角好像長著眼睛一般，妳劍尖刺到那裡，它就跟著迎到那裡，居然絲毫不爽！

藍如玉這一輪急攻，竟然沒有一刀刺得進去。

莫元奇哼道：「小丫頭，妳已經刺了一十九劍，難道還沒試出來麼？還不快快住手，跟老夫走吧！」

藍如玉沒有作聲，右臂連揮，長劍刺得更快。

雲飛白手中緊握著劍，目不轉睛的看著藍如玉。因為藍如玉重傷初癒，十幾劍刺下來，已經感到有些不支，嬌喘吁吁，雙頰已飛紅，粉額上也已隱有汗光！

雲飛白擔心她會支持不住，心中正在思索著自己該不該上去？心頭這一緊張，劍握得更緊，握劍右手也隨著有些顫動。

莫元奇向他橫了一眼，冷哼道：「小子，要一起來，就來試試好了。」

雲飛白實在有些忍不住了，口中大笑道：「在下恭敬不如從命。」

突然飛身躍起，一招「峨嵋望月」，劍勢一送，向莫元奇右肩刺去。

就在他長劍堪堪刺到，耳中就聽到「叮」的一聲輕響，對方一角袖角，已經拂上劍尖，直震得雲飛白右臂發麻，劍尖被直盪開去。

雲飛白大吃一驚，怕對方使後着追擊，急忙飛身躍開，心中暗道：「自己已經看了半天，藍兄連番發劍，就是因為功力不如對方，才避免和他衣袖接觸，自己一上場，怎地就忘了避重就輕？」

心念閃電一轉，人已再次撲上，舉劍朝他後心襲去。

莫元奇聽到背後金刄破空之聲，竟不回頭，左手衣袖朝後揮來。

雲飛白出手第一劍差點就吃了大虧，這回自然學乖了，沒待對方衣袖拂到，劍勢立變，人已很快閃開，又是一劍刺了出去。

他練的峨嵋「亂披風劍法」，本以快速著稱，劍法展開，東一劍，西一劍的亂劈，好像毫無路數可言，但在此時使來，就最恰當也沒有了。

藍如玉一上手，就自知功力和對方懸殊，每一劍刺出，都避免和對方衣袖接觸，只是仗著輕身功夫，在飛旋閃避中發招，但因對方兩隻衣袖就像兩點流星，飛來飛去，十分靈活，不但長劍攻不進去，早已打得香汗淋漓，嬌喘細細。

這回雲飛白加入之後，莫元奇兩點衣袖，要分出去對付雲飛白的攻勢，壓力登時鬆了許多，精神不由一振，劍法忽然一變，使出「七逆劍法」，跟著揮劍旁擊，出手相助。

這「七逆劍法」，逆進逆出，和一般劍法，大異其趣，所謂逆進，就是在敵人攻出的時候，你乘隙抵暇，乘勢逆進，所謂逆出，就是在敵人攻出的招式，將收之際，你一收即攻，收要收得比對方還快，那麼在對方收回之際，你已隨著對方之收，攻了進去。

這一套劍法，在這時候使來，也正好和雲飛白互相配合。

兩人並不正式和莫元奇拼鬥，只是東閃西竄，到處亂戳。

莫元奇原意，這兩人年紀極輕，武功有限，和他們動手，不需幾招，就可把他們拿下，沒想到兩人始終不肯和他正面拼鬥，只以小巧功夫，避重就輕，纏鬥不已，尤其一個使的是「七逆劍法」，大異常規，一個使的是峨嵋派「亂披風劍法」，這一邪一正，兩種劍法，聯起手來，倒也不好應付。

他一雙衣袖，忽左忽右，使得興起，口中大笑一聲道：「你們兩個娃兒聽著，老夫要在三招之內，把你們拿下……」

藍如玉在他說話之時，右腕疾振，一劍逆出，隨著他收回左袖之際，朝他左脅「弔筋穴」刺去。

雲飛白同時使了一招「春風舞柳」，一縷劍光，從對方右手衣袖下翻起，刺向他右腰「捉命穴」，這兩劍兩人都使得快逾閃電，但聽「嗤」「嗤」兩聲，兩劍分毫不差，一齊命中。

那知長劍刺在莫元奇的身上，竟如刺在鐵石之上一般，再也刺不進去。原來莫元奇練的是「蝦蟆功」，只要一鼓氣，就氣佈全身，刀劍不入，難以傷得了他。

藍如玉、雲飛白眼看自己這一劍已經刺中對方要害，自然要全力送出，但前面劍尖已經刺不進去，後面還在全力挺送，兩柄劍登時刺得彎了。



莫元奇右手一抖，往外揚起，雲飛白連劍帶人，就像稻草一般「呼」的一聲凌空飛了出去……

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，莫元奇又是一聲大笑，從他大袖之中，倏地伸出一雙又白又胖的手來，十指一攏，一下就握住了兩人抵在他脅下的雙劍。

右手一抖，往外揚起，雲飛白連劍帶人，就像稻草人一般，「呼」的一聲凌空飛了出去，砰然摔落到一丈外的草地上。

藍如玉長劍被他左手捏住，心頭大驚，立即右手一鬆，放棄長劍，身子在地上連打了兩個滾，才滾出去一丈來遠。

春雨、秋霜一直站在一旁凝視觀戰，這時眼看情勢危急，那計厲害？兩人同時嬌叱一聲，飛身迎出，兩柄長劍交叉劃起，急刺出去。

她們自然看到雲飛白和主人的長劍，明明刺中莫元奇身上，但卻刺不進去，連劍都刺彎了，這矮胖老賊身上，豈非練有「金鐘罩」、「鐵布衫」一類的橫練功夫？強將手下無弱兵，兩人武功原也不弱，何況平日聽也聽得多了，因此她們不約而同想到了要攻敵人最脆弱的地方。

嬌叱乍起，春雨右腕一振，使了一招「畫龍點睛」，飛洒出兩點劍光，分取莫元奇雙目。

秋霜使了一招「龍頦割鬚」，一點劍影，直奔莫元奇咽喉。

這兩劍她們救主心切，自然全力施為，不僅快捷無比，也使得十分毒辣，相當凌厲。

莫元奇厲笑一聲道：「妳們找死。」雙手箕張，朝刺來的兩柄長劍捉來。

他出手何等快速，雙手五指一攏，便已抓住了兩支劍尖，隨著笑聲，疾然朝前一送，兩個劍柄，同時擊中兩人肩頭。

春雨、秋霜口中同聲悶哼，往後連退了兩步，依然站立不住，「砰」「砰」兩聲，朝地上跌坐下去。莫元奇雙手一抖，又是「拍」「拍」兩聲，兩柄長劍立被齊中震斷，擲到地上。

這段時間，說來話長，其實只不過是莫元奇摔出雲飛白、和藍如玉就地滾出，不過前後一瞬間的事。

莫元奇拍拍雙手，跨着八字脚，大步朝藍如玉逼去，口中沉聲道：「小丫頭，妳現在可以跟老夫走了吧？」

藍如玉滾出去的人，堪堪一躍而起，口中嬌喘了兩聲，突然一言不發，雙手連揚，但見一連串飛射出紅、藍、白、黑、黃、綠、紫七支小劍，精芒電射，分襲莫元奇七竅！

這一下相距既近，取穴自然奇準，更何況「七色劍」上淬有奇毒，只要劃破一點皮肉，就會毒發，非藍如玉獨門解藥不救。

莫元奇看她發出「七色劍」，取他七竅，不覺臉色一變，大喝一聲，左手大袖猛地揮起，把七支小劍一齊震飛，右手振腕一指，點中藍如玉「肩井穴」。

藍如玉雙脚一軟，往地上栽倒。

莫元奇一陣尖笑，笑聲中充滿了陰森森的寒意，舉步跨上，伸出大手就往藍如玉抓去。

雲飛白重傷初癒，經過連番出手，體力已感不支，方才被莫元奇抖腕震飛出去，摔到地上，就覺得雙眼一黑，幾乎昏厥。

他緩緩吸了一口氣，略為調息，睜開眼來，就看到莫元奇俯身朝藍如玉抓去，心頭這一急，非同小可，急忙挺身躍起，揮手一劍，朝莫元奇手臂砍去。

莫元奇哼了一聲，手臂一格，便把長劍格了開去。

雲飛白突覺胸口一震，禁不住吐出一口鮮血。

藍如玉穴道被制，眼看雲飛白為了搶救自己，被莫元奇震傷，吐出血來，一定傷得不輕，心頭甚是不安，慘然道：「雲兄，咱們認栽啦，我……我跟他去……你自己保重……」。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

文／東方玉●圖／黃憲鐘

11

前文提要：藍如玉撕下門上畫有玫瑰劍紙條，癩蝦蟆莫元奇突現身，要藍隨其去藍與雲飛白聯手，莫將雲震退，一指點中藍穴道，雲急起護藍，莫以手格劍，雲張口吐血，藍見雲負傷，謂願隨莫去，囑雲保重。

懲罰癩蝦蟆

「哈哈！」癩蝦蟆莫元奇大笑一聲道：「小丫頭，妳以爲老夫會放過他麼？」

藍如玉情急的道：「我答應跟前輩去了，你就讓他走吧！」

莫元奇道：「不行，這小子很會搗亂，他也非跟老夫去不可。」

藍如玉淒涼一笑道：「前輩那是不答應了。」

「妳想想就知道。」

莫元奇道：「妳這請求，老夫礙難答應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前輩不答應，我也不能跟你去了。」

「妳不去？」

莫元奇大笑道：「妳能作得了主嗎？」

「前輩最多扛着我的屍體去。」

藍如玉堅決的道：「因爲我可以自絕於此」。

「不！藍兄不可出此下策。」

雲飛白舉袖拭拭咀角間的血迹，朝莫元奇大聲道：「我願意跟你去了。」

藍如玉目中隱蘊淚珠，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不能去。」

「這是我自願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藍兄可以跟他去，我爲什麼不能跟他去呢？」

藍如玉心頭暗暗着急，痛苦的道：「你眞的不能去……」

莫元奇聽得不耐，用手搔搔頭皮，哼道：「你們兩個眞是嚕唆透頂！」

突然雙手連彈，他怕藍如玉眞的嚼舌自盡，出其不意，點了她「瘂門穴」，左手中指彈出一縷指風，點了雲飛白的穴道，回頭朝春雨、秋霜二人大聲喝道：「妳們兩個過來。」

春雨、秋霜各自手仗長劍，說道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

莫元奇道：「妳們一人抱一個，隨老夫走。」

春雨道：「我們爲什麼要聽你的？」

莫元奇道：「妳們如敢不聽老夫使喚，老夫就先廢了妳們主人的武功。」

春雨吃了一驚，急道：「你不能這樣做。」

莫元奇陰惻惻道：「妳們那就乖乖的抱起他們，隨老夫走。」

秋霜朝春雨霎霎眼睛，說道：「好吧，我們就聽他的。」

春雨立時會意，兩人果然收起長劍，走了過來，一個抱起一個。

秋霜抱起雲飛白，就嬌聲道：「你要我們跟你走，那你就該走在前面呀！」

莫元奇嘿然道：「妳們兩個丫頭，莫在老夫面前掉什麼槍花，乖乖的跟老夫來。」

說完，果然舉步朝前走去。

春雨問道：「你要到那裡去呢？」

莫元奇道：「妳們不用多問，只要跟老夫來就是了。」

春雨、秋霜突然相互使了一個眼色，兩人一下縱身掠起，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，用出全身力氣，飛奔出去。

「哈哈！」莫元奇縱聲大笑，身如大鵬凌空，飛撲而起！

只聽有人嬌叱一聲：「慢點！」

山徑上出現了一個青衫少年，手持長劍，急奔而來，一面喊道：「春雨、秋霜，妳們不用逃啦，管姐姐來了。」

春雨、秋霜抱着人，縱使全力蹤掠，也不過奔出十丈來遠，她們當然也知道憑自己兩人決難逃得出癩蝦蟆的追蹤，她們只希望自己兩人中，有一個逃脫魔掌就夠了。

此時忽然聽說「管姐姐來了」，這是她們一直盼望着的人，心頭一喜，不覺全都脚下一停，回頭看去，來的是一個面目清麗的青衫少年，她們很快就已認出來人竟是甘明珠！

癩蝦蟆莫元奇身子飛起三丈來高，看去就像一個大肉團，他在空中輕輕一轉，嗖的一聲，落到地上。

春雨老遠的問道：「甘姑娘，管姑娘人呢？」

她不放心甘明珠。

甘明珠笑了笑道：「管姐姐馬上就會趕來的。」

莫元奇當然不怕春雨、秋霜逃走，何況她們已在十丈外停住了身，他一雙閃爍着金光的三角眼，朝甘明珠上下一陣打量，嘿然道：「這是一股什麼邪風，明明是小丫頭，却都要女扮男裝，穿得不男不女的。」

甘明珠望着他，冷冷的問道：「你就是癩蝦蟆麼？」

癩蝦蟆莫元奇，名列南山十戾之三，早在三十年前，就已縱橫江湖，他最討厭的就是有人稱他癩蝦蟆，就是二三十年前，也沒人敢當面這般叫他，甘明珠這句話，就觸犯了他的大忌！

只見他雙目突射兇光，面情獰厲雙手五指箕張，邁著八字脚跨上一步，冷厲的道：「小丫頭，妳死定了。」

甘明珠理也沒去理他，只是冷冷的道：「管姐姐要我問你，你敢撕下玫瑰劍令，是跟誰借了膽子？」

玫瑰劍令明明是藍如玉撕下來的，她却倒打一釘鈀，說成了是莫元奇撕的。

莫元奇不由一怔，愕然道：「妳說那張紙是老夫撕的？」

春雨雙手抱着藍如玉，站在十丈之外，立即接口道：「不是你撕的，還是誰撕的？」

秋霜也站在十丈之外，說道：「你撕了還想賴？眞是癩蝦蟆！」

莫元奇雙目兇光暴射，厲聲道：「小丫頭，妳說什麼？」

秋霜披披咀，哼道：「我說你撕了還想賴？」

「哈哈！」莫元奇聽得又氣又怒，仰首大笑一聲道：「就算是老夫撕的，又待如何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這是你自己說的，你承認了。」

她硬把撕玫瑰劍令這件事，裝在他頭上。

莫元奇怒笑道：「不錯，老夫承認了。」

以他的身份，到了此時，明明不是他撕的，他也非承認不可！

甘明珠冷然道：「管姐姐說的，你一定知道，撕毀玫瑰劍令，該當如何吧？」

莫元奇道：「老夫不知道。」

「好！」甘明珠應聲道：「那我告訴你，管姐姐說的，撕毀玫瑰劍令，自斷三指，你自己了斷吧！」

春雨得意的道：「對，自該要他自斷三指，活該！」

秋霜接口道：「應該要他自斷五指才行。」

莫元奇氣得臉色發青，厲笑道：「玫瑰劍令已有五十年不曾在江湖出現，妳是玫瑰劍的什麼人？」

甘明珠也不知玫瑰劍令是什麼？一時被他問得答不出話來。

「她是玫瑰劍令的執法使者。」一個清脆嬌柔的少女聲音，遠遠傳了過來！

春雨、秋霜看得大喜，同聲歡叫道：「管姑



娘來了！」

莫元奇忍不住回頭看去，只見山徑上正有一個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，飄然而來！

這少女看去不過十七八歲，生得清新絕俗，像含苞初放的白百合花，淡雅宜人，絲毫不帶人間烟火氣！

莫元奇看得大奇，這白衣少女飄然行來，就如一朵白雲，並未展絕輕功，但却有如行雲流水，以自己的眼力，竟然看不出她是否身懷武功？

白衣少女漸漸行近，她臉上帶着淡淡的笑容，朝春雨、秋霜問道：「他們怎麼啦？傷還沒好麼？」

她一開口，聲音柔和得使人如沐春風。

春雨、秋霜本來抱着人，一個往東，一個往西，各自掠出十丈開外，如今好像有人壯膽了，不待吩咐，又抱着人走回來。

春雨答道：「回管姑娘，主人和雲公子是被老賊制住了穴道。」

秋霜道：「好像還被老賊震傷了。」

「不要緊。」白衣少女嬌柔的道：「妳們把他們抱過來，給我看看。」

春雨、秋霜果然依言抱着兩人，走了過去。

白衣少女伸出一隻纖纖玉手，先用纖指連點了兩人幾處經絡，朝春雨、秋霜點頭道：「現在可以把他們放下來了。」

春雨、秋霜依言把兩人放到地上。

白衣少女俯下身去，纖手輕輕在兩人身上一拂。

藍如玉、雲飛白同時霍地睜開眼來，翻身坐起。

春雨歡欣的道：「主人、雲公子，是管姑娘救了你們。」

藍如玉、雲飛白但覺身上一輕，雙雙站起身來，拱手道：「多謝管姑娘施救。」

白衣少女嫣然一笑道：「不用謝。」

莫元奇一直沒有作聲，他是要看看白衣少女的手法，是以並未出言阻止，但看了白衣少女方才纖指連點，下手之處，根本不是什麼穴道，心中已是暗暗納罕，後來她只輕輕一拂，就解開了自己獨門手法制住的幾處穴道，心中更覺驚異，因爲她這輕輕一拂，也根本不是解穴手法，但藍如玉、雲飛白却已同時醒來，

莫元奇心中雖覺驚奇，但他成名數十年，豈會對一個白衣少女，一個喬裝男子的少女（甘明珠）放在眼裡，聞言嘿然道：「就憑來了兩個丫頭，也救不了他們。」

白衣少女回過頭來，她晶瑩如玉的臉上，不禁飛過一絲詫異之色，問道：「你還沒有走嗎？」

莫元奇大笑道：「老夫爲什麼要走？」

白衣少女緩緩的道：「那你願意接受撕毀玫瑰劍令的懲罰了？」

莫元奇大笑道：「什麼人能懲罰老夫？」

白衣少女笑容可掬的道：「自然是玫瑰劍令的執法使者了。」

「哦！」莫元奇這才想起剛才白衣少女說的第一句話來，她指那女扮男裝的小丫頭（甘明珠）是玫瑰劍令的執法使者，不覺回頭望了甘明珠一眼，怪笑道：「妳說是她？」

「嗯！」白衣少女柔聲道：「我說的自然是她了。」

「好！好！」莫元奇連說了兩個好字，伸手朝甘明珠一招，說道：「來，來，小丫頭，老夫讓妳砍上三劍，妳只怕也削不下老夫一片指甲來。」

白衣少女道：「你不還手？」

莫元奇大笑道：「老夫不攻她就是了。」

甘明珠自己也知道，藍如玉和雲飛白兩人聯手，都不是這隻癩蝦蟆的對手，自己自然更非其敵了。

白衣少女輕笑道：「這是你自己說的，說了可要算數？」

莫元奇道：「老夫說出來了，自然算數。」

白衣少女道：「我要她攻你三招，就可以削下你三根指頭。」

莫元奇道：「要是削不下呢？」

白衣少女道：「你不是要雲公子、藍姑娘跟你走嗎？如果她削不下你三根指頭，我們都跟你走，這樣可好？」

她說話之時，聲音又嬌又柔，稚嫩無邪，看去只是一個不懂世故的小姑娘，就像莫元奇這等成名多年的老魔頭，也對她莫測高深。

「好！」莫元奇頷首道：「就這麼辦！」

白衣少女笑了笑，朝甘明珠招招手道：「甘姑娘，妳過來。」

甘明珠依言走了過去。

白衣少女附着她耳朵，低低的道：「妳要替我去削他左手三個手指。」

甘明珠心頭甚是爲難，也低低的道：「管姐姐，我只怕不是他的對手。」

白衣少女低笑道：「做事要有信心，妳只要堅信一定可以削下他三根手指，就會削下來的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這不是信心的問題，我武功比他差得很遠……」

「不要緊！」

白衣少女道：「妳只要聽我的就是了，我要妳刺他那裡，妳就刺他那裡，這總會吧？」

甘明珠點頭道：「這個我會。」

「那就好了！」

白衣少女微微一笑，又道：「妳必須記住，和他動手，千萬不能用招式。」

「不用招式？」

甘明珠驚異的道：「用劍怎能不使招式呢？」

「用招式就落了下來。」

白衣少女輕輕的道：「我叫妳刺他那裡，妳舉劍就刺就好，旁的妳都不用管。」

甘明珠又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

白衣少女道：「好了，記着，妳上去第一劍出手，就刺他右肋『歸陰穴』，好，妳可以上去了！」

甘明珠一呆道：「就這麼簡單？」

白衣少女笑道：「出手攻敵，自然越簡單越好了，妳快去吧！」

莫元奇看兩人竊竊私語，不耐道：「妳們說好了沒有？」

白衣少女臉含嬌笑，說道：「好啦！甘姑娘，妳可以上去出手了。」

三招可以削下莫元奇三個指頭，不僅癩蝦蟆莫元奇不會相信，連雲飛白和藍如玉也極不相信，這時眼看甘明珠手持長劍，走了上去，幾個人的目光，全都眼睜睜的望着她。

甘明珠自己更是毫無把握，因爲管姐姐要她不使招式，舉劍就刺，這在她來說，自幼練劍，要她不使招式，上去就刺，她實在想不通。

如果不使招式，舉劍就刺，就能克敵制勝，還有誰去下苦功，練劍法？但她對管姐姐說的話，又不能不聽，因此，走是走上去了，心裡只是抱着姑且一試的心理，好在莫元奇說過不回手的。

不使招式，當然也用不着抱元守一、行氣運劍這一套了。

看看距離莫元奇已不過數尺，甘明珠腳下不由得一停，昂首道：「我要出手了！」

莫元奇早已等得不耐，哼道：「妳只管攻來好了。」

「好！」甘明珠好字出口，身形稍偏，舉手一劍，朝莫元奇右肋『歸陰穴』刺去。

她出手雖快，但只是隨手發劍，毫無招式可言。



莫元奇看得大奇，這白衣少女飄然行來，就如一朵白雲，並未展絕輕功，但却有如行雲流水……

藍如玉看她第一劍刺的毫無章法，不由暗暗攢了下眉，心想：「甘明珠一手『乾坤劍法』，還有幾分火候，像這一劍，簡直刺得一無可取，這樣刺法，就是再刺一百劍，也休想傷得這魔頭分毫！」

這一劍，莫元奇連身子都不須避讓，一動不動，坦然承受，讓她準準確確的刺在右肋「歸陰穴」上。

「篤！」劍尖刺上莫元奇「歸陰穴」，就像刺在鐵石上一般，直震得甘明珠手掌心隱隱生痛，腳下不禁後退了半步。

莫元奇連看也沒有看她，只是朝白衣少女道：「這算是第一劍了？」

「不錯。」白衣少女嬌稚一笑道：「這自然是第一劍了。」

莫元奇催道：「還有兩劍，叫她快些刺吧！」

甘明珠在後退半步之際，只聽管姐姐細如蚊蚋聲音在耳邊說道：「妳這一劍刺得很好，現在改刺他左喉『氣貫穴』，不過妳要記住，這第二劍，他依然不會閃避，但妳必須站穩，絕不能後退，在他口中叫出：『這是第二劍了』這幾個字的時候，妳立即舉劍上挑，點他左眼『睛明穴（左眼目內眥）劍上要用點力氣，而且要準備快速後退，切記，切記！」

甘明珠待她話聲一落，立即舉步跨上，長劍一振，又是一劍朝莫元奇急刺過去。

這一劍，當然還是不使什麼招式！

藍如玉看得大爲洩氣，她先前以爲管姑娘和甘明珠低低的說了一陣，一定面授機宜，教了她三招精妙劍法，那知甘明珠這前後兩劍，根本只是胡亂發劍而已！

雲飛白當然也看得大是不解，甘姑娘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「篤！」這一劍和第一劍沒有什麼不同，劍尖端端正正刺在莫元奇喉頭「氣貫穴」上。他練成「蝦蟆功」，頸如鐵石，自然不在乎妳毫無力氣的一劍了。

甘明珠一劍刺在像鐵石一般的喉嚨上，回震之力，使她掌心又感到一陣震痛，但她雙腳在跨上之時，早已站住了椿，是以並未因劍上受震而後退。

莫元奇又矮又胖，引頸受戮，連眼睛都沒霎一下，陰笑一聲道：「這是第二劍了……」

甘明珠等的就是他這句話，一言不發，暗暗勁運右腕，在他話聲甫出，突然振腕發劍，一點劍光，疾若流星，朝他左眼「睛明穴」飛射過去。

這一劍當然還是不成章法；但劍勢比方才兩劍，却快得幾乎增加了一倍！

這一劍，莫元奇也大感意外！不！他一張老臉，不由得驟然變色，左手一抬，閃電朝劍尖上劃出！

他練成了「蝦蟆功」，自然不怕劍刃鋒利，這一記他還是遵守承諾，不採攻勢，只是想把筆直點來的劍勢格開而已！

因爲他練「蝦蟆功」的竅門，就在「睛明穴」，他自然非加以保護不可了。

就在莫元奇左手抬起的一瞬間，白衣少女右手也抬動了一下，但此時大家目光都盯注在動手的二人身上，因此誰也沒有注意到她的舉動。

雙方動作，快得有如電光石火，甘明珠長劍點出，莫元奇左手也同時劃到，但聽莫元奇大吼一聲，迅疾後退。

甘明珠也緊記着管姐姐的話，急速向後退下。

原來這一劍，居然眞把莫元奇左手三個手指（小指、無名指和中指）一齊削了下來。

莫元奇面如噀血，雙目通紅，射出兩道稜稜兇光，又是一聲大吼，雙手箕張，活像一隻大蝦蟆似的凌空朝甘明珠當頭飛撲過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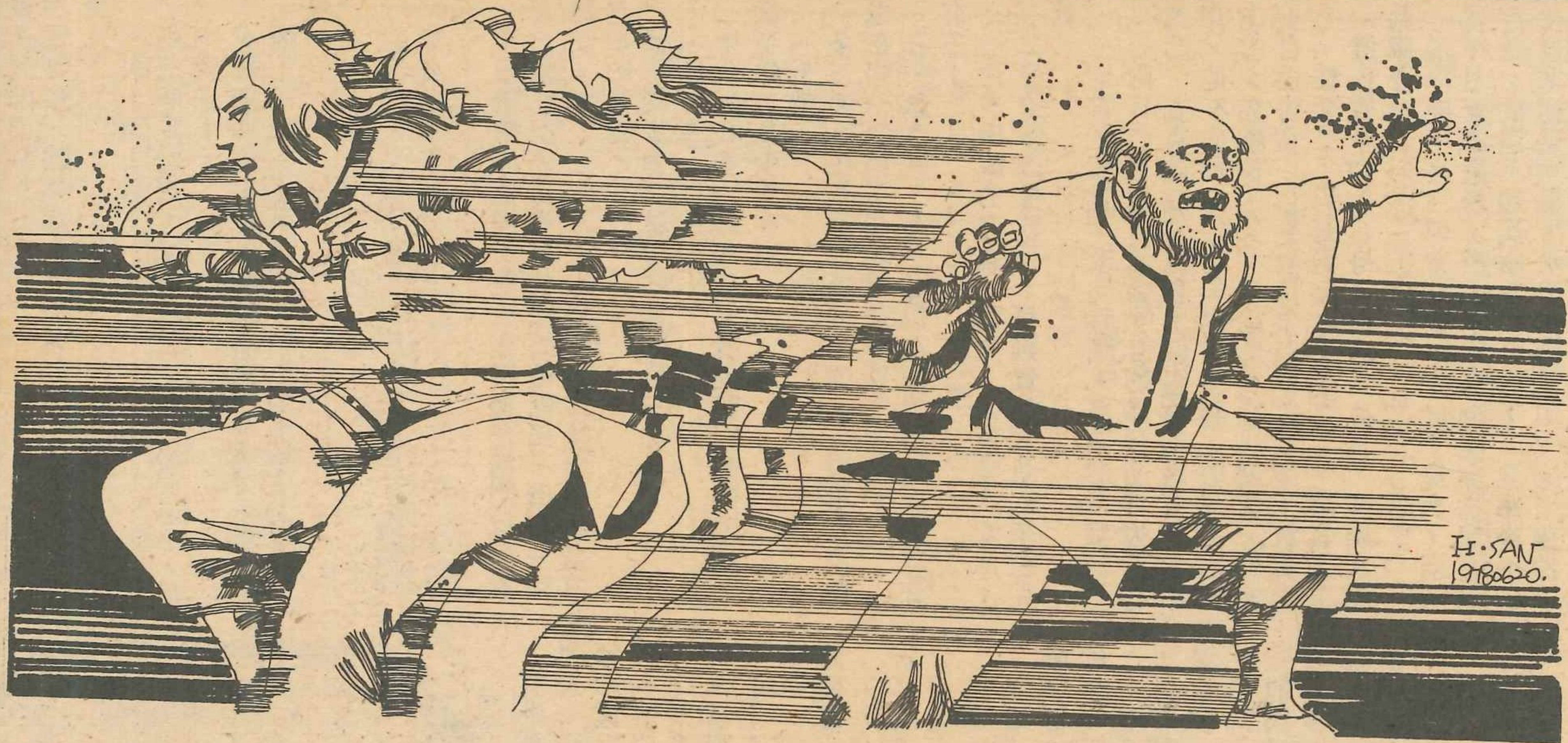


●這一劍，居然眞把莫元奇左手三個手指一齊削了下來……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

文／東方玉●圖／黃憲鐘



12

前文提要：

莫元奇命春雨、秋霜二婢各抱一人隨其離去，二婢突分東西飛奔，甘明珠適時現身，責莫撕毀玫瑰劍令、應自斷三指，莫向甘何人，一白衣少女答稱甘係執法使者，三招內不斷莫三指，莫不信、甘果在第三招削莫三指、莫痛極向甘當頭撲至。

一二、金蘭結兄妹

白衣少女叱道：「莫元奇，你已經輸了，還要逞兇麼？」

右手抬處，凌空一指點了過去。

癩蝦蟆莫元奇人雖凌空躍起，却是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身體四肢，只有比平常更爲靈敏，一見白衣少女振腕一指，凌空點來，他見多識廣，看她單擧一根食指，朝上點出，使的分明是「乾元指」了！

「乾元指」是玄門中最厲害的指功，如被擊中，可以震散一身眞氣，他雖然練成「蝦蟆功」，但對「乾元指」却也心存顧忌，不敢以身輕試，雙手一劃，身子向左偏出，一下落到地上，厲聲道：「妳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白衣少女輕盈一笑道：「我是什麼人並不重要，我只問你，你是不是承認輸了？」

莫元奇瞪著一雙三角眼，心中暗暗忖道：「我一身刀劍不入，憑那丫頭如何削得斷我三根手指，方才自己以手格劍之時，突覺「脈筋穴」上微微一麻，分明是她暗中施展『乾元指』，震散了自己手上眞氣，看來這丫頭的『乾元指』功，果然是自己『蝦蟆功』的剋星！」

他想到這裡，頓覺留此無益，一言不發，雙脚一頓，一團人影，劃空飛起，轉眼就走得無影無踪。

甘明珠返劍入鞘，喜孜孜的道：「管姐姐，他自知不敵，嚇得逃走了呢！」

白衣少女輕輕舒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他是給我唬走的，眞要動手，我只怕也不是他的敵手呢！」

藍如玉走了過來，親切的道：「管姐姐，妳兩次救了我們性命，我們眞不知如何感謝妳才好。」

雲飛白也跟着過來，拱手道：「管姑娘相救之情，大恩不言謝，我們如果說謝，就顯得小氣了。」

白衣少女粉臉忽然微微一紅，一雙明亮如同秋水的眼波，輕輕一轉，嫣然笑道：「雲相公說對了，我們都是江湖兒女，不可落了俗套。」

春雨在邊上道：「管姑娘、甘姑娘，到裡面去坐咯。」

藍如玉經她一言提醒，笑道：「是啊，我們只顧說話，不是春雨說，我倒忘了，天都黑了，我們也不請管姐姐，甘姑娘到裡面去。」

於是大家回入屋中，在堂屋裡落坐，秋霜點起一盞油燈送上。

雲飛白問道：「甘姑娘，妳怎麼會和管姑娘在一起的呢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自然是管姐姐把我救出來的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可知道那些賊人到底是什麼路數麼？」

「誰知道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是兩個黑衣人把我騙到竹林裡去，說是爹就在那裡等我，我發覺不對，已經遲了，直到管姐姐把我救出來，我沒見過第三個人，也不知道他們究是什麼路數。」

藍如玉看他們說個沒完，笑了笑道：「管姐姐，妳救了我們兩次，我們連妳名字都還不知道呢！」

白衣少女臉上微微一紅，說道：「我叫管練霞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管姐姐武功通玄，教小妹好生羨慕，不知尊師是那一位高人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我沒有師父，我只是跟家父隨便練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想請教管姑娘一件事，姑娘在紙上畫了一把劍，和一朵玫瑰花，那癩蝦蟆看了似乎甚是忌憚，據在下猜想，這玫瑰劍可能大有來歷，不知姑娘可肯見告嗎？」

管練霞看了他一眼，臉含嬌笑道：「我只聽爹說過，昔年有一位奇人，武功高不可測，生平嫉惡如仇，黑道魔頭莫不聞名喪膽，據說只要畫一張玫瑰劍令，貼在門上，就會使羣邪辟易，前晚雲相公、藍姑娘都受了重傷，我又另有事去，一時之間，無計可施，才想到玫瑰劍令上去，姑且畫了一張貼在門上，其實我也並不清楚。」

她話聲又嬌又柔，粉嫩的臉上隱現嬌紅，使人對她有涉世未深的感覺。

藍如玉看她神情，心中暗暗好笑：「她好像知道玫瑰劍令的來歷，却不肯說出來，一個平時從未說過謊話的人，說了謊話才會臉紅。」

甘明珠走到管練霞面前，撲的跪了下去。

管練霞吃了一驚，急忙伸手去拉，說道：「甘姑娘，妳這是做什麼，快快起來。」

甘明珠在地上叩着頭道：「管姐姐把我從賊人手中救出來，我心裡感激不盡，只是家父還被賊人所擄，還望姐姐救救家父，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姐姐大德的。」

管練霞把她硬拉了起來，嬌笑道：「甘姑娘，妳且坐下來，慢慢的說，我們是姐妹咯，幹麼這樣磕頭拜佛？令尊也被他們擄去了麼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是的，我爹失蹤，還是我被他們擒去前一天的事。」

她把當晚和七色劍主人約在挿花廟後山說起，一直說到自己被擒爲止。

管練霞蛾眉微蹙，說道：「他們刼持令尊，有什麼目的呢？」

甘明珠望了藍如玉說道：「好像是爲了一顆

什麼珠子，但我從沒有見過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聽義父說過，令尊有一顆驪龍辟毒珠，功能善解天下奇毒，佩在身上，百毒不侵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當時妳也是為這顆珠子來的了？」

「不是。」藍如玉搖搖頭道：「我是找義父來的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藍姐姐的義父是誰呢？」

藍如玉神色微黯，說道：「這裡沒有外人，我說出來也不要緊，我義父就是北嶺七星之首的厲山君……」

甘明珠道：「所以妳自稱七色劍主人。」

「不！」藍如玉微微搖頭道：「我稱七色劍主人是有原因的……」

她口氣微頓，接着道：「義父和六位叔叔，在江湖上人稱七兇，一向名聲不太好，但二十年前，接受了一位異人的警告，不准他們再在江湖為惡，從那時起，我義父和六位叔叔隱迹深山，韜光養晦，從未出山一步，不料三年前，突告失蹤……」

甘明珠驚異的道：「妳義父也失蹤了，妳一直沒有找到他們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妳聽我說下去呢！當時我急得束手無策，四出打聽，也沒有半點消息，我只好去找義父的一個老部下佟元璋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就是那位佟總管？」

「是的。」藍如玉看了他一眼，又道：「佟老就建議我，要找義父他們，只有一個方法，我自稱七色劍主人，由他給我招募了一些人，加以訓練，使江湖上人都知道息隱多年的七色劍主人又重出江湖了，這樣一來，義父他們如果得到了這個消息，也許會找來，若是義父已經遇害，他們的仇家聽到這消息，也會找上門來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倒是個辦法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就這樣佟老給我訓練了一批手下，足足化了兩年多時間，直到上個月才準備妥當、率着他們下山……」

她朝甘明珠笑了笑道：「下山，就是踏上了江湖，總得找一個在江湖上有名頭的人做對象，才會很快傳揚開去，這第一件事，就選上了令尊，因為令尊雖已息隱林泉，但在大江南北，提起白眉崑崙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而且我聽義父說過，他老人家和令尊為了一顆驪龍辟毒珠，有過樑子，正好以此作藉口，發了一封七色帖給令尊，妳想想看，我真要對令尊不利，何用先發七色帖，這就是想假令尊之手，把七色劍主人重出江湖的消息，傳出去……」

甘明珠道：「但家父無巧不巧，竟會就在那天晚上出了事。」

藍如玉頷首道：「我這次出山，在江湖上還聽到了許多消息。」

接着回頭道：「雲兄應該記得，那天晚上，我不是和你說過，最近一、兩年間，江湖黑白兩道上，稍具名頭的人，已有很多人相繼失踪，一去杳無踪影，說不定都是被人刼去的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他們刼持了人，並無勒索，那是為什麼呢？」

「也許這是一個很大的陰謀。」

藍如玉深深吸了口氣，又道：「這次甘姑娘令尊和甘姑娘的相繼失蹤，總算給我找出了一點線索。」

甘明珠眼睛一亮，問道：「藍姐姐，妳有線索了？」

「只能說是一點……」

藍如玉道：「那晚我看到了義父和六位叔叔……」

雲飛白想起那七個灰衣人，忍不住問道：「藍兄說的就是那七個灰衣人嗎？」

藍如玉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，那用『混元摧枯掌』，擊傷我們的就是七叔井勿用，不過我看義父和六位叔叔神色有異，看到我都好像不認識了一般，說不定是被人迷失了神智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這會是什麼人呢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想，這幕後一定有一個極神秘的組織，不但刼持義父，也刼持了許多江湖上的知名人物，不但[illegible]、而且還控制了被刼持的人的身心，為他們所用，這是一個很可怕的陰謀……」



●藍如玉神色微黯，說道：「這裡沒有外人，我說出來也不要緊，我義父就是北嶺七星之首的厲山君……」

甘明珠道：「他們想做什麼呢？」

「目前還不知道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不過我和雲兄雖然死裡逃生，但也有了很大的收穫，那晚假扮甘姑娘的玉女雙嬌，是華山玉女門的門下，這批人至少和玉女門有着關連……今天來的是昔年南山十戾中的癩蝦蟆莫元奇，當然和南山十戾也有關連了。」

管練霞一直沒有開口，這時才道：「南山十戾，如今已只剩了三戾，天狐、地龍、癩蝦蟆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不管他們幾戾，我們苦於找不到線索，如今既然有了目標，總可以查得出他們的動機和陰謀來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南山十戾，雖然只剩下三戾，但這僅存的三戾，是十戾中武功最高的三個，憑我們這幾個人，無異以卵擊石，唉！不說三戾了，就是藍姑娘的義父等七人，功力之高，在武林中已是很少有人能敵，所以我想我們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敵。」

甘明珠憂形於色，說道：「管姐姐，這麼說，我爹是救不出來了？」

「這也不一定。」

管練霞安慰道：「照目前的情形看，令尊暫時是不會有危險的，人當然要救，但不能急在一時，我們要妥籌對策，謀定而動才行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想不出一點辦法來，這事只有聽管姐姐、藍姐姐、雲大哥的了，你們要我做什麼，我就做什麼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對了，藍姑娘不是訓練了一批人手麼？妳手下一共有多少人呢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佟總管除外，一共是二十個人，練成了兩座『七色劍陣』，和六個預備劍手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我們目前就以這批人作基礎，有了人手，才能和人家對抗，這件事仍要藍姑娘負責……」

「不！」藍如玉道：「管姐姐武功最高，我們都聽管姐姐的才是。」

「才不呢！」管練霞搖手道：「我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，怎能擔當起領導之責，妳江湖經驗比我們多，自然是妳最適當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妳們也不用推來推去了，管姐姐也好，藍姐姐也好，我們四個人志同道合，不如結成姐妹，患難與共，生死不渝，妳們認為好不好？」

藍如玉也因管練霞武功極高，存心拉攏，立即附合着道：「甘姑娘這話不錯，管姐姐、雲兄的意見呢？」

管練霞發亮的雙眸朝雲飛白一溜，嫩臉含笑，低低說道：「我沒有意見，她們說好，我自然贊成了，雲相公你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們三位姑娘決定的事，在下豈敢不同意？」

「這就好了。」

甘明珠喜得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來，大家排排年齡看誰最大？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算年齡，自然是我最大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快說呀，你幾歲嘛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二十四歲，正月裡生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管姐姐呢？」

管練霞粉臉一紅，推道：「妳怎麼不先問藍姐姐呢？」

藍如玉爽直的道：「我二十。」

管練霞紅着臉道：「我十九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也十九，管姐姐，妳幾月生的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七月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十一月，我最小了，雲大哥最大，是我們大哥，藍姐姐是二姐，管姐姐是三姐。」

這回大家結成了兄妹，大哥、二妹、三姐、四妹的叫着，自然比相公、姑娘的要親切得多了。

春雨、秋霜正在廚下做飯，聽到主人和雲相公、管姑娘等結成了兄妹，趕忙奔出來跟四人賀喜，茅屋中一片歡笑。

少頃、春雨、秋霜端上飯菜，大家匆匆吃畢，秋霜沏了四盞茶送上。

甘明珠心切父親安危，又道：「二姐、三姐，我們該如何行動呢？」

藍如玉看着管練霞道：「三妹好像是專門幫我們的忙來的，她是不是已經胸有成竹了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我才沒有成竹呢，不過我想對方發現我們幾個人在一起，一定不會放心的，所以附近說不定會有人在暗中監視我們的行動，我們最好裝作不知，明天一早，就一同上路，讓他們盯下來，我們再留一個人，暗中盯他們，這樣就可以知道他們真正的巢穴在那裡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他們巢穴不是就在寒舍後面那座大宅子裡麼？」

藍如玉笑道：「四妹，妳真是一個大小姐，那座宅子，只是他們臨時落脚之所，我和雲大哥進去救妳，雖沒把妳救出來，但三妹却把妳救出來了，他們行蹤已洩，豈會還住在那裡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二姐說得是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三妹這辦法不錯，只是誰去暗中跟蹤他們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自然是我了，你們三個本來就在一起的，只有我獨來獨往，待回我和你們別過，出門而去，他們自然不會疑心的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三姐到那裡去呢？」

管練霞笑道：「我出去轉一圈，就回來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妳回來，他們不會看到麼？」

管練霞輕笑道：「要給他們看到，我還出去作甚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三姐回來，他們怎麼會看不到呢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三妹要讓他們看不到，別說賊人留在這裡的眼線，就是我們也一樣看不到呢！」

管練霞嫩臉一紅，說道：「才不呢！」

正說之間，只聽遠處傳來了一聲雞啼！

藍如玉欣然道：「佟總管找來了！」

她話聲未落，只聽屋後緊接着也響起了一聲雞啼的聲音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原來這雞聲是他們的暗號了！」

這時秋霜已經奔了出去，迎着道：「佟總管，主人就在裡面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這地方真不好找！」

隨着話聲，舉步走入，朝藍如玉欠欠身道：「屬下見過主人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佟老來得正好，你聽到什麼消息麼？」

佟元璋目光一抬，看到雲飛白，就拱拱手道：「雲公子也在這裡，那就最好不過了，在下從甘家莊上，帶來了雲公子一封家書。」

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封書信，遞了過來。

雲飛白說了聲：「多謝佟總管。」接過書信，拆開封口，抽出一張白紙，目光一注，不由得臉色大變！白紙上只有四個字，那是：「父危速回」。



●雲飛白接過書信，拆開封口，抽出一張白紙，目光一注，不由得臉色大變！白紙上只有四個字……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 13

文/東方玉 ● 圖/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白衣少女管練霞以「乾元指」驚退癩蝦蟆。藍如玉亦說出她係北嶺七兇之義女，因義父七人三年前失蹤，才以七色劍主人之名出現江湖，查訪義父下落。甘明珠提議四人結爲兄妹。時總管佟元璋尋至，帶來雲飛白家書，雲拆視，內僅四字：「父危速回」。

一三、將計就計

雲飛白自然認得，這四個字正是爹的手筆！

他自然也知道爹是個生性倔強的人，如果不到危急關頭，決不會寫這張字條，叫自己速回的，一時之間，拿着信箋的手，不由得起了一陣顫抖！

甘明珠奇道：「雲大哥，你臉色好難看，信上怎麼說呢？」

雲飛白把信箋遞了過去。一面惶急的道：「家父這信，少說也已有一二日了，我這就得趕回去。」

「父危速回！」甘明珠吃驚的道：「雲伯伯也有了危險！」

藍如玉聽得悚然一驚，說道：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這批賊人當眞可惡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父危，不一定是雲伯伯有了危險，也許是病危，雲大哥先冷靜一下，讓大家計議計議，就是要趕回去，也不急在一時。」

藍如玉回頭問道：「佟老，這信是誰交給你的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是甘家莊的甘總管交給屬下的，他不知雲相公現在何處？所以交給了屬下，要屬下轉交。」

藍如玉點點頭，又朝雲飛白問道：「雲大哥，這信上筆迹，是雲伯父的親筆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是的，家父的筆迹，我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來。」

藍如玉心裡也沒了主意，望望管練霞道：「三妹，依妳看，咱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管練霞嬌柔一笑道：「如果雲伯父有危險，我們自該趕去營救，這和我們方才的計劃，也沒有抵觸呀！」

她回過頭朝甘明珠道：「四妹，妳陪雲大哥先走，二姐率領手下一批人，隨後趕來……」

甘明珠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妳不會陪雲大哥先走？」

管練霞嫩紅的臉上，也微微一赧！說道：「我們不是說好了，我還有事去。」

藍如玉也道：「三妹說得沒錯，妳陪雲大哥趕回甘家莊，挑上兩匹馬，先行上路，我們隨後就會趕來。」

甘明珠只好點點頭道：「好嘛。」接着抬目問道：「雲大哥，我們什麼時候走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家父可能已危在旦夕，我們自然越快越好，立即就走了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你們那就快些走吧！」

雲飛白一手提起長劍，拱拱手道：「我們那就走了。」

大步往外行去。

甘明珠低着頭，跟在他身後走了出去。

他們走後，管練霞也跟着起身道：「二姐，我也走了。」

藍如玉只當她不放心雲大哥和甘明珠二人，要暗中跟下去，這就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

管練霞走了幾步，回頭笑道：「二姐，再過一會，妳們也該走啦！」

說完，閃身出門而去。

藍如玉轉臉問道：「佟老，我們的人手……」

「他們都在附近了。」

佟元璋走上一步，低低的道：「屬下聽說老主人有了消息。」

「哦！」藍如玉問道：「佟老是聽誰說的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屬下親眼看到的。」

藍如玉問道：「你在那裏看到義父的？」

「就在……」佟元璋又湊上了些，低低的道：「就在……」

他突然雙手齊出，彈出十縷指風。

藍如玉好像驟不及防，趕緊使了一記「鐵板橋」，上身往後翻下，右足飛起，踢向佟元璋當胸，人已趁勢就地一個急滾，滾出去八尺來遠，一躍而起，喝道：「佟元璋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春雨、秋霜聽到喝聲，也一起從後而閃身而出。

佟元璋一襲落空，突然長歎一聲，舉手一掌，朝自己天靈拍去。

藍如玉一個箭步，掠了上去，右腕一振，點了他「臂儒穴」，一面喝道：「佟元璋，你既有自戕的勇氣，怎麼沒有對我說出原因來的勇氣，你這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？」

佟元璋右手廢然下垂，滿臉痛苦的道：「屬下對不起主人，但屬下也是爲了救老主人心切，屬下該死，主人就讓屬下死了算了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說什麼？你出手偷襲我，是爲了救老主人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是的，老主人受制於人，對方找到屬下，答應只有用主人去交換，就可以釋放老主人了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相信他們的話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但老主人落在他們手裡，屬下縱然不信，也只好冒險一試了。」

藍如玉問道：「他們和你接洽的是什麼人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是一個青衣人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他們要你把我送到那裡去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屬下制住主人之後，以燈光爲號，他們就會派人前來接應。」

藍如玉一笑道：「你怎麼不早說？」

佟元璋吃驚的道：「主人是要將計就計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不錯，我們給他來個將計就計，逮住了對方的人，就不難問出義父下落來了。」

「不成。」佟元璋連連搖頭道：「投鼠忌器，老主人還在他們手裡，萬一……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自小是義父一手扶養長大的，義父對我恩深如海，難道我會沒想到他老人家的安危？賊人刼持義父之時，我只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女孩，無足輕重，但咱們化了三年時間，訓練出一批劍手，如今已經有了一小股力量，他們才要你用我去交換義父，這已經很明顯，因爲我有佟老相助，和手下有一批人，使得他們感到了威脅，如果你眞拿我去交換義父，他們也未必眞會放了義父，因此，只要我們存在一天，就不用想到投鼠忌器。」

佟元璋想想也有道理，這就點頭道：「好，主人要如何安排，屬下悉聽主人的好了。」

「好！」藍如玉道：「我和春雨、秋霜假裝穴道受制，你就用燈號把他引來就是了。」

說完，朝春雨、秋霜打了個手式，說道：「妳們快臥下來，沒聽到我的招呼，不可妄動。」

自己當先在木椅邊上，側身臥下。

春雨、秋霜手握短劍，也各自在搶出房門的一二步之間，臥倒地上。

佟元璋伸手取過燈盞，走近窗戶，擧燈朝左右晃動了三下。

過沒多久，果然聽到一陣輕快的腳步聲，自遠而近，接着一個身穿青衣的中年人緩步行入大門，此人面貌森冷、死板板一無表情，但一雙目光卻深隼而銳利，看了藍如玉和春雨、秋霜一眼，說道：「佟兄果然辦到了。」

藍如玉閉着眼睛，不敢稍動，但聽他說話的聲音，心中暗道：「果然是竹林大宅中的那個青衣人了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兄弟爲了救老主人，只好出此下策了。」

言下之意，似是深感愧對藍如玉。

青衣人口中發出一聲輕嘿，說道：「這也正是佟兄對

老主人的一片耿耿忠心了。」

他在說話之時，已然緩步朝藍如玉行去，只是走得很小心，就在快要行近之際，突然出手點了藍如玉兩處穴道。

藍如玉本待發動，但爲了想多聽他幾句話，一時竟被他先行下手，突覺兩處穴道一麻，心中不由大急，暗道：「這下自己弄巧成拙了！」

佟元璋看在眼裡，嘿然道：「兄弟已經點了她三處穴道，閣下何用再費手脚？」

青衣人深沉一笑道：「辦事還是謹愼些好。」

佟元璋身子移動，一下擋在藍如玉面前，冷然道：「兄弟已經遵囑辦理，閣下答應的話，該如何兌現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兄弟答應過的話，自然算數，但必須等兄弟把此女帶走，才能釋放你家老主人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咱們講好交換的，閣下把她帶走，你要是不放老主人呢？」

青衣人大笑一聲道：「佟兄若是不放心，可隨兄弟同去，這樣總可以吧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你事先佈置好了陷阱，讓佟某自己送上門去麼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佟兄這麼說，那就教兄弟爲難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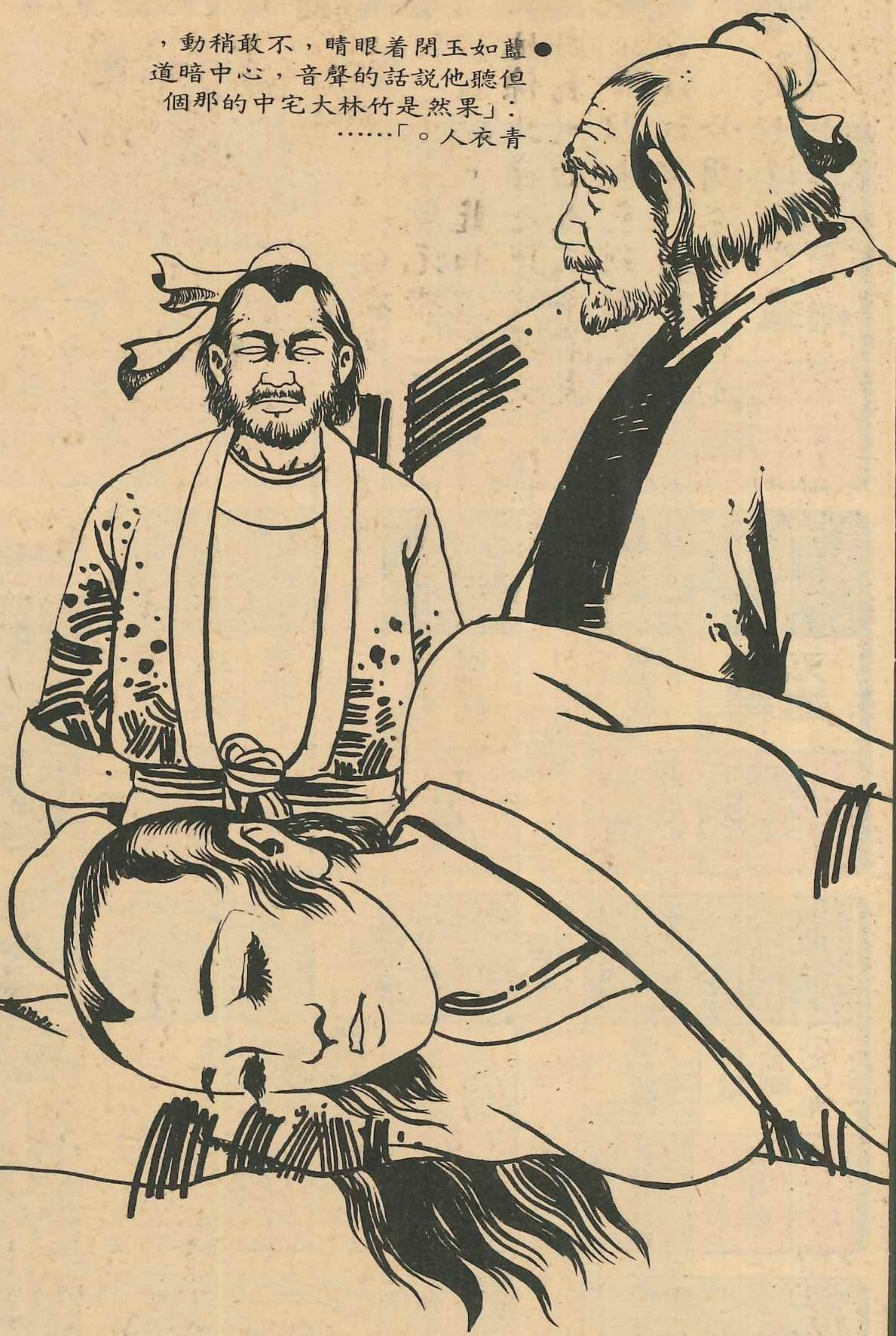
「本來這件事，一點也不用閣下爲難。」

佟元璋徐徐說道：「咱們有約在先，講明了互相交換的，如今閣下要先把敝主人帶走，再放老主人，兄弟如何信得過你？何況直到此時，閣下已知兄弟叫做佟某，兄弟連閣下是誰，都還一無所知。」

青衣人道：「佟兄只是爲了救你老主人，至於兄弟是誰，知不知道都是一樣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這可不同，兄弟豈能把敝主人交給一個一無所知的人？因此兄弟有個不情之請，閣下大概戴着人皮面具吧，你把面具取下來給兄弟瞧瞧，也好讓兄弟知道是什麼人把敝主人帶走的，這要求不該使閣下爲難了吧？」

「不成。」青衣人冷然道：「兄弟若是要以眞面目示人，那就不用戴什麼面具了。」



●藍如玉閉着眼睛，不敢稍動，但聽他說話的聲音，心中暗道：「果然是竹林大宅中的那個青衣人。」……

佟元璋道：「閣下既未依約行事，連眞面目都不肯示人，那就顯然毫無誠意了。」

青衣人冷嘿一聲道：「佟兄一定要堅持己見麼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佟某走了大半輩子江湖，在今晚這種情況之下，不堅持己見成嗎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佟兄既然這麼說，咱們這筆交易只好作罷了。」

說完，轉身欲走。

佟元璋在他轉身之際，急忙迅快出手，推活了藍如玉的穴道，一面沉聲喝道：「慢點！」

青衣人站定下來，回頭道：「佟兄還有什麼見教？」

佟元璋一臉俱是激憤之色，喝道：「這件事是閣下找上佟某來的，佟某一時救老主人心切，才只好犧牲小主人，如今佟某出其不意，已把敝主人制住，此事可一而不可再，閣下如此一走了之，你教佟某怎麼辦呢？」

青衣人微微一笑，才緩緩轉過身來，說道：「佟兄只顧自己，也不替兄弟想想，兄弟上面還有主兒，你佟老哥不讓兄弟把人帶走，教兄弟如何跟上面交代？兄弟可以保證，只要佟兄肯隨兄弟同去，敝上說過的話，一定算數，釋放佟兄老主人，保在兄弟身上。」

佟元璋既已解開了藍如玉的穴道，就跟着走上兩步，說道：「敝主人已由閣下親自加點了穴道，就可見佟某的一番誠意了，閣下上面有人，佟某也不好勉强，這樣吧，兄弟跟閣下去可以，但閣下總該讓佟某先知道貴上是誰？閣下自己不取下面具，也得亮個萬兒，也好讓佟某心裡先有個譜兒。」

「這個礙難從命。」

青衣人冷哂道：「佟兄到了地頭，不就全知道了麼？」

「咱們說了半天，這就等於白說了？」

佟元璋雙目神光暴射，雙手緩緩提胸，冷然道：「閣下如此不通事理，佟某實逼處此，說不得只好得罪閣下了。」

青衣人大笑道：「佟兄想和兄弟動手麼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狗急跳牆，人急拚命，這是閣下逼我的了。」

「兄弟豈會無備而來？」

青衣人大笑道：「佟兄眞要和兄弟動手，未必一定勝得了兄弟，就算制住了兄弟，不但佟兄救不出老主人，於事無補，藍如玉和佟兄也走不出方圓百里之內……」

「佟某豁出去了，連天都不怕。」

佟元璋怒聲道：「閣下不說出你上面的主使人來，今晚就不用離開此地了。」

「哈哈！」青衣人大笑一聲道：「佟兄鐵掌名動江湖，看來兄弟也只好領教了。」

藍如玉聽他始終不肯說出他上面的人是誰，而且不惜一戰，看來想從他口中套出話來，已不可能，雙足足跟在地上一點，迅即騰身躍起，叱道：「今晚你是來得去不得了。」

她這一躍起，春雨、秋霜也迅疾一個翻身，貼地飛掠，從左右抄了過去。

「哈哈！」青衣人大笑道：「佟元璋兄弟沒有料錯，你使的果是苦肉計了！」

四人雖然圍住了他的正面，但青衣人背向着大門，仍然保有了退路。

青衣人微哂道：「不用點機謀，如何能把你引來？」

藍如玉冷笑道：「藍如玉，妳如要救妳義父，就該束手就縛，跟兄弟走。」

藍如玉哼道：「方才你表現的很好，這已經明白的告訴了佟總管，就是我藍如玉束手就縛，你們也絕不會放了我義父的，現在該是閣下束手就縛的時候了。」



●只聽門外有人喝道：「閣下當心，刀劍是不長眼睛的。」兩支森寒的劍鋒，一左一右朝青衣人「笑腰穴」刺來……

「笑話！」青衣人哼道：「就憑你們這四個人，要兄弟束手縛縛，只怕還早着哩！」

突然身形一晃，雙手連揚，交替拍出兩掌，人已朝門外退去。

只聽門外有人喝道：「閣下當心，刀劍是不長眼睛的。」

兩支森寒的劍鋒，一左一右朝青衣人「笑腰穴」刺來。門外兩人，正是去而復回的雲飛白、甘明珠。

青衣人發覺身後有人襲到，急忙又朝前跨上了一步。

佟元璋早已既憤且怒，一看青衣人雙掌劈來，口中沉喝一聲：「好！」

同樣雙掌一掄，往前推出。

四股掌風，有如狂飈乍合，只聽「蓬」「蓬」兩聲，震得兩人上身各自晃動了一下。

藍如玉乍見雲飛白、甘明珠去而復回，心中大奇，忍不住問道：「雲大哥、四妹，你們怎麼回來了？」

甘明珠咭的笑道：「是三姐說的，雲伯伯這封家書只怕有詐，很可能是賊人調虎離山、各個擊破的狡計，要我們趕回來看看，這裡如果出了事，那就證明是假的了。」

白眉崑崙甘春霖和雲薄天是數十年深交好友，要他摹倣雲薄天的筆迹，自然可以亂眞了。

藍如玉輕輕歎息一聲道：「三妹眞是蘭心蕙質，料敵如神，這道理我怎麼會想不到呢？」

青衣人退路已被人截住，心頭也自暗暗震驚，口中大喝一聲：「佟元璋，你再接我兩掌！」

喝聲出口，又是兩掌，直劈過去。

佟元璋嘿然道：「佟某豈會懼你？」

雙掌當胸，再次迎擊而出。

這回雙方在掌勢上，都加了幾成勁力，四隻手同時擊實，又是蓬然一聲大震，各自被震得退後了一步。

青衣人這一步後退，自然又退到了門口。

雲飛白劍尖一指，抵住了他的後心，冷然道：「閣下和佟總管過招，在下不好插手，但你若再往後退，須防長劍穿心。」

兩人連續兩招硬拚硬接，都已感到血氣浮動！

因此青衣人雖被雲飛白劍尖抵住後心，他也渾如不覺，長長的透了兩口大氣，突然又大喝一聲道：「佟元璋，接招！」

雙手作勢，往前劈去。

但在掌勢要發未發之際，猛地一個急旋，雙掌一記「左右逢源」向兩邊急拍，身形一側，快若閃電，一下從雲飛白、甘明珠兩人中間閃了出去。

雲飛白、甘明珠不防他有此一着，何況他擅長掌功，這兩掌快逾閃電，兩道掌力，分襲兩人，掌勢如巨斧開山，强勁如同有物，兩人不敢硬接，只好向旁閃開。

原來青衣人發現門口退路被人截住，和佟元璋硬對的四掌，故意隱藏了實力，準備出其不意，等到突圍時才使出他的眞本領來。

佟元璋看他奪門逃出，口中大喝一聲：「你往那裡走？」

凌空飛撲，有如大鵬展翅，直追出去。

雲飛白、甘明珠避開了一掌，也同時喝了一聲，雙雙挺劍掠起。

藍如玉叫道：「佟老不用追了。他走不了的。」

青衣人一下閃出大門，堪堪縱身飛出去三丈來遠，忽然一個倒栽葱，從空中跌墮下來。

原來他雙腳膝彎上，被釘上了兩支小劍！

佟元璋疾掠過去，一腳踏在他胸口上，冷喝道：「佟某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聖？」

右手一抓，從他臉上揭下了一張薄如蟬翼的假面具。

（待續）

玫瑰劍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覩家書有「父危速回」字樣，心甚焦急，遂偕甘明珠先行，管練霞旋亦離去，佟元璋忽出手襲藍，藍如玉及時避開，藍詰問之下，佟俯首稱，擒藍可釋回老主人，藍佯裝受制、命佟引一青衣人至，藍與二婢驟起，雲飛白及甘亦在門口現身，截住青衣人，佟伸手揭開其面具。

14

●文／東方玉
●圖／黃憲鐘

一四、束手入虎穴

甘明珠首先驚啊出聲，叫道：「會是你！」

原來這青衣人赫然竟是甘家莊的管家甘祿！

這下連雲飛白、佟元章等人也大感意外！

甘祿一臉俱是痛苦之色，俯首道：「大小姐，妳想不到是我吧！」

甘明珠鐵青着臉，哼道：「你不用叫我大小姐，我爹一向待你不薄，沒想到你竟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，甘願爲虎作倀，出賣甘家莊，出賣我爹，你現在還有何說？」

甘祿道：「大小姐責備得是，只是我有難言之隱……」

甘明珠氣道：「你甘心附賊，還有什麼難言之隱？」

甘祿半晌不語，他似是不願說出內情來。

佟元璋沉喝道：「你到了現在，還不肯說出上面的人是誰麼？那就莫怪佟某要對你不客氣了。」

不客氣，就是說要用刑了。

「甘祿堂豈是怕死的人？」

甘祿冷冷一哼，轉臉朝甘明珠道：「我這樣做，也是爲莊主好。」

甘祿堂原是贛江水寇，因犯案被官府緝拿，才投奔甘春霖，改名甘祿，當了甘家莊的副總管，這事只有甘春霖一人知道，從沒和人提過，是以連甘明珠都不知道。

「說得眞好聽！」

甘明珠冷哼一聲道：「你出賣了爹，還說是爲爹好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大小姐不相信，那就不用說了。」

「你說！」甘明珠道：「我爹究竟怎麼了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大小姐總記得莊主這幾個月來，時常咳嗽吧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爹咳嗽和你有關係麼？」

「有。」甘祿堂道：「我原是贛江水寇，十年前投奔莊主，幸蒙莊主不棄，畀我副總管，信任有加，莊主對我這份恩德，使我沒齒不忘……」

甘明珠哼了一聲，沒有說話。

甘祿堂接下去道：「去年冬天，莊主忽然咳嗽得很厲害，不但整晚無法睡眠，也咳出許多血來，先前只當是傷風引起的，延醫服藥，始終不見效驗，有一次，我上街採購物品，有一個小童遞給我一張字條，我打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『汝主人之病，可向插花廟觀音殿求籤，必有奇效』……」

甘明珠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藍如玉已經聽出一點端倪來了，忙道：「四妹，別打岔，讓他說下去。」

甘祿堂續道：「等我轉過頭去，那童子早已不知去向，我雖然不相信神鬼之事，但因事有蹊蹺，就姑妄信之，回到莊上，抽空趕去插花廟，找到後進觀音殿，爲了要求籤，就得先跪拜叩頭，當我跪下之際，突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：『第九籤』。我一聽聲音，就知有人以『傳音入密』說話，分明是武林人物搗的鬼，當即依言走到東首壁下的籤櫥中，找到第九籤，抽開小木屜，就發現有一個密封的信柬，上面正寫着我的名字……」

甘明珠忍不住問道：「密柬上怎麼說呢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那密柬上大意是說：莊主身上被人點了七處陰經穴道……」

甘明珠吃驚的道：「我怎麼沒聽爹說過呢？」

「莊主自己也並不知道。」

甘祿堂道：「那密柬上說，莊主七處陰穴被制，如果七個月內不解，就得終身咳嗆，變成一個殘疾之人，我如要報答莊主大恩，就得聽命於他，他每個月傳我一種手法，可以替莊主解開一處穴道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你接受了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我爲了報答莊主大恩，生命尚可犧牲，自然要接受了。」

藍如玉問道：「這人是誰呢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我不知道他是誰，更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也從未見過他的人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這話越說越玄奇了，你不知道他身份，還猶可說，怎會從未見過他的人呢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事實確然如此，因爲每次他有事交代之時，我就會收到一根竹籤，有時在我床頭，或房中桌上發現，有時是有人送來的，有時是有人躲在暗處，用丟手箭向我射來的，反正在各種情況之下，都會接到，我只要看到竹籤上的號碼，趕去插花廟觀音殿，依照籤上號數，打開籤櫥抽屜，就可以收到一份密柬，指示我去辦事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這倒是聞所未聞的神秘之事，但你也是老江湖了，只不知可曾在暗中查過此事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就因爲事情太玄奇了，我自然也暗中留神，希望揭開他的眞相，但對方處事愼密，你根本抓不到一絲頭緒，而且對方對我的行動，瞭如指掌，還受過他兩次警告，如果再要在暗中探究他的隱秘，會惹上殺身之禍，還暗示可能對莊主不利……」

甘明珠關心爹的安危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他後來有沒有傳你解開爹陰穴的手法呢？」

「有。」甘祿堂道：「這五個月來，他在密柬中指示我，已經解開了莊主五處陰穴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你替爹解穴，爹會不知道麼？」

甘祿堂：「莊主那時咳得很厲害，我僞稱精擅推宮過穴，在替莊主推拏之際，就可輕而易舉的解開他陰穴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爹也是他們刼持去的了？」

「這個我就不詳細了。」

甘祿堂道：「他有事交代，可以找我，我有事，就無法去找他，在莊主失踪之後，我也曾趕去插花廟觀音殿，一再祝禱，均沒有得到回音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那晚在竹林大宅中和我動手的


●佟元璋說道：「待會需要動手之時，主人只要就地一滾，拉開活結，繩索就可解開了。」

就是你了，那也是他指示你的？」

「不是我。」甘祿堂道：「那天我並沒有去竹林大宅。」

「那就奇了。」藍如玉望望他，說道：「那晚和我動手的，明明就是你了。」

她不待甘祿堂開口，問道：「那麼今晚他如何交待的呢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他要我在遠處瞭望這屋子裡的燈光，就前來把藍姑娘押去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今天傍晚前，和佟某見面的該是你了？」

甘祿堂搖搖頭道：「也不是，密柬中只交代我，他已和你談妥，要我前來帶人，所以佟總管一再提及交換人質，我無法應承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這人果然狡獪得很，哦，他要你把人帶到那裡去呢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插花廟觀音殿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們那天也借插花廟落脚，可惜當時不知道，沒有仔細搜上一搜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他可曾和你約定什麼時候麼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今晚二更。」

佟元璋望望藍如玉，說道：「看來咱們只好再來一次苦肉計了。」

「對！」藍如玉道：「我們就這麼辦。」

甘祿堂道：「此人精細無比，只怕無法瞞得過他。」

雲飛白忽然想起一事，問道：「甘總管，他會不會暗中派人跟着你來，若是有人跟來了，自然會發現你已落在咱們手中，那麼今晚二更，咱們趕去，却可能有兩種結果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雲公子是說他會避不見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可能他會不露面，讓咱撲一個空，也可能預先設下埋伏，把咱們幾人一網成擒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撲個空也好，設下埋伏也好，反正咱們都非去不可，到了那裡，再隨機應變也就是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三姐怎麼還沒來呢，有她一同去，我們的勝算就大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她不是說還有事去麼，我想她一定會趕回來的，待會咱們走的時候，留一個人在這裡，她來了，就會趕上插花廟去了。」

佟元璋朝門外望望天色，說道：「現在還不到初更，咱們可以坐息一會再去，去早了反而不好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甘總管，你交給佟總管的那封家書，是誰僞造的，你可知道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在下不知道，但確是有人送來的，我因雲公子是和藍姑娘一起走的，所以交給了佟總管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麼說，不知到底是眞是假了？」

甘明珠道：「三姐說它有詐，大概是假的不會錯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萬一家父有危險，那怎麼辦呢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雲大哥只管放心，三妹既然說這封家書有詐，必有所據，此事等三妹來了，就可知道，就算伯父眞有危險，咱們今晚事了，大家一起趕去，也來得及。」

大家在屋中坐息了一陣，直待一更過後，快要接近二鼓！

佟元璋起身道：「該是時候了，咱們走吧！」

當下取出一條繩索，說道：「主人，暫時委屈了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沒關係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你快綑吧！」

佟元璋依言把藍如玉兩手綑了起來，但却打了一個活結，說道：「待會需要動手之時，主人只要就地一滾，拉開活結，繩索就可解開了。」

他把打成活結的一根繩索，交給了藍如玉。然後由甘祿堂帶路，佟元璋押着藍如玉而行。雲飛白、甘明珠二人暗中尾隨他們身後，遠遠跟了下去。春雨、秋霜則留在屋中，等候管練霞。

甘祿堂、佟元璋、藍如玉三人，展開輕功，一路飛掠，不過頓飯工夫，便已趕抵插花廟。三人越牆而入，由甘祿堂領路，直奔觀音殿。

此時夜色漸深，萬籟無聲，這後進因爲殿前有兩棵百年以上的老桂樹，枝柯交叉，樹葉茂密，幾乎把偌大一個天井，都遮蓋住了，看去更有陰沈之感！

甘祿堂領先走在前面，拾級而登，跨進大殿，除了神龕前面點着一盞油燈，四週一片黝黑，但在黑暗之中，有這麼一盞油燈，燈光雖然微弱，却已可看清殿中的事物了。

觀音殿，地方相當寬敞，此刻靜悄悄的不見人影。

佟元璋問道：「佟某相信閣下，才跟隨閣下而來，這裏怎麼一個人也不見，閣下究竟搗什麼鬼？」

藍如玉裝作穴道受制，沒有作聲。

甘祿堂道：「佟老哥請稍坐息，這時還不到二更，到了時候，敝上自會來的了。」

佟元璋問道：「老主人也在這裏麼？」

甘祿堂急得低聲道：「佟老哥，你見到敝上，不就全明白了嗎？」

佟元璋重哼了一聲，才道：「閣下如有半句虛言，佟某就絕不饒你。」

他們這番話，一搭一擋，自然是故意這麼說的了。

突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傳了過來：「你們來了麼？」

三人急忙擧目看去，只見神龕右側緩步走出一個人來，這人也是一身青衣，面貌森冷，死板板一無表情，和甘祿堂幾乎十分相似！

當然他也戴着面具，這面具的製作，和甘祿堂臉上戴的，同出一人之手，因此看去面貌就差不多了，也許是他們爲了故弄玄虛，使人有神秘之感，才特地做成一樣的面具。

佟元璋跨上一步，問道：「閣下就是傍晚前找佟某談話的青衣人了？」

那青衣人深沉一笑道：「佟老哥認爲是兄弟的話，那就算是兄弟了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佟某已經如約把少主人送來，閣下應該把老主人釋放出來了。」

青衣人冷然道：「兄弟答應過這句話麼？」

佟元璋雙目緊注着他，冷然道：「閣下如果作不了主，快去叫作得了主的人出來，咱們就不用浪費唇舌了。」

青衣人大笑道：「你是眞的制住了藍姑娘穴道，送來的麼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少主人不但穴道受制，而且繩索加身，難道還是假的不成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七色劍主人肯束手就縛，很難使人置信。」

突然伸手一指，朝藍如玉點了過去。

佟元璋怒聲道：「你這是做什麼？」

橫掌拍出，截向對方手腕。

青衣人嘿然道：「看來你們果然沒有誠意了。」

佟元璋瞋目喝道：「閣下如有誠意，應該把老主人先行釋放出來。」

青衣人深沉一笑道：「佟老哥不用再做戲了，你不妨先把藍姑娘身上繩索解去了，咱們好好談談。」

佟元璋一怔，問道：「閣下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咱們敝上並沒有和藍姑娘爲敵之意，只是要請藍姑娘來此一談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原來你還有主人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敝上只是要試試藍姑娘的膽識，和佟老哥是否眞心想救你老主人而已！」

佟元璋哼道：「你們這麼做，不覺得太過份麼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大敵當前，敝主人不得不小心將事罷了。」

佟元璋心中暗道：「此人言詞閃爍，不知是眞是假？」口中沉嘿一聲，突然跨上一步，喝道：「閣下反覆其詞，教人如何相信，你且把面具摘下來，讓佟某瞧瞧！」

右手五指如鈎，閃電般抓向他左肩，左手上揚，朝他面門抓去。

青衣人喝道：「佟元璋，你這是做什麼？」

伸手一格，脚下往後疾退。

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業已出手，趕緊一拉活結，綑在雙臂的繩索，由內而外瞬即散落，她一晃嬌軀，攔到青衣人面前，叱道：「現在該你束手就縛了。」

青衣人急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們膽敢在觀音殿上，如此發橫！」

藍如玉掌指齊施，連攻了三招，口中冷冷一笑道：「有什麼不敢，觀音殿又怎麼樣？」

青衣人似是不願和兩人動手，一面閃避，一面叫道：「佟元璋，還不快叫你少主人住手，你們眞的不要命了。」

佟元璋嘿嘿乾笑道：「閣下只要取下面具，束手就縛，我主人決無傷害你之意。」

他在說話聲中，往前跨上一步，一雙鐵掌，也呼呼劈出兩掌，緊逼過去。


●佟元璋在說話聲中、往前跨上一步，一雙鐵掌，也呼呼劈出兩掌……

藍如玉右掌左指，更是記記指向青衣人要穴，手法變幻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青衣人在兩人指掌交逼之下，一上手就失去了先機，此時除了閃避封架，根本毫無還手之能，他步步後退，口中焦急的道：「二位快快住手，敝上快要到了！」

藍如玉哼道：「那很好，你主上此刻未到，我就先把你拏下了。」

雙手加緊，指影翩飛，迅疾拍出兩掌。

青衣人被逼得退到了神龕左側，眼看甘祿堂站着不動，忍不住喝道：「青字五號，你怎麼了，難道也敢反了不成？」

甘祿堂冷聲道：「我一再被你們利用，甘心効命，那是爲了我主人，如今我主人也被你們擄來了，我何用再聽命於你？」

青衣人聽得大怒，喝道：「你胡說。」

佟元璋大笑道：「閣下黔驢之技已窮，再不束手就縛，那就遲了。」

呼的一掌，迎面逼了過去。

青衣人堪堪躲開了藍如玉的指風，此刻再待閃避，已是不及，只得擧掌硬接。

雙掌交擊，但聽「砰」的一聲大震，佟元璋外號鐵掌，掌上力道甚猛，青衣人接下這一掌，不覺被震得後退了兩步。

藍如玉正待乘機欺上，突聽一個極輕的聲音喝道：「大家住手！」

這聲音雖然輕，但在場的人，都聽得清清楚楚！

青衣人惶急的道：「敝上到了。」

藍如玉不知這聲音來自何處？果然也停住了手。

青衣人恭敬的朝神龕中一尊檀木千手觀音佛像躬下身去，惶恐說道：「屬下已把藍姑娘請來，只是藍姑娘不信屬下之言，才動起手來，屬下該死，還望主上恕罪。」

藍如玉看他虔敬的朝着佛像說話，心中暗暗覺得奇怪！

只聽那聲音道：「恕你無罪。」

話聲雖輕，但藍如玉、佟元璋、甘祿堂都聽到了，那聲音正是從檀木雕的千手觀音佛像口中說出來的。

玫瑰劍 15

文/東方玉 圖/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揭下面具，青衣人赫然爲甘家莊管事甘祿，亦即昔年劇盜甘祿堂也。據稱爲報答甘春霖之恩，不得不屈從插花廟觀音殿神籤指示，以祈解開主人受制之陰經。乃由甘祿堂、佟元璋細藍如玉赴約。又有一青人出，藍及佟突起圍攻，忽聞有人喝令住手，細審聲音係出自神龕觀音佛像之口。

一五、木偶魔指

聲音出自木雕的觀音神像之口，豈非神秘之至？

「藍姑娘。」那千手觀音神像又開口了。

藍如玉一手按著劍柄，目注神像，冷冷笑道：「閣下有話請說，大家都是江湖人，似乎用不着裝神弄鬼了？」

神像口中低沉一笑，說道：「藍姑娘說得也是，只是我要和妳談談，談話只要聽到聲音就可以了，對麼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好吧！有什麼話，閣下說就是了。」

神像又道：「藍姑娘，還有兩位朋友，一直躲在樹上，怎不請他們下來呢？」

他指的自然是雲飛白和甘明珠了。

雲飛白和甘明珠眼看自己行藏已被對方識破，不待藍如玉招呼，雙雙飛身而下，大步走入殿來。

甘明珠問道：「是你點了我爹七處陰穴？」

神像道：「不錯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還有兩處未解？」

神像道：「不錯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如何解法？」

神像笑道：「甘姑娘，妳不用性急，等我和藍姑娘談妥了，自會教甘祿堂如何解穴的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你既點了我爹七處陰穴，爲何又把我爹擄來？」

神像低沉的道：「甘姑娘，妳這錯怪我了，令尊並不是我刼持的。」

甘明珠問道：「那會是誰？」

神像道：「這就是我要請藍姑娘到這裡來的主要原因了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那麼我老主人呢？」

神像又道：「自然也不是我刼持的了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那你爲什麼要說把少主人送到，就可以釋放老主人呢？」

神像笑道：「我不這麼說，你們如何會來？何況對方耳目靈通，你們原來就在插花廟落脚，回到插花廟來，對方自是不疑有他，現在你明白了吧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我義父他們和甘伯父都不是你刼持的，那你要我來做什麼呢？」

神像道：「共商大計。」

「共商大計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要和我們商量什麼？」

神像道：「難道妳不想救妳的義父？甘姑娘不想救她令尊麼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是爲了幫我們的忙？」

神像道：「也可以這麼說。」

藍如玉問道：「也可以這麼說，那是閣下另有條件了？」

神像道：「我正是這個意思，你們爲了救人，我是爲了對付對頭，目的不同，手段是一樣的了。」

佟元璋道：「閣下之意，是要和咱們合作了？」

「當然是合作。」

神像道：「不過我有一個條件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說出來聽聽？」

神像道：「這也算不得什麼，只是在尚未救出妳義父和甘姑娘令尊之前，你們都得聽命於我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等救出我義父和甘伯父之後呢？」

神像道：「你們仍得聽命於我，直到消滅了我對頭之後，咱們的合作當然也終止了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的對頭是什麼人？」

神像道：「這個妳毋須多問，目前你們只要回答我願意不願意接受我的條件？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藍如玉遲疑的道：「你是不是馬上要我們答覆？」

「這倒不用。」

神像低沉的笑道：「妳可以和他們好好商量商量，在天亮之前，再答覆我不遲。……」

話聲說完，忽然低「哦」一聲，接著道：「廟外有人來了，很可能就是跟踪你們來的了，藍姑娘，你們也許對我還存有一份懷疑，對不？現在不妨讓你們開開眼界，好了，你們就在這裏等著，對方若是闖進廟來，可由你們去對付，記着，對敵之時，不論是否對方敵手，只須口中喊出『一、二、三』，然後伸指凌空點出，就可把對方挐下，等你們對我有了信心，再答覆我好了。」說到這裏，接着叫道：「青字三號、五號，你們退下去。」

那青衣人和甘祿堂同時躬身應「是」，果然疾快的往龕後退去。

神像也寂然無聲，不再說話。

藍如玉聽得將信將疑，回頭道：「大家坐下來，看看他說的話是否應驗？」

大家依言各自席地坐下。

甘明珠惦念着管練霞，低低的道：「三姐怎麼還沒來呢？」

藍如玉輕「噓」了一聲，示意她不要多說。

就在此時，只聽「嘶」的一聲，一道人影，凌空飛來，在殿前小天井中瀉落！

大家目光一注，發現來的竟然又是一個青衣人，月光之下，隱約可以看清對方面貌，此人面貌森冷，死板板的一無表情。

他裝束、面情、竟和方才那個青衣三號以及先前的甘祿，幾乎完全一模一樣，若不是青字三號和甘祿堂奉命退去，幾乎懷疑就是他們了！

幾人之中，只有藍如玉和佟元璋江湖經驗較多，立時想到這神像幾個手下，一身裝束，敢情是倣照對方的了。

那青衣人瀉落天井、目光炯炯，像獵犬般機警的向四週掃射了一下，他似乎對陰沉幽暗的觀音殿極爲注意，雙手隱藏袖中，暗暗作勢，舉步朝石階行來。

甘明珠悄聲道：「二姐，待會由我去對付他，試試『一、二、三』這句口號靈不靈？」

藍如玉低聲道：「先要佟老去探探他的口氣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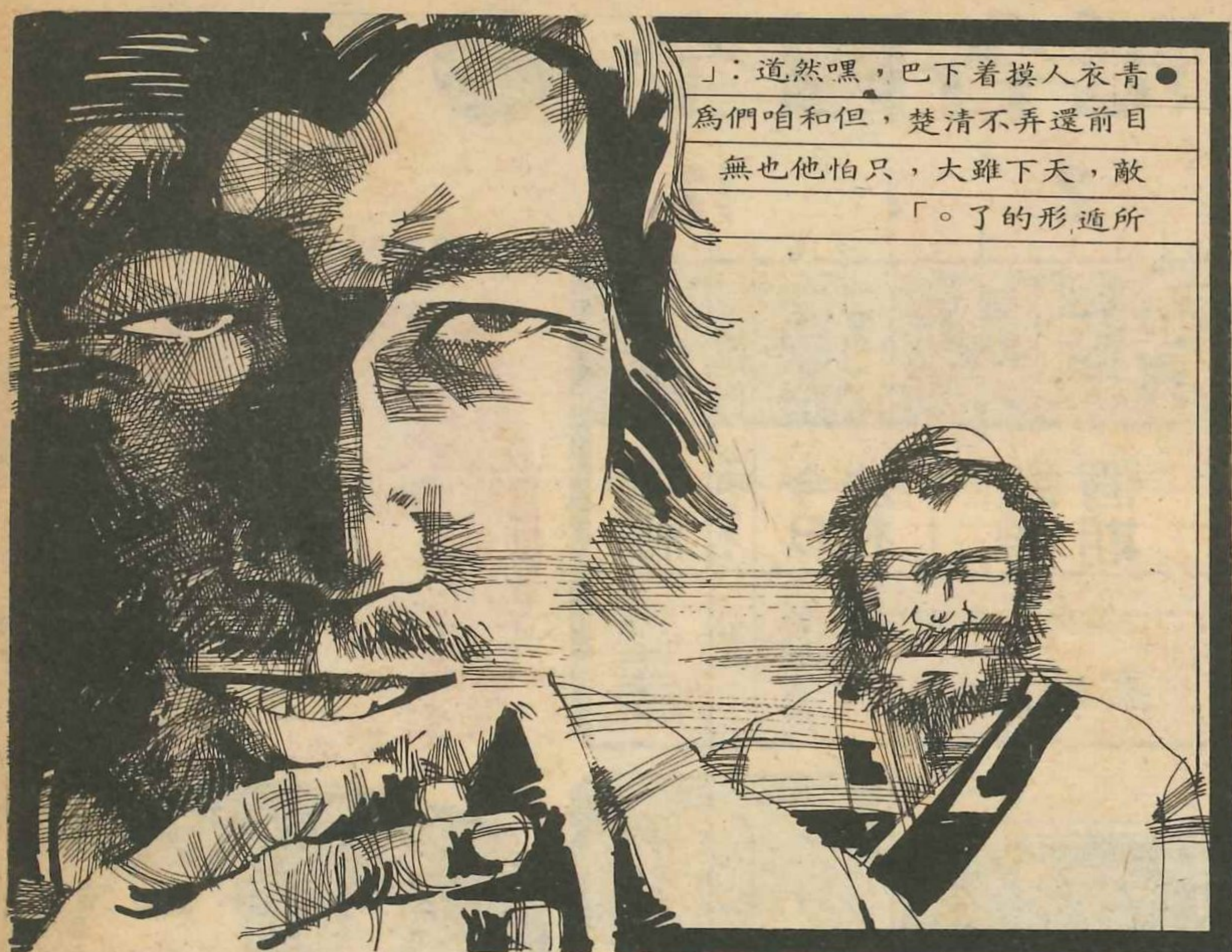
青衣人剛行近階前，佟元璋就沉聲喝道：「閣下止步。」

青衣人聽到喝聲，不覺脚下一停，抬目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佟元璋舉步走出，說道：「兄弟佟元璋，閣下何人？」

「嘿嘿！」青衣人深沉一聲道：「果然是佟兄。」

藍如玉細聆他聲音，這回可以證實，此人才是那晚在


●青衣人摸着下巴，嘿然道：「目前還弄不清楚，但和咱們爲敵，天下雖大，只怕他也無所遁形了。」

竹林大宅院中和自己動手的青衣人了！

佟元璋沉聲道：「閣下何人？」

青衣人乾笑道：「佟兄眞是健忘，今天傍晚才和兄弟見過面，怎麼就記不得了？」

佟元璋暗道：「原來傍晚和自己約定的竟然是他，如此看來，那神像手下的兩個青衣人（靑字三號和五號甘祿堂），果然都是假冒他的了。」

心中想着，一面說道：「閣下是找兄弟來的了？」

「正是。」青衣人道：「兄弟據報，佟兄好像得手了？」

「得手，」是指藍如玉被繩索綑綁了雙手也。

佟元璋冷森一笑道：「兄弟確然得手了，閣下呢？我老主人現在何處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兄弟弄不懂佟兄何以跑到這裏來了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閣下約定了記號（燈光），却不見你的影子，閣下該怎麼說法？」

他究竟老江湖了，並未說出來的是甘祿堂，却要先探聽他的口氣。

青衣人點頭道：「沒錯，兄弟剛才是因事躭誤了。」

佟元璋冷笑道：「兄弟依你閣下約定的記號，打了燈光，最後却遭人襲擊，該不是閣下出的點子吧？」

這自然是故意說的了，因爲遭到襲擊，所以要撤退到插花廟來了。再說依照約定是燈光，來的却是甘綠堂，可見青衣人是被人使了調虎離山之計！

青衣人怒聲道：「果然是那批不長眼睛的東西，和咱們搗亂，兄弟和佟兄約好了，豈會出爾反爾？」

佟元璋終於聽出他的口氣來了，他不能準時趕來，果然中了神像這批人的計，由此可見神像這批人，不但和對方同樣神秘，而且也神通廣大，他們似乎都在爭取主人（藍如玉），這倒眞是撲朔迷離之至！

他看了青衣人一眼，徐徐說道：「閣下知道襲擊兄弟這批人的來歷麼？」

青衣摸着下巴，嘿然道：「目前還弄不清楚，但和咱們爲敵，天下雖大，只怕他也無所遁形了。」

這口氣說得很大！

佟元璋道：「閣下現在作何打算了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兄弟聽說佟兄回到插花廟來了，故而趕來瞧瞧的，咱們自然仍照原議行事。」

佟元璋冷冷的道：「現在形勢不同，照原議只怕行不通了。」

青衣人似有警覺，說道：「怎麼？佟兄要毀約了？」

「無所謂毀約。」

佟元璋乾笑道：「只是早晚市價不同而已！」

青衣人道：「那麼依佟兄之見呢？」

佟元璋道：「兄弟認爲閣下爲了表示誠意，應該先取下面具來，讓我看看你究竟是誰？有沒有和佟某談條件的資格？」

青衣人嘿然道：「佟兄莫要忘了你老主人還在咱們手中，你除了接受兄弟的條件，沒有任何條件可提。」

佟元璋也笑道：「閣下也莫要忘了，這裏是插花廟，你既然進來了，要走只怕沒有這麼容易。」

甘明珠翩然走出，接口道：「佟總管何必和他多費唇舌？乾脆叫他束手就縛，不就結了？」

青衣人目光一注，冷聲道：「甘明珠，老夫正在找妳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妳找我作甚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妳雖然逃了出來（她是管練霞救出來的）但妳爹却在老夫手裡，妳還是乖乖隨我回去的好。」

「爹果然是你們刼持去的。」

甘明珠哼了一聲道：「那好，你不用走了。」

「鏘」的一聲，掣劍在手。

青衣人冷冷一笑道：「憑妳甘姑娘，要和老夫動手，還差得遠呢！」

甘明珠道：「是你差得遠，還是姑娘差得遠，你試試就知道了。」

手腕一振，刷的一劍刺了過去。

青衣人右掌一推，呼的一聲迎着長劍斜劈而出。

甘明珠突覺劍身一震，連虎口都被震得隱隱生痛，心頭暗暗吃驚，忖道：「這人掌上力道甚强，自己倒是不可輕估了他！」

身形一退卽進，青萍劍使了一招「乾三連」，劍身突然漾起三道劍光，分上中下橫掃過去。

青衣人大笑道：「這招劍法，比妳老子使的還差二三年，就算妳老子使來，也奈何不了老夫？」

隨着話聲，左掌竟然迎着劍光劈來。

武林中敢以肉掌硬劈劍刃的人，可還不多（一般以掌劈劍，劈的都是劍脊），可見此人在掌上的修爲，該是何等自負了？

甘明珠心頭一氣，劍上自然用足了力道，那知劍勢剛劈到一半，就被對方掌上發出來的一股强勁潛力擋住，對方身形微側，右手五指箕張，突出如風，抓向自己左肩。

這一記奇快絕倫，甘明珠因劍勢受到阻滯，左手要待硬接，又自知功力和對方懸殊，一時無暇多想，急急往後躍退。

青衣人也不追擊，嘿然冷笑道：「如何？妳連老夫第二招都接不下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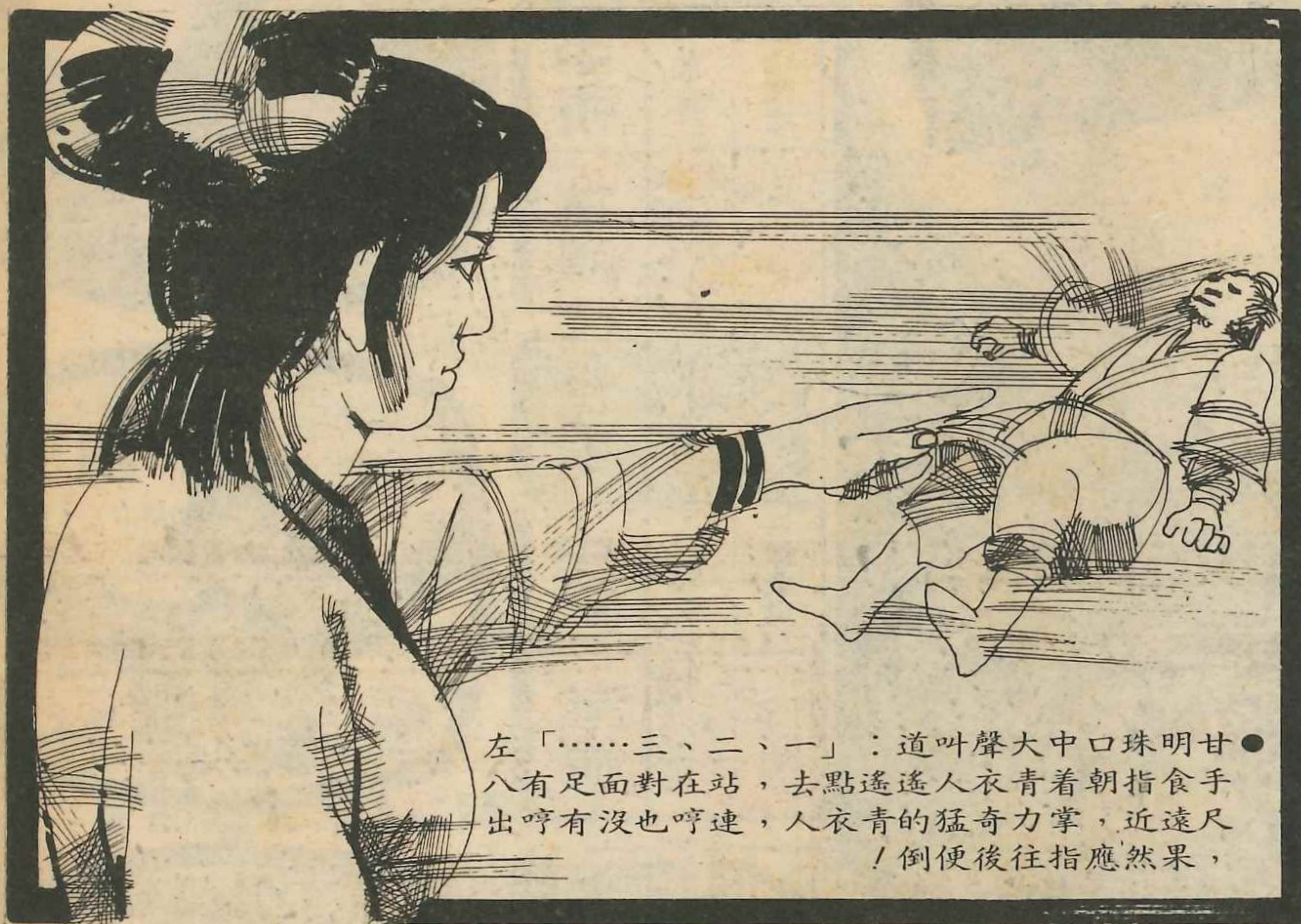
「哼！」甘明珠怕他追擊，又後退了一步，才道：「你只怕連我一個指頭也接不下呢！」

青衣人大笑道：「小丫頭，妳知道老夫是誰？在老夫面前，妳還是少冒大氣吧！」

「你當我吹牛？」

甘明珠披披嘴道：「不信，你就瞧着！」

「好！」青衣人雙手籠在袖裡，點頭道：「老夫不還手，妳點一指試試看？」


●甘明珠口中大聲叫道：「一、二、三……」左手食指朝着青衣人遙遙點去，站在對面足有八尺遠近，掌力奇猛的青衣人，連哼也沒有哼出，果然應指往後便倒！

「小心了，我要發指啦！」

甘明珠自然毫無把握，口中大聲叫道：「一、二、三……」

左手食指朝着青衣人遙遙點去。

她點出的手指，當然只是作了個樣子，絲毫不用力道，但說也奇怪，她手指堪堪凌空點出，站在她對面足有八尺遠近，掌力奇猛的青衣人，連哼也沒有哼出，果然應指往後便倒！

這一下不但甘明珠看得目瞪口呆，就是站在階上的佟元璋，和隱身在觀音殿上的藍如玉、雲飛白，莫不看得聳然動容！

這是大家親眼目覩，看得清清楚楚的事兒，以青衣人掌上功夫來說，此人的武功內力，均已足可排名在一流高手之列，此時除了甘明珠凌空點出的這一指，既別無指風，也沒有什麼細小暗器，竟然眞會毫無還手之力，應指倒下，這當然不是甘明珠把他點倒的，而是會說話的神像在暗中把他制住的了。

天底下當然不會有神，那神像當然是有人在暗弄玄虛；但他這一手委實神奇得很，這會是什麼武功呢？

青衣人堪堪倒下，右首屋簷上突有兩道人影疾如飛鳥，一下落到了青衣人身邊。這兩人是兩個年歲相仿的少女，一式黑布包頭，穿一襲黑色窄身勁裝，手持秋月般鸞刀，模樣甚是俊俏。

她們的突然出現，自然是青衣人一黨！

甘明珠長劍一指，冷然喝道：「站住，妳們是什麼人？」

雲飛白手提長劍，從殿中走出，笑道：「她們就是玉女雙嬌。」

「好啊！」甘明珠倏地欺上前去，喝道：「妳們那一個是假冒我的人？快說。」

玉女雙嬌中身材較高的一個嬌笑道：「是我怎麼樣？」

甘明珠盛氣的道：「很好，今晚我要把妳們兩個都留下來。」

身材較小的一個嗤的笑道：「妳少冒大氣了。」

甘明珠道：「妳們不信，就來試試！」

一面回頭道：「雲大哥，你莫過來，看我收拾她們。」

她試出「一、二、三」這句暗號果然應驗，心裡有了信心，所以要搶着和她們動手，不讓雲飛白出手。

身材較高的黑衣女子嬌聲道：「甘明珠，憑妳這點能耐，只怕連我十刀都接不下呢！」

甘明珠嬌哼一聲道：「多言無益，接招！」

刷的一劍，刺了過去。

身材較高的黑衣少女理也沒理，只是身形輕挪，閃開了她的劍勢，也回頭道：「師妹，妳替我掠陣，我要在十招之內，把她拏下。」

「鈴」！她在說話聲中，鸞刀已經劃出，一道銀月般的刀光，斜削甘明珠右肩。

她刀法果然奇詭得很，人還在和她師妹說話，刀尖就已到了甘明珠的肩頭，好快的一刀！

甘明珠豈甘示弱，口中冷哼一聲，青萍劍刷刷刷左右連擺，一連劈出六劍，這六劍不過是「坤六段」一招而已！

黑衣女子嬌脆一笑，身法奇特，纖纖柳腰，如因風輕擺，每一擺動，正好避讓開甘明珠的劍勢，而她手中鸞刀，却絲毫不慢，一刀接一刀的遞出。

尤其她刀上按着一顆銀鈴，刀發得一快，銀鈴就跟着「鈴」「鈴」直響，聽來雖然清脆悅耳，但也頗爲擾人！

兩人這一動上手，眨眼工夫，就已打了七、八個照面，甘明珠展開家傳「乾坤劍」，一支青萍劍青光繚繞，忽東忽西，劃出一排排的劍光，密集而凌厲！

黑衣女子手中鸞刀也劃起一道弧形銀光，最好看的還是她的身法了，嬌軀隨着刀勢，不住的擺動，在一片劍光中，款段而行，不徐不疾，搖曳生姿，當眞是步步金蓮，嬌俏婀娜，如果和她動手的是男人的話，不看得暈頭轉向才怪！

激戰中，只聽甘明珠嬌聲喝道：「喂，妳已經發了幾招啦？」

黑衣女子鸞刀「鈴」的一聲，從右首劃了個弧形，刀光一閃，斜劃到甘明珠左肋，才道：「這是第九刀。」

她這一刀比話聲還快，因爲本來明明是攻到右側的，忽然攻到了左肋，甘明珠一劍撩了個空，急忙後退，但聽「嘶」的一聲，左邊衣衫，已被刀尖劃開了三寸長一條！

甘明珠後退三步，叫道：「住手。」

黑衣女子冷笑道：「妳不是我的對手，叫雲飛白上來吧！」

甘明珠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要在第十招上把妳拏下，所以問妳已經是第幾招了？」

黑衣女子冷哂道：「我剛才不是告訴妳是第九招吧？」

「現在是第十招，對嗎？」

甘明珠左手徐徐舉起，咭的笑道：「那妳就躺下吧！一、二、三……」

食指隨着「三」字凌空點出。黑衣女子一聲不作，果然應指往後倒去。

身材較小的黑衣女子覩狀大驚，身形一掠而前，還未開口！

甘明珠道：「妳也吃我一指，一、二、三、……」

那黑衣女子堪堪縱出，果然身形一歪，也如響斯應，跟着倒了下去。

（下期待續）

16

玫瑰劍

文/東方玉　圖/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

神像聲言藍如玉、甘明珠欲救義父及乃父，惟有和他合作，答應與否，可在天亮前答覆，正說間，忽謂廟外已有敵踪，對敵時只須喊「一、二、三！」以指遙點，即可把來人拏下。此時殿外果有一青衣人瀉落，甘明珠自告奮勇，仗劍出，蓋即竹林大宅中之青衣人也，甘喝：「一、二、三」，點出一指，青衣人果應指倒地，玉女雙嬌相繼搶下，亦爲甘出指所制。

一六、百步聞香

這眞是奇妙之至，甘明珠只是嘴裡喊着：「一、二、三」，手指虛虛一點，居然一連點倒了三個高手，心中自然十分高興，回頭望望雲飛白，咭的笑道：「雲大哥，這眞好玩，她們當眞連我一指都承受不住。」

雲飛白站在階石上，心頭也是大感驚奇，只是總覺得那說話的神像，行事太過詭秘，是禍是福，殊難逆料。

就在此時，只聽甘祿堂的聲音，從殿中傳了出來，說道：「雲少俠、甘姑娘，主人有請。」

甘明珠對神像已是生了極大的信念，催道：「雲大哥，我們快進去。」

兩人同入殿中，甘祿堂和那青字三號，也把青衣人和玉女雙嬌，都搬了進來。

只聽神龕中千手觀音神像口中低沉的道：「甘姑娘，妳一連擒下三人，這功勞不小。」

甘明珠喜孜孜的道：「這是你在暗中相助，我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。」

神像又道：「青字五號。」

甘祿堂躬身道：「屬下在。」

神像道：「你去把那青衣人臉上面具揭下來，看看他是什麼人？」

甘祿堂應了聲是，走到青衣人身邊，俯下身去，伸手揭起一張面具，不覺呆得一呆，說道：「會是雙掌開天路東華？」

路東華以雙掌馳譽武林，號稱雙掌開天，在江湖上掌力之深，無出其右，而且一向爲人極爲正派，甘祿堂驟覩之下，自然大爲驚凜！

神像微微一哂道：「連北嶺七星都爲對方所用，路東華又算得了什麼？」

接着又道：「青字三號，你們兩個，先把他們三人，送到後面去。」

青字三號和甘祿堂答應一聲，就把路東華和玉女雙嬌一起送去後殿。

神像又道：「藍姑娘要救令義父，甘姑娘要救令尊，只有和我合作一途，不知二位姑娘可曾決定了麼？」

藍如玉道：「你方才說過，要我們在天亮之前給你答覆，我們還有一個三妹，尚未回轉，我想回去商量商量，準在天亮之前作答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神像說道：「自然可以，此時還不到三更，你們回去也好，我並不勉强你們，等商量好了，再答覆我不遲。」

藍如玉朝神像拱拱手道：「如此，我們先行告退。」

「慢點！」神像又道：「四位走得這樣匆忙，只怕走不出百步呢！」

藍如玉聽他口氣不善，不覺神色微變，說道：「閣下……」

神像沒待她說下去，輕笑一聲道：「藍姑娘不要誤會了！」

口氣微頓，接着說道：「方才甘姑娘虛虛作勢，就點倒了三人，那是我在暗中彈出的『百步聞香』，那是一種劇毒粉末，雖是以內功彈出，不易飛散，但四位立身之處，和我相距極近，難保不在呼吸中聞上少許，如果不先檢查檢查，這樣匆忙的走了，萬一吸入了少許，不出百步，就會昏倒，那時豈不把這筆帳算到了我頭上，說我暗算四位了？我既有和四位合作之心，雙方必須相處以誠，故而提醒四位，先運氣試試，如果發覺不對，那就該服了解藥再走，以策安全。」

他這番話，說得似乎很誠懇！

藍如玉、佟元璋自然聽說過「百步聞香」的名稱，江湖上把這種劇毒，稱之爲「無形毒指」，乃是極厲害的毒功，無怪雙掌開天路東華和玉女雙嬌都會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。

藍如玉聽得暗暗心驚，口中說了聲：「多謝指點。」

果然依言站立不動，暗自運氣檢查。其餘三人，也各自凝神運氣，檢查全身。

這一檢查，四個人果然都全發現體內似有輕微中毒現象，只是並不十分嚴重，想來那神像說得不假，是他在暗中施展「無形毒指」之時，因大家和他相距極近，以致無意之中吸入了少許！

藍如玉緩緩睜開眼睛，說道：「多蒙閣下提醒，我們果然都有輕微中毒之象！」

神像淡淡笑道：「你們吸入之毒雖然輕微，但『百步聞香』，只要聞上少許，仍然走不出百步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叫道：「青字三號，你去給他們端上四盞解毒露來。」

青字三號躬身應「是」，回身走入，隨即從殿後端出四個小玉盞來。

神像又道：「四位把玉盞中的解毒露喝了，就可以走了。」

佟元璋看了玉盞一眼，只覺盞中解毒露無色無味，和清水一樣，看不出來異處……

只聽神像輕笑一聲道：「怎麼，佟總管是怕我在水中下毒嗎？我要和你們合作對付對頭，怎會出此下策？再說四位都在殿內，和我近在咫尺，我眞要對四位不利，早就施展『百步聞香』了，何用如此費事？」

佟元璋心中雖覺猶豫；但想想他說得也是有理，這就伸手取起玉盞大笑道：「行走江湖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佟某且相信閣下一次。」一面回頭道：「主人和雲公子、甘姑娘不妨暫緩，等佟某服下之後，看看是否眞是解毒之藥，就可知道了。」

說完，果然舉盞一飲而盡。

神像輕笑道：「佟總管果然老謀深算，忠心爲主！」

藍如玉眼看佟元璋服下解毒露，立即閉上眼睛，似在運氣，就等待着他的感應。

過不一回，佟元璋倏地睜開眼來，點頭道：「看來這是解毒露，大概不會錯了，屬下剛才運氣檢查，那輕微的中毒現象，好似消失得很快！」

神像輕輕嘿了一聲道：「藍姑娘現在總該相信了吧？」

藍如玉不再多說，伸手取過玉盞，一口喝乾，甘明珠也和她同時取起玉盞，喝了下去。

雲飛白待二女放下玉盞，伸手去取，就在此時，突聽耳邊響起一個急促的聲音，叫道：「雲大哥，喝不得！」

那是管練霞「傳音入密」的聲音，話聲堪堪入耳，「拍」的一聲，手中玉盞，已被從殿外

飛射進來的一顆小石子，擊得粉碎！
神像口中傳出一聲叱喝：「外面是什麼人？」

這一聲，因爲喝得聲音較響，已可聽出是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！

藍如玉、甘明珠二人忽見雲飛白手中玉盞被人打碎，方自一愕！

只聽佟元璋口中忽然「咦」了一聲，叫道：「不對……」

話聲未落，一個人好端端的忽然打了個轉，撲倒地上！

藍如玉、甘明珠也在此時突覺眼前一黑，一陣天旋地轉，相繼撲倒下去。

這不過是電光石光般事，雲飛白看得大驚，只聽耳邊緊接着響起管練霞急促的聲音說道：「雲大哥，你快縱身飛出來，我在暗中擋她一擋，再遲就來不及了，救人之事，只好以後再設法了。」

雲飛白心知時機緊急，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，突然雙足一頓，使了一式「燕子穿簾」、一道人影，從殿上激射而出。

只聽那神像口中嬌叱一聲：「雲飛白，你想走嗎？」

接着那女子聲音似乎驚「啊」了一聲！

雲飛白一下竄出觀音殿，突覺身邊疾風颯然，自己右手已被一隻柔軟的手掌抓住，耳邊有人輕喝一聲：「快走！」

一股大力傳了過來，拉着自己往外飛掠，幾乎不用自己縱身起落，就像流星一般，劃空飛行！

心知這拉着自己奔行的就是三妹管練霞了，但這一路上飛行極爲神速，幾乎連話聲都說不出來。

不，他身中「百步聞香」，果然不出百步，就漸漸感覺不對，一個人竟然在奔行中昏迷過去。

× × × ×

快四更天了！

●雲飛白心知時機緊急，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、突然雙足一頓，使了一式「燕子穿簾」一道人影從殿上激射而出……

小茅屋中一燈如豆，雲飛白臉如金紙，躺在木板床上，一動不動，依然昏迷如故。

門口，春雨、秋霜，各自手仗長劍，臉情緊張而肅穆的嚴神戒備，如臨大敵！

就在木板床右側的地上，盤膝坐着管練霞，雙目垂簾，似是正在調息運功。

現在，她已經緩緩睜開眼來，長長的吁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好厲害的『百步聞香』！」

秋霜聽到管練霞的聲音，急忙奔了過來，急着問道：「管姑娘，雲相公傷得很重嗎？我家主人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雲大哥中了毒，二姐、四妹和佟總管都上了賊人的當……」

春雨也趕了過來，急道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目前只有先把雲大哥救醒了，再行設法。」

春雨道：「雲相公中的是什麼毒呢？小婢身邊有我家老主人練製的『八寶化毒丹』，能解奇毒，不知管不管用？」

管練霞微微搖頭道：「我已經喂了他三粒『解毒護心丹』，暫時可保無虞，雲大哥中的毒不深，但『百步聞香』，不是普通毒物，必須用眞氣從他體內逼出不可。」

秋霜道：「管姑娘方才也中了『百步聞香』嗎？」

管練霞頷首道：「我和她對了一指，她彈出的毒粉已被我震散了十之八九，要不然，我也不能回來了。」

秋霜道：「管姑娘現在已經沒事了吧？」

管練霞舉手攏攏秀髮，含笑道：「我足足化了一頓飯的時光，才把毒物逼出，現在自然沒事了。」

春雨問道：「這人究竟是誰呢？會有這麼厲害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詳細情形我也不知道，這人好像是個女的，她只是仗着『百步聞香』毒粉霸道罷了。唉！我去得遲了一步，二姐、四妹都已喝了她調製的毒藥……」

春雨、秋霜聽得身軀一震，同聲驚啊道：「主人喝下了毒藥，那還有救麼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妳們不用急，我看她似乎別有居心，那盞毒藥，也決不會是穿腸毒，所以二姐她們是不會有危險的。」

她不待兩人說話，接着道：「目前只有先把雲大哥救醒了，再作道理。」

春雨道：「管姑娘是不是要替雲相公逼毒？」

「嗯！」管練霞臉上不禁飛起兩片紅雲，低低的道：「除了給他把毒物逼出體外，別無辦法可解。」

說到這裏，目光一抬，說道：「我功力尚淺，方才給自己運氣逼毒，尚且足足化了一頓飯工夫，如今要替別人運氣把毒物逼出體外，只怕要更多的時間才行，妳們在天亮之前，務必守在門外，不可驚動。」

春雨道：「小婢省得。」

兩人迅快的轉身走出。

管練霞靦腆的道：「秋霜、妳把房門……掩上了……。」

秋霜看她一副嬌羞模樣，心知她怕羞，不願讓人看到，口中答應一聲，隨手掩上了房門。

管練霞轉身走近床前，看到雲飛白本來溫潤如玉的臉色，這時已呈一片青黑，心中不期生出一絲憐憫，伸手一探，鼻息甚是微弱，心知「百步聞香」只要吸入一絲毒氣，就會使人昏迷不醒，如若要替他運氣通毒，至少也要讓他先醒過來，才能施爲！

要使他先清醒過來，自己就得先度他幾口眞氣，才能抗拒侵入體內的毒物。

「這度氣……」

管練霞想到度氣，粉臉不由得驀地湧起兩片紅潮！

她究是一個女孩兒家，如何能和他口對口的度氣呢？

縱然他是自己的結義大哥，但男女授受不親，何況……她心頭小鹿不禁一陣跳動，站在床前，只是趑趄不前，猶豫不決！

但當她目光接觸到雲飛白雙目緊閉，昏迷不醒，不覺又緩緩的移前了一步，要待……

她又停住了，她自小至大，從未和男人接觸過，這是多麼羞人之事……

不！雲飛白既是自己結義大哥，自然和長兄一樣，如今，二姐、四妹，全已淪入人家手中，亟待自己和雲大哥去救她們，雲大哥中毒昏迷，自己不救他，還有什麼人救他呢？

何況，當日……自己第一次見到雲大哥，就芳心默許，才一路跟踪着他下來的，如今他在危難之中，自己怎麼反而拘泥起小節來了？

她鼓起勇氣，不再顧慮男女之嫌，驀地俯下身去，伏在他身上，櫻唇緊緊合在他唇上，用舌尖輕輕挑開了他緊閉的牙關，深深吸了口眞氣，緩慢的度入他口中。

她從小練的原是玄門正宗內功，何況這口眞氣又是少女純陰之氣，度入雲飛白口中，一直逼下丹田，自然就可帶動他體內的氣機了。

管練霞再吸再度，等到第三口眞氣，度入雲飛白口中，雲飛白陷入昏迷的人，漸漸清醒過來！

他只感覺到嘴唇被人合住了，無法張口，舌尖和管練霞抵住他上顎的舌尖相遇，極自然的輕輕吮吸了一下，心中甚是奇怪，不覺抬動眼皮，倏地睜開眼來！

管練霞剛把一口眞氣，度入他口中，突覺舌尖微微一麻（被他吮吸了一下），雲飛白已經睜開眼來，這下直把她羞得心頭狂跳，一張粉臉登時紅得比大紅緞子還紅，但此時度入的眞氣，又絕不能中途停止，只好緊閉着眼睛，把眞氣緩緩的送下丹田，才急忙直起身子，一顆心兀是顫抖不止。

雲飛白看到管練霞不避男女之嫌，伏在自己身上，正在給自己度氣（一股眞氣直下丹田，他自然感覺得到），怕她害羞，眼睛睜了一下，又緩緩閉上。

管練霞心頭雖然又羞又窘，但自己度了他三口眞氣，才使他清醒過來，時間稍久，自己度入的眞氣，又將消失，豈不前功盡棄？

一時顧不得羞澀，急忙開口道：「雲大哥，剛才我度了你三口眞氣，你才醒過來的，現在我扶你坐起，還得運功給你逼出體內劇毒，你靠壁坐好，和我手掌相抵，等我催氣輸入之際，你必須按平日運功之法，和我眞氣會合。」

說完，伸手扶着他緩緩坐起，背抵牆壁坐好，自己也脫了弓鞋，和他對面坐下，然後伸出一雙玉掌，和他雙掌相抵。

雲飛白心中一陣感動，虛弱的道：「三妹，眞謝謝妳，又是妳救了我。」

管練霞霞生雙頰，低低的道：「快別說話了，記住，要和平日運功一樣，不可分心……」

「分心」，這是暗含警告之意，他看到了方才度氣的情形，自然會心生遐思，但運氣行功，可不能有絲毫的雜念。

她說到「分心」二字，臉上又是一陣熱烘烘的，害起羞來；但她練的是玄門內功，這一運起玄功，心神立時寧靜下來，兩股熱流，緩緩從掌心透入。

雲飛白自然不敢大意，也寧神壹志，運起本身眞氣，以峨嵋心法，引導管練霞逼入體內的眞氣，循着十二經絡而行。

要知雲飛白雖是峨嵋高僧靈芝大師的唯一門人，但峨嵋心法，乃是佛門神功，必須循序漸進，修行以佛法爲主，俗家弟子，自然無法練到最上乘的功夫，何況雲飛白從師十年，功行尚淺，要他自行運功把吸入的毒粉逼出體外，自然無法辦到。

此時有管練霞源源輸入體內的眞氣相助，情形就不同了，因爲佛門內功，練的是純陽之氣，少男爲良，管練霞少女之身，在卦爲兌，正好陰陽和合，相生相成，兩股眞氣，合而爲一，功力自然大爲增强，隨着眞氣流注之處，「百步聞香」的殘餘毒氣，極自然的被逼出體外。

這道理說來雖然容易，但運氣行功，可不能一蹴即就，必須十分緩慢，方合乎自然之道，要走完全身十二經絡，最少也要一頓飯的時光，何況這是逼毒，終究隔着一個身體，自然比自身運功逼毒較爲困難，因此也就更爲費時費事。

●管練霞剛把一口眞氣，度入他口中，突覺舌尖微微一麻，雲飛白已經睜開眼來，這下直把她羞得心頭狂跳……

遠處已經聽到雞啼，窗戶外也漸漸露出魚白！

管練霞才緩緩收回雙掌，她練的雖是玄門正宗內功，但總是功力尚淺，經過這番催氣行功，內力消耗甚多，一張勻紅嬌嫩的臉上，浮現出一片蒼白，額上也已隱見汗珠，輕輕吁了口氣，喘息着道：「雲大哥，你再運功試試，是不是完全好了。」

雲飛白本來只是吸入了少許「百步聞香」，才昏迷不醒，本身內力，並未消耗，此時又有管練霞內功之助，不但體力完全恢復，也更覺得精神煥發，聞言笑道：「三妹，眞該謝謝妳，我已經完全好了……」

話聲甫落，忽然發覺管練霞臉色蒼白，嬌喘不已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急忙問道：「三妹，妳怎麼了？」

忍不住伸手去扶。

管練霞蒼白的臉上，飛起一片紅暈，幽幽的道：「你完全好了就好，我不要緊，只要坐息一回，就會好的。」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 17

東方玉/文 ● 黃憲鐘/圖

前文提要：甘明珠依神像指點，擒下青衣人及玉女雙嬌，藍如玉起身告辭，神像囑運氣一試，等運氣檢查果毒已中，藍等神像命取解毒露，佟元璋先喝下毒果消失，佟藍與甘亦飲，管雲飛白方把盞，聞管傳音警告，囑速退，斯時佟及藍、甘三人忽倒地，雲至中途，亦昏迷，管救回茅屋，以本身眞氣爲其逼毒。

一七、九毒觀音

天色已經大亮！管練霞雙目微闔，正在木床上趺坐運功，雲飛白右手搭在未出鞘的劍柄上，靜靜站在窗下，算是替她護法。

昨晚離奇的遭遇，使他幾乎有如夢如幻之感，要不是管練霞及時趕到，把他從揷花廟救出，再以本身眞氣助他，逼出體內劇毒，眞不知道後果如何？

想到自己，就使他想到了藍如玉和甘明珠，她們喝下了那盞毒汁，現在不知怎麼了？

想到她們，忍不住回頭朝管練霞看去，只見她本來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的臉上，經過這陣調息，已經恢復過來，細膩如玉的膚色，透出一片勻紅，宛如朝霞初生，瑩光照人，嬌艷欲滴，不由看得一呆！

想起剛才她口對口度氣的光景，丁香含膩，心頭禁不住爲之一蕩！但立時暗自責備自己：「飛白呀飛白，三妹爲了替你逼出體內劇毒，不避男女之嫌，不惜耗損眞元，你怎好起此遐思？」

這一想，立即移開目光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正襟站立。

管練霞緩緩睜開眼來，看到雲飛白目不斜視的站在窗下，不覺輕啓櫻唇，叫道：「大哥，你怎麼了？可是那裏不舒服麼？」

聲音嬌柔，顯示出她無限關切。

「沒……有……」雲飛白俊臉一紅，忙道：「三妹，妳醒得這麼快，是不是完全恢復了？」

管練霞已經跨下木榻，舉手攏攏秀髮，嫣然一笑道：「我說過坐息一回就好，自然完全好了。」

門外春雨、秋霜聽到兩人說話的聲音，就推門走入，春雨道：「雲相公好了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早就好了，三妹助我運氣逼毒，體力耗損過甚，又運了一回氣，才到現在。」

秋霜問道：「管姑娘，主人和甘姑娘究竟怎麼了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事還是由我來說，較爲詳細，前面一段經過，只怕三妹也不知道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是啊！我趕去正好雲大哥要喝那盞毒汁，前面的情形如何，我也正要聽聽呢！」

雲飛白這就把自己和甘明珠趕回茅屋，如何擒住青衣人（甘祿堂），引去揷花廟觀音殿，神龕中神像如何說話，要二妹（藍如玉）合作……

秋霜道：「那神像如何會說話呢？」

春雨攔道：「妳別打岔，聽雲相公說下去咯！」

雲飛白接着說出神像如何示警，說廟外發現敵踪，發現來人，只須口中喝出「一、二、三」，以指凌空點出，就可克敵……

秋霞忍不住道：「那是什麼手法呢？」

春雨叱道：「妳不說話，不會當妳啞吧的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此人使的就是『百步聞香』，那是一種無形毒粉，用指功把它彈出，不論武功多高，只要聞上一點，就走不出百步，昏迷不省人事。」

春雨問道：「雲相公，後來呢？」

雲飛白接着說出殿外果然又來了一個青衣人……

秋霜道：「那青衣人不是他們一路的吧？」

「不是。」雲飛白道：「其中內情好似十分複雜，這回來的青衣人，並非神像一路的人。」

接着說出甘明珠如何依照神像說的方法，接連把青衣人（雙掌開天路東華）和玉女雙嬌一併制住，藍如玉藉口和神像合作之事，須趕回和管練霞商量，神像如何要大家運氣檢查，結果每人果然都發現有輕微中毒現象……

秋霜急道：「那是神像暗中使的手脚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如今想來，確然是他的預謀了……」

接下去又把神像如何要他手下取出幾盞解毒露，要大家服了，才可無事，佟總管懷疑他有詐，先行服下，證明確是解毒露，藍如玉和甘明珠才各自取服，等到自己要服之時，管練霞適時趕至，以「傳音入密」阻止自己，這時，佟總管和藍如玉、甘明珠已經相繼倒了下去，詳細說了一遍。

春雨急道：「這麼說，主人和甘姑娘、佟總管都已中了他的劇毒了。」

秋霜道：「管姑娘，這如何是好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妳們不用焦急，方才大哥不是說那神像要二姐和他合作麼？讓他們服下那盞毒汁，只不過一種手段而已，他好脅迫二姐就範。」

秋霜道：「他有這麼厲害，爲什麼一定要主人和他合作呢？」

「他只是善於用毒而已，也說不上厲害。」

管練霞微微一笑道：「遇上眞正武功高强的人，使毒並不管用，也許他自感人手不足，企圖拉攏二姐，能把二姐收服更好，因爲二姐手下，有佟總管和七色劍士，所以我認爲二姐他們不會有危險的。」

春雨道：「管姑娘，求求妳，無論如何要設法把主人救出來才好！」

「這還用妳們說麼？」

管練霞婉然一笑道：「我和二姐、四妹，結爲姐妹，豈會袖手不管，只是……」

春雨道：「管姑娘，只是什麼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第一、這人故作神秘，到目前爲止，他到底是什麼路數，我們一無所知。第二、他那『百步聞香』，是一種劇毒藥粉，昨晚，我和他對了一指，雖把他指功震散，還差點中了毒，我們沒有藥物可解他的劇毒，無法和他抗拒。第三、他和刼持妳們老主人的一羣人，已極明顯不是一路的，我們目前處境，是在兩幫强敵的夾縫之中，敵暗我明，所以最要緊的就是要先離開這裏，保全自己，才能談得到救人，何況現在已是大白天，救人之事，只有等到晚上再行設法。」

秋霜道：「我們要到那裏去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目前我也說不出來，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探懷取出一顆紫醬色的藥丸，遞給了雲飛白，說道：「這是一顆易容藥丸，只要少許先塗在掌心再抹到臉上擦勻，就可改變容貌，這裏農家留有幾套舊衣衫，大哥改扮成農夫，先行出去，小妹和春雨、秋霜，自會隨後跟來，我們分開來走，目標就不集中，先離開這裏再說。」

說完，和春雨、秋霜一起退出房去。

雲飛白關上房門，脫下長衫，找出一套破舊的藍布衫袴，換好衣服，然後用藥丸在掌心抹了少許，兩手搓勻塗到臉上，把長劍貼身藏好，才開門出去。

只見管練霞也已挽起長髮，換上了男裝，那是甘明珠的長衫，臉上也塗了易容藥物，變成一張帶焦黃的面孔，看去像個三十來歲的人，春雨扮作她的僕人，穿了一件青布大褂。

只有秋霜換上了農家裝束，花布包頭，一身花布衣袴，像是種田人家的少婦。

管練霞看到雲飛白走出，忙道：「大哥，我們四個人，還是分作兩撥，你和秋霜先走，繞着山脚過去，我和春雨從林間小徑繞出去，到山前大路邊會合，但見了面，不用招呼，依然各走各的，才不至引人注意，好了，你們可以走了。」

雲飛白點點頭道：「秋霜，我們走吧！」

秋霜一向跟隨藍如玉，可沒有和男人在一起過，雖然雲飛白是主人的大哥，總是有些靦覥，聞言口中「嗯」了一聲，隨手從桌上取過竹籃，挽在臂彎裏，低着頭跟在雲飛白的身後。

春雨道：「雲相公，你們從後面走，門口有一把鋤頭，可別忘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省得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春雨，我們從前門走出去，如果有人監視，也可分散他們的注意。」

春雨答應一聲，果然跟着管練霞身後，開啓木門，走了出去。

雲飛白走到屋後，隨手取起鋤頭，抗在肩上，越過一片菜畦，順着溪流走去。

秋霜一手挽了竹籃，低着頭，跟在他後面，走了幾步，低低的叫道：「雲相公……」

雲飛白脚下一停，回顧無人，說道：「妳不可再叫我雲相公了。」

秋霜臉上脹得通紅，低低的道：「方才管姑娘吩咐的，小婢要叫：……叫你：……當家：……的。」

當家的，就是丈夫了，反正這是假扮的咯！

雲飛白也臉上一熱，爲難的道：「那我叫妳什麼呢？」

秋霜羞澀的道：「你叫我翠花就好。」

「好！」雲飛白點頭道：「我們快走吧！」

兩人沿着山脚，走了兩里來路，只見路旁一塊大石上坐着一個一身翠綠衣裙的女子，左脚脫下弓鞋，只是用手揉着，敢情是山路走累了，小脚疼痛難行，才會脫下鞋，用手揉個不停。

雲飛白沒有看她，只是急步走了過去。

只聽那女子嬌滴滴叫道：「喂，你這位大哥停一停。」

雲飛白聽她相喚，只得停下步來，問道：「姑娘可是叫我麼？」

這一抬目，才看清那綠衣女子一張瓜子臉上，眉如新月，眼如秋水，只是臉孔稍微黑了一些，但却是黑裏帶俏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體態豐滿而苗條。

這時她一手迅快穿上了弓鞋，俏生生站了起來，眼波流盼，盈盈一笑道：「這裏只有二位，奴家自然叫你了。」

秋霜道：「姑娘有什麼事嗎？」

綠衣女子輕唷一聲道：「這位大概是大嫂了，奴家是回娘家去的，只是走迷了路，想請問這位大哥一聲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姑娘要去那裏？」

綠衣女子含羞道：「奴家不是姑娘。」

回娘家去，自然是出嫁了。

雲飛白道：「對不起，請問小娘子的娘家在那裏？」

綠衣女子道：「奴家娘家在馬家店，不過我娘關照過我，回家之前，要奴家順道到插花廟去許個願……」

她頭漸漸低了下去，靦覥的道：「因爲……插花廟……送子觀音有求必應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娘要奴家去上炷香，求……菩薩保佑，早生……貴子……」

雲飛白聽她說出插花廟，又是送子觀音，心中不由一動，冷冷的道：「小娘子那是要到插花廟去了？」

「奴家走了許多寃枉路，就是找不到插花廟……」

綠衣女子眼中流露出希冀之色，說道：「這位大哥，大概是本地人了，自然知道插花廟如何走法？奴家的意思，是想請這位大哥帶個路，不知這位大哥可肯行個方便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眞對不住，我田裏正忙着，沒工夫給小娘子引路，我告訴妳走法，小娘子自己去吧！」

綠衣女子道：「大哥也費不了半天工夫，奴家一雙脚都已走起了水泡，想請大哥扶着奴家去，奴家不會虧待大哥的，這樣吧，奴家可以出二兩銀子，大哥意下如何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抱歉，實在沒空。」

綠衣女子急道：「這位大哥，奴家再加一兩銀子，好不好？」

秋霜道：「當家的，我們走吧！」

綠衣女子急道：「喂，你們不能走。」

秋霜道：「我們爲什麼不能走？」

綠衣女子道：「奴家在這裏已經等了半天，才等到你們從這裏經過，你們怎麼可以走呢？」

雲飛白聽得心頭又是一動，右掌暗聚力道，問道：「小娘子在這裏等我們很久了是不是？」

綠衣女子道：「是啊，奴家在這裏等了很久，但這條山路，地勢荒僻，經過的人不多，老半天只遇上你們二位。」

雲飛白聽她這麼說，也就把右掌凝聚的力道散去。

綠衣女子又道：「這位大哥，你陪不陪奴家到插花廟去呢？順便你呀，你也可以在觀音菩薩面前，替大嫂許個願，求子得子，可靈得很呢！」


●雲飛白沒有看她只是急步走了過去、只聽那女子嬌滴滴叫道：「喂！這位大哥停一停！」……

她看了秋霜一眼，吃吃笑道：「大嫂，妳要這位大哥去許個願，明年保妳養個白白胖胖的小娃娃。」

秋霜被她說得身上一陣臊熱，啐道：「要去妳自己去，咱們可沒這閒工夫，和妳閒磕牙，當家的，時間不早了，快些走呀！」

綠衣女子伸手一指秋霜，吃驚的道：「這位大哥，你……你那大嫂臉色好壞，是不是累了，還不快叫她坐下來歇息？」

她話聲未落，秋霜口中輕「咦」一聲，一手扶着頭，說道：「當家的，我頭好昏……」

口中說着，人已搖搖欲倒。

雲飛白看得大驚，急忙一手把她扶住，問道：「翠花，妳怎麼了？快坐下來休息一回再走，好嗎？」

綠衣女子道：「你這位大哥眞體貼，我的他呀，有你大哥一半溫存，奴家就滿足了……」

就在他說話聲中，雲飛白耳中突然聽到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：「大哥，這女子可能就是躲在神像後面說話的人了，你等我現身之後，就抱起秋霜，往後躍退，動作必須迅速，往後躍退三丈，就得立時旁躍變換位置，使她捉摸不定，無法向你偷襲，切記。」


●綠衣女子格的一聲嬌笑，道：「奴家姓秦，人稱九毒觀音的便是，」

這是管練霞的聲音。

這綠衣女子會是躲在神像後面說話之人？

雲飛白心頭暗暗一凜，故意裝出夫妻恩愛模樣，一手摟着秋霜身子，低低的叫道：「翠花、翠花，妳……噫！妳……怎麼……快快坐下來……」

他舉目亂張，似是在找一個平坦大石，才能把她放下來。

正好離綠衣女子三丈遠處，有一整片大岩石，甚爲平整，這就半扶半抱，把秋霜扶了過去。

綠衣女子叫道：「喂，這位大哥，你快把大嫂扶過來呀，奴家也好幫你照料咯！」

這時山徑上又有一個青衫黃臉中年人，奔行而來，走近綠衣女子身邊，忽然喘了口氣，含笑道：「這位小娘子，這裏沒人坐吧？」

他似是奔行得十分吃力，話聲一落，就挨着綠衣女子身旁坐了下去。

綠衣女子橫了他一眼，厭惡的攢攢眉，虎的站了起來，柳眉一揚，怒聲道：「你找死！」

黃臉中年人道：「在下山路走累了，歇歇不行麼？」

雲飛白一看管練霞現身，立即抱起秋霜，一下倒縱出去，緊接着又是一個閃身，橫掠開去。

綠衣女子一見雲飛白抱着秋霜縱身躍退，不覺「咦」了一聲，叫道：「喂，這位大哥，你別走呀！」

正待揚手，那知這一擧手，突覺右臂竟然又痠又痲，再也抬不起來，心頭一驚，忽然柳腰一扭，恨聲道：「好哇，雲飛白，原來是你暗算了姑奶奶……」

要待縱身進去！

黃臉中年人跟着站了起來，含笑道：「小娘子別走，妳不是要到插花廟去嗎，在下送妳去也是一樣。」

綠衣女子哼了一聲，左手揚手一掌，朝黃臉中年人臉上揮來，嬌叱道：「你給我滾開些！」

她左手剛剛揚起，突覺一陣痠痲，不由自主的又軟軟垂了下去。

綠衣女子目光一掠黃臉中年人，格的笑道：「原來妳就是玫瑰劍傳人管練霞，奴家差點失之交臂了！」

她雙手都已痠痲無力，但口中却「嚶嚀」一聲，一個「乳燕投懷」，苗條而豐滿的嬌軀，竟然朝管練霞懷中依偎過來。

這一下身法奇快，她雙臂受制，居然還敢投懷送抱，自然必有原因。

管練霞就因她善於用毒，所以在走近她身邊之際，暗施手法，先制住了她雙手穴道，但却也沒料到綠衣女子竟然把身子往自己懷中投來！

她對綠衣女子的來歷，一無所知，只知她善於用毒，用毒的人，自然全身都是毒物，她不敢用手觸及她的衣衫，急忙身形一動，往後斜退了一步，冷然道：「不錯，我是管練霞，妳呢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綠衣女子格的一聲嬌笑，道：「奴家姓秦，人稱九毒觀音的便是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在插花廟裝神弄鬼的，也是妳了？」

綠衣女子道：「妳猜得很準，不過妳和雲飛白，今天休想走了。」

雲飛白抱着秋霜，這一瞬間，已奔行出去十丈開外，現在他已可放心，「百步聞香」縱然厲害，也彈不到了！

就在此時，突見前面一片大石崖後，忽然轉出一行人來，擋住了去路！

你當這一行人是誰？赫然是藍如玉、甘明珠，和佟元璋率領的二十名七色劍手，一個個手仗長劍，怒目而視，看到雲飛白，竟然恍如不識！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

18　文／東方玉 ● 圖／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管練霞以本身眞氣爲雲飛白逼毒，並囑雲與秋霜改裝先行，轉出山脚，遇一綠衣女子迷路求助，秋霜忽昏迷，管及時趕至，九毒觀音笑謂：你們休想走得了，崖前突現一行人擋住去路，蓋即藍如玉、甘明珠及佟元璋率領之二十名七色劍士也。

眞假逸士

雲飛白看到藍如玉、甘明珠等人無恙，心中方自一喜，叫道：「二妹、四妹，妳們都沒事了吧？」

藍如玉、甘明珠只是瞪着眼睛，望著他，既沒說話，也沒有過來。

這情形管練霞也看到了，心頭不由一驚，一時之間再也顧不得向九毒觀音追擊，口中急急叫道：「雲大哥速退！」

九毒觀音雙臂穴道受制，自然也不敢停留，一條人影飛快的飄退出去十丈之外，格格的笑道：「姓管的丫頭，妳以爲制住我雙手，不能使毒，你們就能逃得出去了麼？」

雲飛白聽到管練霞的叫聲，方自一怔，還未退下！

管練霞已經一下掠到他身邊，急道：「雲大哥，快些退入林去，由我來斷後。」

雲飛白手中抱着秋霜，遲疑的道：「但二妹她們……」

管練霞道：「你還沒看出來麼？她們全被九毒觀音毒物所迷，已經分不清敵友了。」

九毒觀音站在十丈外一方巨石之上，一陣陣格格嬌笑說道：「青字三號，可以發令啦！」

她話聲甫落，突聽藍如玉等人身後，忽然響起一聲尖細的口哨！

哨音很急，聲調也轉動得極快！

管練霞催道：「你還不快退？」

在這一瞬間，雲飛白也已發現不對，因爲口哨甫起，藍如玉、甘明珠、佟元璋以及二十名七色劍士，臉上突然泛起一片青氣，變得十分獰厲，雙目之中也有了異色，所有目光都朝自己和管練霞兩人投來，這目光就透着欲得之而甘心的模樣！

不！他們隨着口哨的轉動，舉步朝前逼了上來！

這已證明管練霞說得沒錯，他們果然全被九毒觀音毒藥所迷！

雲飛白看得心頭大爲凜駭，無暇多想，急忙一個轉身，飛掠而起，朝右首一片樹林中投去！

他身形堪堪掠起，就聽到身後響起一陣衣袂飄風之聲，至少已有七八個人急撲過來！

雲飛白那敢回頭，加速奔入林中。

管練霞一聲嬌叱，雙手十指連揚，指風交織，緊接着一陣「砰」「砰」連響，當先凌空撲到的七名劍士，差不多在同一時間，跌倒在地。

但也在此時，一道雪亮的劍光，裹着一條人影，當頭撲落，來勢十分勁急！

管練霞不用看就知道這道勁急劍光是藍如玉了，她身形輕輕一閃，便已斜飄開三尺來遠！

藍如玉凌空一擊，自方落空，甘明珠和佟元璋也已一左一右撲到身邊，他們全爲九毒觀音毒物所迷，失去了理智，兩柄長劍，交叉劈到，藍如玉更是快速，長劍一圈，回身就刺。

這時十幾名七色劍士也紛紛掠到，圍成了一個半圓形。

管練霞不好還手，只得左手一撥，把佟元璋劈來的長劍，「噹」的一聲，架住了藍如玉劍勢，身形一個輕旋，從三支長劍中轉出，宛如一溜青煙，倏然閃入樹林。

她此時自然不敢去追雲飛白，只是藉着樹林掩蔽，躲入了一株大樹之後。

現在，她心頭稍稍定了下來，如果有人追入林來，她有把握可以一一加以制住。她當然希望藍如玉和甘明珠追進來，只要制住了藍如玉和甘明珠，豈非就是把她們救下來了？

但正當藍如玉、甘明珠、佟元璋三人追到樹林外面，口哨突然又響，只是聲調變了，不似先前那麼急促，就只吹了那麼一聲，藍如玉等



●在此時，管練霞感到一道雪亮的劍光，裏着一條人影當頭撲落，來勢十分勁急！……

人似是全受口哨指揮，口哨一響，他們居然全都停止下來。

管練霞不知九毒觀音這口哨要他們停止之後，又有什麼舉動，但她却趁着對方這一停止攻擊的機會，悄悄引退。

只聽林中傳來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，急奔過來，這就輕聲叫道：「是雲大哥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正是愚兄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秋霜呢？」

隨着話聲，已從兩顆大樹之間，現出身來。

雲飛白道：「已經交給春雨了，我是不放心三妹……哦，二妹她們……」

「快走！」管練霞催道：「有話出了這片樹林再說。」

這片樹林相當綿密，等到穿林而出，已經隔了一重山頭。

春雨抱着秋霜焦急的站在林外，看到二人，急忙問道：「雲相公、管姑娘、主人……」

「他們沒有追入林來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不過現在大家已可放心了，至少二姐她們目前只是被毒物所迷，尚無危險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管練霞目光轉動，沉吟了下，接着道：「此地不宜久留，雲大哥，你們隨我來。」

她腳下不停，急步朝前走去。雲飛白、春雨跟着她一路急奔。

辰牌時光，便已趕到潁州。（阜陽）這裏是豫皖交通要途，商業極為發達，一路上車馬行人，不絕於途。

管練霞沒有入城，就在城外招呼了一輛馬車，言明要趕去安慶（懷寧），路上要儘快趕程，車費加倍。車把式自然願意，等四人上車之後，就揚起長鞭，趕着牲口，馬車就馳上了大路。

管練霞放下車帘，伸手從身邊取出一個綠玉小瓶，傾出一顆藥丸，納入秋霜口中，一面攢着眉道：「這是解毒護心丹，只能護住她心脈，不受劇毒侵襲，無法解得九毒觀音的奇毒，我們必須在五日之內趕到地頭才行。」

春雨問道：「管姑娘，咱們要去那裏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妳不用多問，到時就知道了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那麼二妹她們呢？」

管練霞盈盈目光，看了他一眼，才道：「事情有些出於我意料之外，那九毒觀音，既以九毒為號，自然是昔年號稱天下第一毒聖九毒老魔的門下，此人用毒之能，天下無人能解，今天我若是不先發制人，點了她雙手，我們只怕眞的走不了啦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三妹方才應該先制住她，不就可取到解藥了麼？」

「你說的倒容易！」

管練霞道：「她如是九毒門下，全身都是毒，誰敢去碰她？再說，我顧慮的是九毒老魔，不但善於使毒，一身武功，也高不可測，萬一我們全落在他手裏，還有誰來救我們呢？」

春雨發愁道：「這麼說，主人他們是沒有救了？」

「妳不用着急！」

管練霞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們在短短的兩日之內，既發現了南山十戾的癩蝦蟆，又發現了九毒門下，這不是說我們處在兩股強敵之間麼？再要不走，只怕就會全軍盡墨，那時就是想討救兵也討不成了。」

雲飛白心中一動，問道：「三妹是說，咱們此行是討救兵去的了？」

管練霞微笑點頭，說道：「也可以這麼說，但事情還很難說，哦，對了，我和春雨去安慶，你却要中途就下車了。」

雲飛白一怔道：「愚兄中途就要下車，那是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」

「舒城。」管練霞笑了笑道：「為了救人，雲大哥必須去找一個人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三妹要我去找什麼人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現在說還早咯，等到了舒城，我自然會告訴你的。」



× × ×

曉行夜宿，這輛馬車的車把式為了貪圖車資加倍，果然趕得比一般車子快出甚多。

第三天早晨，大家上車之後，管練霞從身邊取出一塊用絲絲絡着的玉佩，遞給了雲飛白，說道：「雲大哥，你把這個收着……」

她塞到了雲飛白手中，粉臉不禁泛起紅暈。

雲飛白不知就裏，一怔道：「這是……」

「快收起來。」

管練霞低低的道：「今天中午，大概可以到舒城了，大哥就該下車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三妹這玉……」

「你聽我說咯！」

管練霞不待他說下去，忙道：「我前天說過，你要去找一個人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人是誰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我只知他住在白石山，哦，你要記住，白石山有兩處，一在含山縣西南六十里，是道家所謂二十一洞天的瓊秀長貞之天。一在廬江縣北，巢湖南首，你要去的是含山西南的白石山，可別弄錯了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這人是怎樣一個人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我只知道他自號瓊天逸士，是一個文士裝束的人，黑鬚垂胸，手裏經常拿一把白紙摺扇，還有，山上有一處大岩石的平台，上面有一顆盤根古松，他早晚經常在松下盤桓，口中吟着：『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卽浮雲』這兩句詩，有時你也可以在林下溪邊遇上他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找到了又和他說些什麼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你就說有人叫你去找他的。」

說到這裏，忽然改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他會問你東西呢？你就把我給你的玉珮雙手呈上，不用多說，如果他不問你，你就不可拿出來。」

接着說道：「他如果轉身就走，你就跟在他身後三尺，不可多說，他問你一句，你就答一句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就是這樣了？」

管練霞嫣然一笑道：「反正他要你做什麼，你都聽他的就是了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那麼我們在那裏見面呢？」

管練霞道：「小妹去的地方，和大哥去的地方，相距甚遠，時間上也無法配合，你從白石山出來，不妨到插花廟附近去看看，小妹如果趕回去了，一定會在附近等你的。」

「好。」雲飛白點頭道：「愚兄記下了。」

管練霞看了他一眼，赧然以「傳音入密」說道：「你把玉珮穿在腰帶上，愼防失落……」

雲飛白看她每次提到玉佩，都十分認眞，一再的叮嚀自己小心，心知這方玉佩，一定關係重大，這就朝她點了點頭，因為她是以「傳音」說的，他也不好多說。

車行迅速，巳牌方交，便已趕到舒城，車把式早已經春雨上車時關照過了，因此不待吩咐，便自在道旁停下車來。

雲飛白站起身道：「三妹，愚兄下車了。」

管練霞粉臉生霞，叮囑道：「你多小心……」

雲飛白和她目光相對，只覺她雙目之中，流露出無限依依之色！他自然感覺得出來，這位三妹，相識以來，她一向有一種少女的矜持，但自從她給自己度氣行功逼毒之後，比起以前就顯得親近多了，時常會在說話之時，紅起臉來，他望着她，一時不知說什麼好？

管練霞被他看得玉頰一紅，低聲道：「你快去吧！」

雲飛白經她一說，才如夢初醒，口中說了聲「三妹路上珍重。」

回身掀帘跨下馬車。車把式不待吩咐，等他下車之後，就馳車絕塵而去。

雲飛白早已在車中洗去了易容藥物，換上一件青紗長衫，望着車子遠去，舉手拍拍身上灰沙，才舉步入城，在街上找了一家麵館，隨便吃了碗麵，就一路朝東趕去。

這條路，正是循着北峽山脈而行，沿途盡是山間小徑，行人不多，正好施展輕功，正在奔行之間，忽聽一陣撲撲之聲，從林間上空掠過！

雲飛白舉目看去，只見一隻灰鴿，快似箭射，朝東北方投去，就在前面那頭灰鴿飛去不久，又是一陣撲撲輕響，掠過頭頂，那是一頭純白的鴿子，飛得同樣快速，也朝東北方飛去。

心中不禁暗暗忖道：「這明明是兩頭信鴿了，這山區之間，什麼人以飛鴿傳書？」

他因自己此行，是找瓊天逸士來的，管練霞雖然說得不太清楚，但聽她口氣，似乎十分重要，主要原因，當然是因為在插花廟附近，發現了兩幫強敵，一邊有南山十戾中癩蝦蟆莫元奇，一幫似乎又和素有毒聖之名的九毒老魔有關，才會要自己上白石山找瓊天逸士而來。

救人如救火，他想到二妹藍如玉、四妹甘明珠身陷魔掌，自然是愈快趕到愈好，因此他也並不往客店投宿，日夜趕程。

這是第三天清晨，雲飛白已經趕到白石山下。這白石山道家稱之為瓊秀長貞之天，果然是靈氣所鍾，羣峯凝秀，曲溪清幽，不啻人間仙境！

雲飛白漸漸進入勝景，目光左右顧盼，但覺山林間清氣逼人，俗慮盡捐，胸襟為之一暢，脚下也不自覺的緩慢下來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是入山遊人，徜徉山色而來！

正在緣溪徐行之際，只聽林間有人低聲吟道：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卽浮雲……」

雲飛白聽到吟聲，不由一喜，急忙舉目看去，只見從林間緩步走出一個人來！

這人身軀偉岸，穿一襲月白長衫，生得濃眉隆鼻，頦下留一部疎朗朗黑鬚，手搖白紙摺扇，步履從容，果然是一派隱逸！

雲飛白眞沒想到自己剛一入山，就會遇上瓊天逸士，這眞叫得來全不費工夫！當下急忙迎着趨了上去，恭敬的抱拳一禮，說道：「老丈請了。」

瓊天逸士看到雲飛白朝他抱拳施禮，不覺一手拂着他垂胸長髯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友想必是遊山來的了，白石之山，靈秀所鍾，值得一遊，呵呵，值得一遊！」

雲飛白聽他語帶玄機，心中益發恭敬，說道：「晚輩雲飛白，是專程叩謁老丈來的。」

瓊天逸士微微一怔，望着他，問道：「小友是找老夫來的？你不會找錯人吧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丈世外高人，隱迹靈山，晚輩如何會找錯人呢？」

瓊天居士又是呵呵一笑，含笑問道：「小友那倒說說看，老夫是什麼人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丈隱居白石山，道號瓊天逸士。」

「小友說的倒是不錯！」

瓊天逸士濃眉微微一攏，口中忽然「咄」了一聲，才道：「無怪老夫夜占周易，忽有浮雲出岫之象，正感驚異，數十年來，老夫從未作出岫之想，怎生會有這等卦象？哈哈，看來這也是天意如此……」

雲飛白聽他只是自言自語，不敢插嘴；但聽他口氣，似是已知自己來意，心中更是暗喜不止！

瓊天逸士看他神色恭敬，沒有作聲，輕咳一聲，問道：「小友究是什麼人指點你來的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是晚輩義妹管練霞說老丈隱迹於此，囑晚輩前來拜謁的。」

「管練霞？」

瓊天逸士望望他，口中忽然「哦」了一聲，若有所悟，點頭道：「你說的管練霞，不是玫瑰劍傳人麼？」

雲飛白並不知道管練霞是玫瑰劍的傳人，但他記得上次自己和藍如玉負傷之時，她曾在茅屋門口畫了一張有一朵玫瑰花的長劍，後來癩蝦蟆稱之為「玫瑰劍令」，這就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「咄！」瓊天逸士又輕輕「咄」了一聲道：「這小妮子眞是嘵舌！」

說到這裏，回身沿着清溪走去。

雲飛白沒有作聲，只是跟在他身後三尺，緩步相從。

瓊天逸士忽然回頭問道：「玫瑰劍傳人既要小友前來，可有信物？」

他一舉一動，和管練霞說得完全符合，雲飛白自然深信不疑，正待回答！

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吟道：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卽浮雲……」

隨着吟聲，從清溪上游，正有一人飄然行來！

這人身穿藍布長衫，貌相奇古，頦下垂一部烏黑長鬚，手搖白紙摺扇，邊吟邊行，迎面而來。

雲飛白看得心頭大為驚奇，這人口中吟的也是這兩句詩，手中也同樣搖着白紙摺扇，到底誰是瓊天逸士呢？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 19

東方玉／文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見攔路者赫然爲藍如玉、甘明珠等人，管練霞囑速入林，由伊斷後。至潁州僱車，中途，管囑雲去白石山找瓊天逸士。管至山下卽遇一儒者，黑鬚飄胸，手搖紙扇如管所言，卽趨前道來意，忽聞溪上又有吟聲，一人飄然而來，同樣黑鬚飄胸，手搖紙扇，蓋又一瓊天逸士也。

十九、各展玄功

這兩人除了貌相不同，（前者生得身軀偉岸、濃眉隆鼻、臉色紫中透光，後者貌相奇古、疏眉凹目、臉色微黃）衣著各異，（前者身穿月白長衫，後者身穿藍布長衫）但他們相同的處，都是吟着：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卽浮雲」這兩句詩，同樣黑鬚飄胸，同樣手持白紙摺扇。

使人難以區別，也就在此！

因爲管練霞臨別之時，只說隱居白石山的瓊天逸士，是文人裝束，黑鬚垂胸，手持白紙摺扇，口吟：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卽浮雲」，可沒說瓊天逸士的貌相如何？

本來這事很簡單，只要找到白石山，又符合這幾點特徵的，自然就可確定他是瓊天逸士了；但如今符合這幾點特徵的，居然會有兩個人，這就使人有眞僞莫辨之感！

雲飛白在這一瞬間，自然楞住了！

走在前面穿月白長衫的和迎面而來穿藍衫的人，兩人這一對面，也同樣楞住了！

「哈哈！」穿月白長衫的不覺打了個哈哈，朝藍衫人拱拱手道：「兄弟喜歡這兩句詩，所以時常臨溪流而吟詩，不想兄台也喜歡這兩句詩，倒是難得得很。」

藍衫人也抱抱拳，發出清朗的笑聲，說道：「兄弟隱迹白石山，經常吟詩明志，一晃數十年，沒想到今日巧遇同好，眞是好極了。」

只要聽兩人的口氣，好像他們都以瓊天逸士自居！

雲飛白站在一旁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？

穿月白長衫的輕搖摺扇，含笑道：「兄台雅人，兄弟本待和兄台一敍，但這位小友特地趕來找兄弟有事，兄弟只好失陪了，兄台有暇，可去盤根古松之下稍事盤桓，俾作長晤，告辭了。」

說完，回頭朝雲飛白一笑道：「小友請隨老夫來吧！」

雲飛白心頭暗暗感到作難，這兩人到底誰是瓊天逸士呢？

如果穿月白長衫的是眞，自己不跟他去，豈非失之交臂？但如果穿藍衫的是眞，那麼自己跟着月白長衫的走了豈不也當面錯過了？

他正在猶豫不決之際，只聽穿藍衫的口中叫道：「兄台且慢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腳下一停，含笑問道：「兄台還有什麼見教？」

穿藍衫的淡淡一笑道：「有一件事，兄弟倒想請教兄台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不敢，兄台請說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兄台方才好像說要兄弟去盤根古松之下，稍事盤桓，俾作長晤，不知可有此言？」

「不錯。」穿月白長衫的連連點頭，笑道：「這話正是兄弟說的，兄弟經常在盤根古松之下，流連忘返，兄台如果有暇，不妨到那裏等候，兄弟和這位小友說幾句話，就可趕去，不知兄台有此雅興否？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看來這穿月白長衫的，眞是瓊天逸士了！」

「兄台這句話可就奇了！」穿藍衫的有意無意的看了雲飛白一眼，才道：「兄弟卜居此山，已有數十年之久只要天色晴朗，或是月白風清，幾乎可說經常在盤根古松之下，吟詩飲酒，汲泉烹茗，却從未見過兄台，不知兄台邀約兄弟，前去盤根古松之下見面之言，是眞是假？」

他不說穿月白長衫的是假冒瓊天逸士之名，但這話已極明顯的指穿月白長衫的是假的了！

雲飛白聽得暗暗一怔，忖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難道穿月白長衫的竟是假冒之人了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口中「咄」了一聲，大笑道：「兄弟經常盤桓古松之下，也從未見過兄台呀！」

他雖未明言，但也隱約的指出藍衫人是假冒之人。

雲飛白眞是越聽越糊塗了，爭名者於朝，爭利者於市，這兩人互爭瓊天逸士，又是爲什麼呢？

「哈哈！」穿藍衫的仰天長笑一聲道：「在白石山經常盤桓盤根古松之下的，只有一個人，照兄台的說法，倒似有兩個人了？」

「不！」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兄台說得沒錯，確實只有一個，絕不會有第二個人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對了，那在古松下盤桓的，就是兄弟了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這就不對，在古松下盤桓的應該是兄弟才是。」

穿藍衫的眼孔中射出兩道稜稜精光，朗笑道：「兄台不必爭論，因爲卜隱白石山、自號瓊天逸士的，只有一個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同樣目閃異芒，冷然道：「難道說瓊天逸士會是兄台麼？」

穿藍衫的大笑道：「不是兄弟，難道還會是閣下不成？」

現在他們兩人已從隱約指對方是假，變得挑明了說了。

雲飛白也已退後了一步，變成了局外人，至少也要靜看他們二人爭出一個結果來。

眞者自眞，假者自假，怕的是他們二人含糊過去，眞假難分，只要有了爭執，眞假自可立辨。

穿月白長衫的看了穿藍衫的一眼，點點頭道：「這就難怪，閣下行來之時，口中也吟着兄弟常吟的詩句，也搖着兄弟常搖的白紙扇，原來閣下是想混充隱逸，假冒兄弟之名，兄弟只是山野之人，終日與閒雲野鶴爲伍，不求聞達，閣下這麼做，究是所爲何來？有什麼企圖呢？」

「可笑呀可笑，可歎呀可歎，人心不古，一至於此……」

穿藍衫的微微搖頭，感慨的道：「兄台這番話，應該是兄弟說的才對，如今倒讓兄台說出來了，兄台既能說出這番話來，自然早有預謀，這也是兄弟不解之處，兄台假冒兄弟，究竟爲了什麼？欺人乎，欺天乎？」

雲飛白眼看二人爭論不休，心中不僅迷糊，也大感焦急，這就大聲道：「二位不用再爭論了，因爲再爭論下去，依然各執一詞，互指對方是假，自己是眞，這眞眞假假，除了二位自己心中明白，愈爭愈難辨別眞僞，在下覺得二位不妨想想看，有那一點足以證明自己是眞，對方是假，對方若是提不出證明來，眞假豈不可以立判

了麼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一手摸着垂胸黑鬚，頷首道：「小友此言甚善。」

穿藍衫的也頻頻點頭道：「小友說的正合老夫之意！」

兩人全同意了。

穿月白長衫的輕輕搖着紙扇，略為沉吟，才道：「老夫鄙野之人，隱迹深山，一無所長，只是昔年浪迹江湖，略解技擊，閣下既然假冒兄弟之名，那就只好在這方面一較長短了。」

「兄台說得極是！」

穿藍衫的微微一笑道：「兄弟也正有此意！」

他一舉手中白紙摺扇，又道：「兄弟數十年來，手中只有這把白紙摺扇，常相追隨，咱們就在扇上展示一下功夫，兄台意下如何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大笑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他朝雲飛白一指，說道：「這位小友，是咱們兩人中的第三者，這件事，請小友作個公證人，閣下認為如何？」

●穿月白長衫的哼了一聲，朝雲飛白招招手道：「你去找兩塊一樣大小，像拳頭大的石塊來。」……

插圖／劉開盛

穿藍衫的立即表示同意，點頭道：「這個當然有此必要，咱們各展所長，勝負誰屬，自然要有第三者裁定，眞假也就立判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二位要如何較量呢？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孔老夫子說過：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，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今日之事，有人假冒瓊天逸士，夫瓊天逸士，乃隱逸之流，淡泊名利，悠遊林泉，要爭，自然是君子之爭了，必也扇乎，咱們就以這柄紙扇，各展功夫，至若用扇當作兵刃近身相博，各展招式，攻拒斷殺，那是江湖俗子好勇鬥狠之舉，老夫所不為也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連連點頭道：「兄弟提出較技，也正是這個意思。」

雲飛白遲疑的道：「那麼二位要如何比試呢？」

穿藍衫的摺扇一指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比試摺扇，是老夫提出來的，要如何比法，就該讓他說了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哼了一聲，朝雲飛白招招手道：「小友，你去找兩塊一樣大小，像拳頭大的石塊來。」

雲飛白答應一聲，俯身尋去，這條溪流邊上，多的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塊，要找兩塊同樣有拳頭大的石塊，並不十分困難，一回工夫就撿到了兩塊圓形的石塊，他用手掂了掂，連重量也差不多，這就回身走了過去。

穿月白長衫的問道：「小友，這兩塊石頭，大小輕重都一樣的麼？」

雲飛白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

穿月白長衫道：「你隨手拿一塊給老夫，另一塊暫時由你拿着。」

「那好。」

雲飛白答應一聲，隨手拿起一塊，遞了過去。

穿月白長衫的沒有用手來接，他右手「豁」的一聲：打開白紙摺扇，扇面平攤，送到雲飛白面前，說道：「小友把它放在扇面之上。」

雲飛白依言把掌頭大的石塊，輕輕放到他打開白紙扇面之上。

要知白石山的石塊，都呈白色，故有白石山之名，這種白色的卵石，質地極為堅硬，份量也極重，一塊比拳頭略大的卵石，若是放在打開的白紙扇面上，扇面是絕對承受不住的；但這是一般常情，練武的人，內功火候到了相當精深之時，就可以把眞氣貫注到扇面上，那自然又作別論了。

雲飛白把手中卵石，放在扇面之上，穿月白長衫的右手平伸，一動不動，好像就在表演他能把眞氣貫注在扇面上，可使拳頭大的卵石，四平八穩的放在白紙扇上，很多時間。這一點功夫，如果在今天來當衆表演，因為武術界宥於門戶之見，各種功夫，都日趨式微，能在一張白紙扇面上，平穩的放上一塊卵石，已可贏得大家鼓掌了，但在那時候，這點微末之技，就不足一哂了。

這點功夫，雲飛白也可辦得到，因此他對穿月白長衫的表演這一手，頗感失望，心中不禁眞有「技止此乎」的問號。

穿月白長衫的依然右手平伸，扇面平攤，上面放了一塊卵石，一動不動，但他身上一襲月白長衫却無風自動，飄拂起來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這有什麼好表演的……」

目光一瞥，忽然發現白紙扇面上拳頭大的一塊卵石，似乎比方才小了甚多！

這下心頭感到奇怪，再一定睛瞧去，只覺那一拳卵石，似在不停的消蝕，好像雪球照到了太陽，慢慢的在溶化！

只是：一、卵石消蝕得十分平均，是以石頭的外形並無改變。二、消蝕得十分緩慢，是以你不凝足目力看它，是不容易看出來的。三、石塊雖在消蝕，但却沒有一絲粉末，從扇面上飛散下來，是以更不引人注意。

雲飛白這下看得暗暗吃驚，心中忖道：「這是什麼功夫？」

堅硬的白色卵石，在穿月白長衫的扇面上，不停的無形的消蝕，你說它消蝕得緩慢，其實也並不太慢，一塊比拳頭略大的卵頭，從雲飛白把它放下穿月白長衫的白紙扇面之上，前後不過盞茶工夫，卵石由大而小，由小而再小，最後完全在白紙摺扇上消失了！

穿月白長衫的摺扇輕輕搖了兩搖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兄弟已經練過了，現在該由閣下來練了吧？」

穿藍衫的微微一哂，舉步跨上，朝雲飛白道：「小友把石塊放到這大石上。」

雲飛白依言把手中一塊卵石，放到身右大石之上。

穿藍衫的又道：「還要勞動小友，再去抓幾把細紗，鋪在卵石四週。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不知他用細沙鋪在卵石四週，是要如何施展功夫？」

心中想着，就依言在溪邊捧了幾把細沙，在卵石四週鋪好，然後就退下了兩步。

穿藍衫的深沉一笑，搖着摺扇，走到大石前面，相距還有三尺來遠，就站停下來，緩緩吸了口氣，舉起白紙摺扇，朝那卵石搧去。

他摺扇先前搧得極為緩慢，但愈搧愈快，身上一件藍衫，也隨着他愈搧愈快，漸漸的鼓了起來，就像燈籠一般，鼓得幾乎快要脹破了！

雲飛白的目光，只是注視在那塊卵石之上，但覺他白紙摺扇每一扇搧下之時，那卵石就在無形之中，暗暗消蝕了一層，他愈搧愈快，卵石消蝕得也很快，這情形和方才卵石停在白紙扇上，無形中消蝕，差相彷彿！

現在雲飛白明白了，他要自己在卵石四週，鋪了一層細沙，那是證明他摺扇搧動，卵石四週的細沙，却紋風不動，並沒有把細沙搧起一粒來。

插圖／黃憲鍾

●穿藍衫的深沉一笑，搖着摺扇，每一扇摺下之時，那卵石就在無形之中暗暗消蝕了一層……

這兩人使的功夫，都是以本身內家功力，煉化卵石，光憑這份驚世駭俗的功夫，在武林中已可說是難得一見的了。

如今居然在白石山中，同時遇上了兩個，而這兩個人，又同以瓊天逸士自居，指責對方是假冒之人。

以這一場比試而言，雖然顯示了兩人舉世無儔的功力；但仍然無法可以確定誰是眞的瓊天逸士。

卵石和剛才穿月白長衫的表演一樣，由大而小，小而再小，終於完全消失，只剩下卵石四週鋪着的一層細沙，依然絲毫不損。

穿藍衫的手中白紙摺扇已然停住，身上一襲藍衫也很快恢復原狀，他得意的朗笑一聲，回頭朝雲飛白道：「小友，你是咱們的公證人，你倒說說看，咱們這場比試，應該勝負誰屬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站在邊上，嘴角微噙冷笑，點頭道：「小友，你是第三者，你說句公平話，這場比試如何？」

雲飛白望望兩人，作難的道：「二位老丈神功蓋世，在下後生晚輩，以蠡測海，實在難下評章……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不要緊，你只管把你心裏想到的說出聽聽？」

「不錯！」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依你所見，只管直說，就是說得不對，咱們也不會怪你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二位老丈既然這麼說了，在下只好就管見所及，說出來了，不知對是不對？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不要緊，你但說無妨。」

雲飛白一指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這位老丈把卵石放在扇面之上，只是催動本身眞氣，煉化卵石，這是靜態的，至於這位老丈（指穿藍衫的）用扇搧動，乃是動態的，如以動靜二字來說，應該靜態較勝。但這位老丈（指穿月白長衫的）把卵石放在扇面上，是直接可以貫注內力，這位老丈（指穿藍衫的）雖是動態；但扇和卵石相距足有三尺之遙，並沒有直接接觸到卵石，是則直接的較易，間接的較難，所以以在下看來，這一場應該是各擅勝場，勝負各半，秋色平分，很難說誰勝誰負了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頷首道：「小友說得很有道理，事實也確是如此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但咱們之間，今日總得分出個高低來，才能確定誰眞誰假。」

「說得也是。」

穿月白長衫嘿然乾笑道：「今日若是不分勝負，何以辨別眞偽？」

雲飛白心中却有些不以為然，因為瓊天逸士眞偽之爭，也不一定要以武功高低來分別，但想想除了以武功高低來分別眞偽之外，實在也想不出第二個辦法來了？

穿藍衫的道：「勝負當然要分，但不知閣下要如何一個分法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勝負之分，就是考驗咱們兩人的內力究竟誰強誰弱？那只有一個辦法？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如何一個辦法？」

穿月白長衫的森然一笑道：「咱們二人都以瓊天逸士自居，手中又各有一把白紙摺扇，這考驗內力之法，自然仍以這柄白紙摺扇為主了。」

「很好！」穿藍衫的淡淡一笑道：「閣下說吧！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咱們這場比試，不分出勝負，就絕不中止，現在咱們相距正好有五尺光景，就以這五尺距離為限，你用扇朝兄弟搧來，兄弟也用扇朝你搧去，看看誰的內力悠長，優勝劣敗，自可分曉了。」

穿藍衫的點頭道。「好，就這麼辦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回過頭朝雲飛白道：「小友，咱們這場比試，仍由你作公證人，但你必須退出去一丈之外，在咱們未分勝負之前，不可走近過來。」

雲飛自點頭道：「在下省得。」

說着，依言退出一丈之外。

這一瞬間，穿月白長衫的和穿藍衫的已經開始了，你一扇搧來，我一扇搧去，別看他們手中只是一柄白紙摺扇，但這一互相搧來搧去，雲飛白站在一丈開外的人，已可感覺到從兩人中間湧出來的一股無形潛力，雖無怒號狂捲的風聲，也使人有被推動得幾乎站立不住，一時心頭大感凜駭！

就在此時，但聽身後有人緩緩吟道：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即浮雲……」

一個頎長的人影，沿溪緩步行來！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劫

20

文／東方玉
圖／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發現兩個瓊天逸士，除貌相不同、衣着各異，其餘均與管練霞所說特徵相似，一時眞僞莫辨，甚感爲難，二人亦互指對方爲假，相持不下，遂各展玄功，依然勝負未決，正在各以摺扇互搧之際，忽有一人沿溪徐吟而來，所吟亦爲「靜中有眞趣、身外即浮雲」二句。

二〇、撲朔迷離

這人髮綰古木簪，身穿淡青長衫，手持白紙摺扇，生得長眉入鬢，朗目如星，膚月白潤，胸垂五綹黑鬚，手神清朗，看去年在四旬以外，飄然行來，眞如閑雲出岫，不帶絲毫塵俗，使人有冲淡君子、恂恂儒雅之感！

雲飛白看得不禁一怔，兩個瓊天逸士，已經鬧得眞假難分、勝負未判，如今又多出一個瓊天逸士來了！

不知這白石山到底有幾個瓊天逸士？

就在他望著來人，怔怔出神之際，這青衫文士已經臉含微笑，緩步朝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二人中間走去，口中說道：「二位請住手。」

要知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二人，此時正在各展功夫，全力相拚，兩柄白紙摺扇，你搧來、我搧去，互搧不停，而且也愈搧愈快，愈搧愈猛！

這兩柄扇上，幾乎已凝聚了他們數十年修爲，每一搧都有沉重如山的內力，像怒潮洶湧，朝對方捲撞過去。一來一去兩股力道，不時在兩人中間互撞擊，形成了一陣又一陣人爲的龍捲風，從中間激盪飛旋而出！

這是兩人搧出的力道集中排出之處，推力之強，就算你武功最高的人，也休想跨得進去。

青衫文士却若無其事的走入他們一丈之內，這等於是進入了暴風圈，壓力之大，無與倫比；但他依然從容舉步，幾乎連他身上衣衫都沒飄動一下！

在外人看來，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兩人，雖然只是你搧來，我搧去，各自搧着白紙扇，實則此時雙方都在白紙摺扇上貫注上了全部精神，誰也不敢絲毫大意，誰也不敢先停手下來。

因爲雙方藉着紙扇，已經比拚上眞力，只要有一方稍作退讓，或是內力不繼，對方立即會挾着排山倒海般的威力，乘勢反擊。

以他們兩人的功力，這全力一襲，力能搧石成粉，何況是血肉之軀？是以誰也不肯退讓，青衫文士那一聲要雙方住手，自然沒人理會他了。

這種內功眞力的拚搏，外表看去平淡無奇，但却是練武的人的大忌，因爲這種拚搏，全憑眞功實力，和內家修爲，分毫取巧不得，只有直等雙方耗到筋疲力盡，一方後力不繼，受了重傷，或當場殞命，才能停得下手來。

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互相搧扇，相持了已有一刻工夫之久，彼此頭上都已見了汗水，頂門上也在直冒熱氣，他們從他們扇上搧出來風愈大，他們却似愈搧愈熱，愈不肯停下。

青衫文士緩步走入，現在已停身在兩人中間，穿月白長衫和穿藍衫的兩人，手不停揮，本來每一扇都搧向對方，現在中間站了一個人，他們兩人搧出的勁氣，自然也都變成搧到了青衫文士的身上。

青衫文士依然面露微笑，徐徐的道：「二位現在可以住手了吧？」

兩人中間既然多了一個人，兩人的比拚內力，自然也受到了阻礙，不得不停下手來。

穿月白長衫的長長吁了口氣，目注青衫文士，驚怒的道：「閣下何人，何故阻撓咱們比試？」

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：「因爲這裏是白石山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這裏是白石山又如何？」

青衫文士朝二人笑了笑，緩緩說道：「自從在下卜居白石山，二十年來，就有一個規定，不准武林中人在此動武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青衫文士含笑道：「在下有四句詩，吟出來二位就知道了。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你且吟出來聽聽？」

青衫文士朗朗吟道：「我住瓊貞洞，溪聲松下聞，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即浮雲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大笑道：「這麼說，你是瓊天逸士了？」

穿藍衫的道：「你是瓊天逸士，那麼我是誰呢？」

雲飛白暗暗攢了下眉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下可好，方才只有兩個人爭瓊天逸士，現在却變成三個人爭了！」

青衫文士淡淡一笑道：「二位若在旁的地方，和在下爭瓊天逸士，那是沒有人證，只得由二位去說了，但在白石山上，二位就不如在下有利了。」

穿月白長衫的道：「你有人證？」

「哈哈！」青衫文士朗笑一聲道：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、缺一不可。」

他伸手一指，說道：「二位請看，那來的是什麼人？」

兩人轉臉看去，果見沿溪小徑上，正有一個一身青色衣裙的美婦人，一手扶着一個十四五歲小鬟的肩上，碎步行來！

這青衣美婦，蛾眉淡掃，看去不過三十來歲，體態輕盈，風韻勝仙，看去直是圖畫中人！

穿藍衫的問道：「這位少夫人又是什麼人？」

青衫文士微微一笑道：「她就是拙荊，閣下二十年前，不是在九宮山見過的麼，怎麼會健忘乃爾？」

穿藍衫的聽到這裏，不由得臉色大變，急忙一個轉身，雙足頓處，人化一道長虹，往山外急射而去。

穿月白長衫眼看穿藍衫的忽然遁走，心知不妙，大笑道：「原來你是眞的瓊天逸士了！」突然反身一扇，朝青衫文士搧去，同樣雙足一頓，急如離弦之矢，浮空掠去。

青衫文士劍眉微微一攢，笑喝道：「鼠輩怎地暗算起我來了？」手中白紙摺扇輕輕搧起。

這一扇雲飛白還沒看出什麼異樣來，但耳中却聽到數丈外一陣「嗤」「嗤」輕響，急忙迴目看去，但見左首五丈外一片山石上，忽然冒起一蓬淡綠輕烟，差不多有一丈方圓，山石全似被火燒焦了一般，心中大爲驚駭，忖道：「這是什麼功夫？竟有這般厲害？」

這時那青衫美婦業已行近，目光一抬，問道：「這兩人怎麼會找到白石山來了？」

青衫文士含笑道：「他們大概是跟踪這位小友來的了。」

雲飛白心中一動，想起在北峽山看到兩頭飛鴿，莫非就是給兩人傳書報訊的了。

青衣美婦盈盈目光看了雲飛白一眼，才含笑道：「那穿藍衫的是第五曦嗎？所以一看到你就逃走了，後面那

一個呢？他使的是無形之毒，是不是九毒老魔？」

雲飛白聽得暗暗一驚，他聽管練霞說過，南山十戾，如今已僅剩三戾，那是天狐令狐楚，地龍第五曦、（第五是姓）和癩蝦蟆莫元奇。方才那穿藍衫的原來竟是南山十戾中的老二地龍第五曦。穿月白長衫的竟會是九毒老魔！

只聽青衫文士笑道：「若是九毒老魔親自來了，豈會輕易被我驚走，此人（指穿月白長衫的）大概是他不成材的師弟九毒書生所喬扮。」

青衣美婦口中輕「嗯」一聲，抬眼道：「這位小兄弟怎麼會惹上這兩個魔頭的呢？」

雲飛白因一時之間，被方才兩人一走，給驚楞住了，此時經青衣美婦一說，不由暗暗叫了聲：「糊塗！」眼前這位青衫文士明明是眞的瓊天逸士了，自己差點當面錯過了！

一念及此，趕忙走上前去，神色恭敬，朝青衫文士作了個長揖，說道：「前輩一定是瓊天逸士了，晚輩雲飛白，是專程叩謁前輩來的。」



青衫文士朝他微笑問道：「小友怎知我是瓊天逸士呢？」

青衫美婦輕「嗯」一聲，在旁插口道：「人家專程上白石山找你，自然有人指點他來的了，你怎不問問指點他來的是什麼人呢？」

雲飛白忙道：「指點晚輩來的，是晚輩義妹管練霞……」

青衣美婦目中神光閃動，含笑問道：「她是妳義妹？嗯……她要你到白石山來找外子，可曾交付你什麼信物沒有？」

雲飛白恭敬的一道：「有。」

他從身上解下玉佩，雙手呈給了青衫文士。

這是管練霞交代的，雙手呈上玉珮，不用多說。

青衣美婦看了玉珮一眼，又看看雲飛白，臉上忽然有了喜容，回頭朝青衫文士微微一笑。

青衫文士一手接過玉珮，只看了一眼，點頭道：「好，好，這玉珮還是由小友收着，莫要失落了。」

雲飛白應了聲「是」，雙手接過玉佩，依然佩掛身上。

青衣美婦深情款款的望着丈夫，問道：「你現在準備如何呢？」

青衫文士大笑道：「妳同意了？」

青衣美婦柔聲道：「我看這孩子不錯，你就成全他了吧。」

「好，好！」青衫文士點着頭道：「只要妳同意就好，但能有多少造化，那就要看他的了。」

青衣美婦道：「你把扇子給他咯！」

青衫文士笑道：「此子資質還不錯，只是拘謹了些！」

青衣美婦淺笑道：「拘謹就是敦厚，總比油腔滑調的好。」

青衣文士大笑道：「看妳看中意了，就一直幫着他說話了。」

青衣美婦道：「難道你還不中意麼？」

青衫文士笑着轉過身，朝雲飛白道：「小友隨我來。」

雲飛白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？但隱約可以聽得出一些口風來，好像瓊天逸士夫婦都已經同意了。

他本來不知管練霞要自己來找瓊天逸士有什麼事？管練霞只說：他問一句，自己答一句，他不問，自己就不用多說，好像瓊天逸士看了玉珮，就會知道來意，因此瓊天逸士究竟同意了什麼，他根本一無所知？如今瓊天逸士要自己跟他去，他自然只有跟着他走了。

雲飛白口中應了聲「是」，轉身朝青衣美婦抱拳行了一禮，口中說道：「多謝夫人成全，晚輩告辭。」

青衣美婦看着他甜甜一笑道：「你快去吧，他要你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。」

這話管練霞也說過，雲飛白又恭敬的應了聲「是」。

青衫文士已轉身朝山中走去，雲飛白緊記着管練霞的話，跟在他身後三尺距離，亦步亦趨，他沒有問自己的話，就不敢開口說話。

青衫文士走得不徐不疾，正好讓雲飛白跟得上，兩人一前一後，走了約莫十幾里路，盤過幾重山脚，山勢逐漸險陡！

青衫文士引着他一路往上，走的盡是崖壁間陡狹的危磴，這樣差不多走了半個時辰，才登上一處崖壁間突出的岩石之上。

這塊崖石，巨大無比，却在石縫之間，生了一棵覆蓋如傘的古松，排空拏雲，狀若老龍，因爲崖石上沒有泥土，許多如藤如爪的松根，就盤曲在崖石之上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這大概就是盤根古松了。」

從崖石上臨空俯瞰，但見崖高谷深，令人膽怯，再縱目遠望，可以看到羣峯羅列，羣巒叠翠，綿連天際，浮雲舒卷，盡在眼底，心中暗道：「瓊天逸士口中常吟的兩句詩：『靜中有眞趣，身外卽浮雲』，在這裏更可體會出詩中意境來了！」

青衫文士伸手一指松樹底下一片光滑的石上，說道：「小友可在此處坐下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前輩……」

青衫文士沒待他說下去，已把手中一把白紙摺扇遞了過來，說道：「你好好在此參詳，能有多少造化，看你自己的了，三日之後，我再收回此扇。」

雲飛白沒有伸手去接，望着他，說道：「前輩，晚輩此來……」

青衫文士截着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把扇接過去，在這三日之內，好好參詳參詳，飲食自會有人送來的。」

雲飛白只得伸出雙手恭敬的從青衫文士手中接過白紙摺扇，他原想說出自己此來，是希望瓊天逸士相助，前去救人，但他剛接過白紙摺扇，還沒來得及開口——

就在這一瞬間，但覺眼前青影一閃，青衫文士已經很快的往石崖下走去。

他明明看到青衫文士走下石崖，但轉眼之間，就已不見了他的蹤影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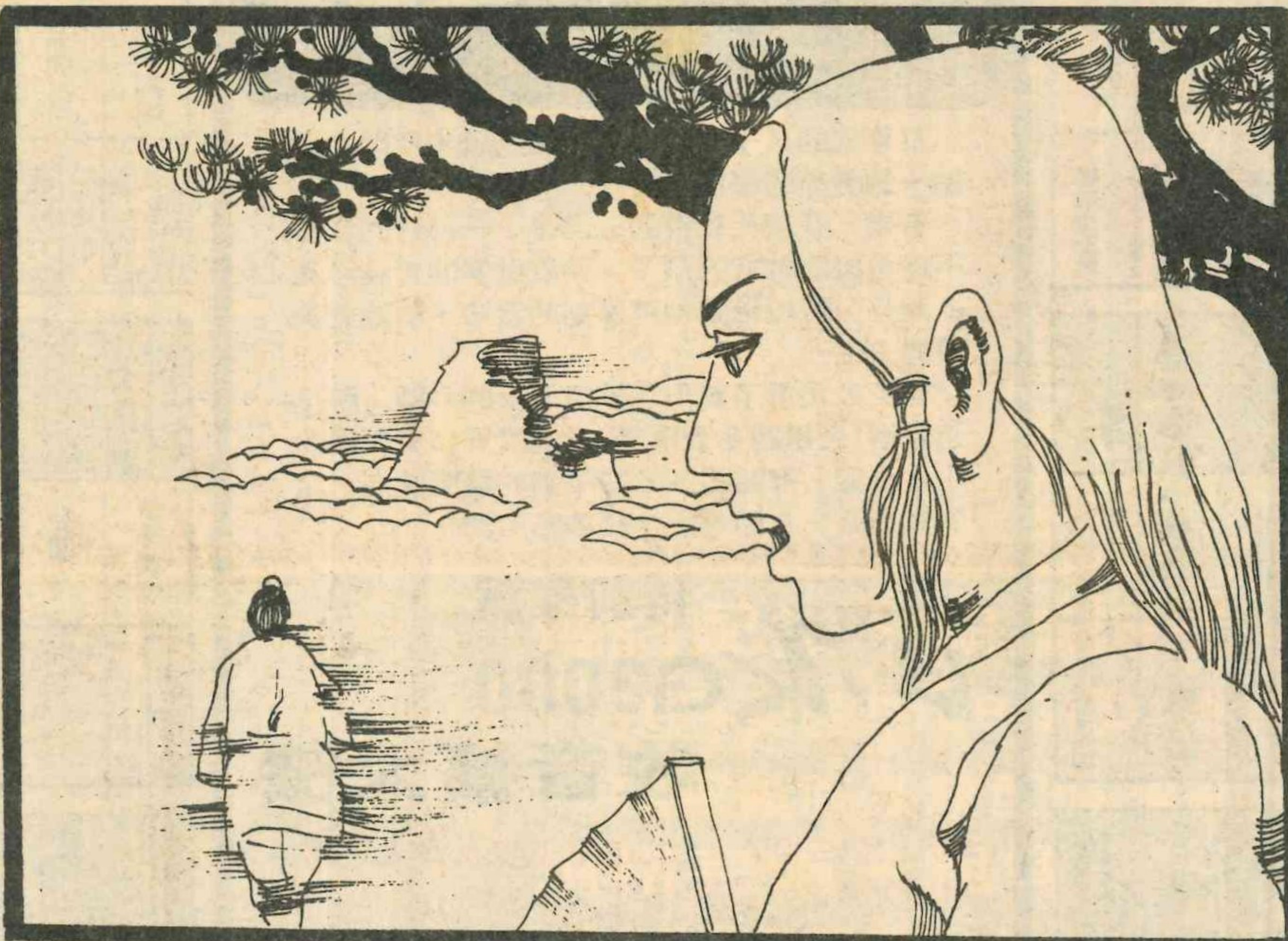
雲飛白手中拿着他交給自己的白紙摺扇，怔怔出神，心想：「自己要跟他說出來意，他却說知道，他交給自己這把白紙摺扇，又有什麼用呢？還說三日之後，再收回去。」

「哦，他要自己參詳，又說：能有多少造化，全看自己的，好像他這兩柄扇上，隱藏着什麼了？」

想到這裏，不覺在地上坐了下來，隨手打開摺扇，這是一柄竹骨白紙摺扇，因爲瓊天逸士天天拿在手裏，竹骨已經經汗氣侵蝕，變得紅中透紫，扇面白紙也已發黃。

但白紙摺扇就是白紙糊的，上面沒有名人書畫，再用幾十年，就算白紙發了黑，還是白紙摺扇。

雲飛白仔細察看，這柄白紙摺扇，和平常的白紙摺扇，並無異處。



「他說能有多少造化，全看自己的，這樣一柄白紙摺扇，又有什麼造化好參詳的？」

「哦，要他把這柄扇子給自己，還是那青衣美婦說的，好像要他成全自己，這到底成全自己什麼呢？」

他想起青衣美婦，總覺她有些面善，好像那裏見過？只是一時總是想不起來。

這時想到青衣美婦說話的神態，和她笑的時候那種嬌柔的神情，心中不覺驀然想起一個人來！

這人就是三妹管練霞！

不錯！就是她！

那青衣美婦的一顰一笑，看去和管練霞十分相似，難怪自己總覺得她好像和自己甚是熟悉了。

聽瓊天逸士的口氣，好像要自己在這裏躭上三天，一點事也沒有，自己爲什麼要在這裏躭上三天呢？

心念轉動，接着又暗自忖道：「自己不如去找瓊天逸士，好把這摺扇還給他，一面也好跟他說明自己來意，在這裏枯坐，多沒意思。」

這一想，不覺站了起來，把白紙摺扇往腰間束腰帶上一插，正待離去！

這時已快要午時，就在他站起身來之際，只見青影一閃，從崖下跳上一個身穿青衣的小女孩來！

這小女孩雲飛白自然認識，她就是青衣美婦身邊的小鬟，此時手中挽着一隻竹籃，笑嘻嘻的道：「雲相公，你肚子餓不餓，我給你送吃的東西來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小姑娘，謝謝妳了。」

青衣小女孩道：「我不叫小姑娘，我叫雲雀，雲相公以後就叫我雲雀好了。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我想請問妳，瓊天逸士在不在家裏？」

雲雀眨動了下烏溜溜的眼睛，問道：「雲相公問我家主人作甚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要去看他，當面把這把扇子還給他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你要走了？」

雲雀小臉上流露出驚異之色，問道：「這爲什麼呢？雲相公要把扇子還給我家主人？有許多人只想看上一眼，還看不到呢，你已經到了這裏，千萬不可走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雲雀道：「主人把扇子借給你，這是小……啊，這面子可不小呢！對了，我是奉夫人之命，給雲相公送吃的東西來的……」

他小手伸入懷中，取出一顆核桃大的蠟丸，然後又從竹籃中取出一個瓷瓶，交給雲飛白，說道：「夫人說，這顆是『坎離丹』，這瓶是『百花露』，要在空着肚子的時候，一起服下，對你會有很大的幫助，這三天當中，你雲相公不能吃熟食，所以我只給你摘了四顆水蜜桃來，肚子餓了，就用水蜜桃當飯吃，我明天早晨，會再送水果來的。」

放下竹藍，臉色鄭重的道：「夫人要我告訴你，我家主人要你做什麼，你就做什麼，千萬要忍耐，哦，還有，夫人要我轉告你兩句話：『專心一志，目透紙背』。」

「專心一志，目透紙背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夫人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雲雀道：「是什麼意思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啊！雲相公、我要走啦！」

話聲一落，身子輕輕一縱，往崖下縱落，身手靈活已極！

雲飛白想起管練霞也叮囑過自己，瓊天逸士要自己做什麼，自己就要做什麼，如今青衣美婦也要雲雀這樣叮囑自己，看來自己急着要走，委實太急躁了。

當下就把「坎離丹」蠟殼捏碎，裏面是一顆葡萄大硃衣藥丸，納入口中，輕輕嚼動，已然隨津化開，再打開瓷瓶、把一瓶「百花露」當作開水，和藥吞下，但覺滿口異香，一股清涼，直下丹田。

雲飛白自幼從師，有許多事情，總聽師父說過，青衣美婦賜自己的這顆「坎離丹」，顧名思義，就是調濟水火，增强內功的靈丹，何況方才雲雀傳言要自己「專心一志，目透紙背」，這不是暗示自己靜坐運功麼？心念一轉，立卽就盤膝坐下，緩緩運起功來。

那知不運還好，這一運功，但覺從丹田升起一寒一熱兩股氣流，到處流竄，自己竟然無法控制得住！身上一回熾熱如同火炙，一回寒冷如同冰窖！

正當寒熱交織之際，突覺身後微風一颯，有人舉手一拳，當頭劈落，頂門腦骨如裂，人也隨着昏了過去。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

21

文／東方玉
插圖■劉開盛

前文提要：穿月白長衫和藍衫人爲爭瓊天逸士，互搧摺扇，時又一青衫人徐吟而來，命二人住手，二人覩青衫人，相繼遁去。雲飛白遂向青衣人道出來意，呈驗玉珮，青衣人命隨至松下，以扇授雲，即去。一小鬟隨至，云奉夫人命贈一藥丸，名坎離丹，雲服丹趺坐，忽有人掌擊頂門，遂昏死。

二一、領悟玄功

雲飛白的人雖昏迷過去，但在迷迷糊糊之中，似覺自己一個身子陡往下沉，宛如從千仞高峯，跌落萬丈深淵，口中要想呼叫，又瘖不成聲！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似覺置身在洪爐之中，全身被火炙一般難受，除了張口喘息，已是氣若游絲！

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又感覺全身經脈，逐漸的粗脹起來，幾乎快要炸裂，連五臟六腑都在翻滾，人像天旋地轉，再也沒有感覺了！

又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忽然感到一股陽和之氣，在體內流轉，有如水到渠成，通行無阻，頓時有着無比的舒泰，人也隨着清醒過來！

就在此時，只聽身後有人說道：「老夫助你打通玄關，小友任督二脈已通，至於能領悟到如何一個境界，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，小友好自爲之！」

這是瓊天逸士的聲音！

雲飛白急忙睜開眼來，只見滿天繁星，明月在天，差不多已是子夜，原來自己依然好好的盤膝坐在盤根古松之下！

方才竟似做了一個夢一般，急忙回頭看去，那有什麼人影？但方才明明是瓊天逸士的話聲，要自己「好自爲之」！

這一轉身，發覺自己全身衣衫盡濕，好似淋了一場大雨。

同時他這一回顧，又發現了一件奇事，因爲此刻雖已黑夜，但自己目光掄轉之際，四週景物，竟然看得比白晝還要清楚！

先前還有些不信，再舉目看去，十丈之內，果然可以明察秋毫，心頭這一喜就幾乎要跳了起來！

瓊天逸士說的，替自己打通玄關，那果然不是夢境了！

他想起瓊天逸士交給自己紙扇之時，說過要自己好好參詳，後來青衣美婦又叫小鬟雲雀傳言，要自己「專心一志，目透紙背」，莫非這柄紙扇上，果眞有什麼奧秘不成？

一念及此，急忙從身邊取起摺扇，隨手打開，寧神靜志，凝足目力，全神注視在扇面之上！

白紙扇咯！任你再盯着它看，還是白紙糊的，一片白紙！

但這回雲飛白下了決心，青衣美婦要他「目透紙背」，他只是全神貫注在紙上，尋求如何才能「目透紙背」？

如今瓊天逸士化了好大的功夫，才替自己打通玄關，目力已非昔比，他相信只要鍥而不捨，注視着扇面，目力一定能透過紙背的。

時間如白駒過隙，他從子夜看到黎明，再全神貫注，白紙摺扇上依然是一層白紙，依然一無所獲！

現在晨曦，已經漸漸大白，他仍然手捧摺扇，端坐如故。

這盤根古松，正好面對正東，現在從遠山低坳處，漸漸昇起一輪旭日，霞光滿天！

突然，雲飛白只覺扇面上隱隱顯示了人像！

這下，使他精神爲之一振，急忙凝足目力瞧去，扇面上的人像，隨着旭日升起，逐漸明顯，那是用硃筆畫的，人像一共有三個，在人像上，寫着「一」、「二」、「三」，三個正楷。

第一個和第二個是坐像，不過一個是正面，一個是背面，第三個人像是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後的站立姿勢，右手執一柄摺扇，作朝前點出之狀。

雲飛白心頭大喜過望，心知這扇上三個人像，必是一種高深的武學無疑，難怪瓊天逸士說過要成全自己，又說：有多少造化，全看自己之言！

他有了這一發現，自然要全心全意仔細凝視。

前面第一、第二兩個坐像，全身用硃筆畫着許多條紅線，好似人身脈絡一般。

雲飛白自幼拜在峨嵋靈芝大師門下，內功原有相當火候，這一仔細觀看，靜心詳參之下，頓時領悟這一正一反兩個坐像身上的紅線，乃是運氣行功的路線圖解。

他雖然不知這兩個坐像，是那一門的內功？但可以想得到絕非一般內功。因此他從紅線由丹田升起，如何循行，都默默緊記在心。

因爲練功行氣之時，須心意全在行氣之上，不能做到一半，再去看扇上的人像，是以非把運氣行功的路線，全盤記住不可。

任何內功，在運氣行功上，差不多都大同小異，這一點小異，就分出各門各派的內功來了。雲飛白自幼練功，自可很快就記憶在心，但他還是很仔細的反覆看了幾遍。

這一陣工夫，他一心全貫注在兩個人像的紅線之上，不知不覺間，已經日上三竿，扇面上三個人像，却漸漸淡了下去，終於消失不見！

現在雲飛白明白了，瓊天逸士扇面內畫的人像，只有在旭日初昇時，才看得清楚，而且還須玄關已通的人，才能目透紙背。所幸自己已經記下了第一、第二，兩個人像的行功路線，從現在起，就可依照路線練功。

瓊天逸士昨日交給自己扇子的時候，曾說三日之後收回，自己還有兩個早晨，可以參閱。

想到這裡，就收起摺扇，緩緩舒了口氣，就一手提過竹籃，裡面放着四個比拳頭略大的水蜜桃，當下剝着皮，吃了兩個，覺得已經很飽。這就盤膝坐好，寧神調息，提吸眞氣，從丹田升起，依照方才默記的行功路線，緩緩導氣行去。

他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，又服了綠衣夫人的「坎離丹」，氣機凝固，對練習任何內功，都能事半功倍，是以一經行氣運功，雖是初學作練，就像從前練過的一段，水到渠成，毫不費力：但雲飛白還是十分謹愼，按着路線，緩慢的做了一遍。

等到氣機緩緩降丹田，只覺週身活力充沛，有着說不出的舒適之感，心頭也自暗暗高興，自己雖未學會，但總算做對了，當下就繼續練了下去。

這一天，他絲毫不敢鬆懈，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練着。

直到傍晚時候，雲雀又挽着一個竹籃，躍上崖來。

她看到雲飛白，就咭的笑道：「雲相公，恭喜你啦！你總算不負主人期望，已經入門了！」

雲飛白站起身含笑道：「姑娘如何知道的？」

雲雀笑盈盈的道：「小婢自然是聽主人說的了，主人還一直誇獎你悟性高呢！」

雲飛白驚奇的道：「瓊天前輩怎麼會知道的呢？」

雲雀嬌笑道：「雲相公已經領悟主人扇上的行功圖，主人怎麼會不知道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是夫人指點之功，不然，在下也不能很快就能看到了。」

雲雀笑道：「雲相公眞會說話，雖怪我家小……」

她忽然住口，一張小臉脹得紅紅的，生似說錯了話，尷尬的笑了笑，就沒再說下去。

雲飛白沒有聽得出來，問道：「姑娘說什麼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

雲雀咬着下咀唇，狡黠的笑道：「小婢是說，夫人說的：雲相公在這裡只有三天時間，務必好好用功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夫人垂愛，在下萬分感激，姑娘回去，給在下向夫人多多致謝。」

雲雀咭的嬌笑了一聲，抿抿咀道：「你當夫人是誰？」

雲飛白聽了一怔，問道：「夫人是誰？」

「夫人自然是我家主人的夫人了。」

雲雀兩顆靈活的眸子一轉，望着雲飛白問道：「雲相公，小婢問你，那……那……管姑娘，眞的和你是結義兄妹嗎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結義兄妹難道還有假的？」

「小婢不是這個意思。」

雲雀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小婢是說雲相公怎麼會和她結爲兄妹的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她是我三妹，還有二妹和四妹，我們是一起認做兄妹的。」

雲雀好奇的啊一聲，問道：「這麼說，雲相公是她們大哥了，那你二妹、四妹，又是什麼人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二妹是藍如玉，四妹是甘明珠，現在都落在九毒觀音的手中，所以三妹要我到這裡來找瓊天前輩的。」

剛說到這裡，只聽遠處有一個小女孩嬌稚的聲音叫道：「雲雀……雲雀，夫人叫妳，夫人叫妳……」

雲雀忙道：「那是小翠在叫我了，牠是一隻綠鸚鵡，雲相公，小婢要走啦！」

她放下挽在手臂上的竹籃，然後把昨天拿來的竹籃挽起，正待要走！

只聽頭上有人叫道：「雲雀、雲雀，夫人叫妳，要打……要打……」

雲飛白抬頭看去，只見一隻綠鸚鵡停在一支橫幹上，歪着頭正在說話。

雲雀揚手道：「你才要打。」

綠鸚鵡展翅拍拍飛去，口中還在說着：「要打……要打……」

雲飛白再一回頭，雲雀早已走了，好快的身法，她何時走的，自己竟然一無所知，心中暗暗驚歎：「這眞叫做强將手下無弱兵，一個小鬟，居然已有如此身手了！」

他正感腹中肌餓，取過竹籃，裡面又是六個水蜜桃，吃了兩個，天色已經昏暗下來。

如今他已經得到了門徑，就繼續趺坐練功，一遍又一遍的勤練不停，待到翌晨，旭日初昇，再取出扇來，凝目注視着兩個坐像，仔細的核對了一遍，覺得自己練氣路線和圖上畫的硃線絲毫沒錯，才算放心。

於是再細看第三個站立的人像，身上並無紅線，右手摺扇，朝前點出，扇頭微往上翹，極似劍招中的「直叩天天」，看不出它有什麼玄奧之處？心中覺得奇怪，暗想：「這樣簡單的招式，瓊天前輩如何會畫在扇上的呢？」

但繼而一想：「瓊天前輩既然畫在扇上，必有它的精微之處，他說過：自己能有多少造化，就全看自己的了，豈可等閒視之？」

一念及此，就凝注目力，仔細的思索揣摩；但這個站立的人像，身上穿着長衫，連衣摺也只有聊聊數筆，實在看不出，也想不出它的精妙之處！

紅日漸漸昇高，白紙扇上的人像，又已逐漸隱去。

雲飛白的心中暗道：「反正明天還有一個早晨，如果實在看不出玄奧來，那也是沒法子的事了，自己不如先把內功練好了再說。」

這一天，他依然只是趺坐着運功調息，勤練坐功。

他也不知道瓊天逸士扇上這個圖像，究竟是那一門的內功？自己練了兩天，除了感到氣機充沛，已能隨意運轉，並未覺得有什麼特殊的效果，和自己師門（峨嵋）心法，也並無什麼特異。

這天旁晚時分，雲雀又送來了一籃四個水蜜桃，一面又道：「雲相公，小婢聽我家主人說：你內功精進甚快，明天下午，就可以下山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但在下並不覺得有什麼精進。」

雲雀咭的笑道：「你不覺得精進，那就是精進了。」

說到這裏，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絹紙，遞到雲飛白的手上，又道：「這是夫人贈送雲相公的，夫人說：雲相公遠來，無以爲贈，這是一招掌法，要雲相公有暇時不妨勤加練習，目前江湖鬼魅橫行，對防身却敵，不無小補，雲相公快收起來。」

雲飛白雙手接過，感激的道：「夫人厚賜，在下敬領，在下此行，受益良多，不知何以爲報？」

雲雀抿咀一笑道：「雲相公日後自會知道咯！哦，對了，夫人還有一句話，要雲相公記着：『扇是要搖動的，不是光拿在手裡的』，好了，小婢走啦！」

她拿起空竹籃，翩然往崖掠去。

雲飛白打開絹紙，只見上面寫着：「多羅葉掌」四個字，也只有一個人像，畫的是緇衣老尼，左臂微彎，手掌似翻似印，下面却有不少細字注解，對如何運功？如何出掌？解說得十分詳盡。

雲飛白內功武學，都有相當基礎，仔細研讀了一遍，心中已可領悟了幾分，當下依式試練，覺得也並無太多困難，當下依舊摺好收入懷中。

因爲雲雀說過，明天下午，自己就要下山，是以吃了兩個桃子，就依然趺坐練功，心中只是思索着青衣夫人那兩句話：「扇是要搖動的，不是光拿在手裡的。」

一面忖道：「夫人這句，明明是指點自己扇上畫的第三個人像了，只不知扇子搖動之時，會有什麼變化？只是現在還不過天色才黑，要明天早晨，才能分曉了。」

這一晚他又勤練坐功，雲雀雖說，瓊天逸士說自己內功精進甚速；但他却絲毫也感覺不出來。

一個晚上又在不知不覺中度過，他眼巴巴的等着旭日初昇，急忙打開摺扇，凝目注視着第三個人像，手中輕輕搖動，這一搖，果然給他看出端倪來了！

那第三個人像原是站立姿勢，左脚前跨半步，右手手臂微彎，摺扇扇頭朝前微翹點出；但一經輕輕搖動，人像自然也有晃動的感覺。

尤其白紙摺扇，你就是打開了，也是有摺痕的，摺痕是一上一下，略呈波狀起伏的，扇子搖動，畫在扇面上的人像，隨着波狀摺痕而晃動，人像跨出的左脚，和右手點出的扇子，也彷彿有了波狀的活動！

雖然只是彷彿，但給雲飛白的啓示，已經夠了！

因爲雲飛白的武功本來不弱，有了這點啓示，已可使他觸類旁通，舉一反三。因此只是目不轉瞬的注視着摺扇，手中不停的輕輕搖着，愈看愈覺得心領神會，若有所悟！

時間很快的溜過去，白紙上的人像又漸漸消失，但這回雲飛白心裡早有準備，把畫中人像在摺扇搖動時的姿勢，業已牢記在心。

此時人像消失，他就從地上一躍而起，收攏摺扇，照着人像的姿勢，左足前跨半步，右手手肘微彎，舉扇朝前點出。

要知他這一式雖是依樣葫蘆，有式樣可學，但你牢記在心是一回事情，做起來可又是一回事情。

儘管你武功已有相當基礎，這簡單的招式，由他手上演來，就是不合適，不是左足和點出扇子，不能配合，就是手肘無法做到波狀動作，連他自己也感覺到不對勁，因爲自己點出的依然只是簡單的普通招式，毫無變化可言。

雲飛白就這樣反覆演練，幾乎不下數百遍之多，兀是得不到要領，不禁暗暗的焦灼起來，心想：「莫非自己沒把功力貫注上去？」

心念一動，就在左足跨出之時，功凝右臂，手腕隨着一振，往前點出，這下，耳中只聽「嗤」的一聲，內勁居然透扇而出！

「哈哈！」一聲清朗的長笑，起自身後，只聽瓊天逸士的聲音笑道：「小友能在短短半日之間，領悟扇招訣要，實在難得的很！」

雲飛白沒想到自己只是意念一動，扇招發出之時，居然眞氣會透扇而出，心頭方自驚喜之際，突然聽到瓊天逸士的話聲，急忙回過身去。

只見瓊天逸士青衫飄逸，含笑站在樹下，不覺拜倒在地，說道：「晚輩魯鈍，多蒙前輩啓迪，傳授神功，請受晚輩一拜。」



瓊天逸士微笑道：「小友起來，老夫說過，能有多少成就，全看小友自己，小友果然天資穎悟，不到三日，全已學會了，拙荊授你的一招掌法，出自滅絕神尼，爲佛門降魔法藏，小友練熟了，如能配合老夫扇招施爲，放眼天下，也未必有人能够接得下來了。」

雲飛白恭敬的站起，把手中摺扇呈上，說道：「此扇請前輩收了。」

瓊天逸士伸手接過摺扇，頷首道：「小友現在就可以下山了，不過九毒尊者師弟九毒書生，三日前既在此地現身，前途難保不會相候，此人用毒之能，雖不如他師兄，但九毒門的毒功，天下無人能解，老夫這裡有三粒解毒丹，必須事先含在口中，可防萬一，但也只能不受劇毒侵害，至於已經中了毒，就無法解毒了。你好好收着。」說完，從懷中取出三粒藥丸，遞給了雲飛白。

雲飛白雙手接過，在身邊藏好，一面作了一揖，說道：「晚輩告辭，前輩夫人處，就請前輩代爲致謝了。」

瓊天逸士道：「還有，遇上妳義妹之時，不妨告訴她，九毒老魔既已出世，唯一能剋制她的，普天之下只有驪龍珠，要她多方留心，務必查到此珠下落，老夫夫婦隱迹多年，不再作出岫之想，江湖武林之事，要你們年輕人去奮鬥了。」

雲飛白唯唯應「是」，別過瓊天逸士，就一路縱掠，躍下大石崖，朝山外趕去。他因藍如玉、甘明珠等人都落在九毒觀音手中，自己此行又耽擱了三日之久，心中自是十分焦急，一路急奔，午牌稍偏便已趕抵山麓，正在奔行之間，忽聽身後有人叫道：「小友慢點走！」

雲飛白回頭看去，只見從林間走出一個身穿月白長衫的人來，他認出來人正是九毒書生！

玫瑰劍 22

文／東方玉
插圖■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得瓊天逸士之助，打通玄關，翌晨，於朝陽下領悟扇上所繪內功圖形，及一招扇法，逸士極為嘉許，雲辭別下山，即遇九毒書生。

二二、初試奇招

九毒書生手搖摺扇，緩步走近，呵呵一笑道：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咱們又在那裡遇上了。」



雲飛白腳下一停，抱拳道：「前輩呼喚，不知有何賜教？」

九毒書生含笑道：「小兄弟在山中逗留了三日，不知在作些什麼？」

雲飛白知他是試探自己口氣，淡淡一笑道：「晚輩慕名叩謁瓊天逸士而來，蒙他老人家款留三日，才拜辭下山。」

「小兄弟這是避重就輕之言！」

九毒書生朝他淡淡一笑，才道：「小兄弟既然不肯說，那就算了，咱們相逢不易，瓊天逸士既然挽留小兄弟在山上住了三日，老夫也想邀請小兄弟桓盤三日，小兄弟意下如何？」

雲飛白拱拱手道：「前輩盛情，晚輩心領，晚輩身有要事，不克勾留，容日後再專誠趨謁。」

九毒書生佛然道：「小兄弟這就不對了，瓊天逸士可以挽留你住了三日，難道老夫面子不夠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前輩言重，晚輩實是身有要事……」

「不成。」九毒書生搖頭道：「不論小兄弟怎麼說，老夫非挽留你到蝸居去桓盤三日不可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前輩這是強人所難……」

九毒書生大笑道：「老夫說出來的話，一向從不更改，小兄弟就屈留三日吧！」

突然伸手朝雲飛白手腕抓來。

雲飛白看到九毒書生之時，早已把瓊天逸士給自己的三粒解毒丹，暗暗取了一粒，揑在掌心，如果對方不難為自己，就不用服用，此時看他出手抓來，心知今日很難善了，急忙一提眞氣，身子往後躍退。

他本意這一躍，只是為了讓開對方的一抓之勢，最多也只要躍開三五尺光景，也就夠了。

那知他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，又練成了瓊天逸士摺扇上的內功，他自己並不知道內功增進到如何程度？此時這一提氣，但覺身子陡然一輕，一下往上直飛起四丈多高，嘶的一聲，又往後平飛出去四丈來遠！

這下眞連他自己也大吃一驚，這毫不費力的一躍，竟然飛得這麼高，這麼遠！

九毒書生看他一下躍飛出去，只當他想逃，不覺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兄弟怎麼想走了？」

身形一晃，同樣平飛而起，一下落到了雲飛白的面前，嘿然道：「老夫和你話未說完，你想逃可沒這麼容易。」

雲飛白在飛身落地之時，早已把一顆藥丸，納入口中，說道：「晚輩和前輩無怨無仇，何用逃走？前輩如此苦纏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

九毒書生道：「老夫並無惡意，只是要小兄弟跟我去。」

雲飛白作色道：「晚輩和前輩並不相識，為什麼要跟你去呢？」

九毒書生道：「老夫已經說出來了，你要去也得去，不想去也得去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晚輩不去呢？」

九毒書生道：「這可由不得你。」

右足倏地跨上一步，左手一探，又朝雲飛白抓來。

雲飛白怒聲道：「在下敬重你是前輩，你却一再出手，豈非逼人太甚？」

上身微側，便自閃了開去。

九毒書生一抓便已落空。

但九毒書生乃是九毒門中高手，他因師兄九毒尊者善於用毒，自己在用毒上無法超越師兄，却在武功上下過一番工夫，當然他的武功，也並沒有超越師兄，但在江湖上，已可算得是一流高手。

此時左手一抓落空，右手已快如閃電般自右向左下斜劈雲飛白肩頭。

雲飛白大聲道：「前輩一再進逼，這已是第三招了。」

第三招，就是說他要還手了，喝聲甫出，右手化掌，斜擊而出，硬接九毒書生的手掌。

但聽「拍」的一聲，他手掌正好迎着對方手掌，雙掌相擊，兩人力道居然相等，誰也沒被誰震退！

雲飛白不知自己在這短短三日之中，功力大進，他只當九毒書生的武功，也只是平平！

九毒書生這一掌雖然只是隨手拍出，不過用了三四成力道，但看雲飛白似乎也並未用上全力，居然和自己功力相等，不分上下，心頭止不住暗暗一怔，忖道：「這小子內力居然不弱！」

雲飛白一掌出手，和對方接實，本應收手，但他練的峨嵋「伏虎掌」，却是硬接對方一掌之後，就得回手擒拿，因爲你打了老虎一掌，不能讓老虎反撲，就須順手擒虎，這是峨嵋「伏虎掌」特有的手法。

因此雲飛白在對掌之後忽然沉肘曲指，伸手朝九毒書生右腕脈門抓去。

九毒書生一怔，右手往後一縮，左手迎面劈出，口中大笑道：「原來你是峨嵋弟子！」

峨嵋弟子，當然不放在他的眼裡了。

雲飛白左足後退半步，身形一蹲，成爲矮樁，使的是「猛虎伏樁」，探爪切向九毒書生左臂。

九毒書生有個慣例，他一生喜武，和人動手，不到最後，絕不肯用毒，好像用毒就會失去了他名家的身份。

因此人家稱他九毒書生，他却偏偏自稱八毒書生。八毒者，他說用毒不如師兄，師兄既稱九毒，他只有減少一毒，但八毒也是「不」毒，表明他不喜用毒的意思，只是江湖上人因他出身九毒門，還是稱他九毒書生。

九毒書生倒也有些書生習氣，自視甚高，他雖與雲飛白動武，其實心中那會把這小子當作對手？

雲飛白在這三日之中，雖然功力大進，但他對瓊天逸士扇上畫的內功圖形，實際上只練了兩天兩晚而已，最多也只能說剛剛入門，九毒書生總是下過數十年苦功，相形之下，自然不如對方。

尤其他自幼練的只是峨嵋「伏虎掌」和家傳的「白鶴散手」，在武功上，自然也不如九毒書生。

初上手時，還能有守有攻，到得後來，逐漸的被九毒書生逼落了下風。

九毒書生催動掌勢，綿綿出手，漸漸已將雲飛白制住下來，使他每一掌，每一拳出手，都被九毒書生圈在雙掌之下，受到很大的束縛。

這正合了技高一着，縛手縛脚。兩人又鬥了十來招光景，雲飛白已是左右支絀，大感狼狽！

忽見九毒書生左掌往外穿出，當即閃身向右避開，那知九毒書生沉笑一聲，右掌業已斜劈了下來。

這一劈好不勁急，雲飛白急忙矮身沉肩，雖將對方這一劈的力道卸去了七成，還是被他掌力震得一跤摔倒下去。

九毒書生倏地跨上一步，沉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還是跟我走吧！」

他身形手法，比話聲還快，喝聲中，上身一俯，右手如爪，已然抓了下來。

雲飛白看得心頭大急，對方這一抓，指風幾乎籠罩全身穴道，也封死了自己化解手法，此時就是要待就地滾開，都已不及！

這一急，頓時急中生智，使他想到了瓊天逸士扇上畫的那一記扇招來，此時手中無扇，只好以指代扇，姑且一試。

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，急得間不容髮，他心念一動，立即食中二指一駢，上身向上一晃，（他仰跌下去，倒在地上，已無法躍起）曲肘如扇，指頭隨着一昂，朝上點出。

要知他玄關已通，練的又是玄門上乘內功，意念一動，眞氣自動貫注，透指而出，「嗤」的一聲，一股指風已然隨指激射而出。

九毒書生俯身抓來，冷不防他有此一記怪招，不由一驚，他究是身手不凡，發現雲飛白上身一晃，指風迎面射來，百忙中一吸氣，身形原式不動，橫移開去。



雲飛白做夢也想不到這一招竟有這般神奇，立時一個鯉魚打挺，躍了起來。

九毒書生怒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居然還有救命絕招！」

身子一晃，又急欺過來，左手如鈎閃電抓到。

雲飛白在仰臥之時，都能以指代扇，這下試出扇招的威力，一言不發，右手曲肘當胸，駢指代扇，仍是這一招朝前點去。

九毒書生不識他的指法，只是以指代扇，但見來勢勁急，只得又橫閃開去。

雲飛白心裡有數，自己只有這一記扇招可以把他逼退，其他武功實非對方之敵，一見九毒書生閃了開去，就一拱手道：「前輩武功，在下已經領教了，失陪。」

轉身往前就走。

九毒書生看他兩次施展絕招，自己均無法破解，他一生嗜武，豈肯輕易放過，大笑道：「小兄弟想走麼？」

人影閃動，疾風一颯，又已撲到面前。

雲飛白知他武功厲害，自己難以抵禦，只得曲肘駢指，又是一招向前點去。

九毒書生有些不信，身形一側，右手圈動，橫打出去，他手掌還未打出，突覺手肘間已被雲飛白指風掃中，熱辣辣的甚是疼痛。（這是雲飛白對這一招還未練得純熟，而且以指代扇，也減弱了這一招的威力，否則被掃中了，又豈止疼痛而已？）

九毒書生心頭又驚又凜，待得雲飛白指風射出，突然搶進，雙手齊揚，正待朝他雙肩抓落。

雲飛白又是一記以指代扇，九毒書生眼看他這記怪招，自己無法抵擋，只得又向旁躍開。

但這幾招下來，他已漸漸發現雲飛白除了這一記怪招，並無別的招式跟着使出，心中不禁暗哦一聲，忖道：「這小子上白石山來，大概就是求瓊天逸士學這一記指風來的了，看他出手，分明尚未純熟，自己今天倒不能放過了他，非把他拿下不可！」

一念及此，不覺大笑道：「小兄弟這一招，大概就是瓊天逸士傳你的了？」

人隨話發，一個輕旋，欺到雲飛白身後，雙手箕張，急襲過去。

雲飛白急忙回身，再待發招，九毒書生身形跟着一轉，又朝他身後攻到。

雲飛白心頭一急，索性右手曲肘當胸，擺好架子，隨着他轉身，只要對面，就給他一記以指代扇。

九毒書生隨着他連轉了幾圈，看他曲肘當胸，駢指若戟，等着自己，心中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，暗道：「這小子試出這記怪招，自己無法抵擋，是以使來使去就用這一招了。」

但儘管雲飛白只會這一招，九毒書生卻奈何他不得。

九毒書生突然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他使右手，我若欺到他左邊，他就無法施展這一招了。」

一念及此，身形一晃，閃電朝他左首欺近。

那知雲飛白連使以指代扇，眼看只能把對方逼退，無法把他擺脫，心頭也甚是焦急，這時眼看九毒書生忽然朝自己左首欺來，不由心中一動，暗想：「那綠衣夫人傳自己的一記掌法，（多羅葉掌）自己雖然只練了幾遍，但因註釋極爲詳盡，還可依式施爲，何必一試？」

心念電轉，左手立即橫掌推出，掌勢似翻似印，差不多也學得三分相似了！

九毒書生欺到雲飛白左側，右手堪堪抓出，但見雲飛白橫掌推來，來勢似翻似轉，似吐似印，看去又是一記怪招！

就在這一瞬間，突覺一股奇强無比的暗勁，隨掌而生，朝自己捲撞過來，一時別說封解，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來不及，「呼」的一聲，一個人立被憑空捲飛出去一丈來遠。

九毒書生成名數十年，從來也不曾被人凌空撞飛過，心頭自然大感驚駭，直等飛出一丈光景，才卸去身上撞力，飄然落到地上，目注雲飛白，點頭道：「這一記大概也是新學的了。」

雲飛白沒有理他，轉身就走。

九毒書生大笑道：「就算小兄弟學會一手奇奧武功，今天老夫也非把你留下不可。」

隨著話聲，大袖朝前揮出。

雲飛白突然站住，瞋目喝道：「九毒書生，你以爲憑仗區區劇毒，就能把在下毒翻了麼？告訴你，在下並不怕毒，你只管使來好了。」

九毒書生這大袖一揮，果然使出了毒功，他當然知道若憑眞實武功，雲飛白絕非他的對手，但雲飛白這兩記怪招，（一指、一掌）自己就無法抗拒，除了使毒，實在無法把他拏下了。

九毒書生微笑道：「小兄弟怎知老夫名號？不錯，老夫正是八毒書生畢逢春，天下沒有不畏毒之人，小兄弟漫誇大口了！」

雲飛白一挺胸道：「不信，你只管試試，若是劇毒無功，你就不能再向我出手了。」

九毒書生其實早已在大袖一拂之中，使出了毒來，他使的這種奇毒，就是九毒觀音使的「百步聞香」！

九毒觀音秦妙香是個窈窕的美嬌娘，她使的毒，自然要滲上些上好香料，使人聞了香噴噴似蘭似麝，就是迷死人也心甘情願！

九毒書生使的「百步聞香」，可沒滲上香料，因此更是無色無臭，令人防不勝防。

九毒書生呵呵一笑道：「小兄弟只管走，老夫不再出手就是了。」

他使了「百步聞香」，諒你也走不出百步，樂得大方了。

雲飛白也不再多說，拱拱手道：「在下那就告辭了。」

舉步朝山下奔行而去。

九毒書生看着他後形，臉上微微露出笑意，背負雙手，目送他遠去。

那知雲飛白預先服了解毒藥丸，有了預防，在藥力未消失之前，就有劇毒不侵之功，因此一路奔行，絲毫也沒有中毒現象。

「百步聞香」，鼻孔中聞上一點，就走不出百步，如今雲飛白一路奔行而去 十個一百步都不止了！

九毒書生心頭微微一凜，忖道：「莫非他上白石山找瓊天逸士是借辟毒珠來的，普天之下，只有身佩辟毒珠的人，可以百毒不侵。」

× × ×

雲飛白一路奔行，回頭看去，九毒書生果然沒有追來，心頭才算放了下來，趕到巢縣，已經未牌時光，他在路旁一家麵館略爲進食，就繼續上路。

這一帶都是重山峻嶺，村落稀少，眼看天色已經逐漸昏黑下來，不覺暗自焦急，繞過一重山腳，忽見前面一座小山脚下，茂林修竹，圍繞着一座莊院，心中一喜，立即奔近過去，這座莊院，覆蓋甚廣，高牆四圍，一望即知是大戶人家。

雲飛白走近大門，抬頭看去，只見門上四方青磚，鐫着：「西山別業」四個字，他也未在意，繞到邊門，舉手輕輕叩了兩下銅環，只聽裡面有人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兩扇木門呀然開啓，走出來的是一個老蒼頭，一手舉燈，打量着雲飛白，問道：「尊客何人？」

雲飛白急忙拱拱手道：「老管家請了，在下姓雲，因趕路錯過宿頭，想請尊府方便……」

老蒼頭點點頭道：「尊客借宿，本是小事，自該方便，只是咱們這裡，今晚有事，留下尊客，恐有不便，小老兒不好作主，這樣吧，且容小老兒進去，稟明老夫人再說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如此麻煩老管家了。」

「尊客請稍候。」老蒼頭回身入內，又關起了木門，過不一回，木門重啓，老蒼頭歉然道：「尊客久候了，老夫人說：出門在外，難免有錯過宿頭的時候，與人方便，也是應該之事，尊客請進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眞是多謝老夫人了。」隨着話聲，跨進邊門。

「尊客請隨小老兒來。」

老蒼頭一手提燈，朝走廊上行去，一面說道：「只是老夫人說：尊客早些入睡，晚上不論聽到什麼聲響，都不可出來，明日一早，自行上路好了。」

雲飛白聽得暗暗奇怪，忖道：「今晚他們這裡不知有什麼事，老夫人要如此鄭重叮囑？」口中應道：「在下明日一早，就要趕路，老夫人的話，在下自當謹記。」

「如此就好。」老蒼頭領着他走到長廊盡頭，一間客房門口，推開房門，回頭道：「尊客請進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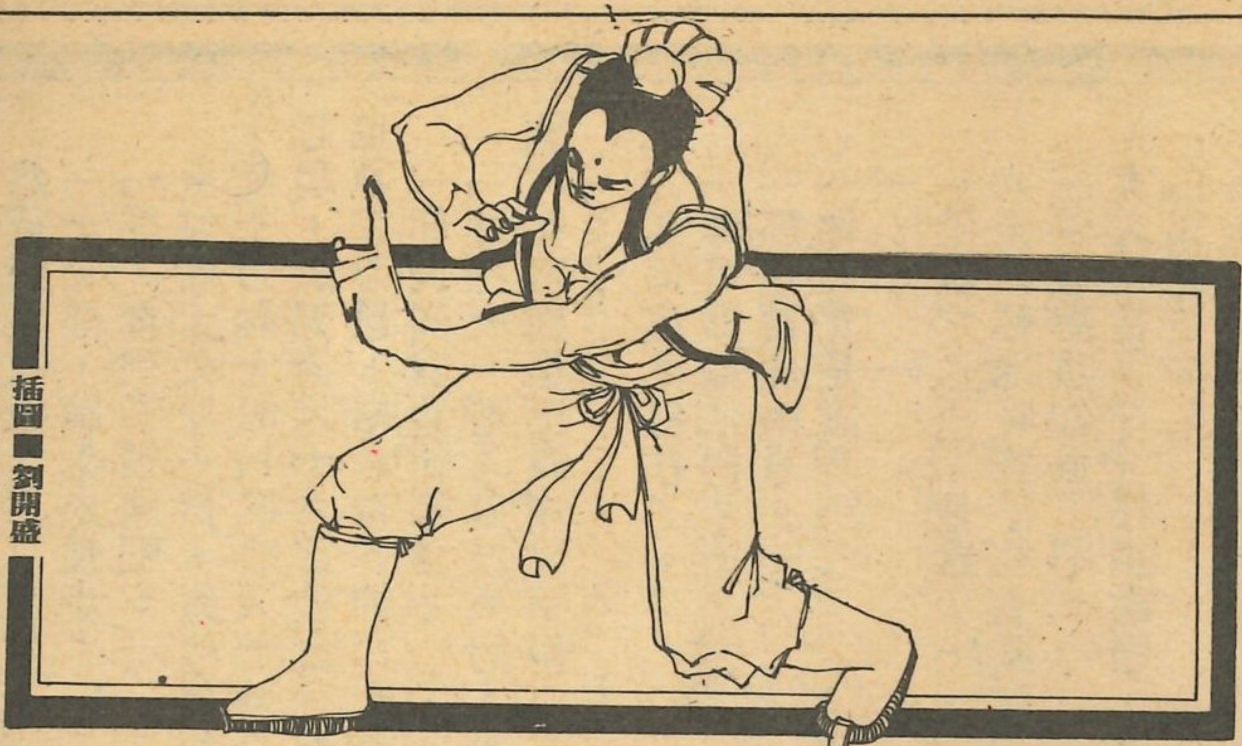
他先行走入，點起了油燈，才行退出，過不一回，又送來了一個食盒，取出四盤菜餚，一小桶白飯，放到桌上，說道：「菜飯現在只是冷了些，尊客將就着用吧，飯後，務必熄燈就寢，不論聽到什麼聲響，或是有什麼動靜，尊客都不可開門出去。」

他越是這般叮囑，卻越使雲飛白覺得好奇！

下期待續

玫瑰劫

文／東方玉

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以新學之一扇一掌，驚退九毒書生，傍晚，至「西山別業」借宿，一老蒼頭再三叮囑，務必早些熄燈就寢，不論聽到任何聲響，不可開門出去。

二三、藥經之爭

老蒼頭走後，雲飛白吃過晚餐，心中兀自思索着老蒼頭叮嚀的話，覺得這所大宅之中，今晚一定有什麼事故，自己遇上了，倒非弄個明白不可。

他一口吹熄了燈，就在床上調息運功。

快近一更，忽聽門前走廊上起了一陣極輕的腳步聲，朝自己這邊走來。

雲飛白目前玄關已通，耳朵何等靈敏，聽到聲音就可分辨得出走來的一共是兩個人，一前一後，好像故意提着腳跟走路，生似防人發覺一般。

就因這兩人為了防人發覺，躡手躡腳的走着，就越發引起雲飛白的注意，凝神諦聽，走在前面的一個腳步較為沉重，一聽就知是老蒼頭，後面一個腳步較輕，但聲音甚是細碎，好像是個女子！

就在此時，只聽一個少女口音壓低着聲音問道：「就在這一間麼？」

老蒼頭也壓低着聲音說道：「翠姑娘不信，就進去看看好了。」

他們聲音說得極輕，雲飛白要是在玄關未通之前，根本就聽不清楚。

聽他們口氣，好像這翠姑娘要到自己房裡來查看了，雲飛白立即和衣躺下，拉過薄被蓋到身上，假裝已經睡熟，閉上眼睛，只剩一條眼縫，微微睜着。

房門被人輕輕推開，一條纖小的苗條人影，輕巧的閃了進來。

房中雖然黑暗，但雲飛白已可看清閃入房來的是個二十三四歲的青衣女子，身法相當輕快，像一陣風般掠近床前，左手疾發，出手也很輕快，一下就點了雲飛白的睡穴。

雲飛白當然不在乎她點穴，尤其她點的只是自己睡穴，似乎並無惡意，是以一動不動，任由她下手。

老蒼頭跟著青衣女子身後閃入，身手也並不差，只是年紀老邁，筋骨難免退化，行動上就沒有青衣女子的俐落。

他看到青衣女子猝然出手，不覺吃驚道：「翠姑娘，妳這是做什麼？」

青衣女子很快轉過身去，輕笑道：「薛老爹，你別躭心，我只是點了他的睡穴，讓他好好的睡到天明，自會醒來，這是老夫人交代的，咱們西山別業，遠處山中，平日裡從沒有人上門，今晚恰好有人找上門來借宿，說不定是那兩位的同黨，咱們可不能不防人家一手，所以要小婢來瞧瞧的，好啦，現在沒事了，薛老爹還是到前面去招呼一下，那兩位差不多也該來了呢，小婢要去跟老夫人覆命了。」

說罷，腰肢一扭，輕快的閃出門去。

老蒼頭跟著走出，隨手掩上了房門。

他們走後，雲飛白也迅快的翻身坐起，心想：「今晚他們果然有事，不知翠姑娘口中的那兩位是什麼人？她要老頭薛老爹到前面去招呼，自己何不跟去看看？」

這就飄然下床，推門出去，又悄悄的掩上了房門，穿出走廊，果見老蒼頭彎着腰往前行去，首先，他在大廳上點燃起燈燭，然後又越過大天井，出去開啓了大門。

這所大莊院中，敢情只住了老夫人、翠姑娘（青衣女子）、老蒼頭，最多廚下還有一、二個做粗活的僕人，人手並不多。

今晚來的，會是他們對頭？那又似乎不像！

但聽翠姑娘的口氣，這兩個來人，又似乎來意不善！

雲飛白直覺的感到這裡的老夫人，應該不像是壞人，這可以從翠姑娘只點自己睡穴這一點上，看得出來。

他暗自尋思，老蒼頭既在大廳上點燃了燈燭，那麼老夫人一定要在大廳上接待來人了，自己何不到廳上找個地方隱起來，聽他們說些什麼？

心念一動，就很快閃入大廳，只見大廳相當寬敞，陳設得甚是古雅，但並無藏身之處。

抬頭看去，中間一根橫樑，離地足有三丈來高，粗可合抱，自己躲到橫樑上去，居高臨下，不但可以聽得清楚，還不慮被人發現。這就立即足尖一點，嗖地直拔而起，一下竄上橫樑，居中盤膝坐好。

老蒼頭開了大門，又同入廳來，手中拿着一個雞毛撣子，在兩排椅几上輕輕的撣着。

這時忽聽階前有人乾咳了一聲，履聲橐橐，朝階上走來，雲飛白因坐在樑上，自然看不到來的是何等樣人。

老蒼頭聽到這聲乾咳，急忙放下撣子轉過身去，就拱着手，陪笑道：「原來是劉二老爺來了，快請廳上坐。」

「唔！」那人口中唔了一聲，大搖大擺的從廳門走入，一面說道：「薛大奎，你眞是勤勞得很。」

現在雲飛白可以看到他的人了。這位劉二老爺，是個六十來歲的老者，個子不高，身上穿一件黑色馬褂，古銅色長袍，却生成一張焦黃而黑的扁臉孔，顴骨高起，水泡眼，目光却烱烱有神，頭頂已禿，頭髮差不多已白了九成。

老蒼頭道：「劉二老爺誇獎了，你請坐，小老兒給你沏茶去。」

劉二老爺一擺手道：「別忙着張羅，你只管忙你的好了。」

老蒼頭還是匆匆的退出廳去。

劉二老爺並沒在椅上落坐，只是背負着雙手，仰首望着橫樑，口中發出兩聲嘿嘿冷笑。

雲飛白心中不由暗暗吃驚，心想：「莫非他已經發現了自己不成？這不可能，他剛進入大廳，自己坐在樑上，並沒動過，自然不會有絲毫聲音，他怎會知道樑上有人呢？那麼他這兩聲冷笑，並不是對自己而發的了。」

一同工夫，老蒼頭已托着一個朱漆木盤，盤中放一盞茗碗，走了進來，把茶盞放到几上，含笑道：「劉二老爺請用茶。」

「謝謝你，薛大奎……」

劉二老爺轉了個身，在椅上坐下，他說話的神情，有些詭大得老氣橫秋，接着問道：「大師兄可有消息麼？」

老蒼頭聽他問起「大師兄」，臉上就不覺一黯，微微搖頭道：「沒有，老主人一向交遊廣闊，大江南北都有熟人，認識他的人，自然不在少數，但這五個月來，竟然會一點消息都沒有，眞是急得死人，劉二老爺，你也沒有消息麼？」

雲飛白聽得不禁心頭一動，他聽藍如玉說過，武林中有不少知名人物，離奇失蹤，他雖然不知這「西山別業」的老主人是誰？但想來必定也是一位武林中的有名人物了。

只聽劉二老爺乾咳一聲道：「老夫若是有大師兄的消息，還會遠道趕來？嘿嘿，依老夫看大師兄……」

「呵呵！」門外有人笑了一聲，接着道：「二師兄倒來得早啊！」一個矮胖人影，隨着話聲，走入大廳。

這人生得八字眉，面團團又白又胖，頭上戴一頂瓜皮帽，穿着天藍大褂、紮脚褲，凸著大肚子，走起路來八字脚一蹩一蹩的，倒像個富紳巨賈，看去也約莫快六十的人了。

老蒼頭急忙迎了出去，打着躬道：「羅三老爺來了，請裡面坐。」

劉二老爺一手托着茶碗，回身笑道：「老三，你怎麼才來呢？」

羅三老爺拱拱手道：「二師兄總知道，小弟一身癡肥，就是睡不醒，方才差點誤了事。」

老蒼頭又轉身進去，沏了一盞茶送上。

羅老三道：「大嫂知道咱們今晚會來吧？」

劉二老爺乾笑道：「約好了的日期，大嫂怎會忘記？」

老蒼頭道：「二位老爺且請寬坐，小老兒這就去請。」

只聽一個老婦聲音接口道：「不用請，我已經來了。」

隨着只見一個一頭白髮的老夫人，由一個青衣女子攙扶着從廳後屏風中緩步走出。

雲飛白認出那攙扶老夫人的青衣女子，正是方才點自己睡穴的翠姑娘。

老夫人剛步出屏風，劉二老爺、羅三老爺都很快的站了起來，恭聲叫道：「大嫂。」

老夫人微微頷首道：「劉二弟、羅三弟，請坐。」

青衣女子攙扶着她走近上首一把椅子，坐了下來。

老蒼頭很快送上一盞茗茶，放到几上。

劉二老爺和羅三老爺同時欠身落坐。

老夫人看了兩人一眼，徐徐說道：「你們可曾打聽到大師兄的下落麼？」

劉二老爺首先欠着身，面情顯得異樣沉重，說道：「回大嫂的話，兄弟到處都打聽了，就是一點消息也沒有，眞使人想不通，大師兄究竟會到那裡去了？」

羅三老爺接着道：「就是這麼說，小弟也四處託人查訪徧了，始終沒有大師兄的下落。」

老夫人黯然點頭道：「老爺子無故失蹤，至今下落未明，二弟、三弟今晚來找老身，不知有什麼事？」

劉二老爺陪着笑道：「我們一來是跟大嫂請安，二來……」

他拖長語氣，笑得有些詭異。

老夫人平靜的道：「不要緊，劉二弟有什麼話，只管說好了，二來呢？」

劉二老爺摸着他咀上兩撇鬍子，一臉誠懇的道：「大師兄是咱們藥王門掌門人，咱們藥王門門人弟子，遍佈江湖，古人說得好，蛇無頭不行，按咱們老祖宗的規矩……」

雲飛白心中暗哦一聲，忖道：「原來他們藥王門的人，江湖走方郎中，都是他們這一門的了。」

老夫人冷冷的道：「咱們老祖宗的規矩，怎麼說的呢？」

劉二老爺道：「大嫂想必知道，咱們藥王門老祖宗有一項規定，掌門人出缺，必須在三個月之內遞補，如今大師兄下落不明，已經有五個月了，所以……所以……」

他兩眼望着老夫人，說了兩句「所以」，就沒往下說。

「唔！」老夫人輕唔一聲，點着頭道：「老祖宗的規矩，老身也懂，劉二弟這話的意思，老身也懂……」

她身軀微微有些顫動，顫聲道：「但老祖宗這項規矩，是說掌門人身故之後，必須在三個月內遞補，如今老爺子只是失踪，還不能證明他身故，是嗎？」

「大嫂話是不錯。」

劉二老爺深沉一笑道：「但大師兄下落不明，總是事實，本門總不能因大師兄失踪，一直領導無人。」

老夫人氣得臉色有些發白，哼道：「劉二弟的意思，是認爲老爺子一直不會回來了？」

「這是大嫂誤會，小弟並無此意。」

劉二老爺竭力否認，陪着笑道：「只是小弟覺得大師兄失蹤日久，本門不能無人領導，因此和羅三弟商量的結果，認爲在大師兄尚未安然回來之前，咱們應該先有人代理掌門人職務，庶可使本門中人在江湖上不致無人領導，而且也可諭令本門弟子一體尋找掌門人下落，總比目前掌門人失踪，秘而不宣，致本門弟子謠諑紛起，人心惶惶，要好得多了。」

這話已極明顯，原來他想當代理掌門人。

老夫人嘿然道：「劉二弟，你怎麼不說是你想當藥王門的代理掌門人呢？」

「啊，不、不！」

劉二痲子連連搖手道：「大嫂這是誤會小弟了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我怎麼誤會你了？」

劉二老爺道：「小弟和三師弟取得協議，在大師兄沒有回來之前，名義上大師兄仍是本門的掌門人，由小弟和三師弟二人暫時代理掌門人職務，直至尋到大師兄爲止，小弟豈敢妄存私心？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他這話倒是十分公允，本來一個門派的掌門人失蹤了五個月，有許多事情，難免要延擱下來，大師兄不在，二師弟和三師弟暫行代理，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了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羅三弟，是這樣麼？」

羅三老爺連連點頭，陪着笑道：「是、是、二師兄約小弟前來，就是爲了這件事，大師兄沒有回來以前，由二師兄和小弟二人暫時代理，這樣就算因掌門人不在，也能處理本門的事務了，二師兄就是怕大嫂聽了誤會，不肯同意……」

「這是公事。」

老夫人徐徐說道：「老身怎會反對？」

劉二老爺臉上閃過一絲喜色，接口道：「大嫂那是同意了。」

羅三老爺臉上也閃過了一絲喜色，忙道：「小弟早知大嫂深明事理，自然以本門爲重。」

雲飛白坐在樑上，看得淸楚，心中暗道：「暫時代理掌門人，只是爲了處理他們門中的事務，又何喜之有？這兩人臉上忽然間流露出喜色，顯然其中另有文章了。」

老夫人點頭道：「劉二弟、羅三弟二人共同暫代掌門，這是爲了處理本門事務，老身自表同意，只不知有些什麼事，要老身交代的？」

「是、是！」劉二老爺連聲應是，陪笑說道：「這次由小弟和三師弟二人暫時代理掌門人職務，原是一時權宜之計，因此小弟認爲在名義上，由小弟擔任代理掌門人，但掌門人的印信，和本門符令，則交由三師弟執掌，這樣，在小弟代理的這段時間之內，就不致有專權獨斷之弊，所以請大嫂暫且把大師兄的掌門印信和本門符令，交給羅三弟好了。」

這話也是十分公正，他暫攝代理掌門人的名義，由另一人執管印信符令，就不致有濫用職權的流弊。

「是、是。」羅三老爺也連聲應「是」，說道：「二師兄深明大義，一切以本門爲重，大嫂把本門印信、符令等物，暫交兄弟保管，兄弟自當盡忠職守，一切仍聽大嫂和二師兄的吩咐行事。」

他說的也極誠懇，足見全是爲藥王門好。

劉二老爺眼看諸事順利，自然心中歡喜，接着又道：「至於本門歷代相傳的『百草經』，例由掌門人保管，這是本門最機密的寶典，小弟忝爲代理掌門人，就請大嫂交與小弟保管，以昭鄭重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！」他話聲未落，羅三老爺白胖的臉上，神色微變，口中連說了兩個「不」字，才道：「二師兄，你這話就不對了，你既然只在名義上擔任代理掌門人，舉凡印信符令，都歸小弟保管，這『百草經』自然也該由小弟保管爲是。」

劉二老爺怫然道：「三師弟，你應該知道，掌門印信，和本門符令，乃是代表本門對外的信物，對本門弟子，有發號施令，一體遵照之權，小兄爲了避嫌，既有代理掌門人名義，就由你三師弟執掌符信，就是爲了防範濫行職權，有損本門信譽，至於『百草經』，歷代相傳，只有掌門人一人保管，因爲它乃是本門寶典，小兄也只是負責保管而已，因此還是由小兄保管爲宜。」

「這個兄弟不同意。」

羅三老爺憤然道：「方才既然三對六面計議決定，由二師兄出面擔任代理掌門人，由兄弟保管印信符令等物，自然也包括『百草經』在內……」

劉二老爺叱道：「誰說包括『百草經』在內了？『百草經』由代理掌門人保管，這是天經地義之事。」

「哈哈！」羅三老爺大笑一聲道：「二師兄謀求代理掌門人，拉着兄弟同來，原來是志在本門的『百草經』了？」

劉二老爺目中隱射怒火，冷笑道：「你非代理掌門人，按本門規定，並無保管『百草經』之權，却提出要保管『百草經』，又是何居心？」

「哈哈！」羅三老爺怒極而笑，大聲道：「你以爲你眞是代理掌門人了？告訴你，我可以不承認。」

「哈哈！」劉二老爺也怒笑着道：「羅五常，劉某也要告訴你一句話，劉某是藥王門的二師兄，大師兄不在，劉某代理掌門人，乃是順理成章，理所當然之事，你承不承認，並不重要。」

雲飛白暗哦一聲，忖道：「原來他就是羅五常，江湖上出名的黑手郎中羅無常，那麼這位劉二老爺，大概是劉一帖劉益善了，這兩人果然都不是好人，難怪老夫人對他們存有戒心了。」

只見羅五常黃中透黑的臉上，皮肉一陣牽動，厲聲喝道：「劉一帖，你給我聽着，藥王門這一代只有咱們師兄弟三個，大師兄沒在這裡，我就有一半主張，我反對你當代理掌門人，你就當不成代理掌門人。」

劉一帖聽得勃然大怒，霍地站起，戟指着羅五常，喝道：「姓羅的，你算什麼東西？」

羅五常也站了起來，喝道：「你呢？你又算什麼東西？」

「哈哈！」劉一帖大笑道：「大師兄不在，看來只有我教訓教訓你了！」

羅五常道：「你配麼？」

劉一帖道：「我是二師兄，有何不配？」

「哈哈！」羅五常大笑道：「姓劉的，你忘了四十年前你早被師父逐出門牆，大師兄和我只是爲了顧全你的面子，才沒當衆說出來罷了，你還……」

「你胡說！」

劉一帖忍無可忍，突然縱身撲了過去，雙手如叉，去叉羅五常的喉嚨。

玫瑰劍

24

文／東方玉
插圖■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入晚，一青衣女子偕老蒼頭潛入雲飛白臥室，出手點雲睡穴，謂係奉老夫人之命。雲侯兩人出，隨老蒼頭至大廳，隱身樑上，旋有劉二老爺及羅三老爺至，老夫人偕翠兒，詢來意，二人俱云大師兄失踪已久，擬請交出掌門符信，但二人却因保管「百草經」引起爭執，繼而動武。

二四、巧得百草經

羅五常喝了聲：「來得好！」雙手向外劃了個圈，把對方叉來的雙手格出，雙掌直豎又回到了胸前，突然一記「雙撻手」，朝前平推而出，擊向對方前胸。

雲飛白眼看兩人爲了保管一本「百草經」引起爭執，繼而動武，心中暗道：「他們互爭『百草經』，各不相讓，莫非這本『百草經』，有什麼隱秘不成？」



劉一帖急忙身子一蹲，前半招使「童子拜觀音」，後半招「大鵬展翅」，雙掌往外疾分，但聽「拍」「拍」兩聲，四條手臂，交叉格住。

劉一帖左足站樁，猛地飛起右脚，踢向羅五常前胸。羅五常急於後退一步，左掌疾拍劉一帖踢來右脚，身形半旋，右拳跟着搗向劉一帖右腰。

兩人一上手就互使殺着，拳風腿影，呼嘯有聲，恨不得立時把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快！

老夫人坐在上首，眼看兩人捨命相搏，也不出聲勸解，只是不住的冷笑！

雲飛白坐在大樑正中，向下探首觀看；時間長了，自然感到有些吃力，不覺伸出右手按在樑上，支撐身體。

那知手指按下，忽然覺得自己按下之處，似乎有一塊活動的木板，心下不禁大奇，隨手一摸，就把那塊木板像蓋子一般揭了起來。

這下更引起了雲飛白的好奇之心，低頭看去，只見揭開木板之處，約有尺許見方，極像一隻抽屜，（這大樑粗可合抱，中間凹下尺許來深，那塊木板正好是蓋子）中間端端正正放着一隻小木盒。

雲飛白取起木盒，凝目看去，盒上刻着三個古篆，正是「百草經」三字。

劉一帖、羅五常爭的不就是這本「百草經」嗎？

劉一帖連代理掌門人都寧願放棄，非保管「百草經」不可，到底這本「百草經」有什麼地方，值得他們同門操戈，以性命相搏呢？

他輕輕揭開木盒，裡面是兩本已經發黃的手抄本子，隨手翻了幾頁，上面寫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，每一條都是述說各種藥草的功用。

再看下面一本，則是各種治病藥方，正好他翻開之處，寫着「解毒篇」三字，下面有二十幾條之多，專解各種奇毒，急忙凝神看去，其中赫然列有解「散功毒」和解「無形毒」的藥方。

雲飛白不由大喜過望，暗道：「那九毒觀音使的『百步聞香』，不就是『無形之毒』麼？連瓊天逸士都無法解毒，不想自己竟會在這裡發現解毒藥方！」

他原想把解毒藥方中藥名記住了就好，那知再仔細一看，藥方中所開列的藥名，竟然十分奇特，並非一般藥肆出售的藥名。心中不由暗暗「哦」了一聲，這下册藥方所用之藥，乃是上册所記載的草藥，並不是一般藥物了。

一時之間，不禁暗暗爲難，「照說自己有此發現，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奇遇，對付九毒門，正合需要，但這是藥王門的秘典，自己怎好取走？」

但繼而一想：「目前九毒老魔重出江湖，江湖武林，只怕有很多人遭受他的茶毒，自己把這本『百草經』携出，可以拯救許多人性命，萬一落入歹徒之手，豈不可惜？自己只要存心光明，今晚雖是不告而取，他日再行送還也就是了。」

一念及此，就把兩册「百草經」收入懷中，放回木盒，又輕輕闔上木板。

這一陣工夫，下面兩人已由一招一式的拳打脚踢，變成了互相拉拉扯扯，扭作一團，你抓我前胸，我抓你臂膀，你打我一拳，我還你一掌，宛如市井之徒打架一般。

那羅五常一身都是肥肉，挨上幾拳，倒也並不在乎，只是兩人拉扯了一陣，他身軀肥胖，漸漸感到有些氣喘起來，心頭一急，驀地賣個破綻，雙手一鬆，屛住了氣，任由劉一帖當胸一拳，打在胸口，他雙手突然由下翻起，一下抓住了對方脖子。

劉一帖心頭一驚，急忙身向後仰，羅五常趁勢撲上，兩個人立時滾到地上。

劉一帖身子較瘦，自然比羅五常靈活，一個翻身，將他壓在身下，但羅五常死命抓住他的脖子不放，雙手用勁，漸漸收緊。

劉一帖被他雙手勒住頭頸，滿臉脹成了紫醬，却用膝蓋猛力壓住他小腹，右手一翻，從靴筒中拔出一柄小刀，狠狠的朝羅五常頭臉扎了下去。

只聽一聲輕哼，羅五常已經從側滾出，劉一帖一刀扎下，身子搖了兩搖，就撲倒在地，一動不動。

這下看得雲飛白暗暗吃驚，心想：「羅五常雙手明明緊勒着劉一帖的脖子，劉一帖怎會踣地不起，難不成是被他勒死的？」羅五常拍拍雙手，已經站了起來，他似乎對

玫瑰劍 24

二師兄的踣地不起，覺得十分得意，嘴角間隱隱噙着勝利和殘酷的冷笑。

劉一帖撲在地上，一直沒有再爬起來。

老夫人面情凝重，冷聲道：「翠兒，妳去看看，劉二老爺傷在那裡？」

翠兒答應一聲，俏生生走到劉一帖身邊，蹲下身去，伸手一翻，劉一帖身子早已僵硬，一下翻了過來，只見他臉如土色，眼珠突出，這一翻動，咀角間緩緩流出黑血！

翠兒攢攢眉，抬頭道：「回老夫人，劉二老爺已經嚥了氣，好像是中毒致死！」

老夫人道：「中的是什麼毒？」

翠兒又看了劉一帖屍體一眼，才道：「好像是見血封喉的毒藥暗器。」

雲飛白聽得又是一怔，適才兩人互相糾纏，羅五常只有兩隻手，緊勒劉一帖脖子，那裡還有第三隻手使得出暗器來？

老夫人朝羅五常哼了一聲，冷冷說道：「藥王門歷代祖宗，以行醫濟世，一向嚴禁門人弟子，不准使用毒藥，不准使用暗器，你居然把祖宗遺訓，忘得一乾二淨了！」

這幾句話聽得雲飛白對老夫人肅然起敬，心想：「藥王門弟子，雖是跑江湖的走方郎中，被人目爲下五門的人，却想不到門規之嚴，名門正派也不過如此了。」

羅五常站在旁邊，對老夫人說的話，却似充耳不聞。

老夫人又道：「妳把毒藥暗器給我找出來。」

翠兒口中應了聲「是」，低着頭在劉一帖身上仔細檢視了一回，終於看到後腦髮似有一點針孔大的血珠，她探手入懷，摸出一塊黑色磁石，放在劉一帖的後腦，緩緩朝上吸引。

這樣過了好一回工夫，才從傷口吸出一支比牛毛略粗的鋼針，已經黏在磁石之上。

翠兒站起身，把磁石送到老夫人面前，說道：「回老夫人，這支毒針，是小婢從劉二老爺腦後『玉枕穴』起下來的。」

老夫人哼了一聲，突然目射精芒，朝廳外喝道：「什麼人到西山別業來施放毒針？既已出手，那就不用躲躲閃閃了。」

雲飛白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對啊，這支毒針，不可能是羅五常射出的，薑果然是老的辣，自己就應該想到的，却沒有想到！」

就在此時，只聽大廳外有人乾咳一聲，嘿然道：「歐夫人，果然瞞不過妳的眼睛，在下那就只好進來了。」

一個青衣人卽隨着話聲，施施然從大廳門前走了進來。

這人一身青衣，臉色青中透黃，目光灰黯，使人看了有一種說不出的森冷之感！

雲飛白心下一怔，暗道：「這人一身青衣，和在插花廟見到的青字三號開碑手任天壽，青字五號甘碌堂差不多，莫非會是九毒門的人？」

老夫人目光緊盯着他，冷冷的道：「朋友是那一條線上的？」

青衣人冷冷的道：「在下在那一條線上，都無關重要。」

老夫人目光一凝，問道：「聽你口氣，好像有重要的話要說了？」

這句話，說得簡單，但拿捏得極準！

雲飛白聽得暗暗佩服！「這位老夫人果然不愧是老於江湖，要言不繁。」

「沒錯。」青衣人話說得極慢，聲調極爲陰冷，緩緩說道：「不知歐夫人想不想聽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朋友請說。」

青衣人道：「歐夫人可知在下爲什麼要用毒針殺了劉一帖嗎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你說呢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因爲劉一帖和別人做了一筆交易，對方答應出三千兩黃金，收買貴門的『百草經』……」

老夫人目中神光一動，問道：「是什麼人出這麼高的價錢？」



青衣人道：「這個恕在下無可奉告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那麼朋友殺他的目的又何在呢？」

青衣人森然一笑道：「在下是爲了阻止他們這樁買賣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朋友阻止這樁買賣，不惜出手殺人，總也有目的吧？」

「歐夫人說對了。」

青衣人森冷一笑道：「在下願意出五千兩黃金，向歐夫人收買此經。」

站在一旁，好久沒有開口的羅五常忽然大聲道：「你不是也答應出三千兩黃金跟兄弟收買的麼！」

他和劉一帖爭着保管「百草經」，原來也是爲了三千兩黃金！

青衣人回頭冷冷的道：「你手上並沒有『百草經』。」

羅五常一張白淨團臉脹得發紅，大聲道：「只要老哥支持兄弟，兄弟絕對可以取到『百草經』。」

青衣人道：「支持你取到『百草經』，不如在下直接跟歐夫人談判。」

羅五常拂然道：「談生意總有個先後，老哥過河拆橋，太不夠意思了。」

青衣人冷然道：「你站到邊上去，交易談成了，少不得有你的佣金。」

羅五常問道：「那有多少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一成，五百兩黃金。」

「只有五百兩？」

羅五常似是嫌五百兩太少了，陪着笑道：「這樣好不？老哥再加一點，二成，一千兩。」

青衣人道：「那要看歐夫人肯不肯答應呢？」

「肯！肯！肯！」羅五常瞇着眼，嘻的笑道：「大嫂爲人一向四海，小弟抽二成回佣，沒有問題。」

老夫人冷哼一聲道：「可惜老身沒有『百草經』。」

青衣人乾笑一聲道：「歐夫人那是不肯了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老身沒有『百草經』，你要我拿什麼東西賣給你們？」

青衣人大笑道：「歐夫人是藥王門掌門人的夫人，歐承基執掌藥王門四十年，歐夫人會不知道貴門『百草經』放在那裡麼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老身從不過問藥王門的事，拙夫藏在何處，老身不知道。」

雲飛白暗哦一聲，忖道：「方才劉一帖進入大廳之時，曾抬頭望着樑上得意的一笑，可見劉一帖是知道『百草經』藏在樑上的了，劉一帖若是不死，五千兩黃金的誘惑，他一定會說出來了。」

青衣人一雙灰黯的眼睛中，閃動着死灰般的光芒，沉笑道：「在下若是取出一件東西來，歐夫人大概就不會推說不知道了。」

老夫人冷聲道：「朋友有什麼東西，比五千兩黃金還要貴重嗎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歐夫人看了自會知道。」

「那當然！」

他說話甚是緩慢，話聲一落，緩緩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用古銅色緞子包裹的小包，托在掌心，緩緩送到老夫人面前。

老夫人目光一接觸到這古銅色的緞子，神色不禁大變，坐着的人似乎微微震動了一下，吩咐道：「翠兒，去接過來。」

翠兒答應一聲，走前一步，伸手取過。

老夫人又道：「打開來。」

翠兒小心翼翼的把古銅色緞子小包，打了開來。

雲飛白不知那小包中包的是什麼東西，探首瞧去，原來那塊古銅色緞子，不過尺許見方，好像是從衣襟上截下來的，裡面一層是香灰色的襯裡，包在這塊緞子中間的是二寸來長，略呈三角形一塊刀尖，雖已削斷，但在燈光之下，還閃閃發光，如果沒有削斷，應該是上好的一柄百鍊鋼刀。

老夫人目光一注，身軀隨着起了一陣顫動，雙目一抬，凜然道：「拙夫是你們刼持去的？」

青衣人翻了一下灰黯的眼珠，森然笑道：「歐夫人認出來了？」

「拙夫身上穿的長袍，和他使的藥王刀，老身自然認得。」

老夫人接着道：「老身是問拙夫怎樣了？」

「不錯，這塊古銅色緞子是從貴門歐掌門人身上割下來的，這一截刀尖，也正是歐掌門人藥王刀的刀尖，在下送來，只是爲了取信於歐夫人而已！」

青衣人冷冷一笑，接着道：「但在下可以奉告歐夫人，歐掌門人目前還很好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你此話怎說？」

青衣人徐徐說道：「在下說的是目前，以後如何，那要看歐夫人的了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你這話是威脅老身？」

「那倒不是。」

青衣人道：「在下是跟歐夫人來談買賣來的，只要歐夫人點個頭，不但奉上五千兩黃金，在下同時也可以保證歐掌門人安然歸來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朋友既是和老身談買賣來的，老身也想知道這出得起五千兩黃金的大老闆是誰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在下此來，就是代表咱們老闆，歐夫人和在下談就是了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你在九毒門中是什麼身份？」

青衣人一呆，嘿然道：「歐夫人怎知在下是九毒門的人？」

老夫人哼了一聲，才道：「是朋友那支毒針告訴老身的，此事關係拙夫安全，老身自然要知道朋友在九毒門中的身份，夠不夠和老身談判，說出來的話，夠不夠份量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在下既然奉命而來，自然夠份量了。」

老夫人堅持道：「朋友要和老身談判，必須先說出你的身份來。」

青衣人略現猶豫，才道：「五毒使者青字第一號，夠了吧？」

老夫人搖頭道：「你只是秦妙香手下一名使者，能擔得了多少責任？」

「歐夫人說對了！」

又有一個人從廳外緩步走入，這人身穿藍布長衫，臉色微黃，疎眉凹目，頦下一部連鬢蒼鬚，面含笑容，拱着手道：「兄弟大概夠資格跟歐夫人談買賣了。」

雲飛白看到此人，心中不禁一動，這人正是在白石山假冒瓊天逸士的藍衫人，只是他當時頦下是一部黑鬚，如今變成了連鬢蒼髯。記得美婦人說過，他是南山十戾中的老二第五曦。（第五是姓）

青衣人倏地回身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第五曦嘿然道：「憑你還不配問老夫的名號。」

「叮！」一支發藍的牛毛般鋼針，隨着他話聲，從他藍布長衫中滑落地上，他理也沒理，只是朝老夫人拱拱手道：「歐夫人，兄弟也出五千兩黃金，收買『百草經』，同時還可以保證把令夫救出來，歐夫人意下如何？」

青衣人眼看自己打出的一支喂毒飛針，居然被對方護身眞氣震落，心知來人武功極高，但他仗着九毒門的威名，並未把對方放在眼裡，冷哼道：「閣下膽敢和九毒門作對？」

第五曦一揮手道：「老夫和歐夫人說話，那有你插咀的份兒？」

青衣人明明看他朝自己揮手，要待閃避已是不及，砰然一聲，一個人像稻草人一般，被凌空摔出去一丈多遠，跌倒地上，一時竟然跌坐在地，再也站不起來。

老夫人緩緩站起身來，朝翠兒吩咐道：「翠兒，妳把這包東西放在案上，點上香燭。」

翠兒聽得一怔，望望老夫人，叫道：「老夫人……」

「妳不用多說。」

老夫人目含淚光，凄然道：「老爺子不回來，老身只有朝他一角衣襟，一截斷刀，拜祭一番了。」

雲飛白聽得一怔，暗道：「她丈夫未死，她如何要祭拜衣襟、斷刀呢？」

第五曦怔怔的道：「歐夫人……」

老夫人道：「你不用多說。」

第五曦道：「妳丈夫落在九毒門手裡，只要妳跟本門合作，本門保證把他救出來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現在一切都不用說了，老身要拜祭拙夫的一角衣襟、一截斷刀，有話請稍待再說。」

第五曦望着她這一怪異行動，只好不說。

這時翠兒已經在上首長案上，點燃起香燭。

老夫人上香之後，跪倒案前，忽然淚如雨下，喃喃的道：「老爺子，你死得好苦，九毒老魔就是爲了咱們祖上傳下來有尅制他的藥方，所以不肯放過你，你放心去吧，我會替你報仇的……」

下期待續

玫瑰劍 25

文／東方玉
插圖■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劉一帖、羅五常爭「百草經」，雲飛白却在樑上無意中發現，劉忽中毒針死，一青衣人自外入，願出千金收買此經，並出衣襟一截、斷刀一角，證明是歐承基物，時第五曦亦自外入，亦願以五千金購經，並保證救出歐承基，老夫人命翠兒點燃香燭，要祭拜老爺子。

二五、風雲變幻

青衣人緩緩走近，冷聲道：「歐夫人，妳這是做什麼？歐掌門人他……」

「不用說了！」

老夫人倏地站起，回過身來，這一瞬間，她本來白淨慈祥的臉上鐵青的可怕，雙目之中也隱射厲色，沉哼道：「九毒老魔雖已多年不出江湖，但你們的一貫作風，老身還不清楚嗎？你們刼持老爺子，從他口中逼問不出『百草經』下落，才來找老身的，對麼？」

青衣人道：「歐掌門人他雖在咱們手裡，但歐夫人點個頭，咱們立時可把歐掌門人送回來。」

老夫人哼道：「如果老爺子無恙，留在你們手裡當人質，你們肯花五千兩黃金跟老身來買『百草經』麼？你身上帶來了老爺子一截衣襟，一角斷刀，應該早拿出來，等到利誘不成，再用老爺子的東西來脅迫老身，足見老爺子已被你們害死了無疑……」

青衣人道：「老夫人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？」

「難道我的想法不對？」

老夫人凜然道：「我不妨告訴你，老爺子這柄藥王刀，是藥王門掌門人之刀，刀在人在，刀毀人亡，現在你明白了吧？」

青衣人被她說得微微一怔，說道：「這是歐夫人多心了。」

老夫人冷厲目光從他身上轉到了第五曦的身上，說道：「沒有你們兩家相爭，大概不會把災禍延到藥王門來的了……」

「大嫂，妳點了百草香……」

羅五常已有好久沒有作聲，這時忽然大叫一聲，拔足往廳門奔去。

那知不知何時，兩扇高大的廳門，已經悄無聲息的關上了。

羅五常似是已無暇拔門開門，一個身子猛然朝廳門上撞去。

如若以他的一身武功而言，這兩扇廳門，就是最結實，也會被他這全力一撞，撞了開來，但他撞上廳門，只發出「砰」的一聲輕響。

這響聲並不是廳門被撞發出來的，而是他身子撞上廳門發出來的。（這兩者粗看起來，似乎毫無區別，實則完全不同，如果身子撞在木門上，木門一定會發出「蓬」然大響，如今廳門沒有聲音，這聲「砰」的輕響，聽去結結實實，自然是他身子發出來的了。）

顯得這兩扇廳門，非常結實，而且是在外面加了門，羅五常撞上去的人，被震得後退了兩三步，一張圓臉都被撞得綻起了青筋，目光狂亂，大聲道：「鐵門，這是鐵門……」

他突然轉過身子，奔到了老夫人跟前，連連作揖道：「大嫂，小弟和大師兄是同門兄弟，大嫂，妳就是要點燃百草香，也該放小弟出去啊！」

他這幾句話，已經幾近哀求！

雲飛白聽得大奇，暗道：「不知他口中的『百草香』究是何物，看他神情這般惶急，想必十分厲害了。」

老夫人沈聲道：「老爺子不幸爲九毒門所害，你既與他有同門之誼，就該替你大師兄報仇。」

羅五常連連拱手道：「是，是，小弟自然要爲大師兄報仇，但望大嫂……」

「那很好！」

老夫人深沈一笑，伸手一指青衣人，冷冷的道：「他是九毒觀音秦妙香手下五毒使者第一號，你先去把此人給我殺了。」

羅五常望望青衣人，然後說道：「殺了他，大嫂就答應放小弟出去了？」

他好像對放他出去，看得比什麼都重要，這來雲飛白登時起了戒心，「百草香」，莫非會是什麼毒香不成？

想到毒香，鼻子也隱隱聞到一股梅桂香味，不覺探手入懷，取出一粒瓊天逸士送給自己的「解毒丹」，迅速納入口中。

老夫人口中「嗯」了一聲。

羅五常摸出一顆藥丸，丟入口中，突然一聲輕吼，揉身直上，左拳猛出，向青衣人擊去。

青衣人冷冷哼道：「羅五常，你找死。」

喝聲出口，待得對方左拳離胸口半尺光景，身子已向左轉成弓箭步，兩臂先變成鈎手，再平舉反擊而出。

他這一出手，拳法穩練，招式鋒銳，大有凝如山岳之勢！

老夫人看得一怔，忖道：「此人使的怎麼會是少林招式？」

羅五常一聲不作，雙手忽拳忽掌，快打快踢



通信欄

茲新續訂閱

時報周刊
全年（52期）新台幣陸佰柒拾元正
半年（26期）新台幣參佰陸拾元正

自　期至　期止爲荷

- 訂閱人：
- 收件人：
- 地址：
- 電話：

，形同拚命一般，連攻了十幾招之多。

那青衣人先前幾手，出勢沉猛，看去羅五常絕非他的對手，那知只不過幾招工夫，竟然一招不如一招，功力似在逐步減退！

第五曦却在此時，身形一晃，直向老夫人前面欺去。

「哈」！翠兒迅快的掣出長劍，一下攔在老夫人面前，叱道：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第五曦道：「姑娘站開些，老夫有話要問問歐夫人。」

翠兒道：「有話請說，老夫人聽得見。」

第五曦道：「歐夫人點燃的『百草香』，可是暗置了散功藥物麼？」

老夫人沉笑道：「不錯，老身爲了自保，只好如此。」

第五曦手掌一攤，沉聲道：「拿來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你要什麼？」

第五曦道：「自然是百草香的解藥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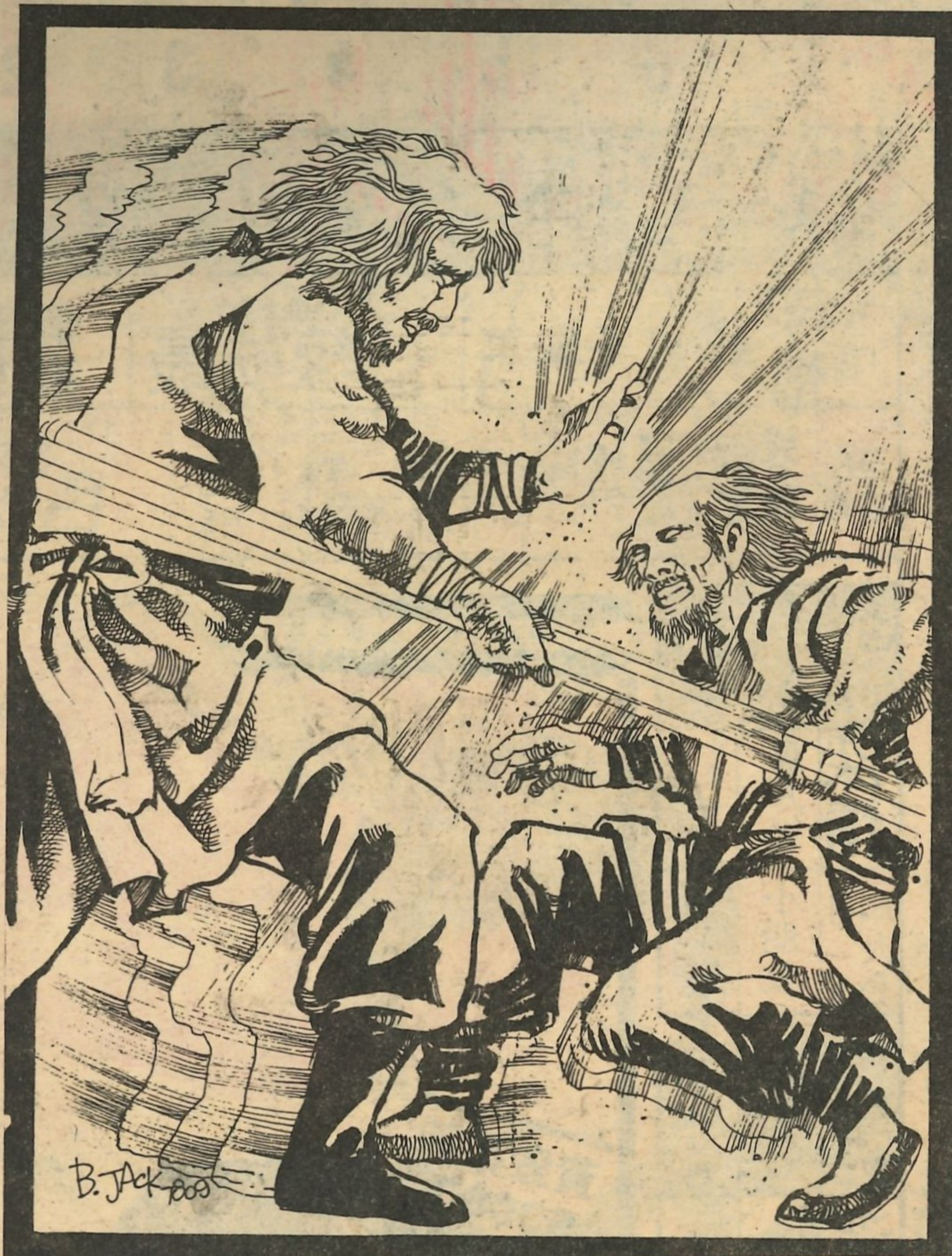
老夫人聽得不覺發出一陣冷冷笑聲。

第五曦道：「老夫想不出歐夫人有什麼好笑的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百草香集一百種草藥製成，只要聞上一絲，專消人身元氣，和散功毒有異曲同工之效，只是散功毒尚有解藥，百草香無藥可解，但只要出了這座大廳就好，毋須解藥。」

所以她要關上廳門。

羅五常因對方功力減退，他精神大振，口中沈笑一聲，右手突出，寒光一閃，手中已多了一柄匕首，朝青衣人左肋直送過去。



青衣人臉色一變，倏然後退。

羅五常揉身急上，匕首疾沈，向下劃去，這一招若是給他劃上，青衣人就得開膛剖腹。

但羅五常匕首還沒劃下，口中大叫一聲，往後連退了兩步，原來他手背上赫然釘著一支比牛毛略粗黑色的毒針，那自然是青衣人打出來的了。

羅五常毫不思索，突然把匕首交到左手，一下把自己一隻右掌切了下來，鮮血泉湧，痛得他額上綻出黃豆般大的汗珠，往臉上直淌，他左手迅快翻起衣襟，取出了一個小瓶，用牙齒咬開瓶塞，把藥丸倒入口中，爵爛了敷在創口之上。

樂王門配製的藥，果然靈效無比，立時就止住了流血。

青衣人打出一支毒針，也並未追擊，同樣迅快的從懷中取出藥丸，納入口中，站立原地，一動不動，敢情他發覺不對，服的自然是解藥了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自己差幸預先服了一顆藥，只不知能不能解百草香之毒？」

只聽第五曦道：「那麼歐夫人快叫人去把廳門打開。」

「笑話！」老夫人沈笑道：「老身若要輕易打開廳門，那就不用點燃百草香了。」

第五曦已知只要出了這座廳門，就可無事，就一言不發，揮手一掌，朝老夫人劈了過去，掌勢甫發，人已轉身往廳門衝去。

敢情他也已發現自己功力正在逐漸減退，是以不想在廳上多躭。

要知第五曦名列南山十戾第二，在昔年已是一等一的高手，這一掌含憤出手，掌力之强，果然有如浪濤般捲出，勁勢凌厲無比！

老夫人似是早已料到他有此一着，身形疾快橫閃而出。翠兒也不待吩咐，長劍一收，橫躍開出。

但聽「嘩啦啦」一聲大響，老夫人身後一把紫檀交椅，被他這一掌擊得四分五裂！

老夫人臉上，不禁隱隱閃過一絲陰笑。

第五曦身形何等快速，一下衝近廳門，雙手已經排空推出。

此老一身修爲，自然不可與羅五常同日而語，雙掌推出，擊在兩扇廳門上，登時發出一聲轟然巨震，整座大廳，都隨著起了一陣震動！

但震動歸震動，兩扇廳門鐵板堅厚，依然緊閉如故，紋風不動。

第五曦神色爲之一變，雙掌一收一發，依然朝鐵門上猛擊過去。

他這一收一發，正是加强擊出的力道，這一擊，力道何止千鈞？當然，鐵門上又發出「蓬」然一聲大震，但大家都可以感覺出來，這一擊之勢，比起方才那一掌，至少已經打了一個八折！

但他這一掌的力量，其實比方才已經加强了甚多，由此可見「百草香」消蝕人體眞力，何等迅速了！

第五曦是什麼人，他發覺自己擊出兩記掌力，竟然一掌比一掌減弱，心頭也止不住暗暗凜駭，立時住手，回身過來，目注老夫人，厲聲喝道：「歐夫人，妳已和九毒門結下樑子，再惹上老夫，可知後果如何麼？」

老夫人森笑道：「老身已經豁出去了，結上一個強敵，和結上兩個強敵，對老身來說，並無多大區別了。」

第五曦怒喝道：「那妳要待如何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凡是今晚找上西山別業來的人，一個也休想離去。」

羅五常這時已撕下衣襟，包紮好手腕傷口，聞言大聲道：「大嫂，妳答應放小弟出去的。」

老夫人冷聲道：「你只是自己砍下一隻手掌，並沒殺死九毒門的鼠輩，又怪得誰來？」

羅五常雙目通紅，看了青衣人一眼，突然左手一揚，欺身過去。

那知他剛撲近青衣人身前，還有四五尺遠近，只聽地上發出一陣滋滋輕響，他雙脚踏過之處，忽然冒起一蓬黃煙。

羅五常發覺不對，急忙往後躍退，已是不及，口中大叫一聲，往後栽倒，立時不動。

原來青衣人在他身前數尺的地上，已經撒下了毒粉。

這下直看得雲飛白心頭暗暗凜駭，九毒門的人，對使毒果然令人防不勝防！

老夫人看在眼裡，神色絲毫不動，只是冷冷一笑。

第五曦沈笑道：「歐夫人，你想在本門和九毒門人之間，獨樹一幟，只怕不是易事，如聽老夫相勸，和本門合作，老夫保證助妳消滅九毒門，替歐掌門人復仇，妳意下如何？」

老夫人深沈一笑道：「老身用不着和什麼人合作。」

第五曦雙眉軒動，大笑道：「老夫好話已經說盡，妳以爲老夫眞的怕妳不成？」

老夫人哼道：「第五曦，你剛才一連劈出三掌，已經耗去你四成功力，現在剩下的，已不過只是你平日五成光景，你這地龍已成强弩之末，不信，你發一掌試試？」

她這話乍聽起來，似乎不對，但仔細一想，她是說第五曦先前劈出的三掌，耗去了他四成功力，但經過這一陣工夫，體內又已消減了一成，所以變成只有五成了。

第五曦聽得勃然大怒，厲聲喝道：「歐婆子，老夫縱然只有五成功力，但要殺妳，還是易如反掌。」

「只怕未必。」

有人應聲而出，步聲沈重，已經到了第五曦的身後。

雲飛白只是注意着兩人，此時循聲看去，只見說話的正是那個腰背已彎的老蒼頭，這時手中提著一根粗逾鵝卵，足有六尺長的鋼杖，已經走到第五曦身後一丈遠近，停了下來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這老蒼頭武功平平，怎是第五曦的對手？但看他手中這根鋼杖，倒是不輕！」

第五曦大笑道：「你這老兒，也想和老夫動手麼？」

老蒼頭突然狂笑一聲，腰骨一挺，全身骨節發出一陣格格爆響，雙目神光烱烱，沈笑道：「第五曦，你當老夫是誰？」

手中鋼杖輕輕在地上一頓。

這座大廳極其開闊，他鋼杖這一頓之下，登時震得嗡嗡作響，加上四壁回音，就聲勢非凡！

雲飛白暗自吃了一驚，心想：「原來自己看走眼了，這老蒼頭的武功，其實高明得很！」

老夫人似是也未曾想到老蒼頭有這高的武功，臉上不禁飛過一絲驚異之色。

第五曦也不覺一呆，望著他大笑道：「你是魔杖翁！哈哈，老夫眞沒想到，三十年前的翁一杖會躲在樂王門當老蒼頭。」

魔杖翁怒聲道：「老夫昔年重傷垂死，多蒙老主人賜救，老夫甘願追隨老主人，身爲僕傭，這也並不足奇。」

「哈哈！」第五曦大笑道：「魔杖翁錫福，居然甘願屈身爲僕，倒是奇事，是不是別有居心？」

「胡說！」魔杖翁鋼杖一擺，就激起一股風聲，大喝道「接招！」

「呼」的一聲，朝第五曦直搗過去，這一杖光是抖起來的杖花，就有笆斗大一圈，勁風四溢，凌厲非凡。

第五曦不敢硬接，閃身避開。

老夫人叫道：「且慢。」

魔杖翁立即杖勢一收，躬身道：「夫人有何吩咐？」

老夫人道：「你眞是魔杖翁麼？」

魔杖翁欠身道：「老奴不敢欺瞞夫人，老奴是翁錫福。」

老夫人冷笑道：「這麼說，這二十年眞是委屈你了。」

魔杖翁道：「老主人對老奴有救命之恩，老奴甘願爲奴二十年。」

老夫人冷冷的道：「二十年到了麼？」

魔杖翁道：「到今晚正好滿二十年了。」

老夫人道：「那你可以走了。」

魔杖翁道：「算來今晚子時，老奴就該走了，但今晚既然有事，老奴就不得不留下來了。」

說到這種，口氣一頓，接着道：「第五曦名列十戾第二，雖然只餘下五成功力，但夫人的劍拐還未必勝得了他。」

老夫人哼了一聲，沒有再說。

魔杖翁手中鋼杖一振，洪聲喝道：「第五曦，咱們不用再等了。」

又是「呼」的一杖，迎面劈去。

第五曦大怒道：「憑你翁錫福，要和老夫動手，只怕還嫌不夠格呢！」

他自然知道魔杖翁杖勢沉重，若是讓他施展開來，自己體內已僅餘五成功力，只怕很難應付得下來，因此喝聲出口，身形半旋，左手閃電般抓出。

魔杖翁怒極，心想：「你竟如此小覷於我！」

鋼杖劃了半個圈，橫擊過去。

第五曦左手也隨着劃了半個圈，依然抓向他杖頭。

魔杖翁杖勢不變，索性朝他手上擊去。

這一下正好擊中他的手掌，魔杖翁只感鋼杖猶如擊在水中一般，柔若無物，心知不妙，急忙收杖，那知第五曦口中呵呵一笑，五指一攏，已將杖頭抓住。

魔杖翁久經大敵，杖頭被對方抓住，當下就用力將鋼杖往前一送，變爲直搗對方心窩。

他這根鋼杖足有六尺長，這麼一送，就送出去一尺光景。

第五曦似乎早就料到他會順水推舟，直送過去。因此身形左一偏，抓著杖頭的左手向左帶出，右手如刀，順着杖身，朝魔杖翁削去。

魔杖翁突然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你聞了百草香，功力正在逐漸減消中，我又何懼於你？」

這一想，立時杖交左手，右手化掌，迎着來掌擊去。

兩隻手掌很快就拍上了，但聽「蓬」然一聲，震力極强，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，但兩人左手卻依然各自緊抓著鋼杖不放。

魔杖翁試出對方掌力，已和自己差不多，心中暗暗大喜，大喝一聲：「你也接我一掌。」

右足跨上，右手揮手一掌，直擊過去。

第五曦左手抓著杖頭，看他揮掌擊來，不得不揮掌迎擊，又是「蓬」的一聲大震，第五曦已感覺不對，因爲自己第二掌比之第一掌，力道又減退了很多！

這一掌，魔杖翁只是上身晃動，退後了半步，但第五曦卻被震退了一步。

魔杖翁怪笑一聲，又是一掌迎面劈來。

第五曦自然知道自己每接他一掌，功力就消減一成，但此時左手抓住的鋼杖，更不能放開（放開杖頭，他更難抵擋），左手不得不再次向前封架！

雙掌交擊，這回自然更糟，「砰」的一聲，魔杖翁身形不動，第五曦卻被震得後退了兩步。

魔杖翁大笑道：「第五曦，你怎麼越來越不濟事了。」

右掌連揮，一口氣拍出了五掌。

第五曦要待不接，對方掌勢那就擊上身來，接呢，每一掌每況愈下，到了此時，他只有咬緊牙關，非接不可，雙掌交擊，只聽一連「拍」「拍」五聲輕響，第五曦接下這五掌，人已連連退了七、八步，但覺一陣血氣翻騰，兩眼一黑，砰然跌坐下去。

下期待續

玫瑰劍 26

文／東方玉
插圖■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老夫人以祭拜為名，暗燃「百草香」，羅五常驚懼奔出，大廳鐵門已閉，老夫人命搏殺青衣人，羅急攻而上，手背已中毒針，急出七首斷掌。第五曦逼近老夫人，老蒼頭持杖撲上，蓋即昔年之魔杖翁也，雙方互擊五掌，第五曦功力猝減，跌坐在地。

二六、恩將仇報

「哈哈……」

魔杖翁開口大笑，但他只笑到一半，笑容已經凝結住了，鋼杖往地上一頓，猛地回過頭去，目注老夫人，洪聲道：「夫人何時在老奴身上下了毒？」

這話聽得雲飛白暗暗一怔，心想：「對了，藥王門的人，精研藥草，自然也能使毒了，但魔杖翁忠心耿耿，老夫人何以要對他下毒呢？」

再看老夫人，雙目微闔，並沒作聲。

翠兒開口道：「老夫人一向認為你薛老爹是個忠厚老實的人，却沒想到你竟會是魔杖翁錫福化名而來，足見你也是覬覦本門『百草經』來的了，老夫人女流之輩，防人之心不可無，自然要先下手為強，所以要小婢在你身上使了些『百步聞香』。」



「妳胡說！」

魔杖翁聽得勃然大怒，喝聲甫出，忽然咦道：「不對，翠丫頭，『百步聞香』乃是九毒門的秘製毒藥，妳又如何會使呢？」

翠兒忽然格的一聲嬌笑，說道：「翁老頭，你說對了，『百步聞香』確是九毒門秘製獨門毒藥，但我就是九毒門的人呀！」

「妳……」魔杖翁只說了一個「妳」字，連人帶杖，咕咚栽倒下去。

這變化實在太大了，雲飛白作夢也想不到老夫人身邊的翠兒竟然也會是九毒門的人！哦，這麼看來老夫人可能是被她制住了。

翠兒身法輕盈，一下飄到青衣人身邊，纖掌一拍，從他身上起下兩顆黃豆大的珍珠針，笑道：「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」

青衣人倏地睜目，問道：「是妳制住在下穴道的麼？」

翠兒玉掌一攤，輕笑道：「不是我，還有誰呢？」

青衣人怒喝道。「那妳死定了。」

翠兒揮手就是一個巴掌，「拍」的一聲，打在青衣人臉上，冷笑道：「不長眼睛的東西，你敢對我這般說話，你在身前五尺，佈下了舖地錦，不是本門的人，能走得近來麼？我若不用兩枚珍珠針，閉住你穴道，憑你這點武功，此刻一身功力，早已消盡了，我叫你走，你就只管回去，就跟二師姐說『百草經』我已經拿到了。」

說完，翩然往廳外行去，也不知她在那裏按了兩下，兩扇廳門，就緩緩開啓，她一個苗條人影，很快就在黑夜中消失。

青衣人望著她後形，低聲道：「她……會是三姑娘？」

也不再停留，急忙往門外奔去。

事情變得急轉直下，實在太快了，雲飛白高踞樑上，一時看得目怵心驚，江湖上人心叵測，反覆無常，當眞令人不可以常情衡量！

目前魔杖翁中的「百步聞香」，第五曦中的則是「百草香」，不知老夫人又如何了？

他急忙飄身落地，首先奔到老夫人身前，她先前坐的一把交椅，被第五曦一掌擊碎，如今就坐在左首第一把椅子上，身形微側，手肘靠着茶几而坐。

雲飛白方才居高臨下，還看不眞切，這一走近，就發現不對，老夫人已經臉如死灰，雙目緊閉，看去已無生氣。

這就伸手去探她鼻息，果然早已氣絕，心中不禁暗暗憤怒，這一定是翠兒下的毒手了！

現在大廳上，只有兩個人還沒死，自己總不能見死不救。說到救人，就該有個先後，因為二人雖然同是中毒香迷，但中的毒，却有重輕之分，魔杖翁中的是翠兒的「百步聞香」，較為厲害，第五曦只是聞了廳上的「百草香」，算來並不嚴重。

他想起方才翻閱「百草經」，就曾看到解無形毒的藥方，這就從懷中取出「百草經」，翻到「解無形毒」這一條，仔細看了一遍，藥草共為七味，再依照藥名，翻看上册，每一味藥的形狀、特徵，都註解得十分詳盡，心中暗道：「這急切之間，那裡去找這七味藥草呢？」

忽然心中又是一動，暗想：「自己傍晚從側門進來之時，好像看到後進穿堂外面，有一片花園，藥王門掌門人的花園中，說不定種的都是藥草了。」

心念這一動，立卽飛快奔出大廳，穿行長廊，繞向後進，再穿過穿堂，後面果然是一片花圃，嫣紅姹紫，種着不少奇花異卉。

雲飛白走入花圃，仔細辨認之下，就證明自己的想法不錯了，因為花圃中種着的這許多花卉，自己一株也不認識！

因為如果是花圃的話，百花之中，牡丹、芍

藥、春蘭、秋菊，自己總有幾種認識的了，這些奇奇怪怪的花卉，自己沒有一株見過的，這不是藥圃，還是什麼？

差幸他在白石山經瓊天逸士打通玄關，修習上乘玄功，目能夜視，此時對照古本，耐着心，一叢叢尋找過去，終於給他發現了七味藥草中的三味。

一時信心大增，這樣足足找了一刻工夫之久，才把七味藥草找到，他根據書中記載，有的用根，有的用葉，各種抓了一大把，急急返回大廳，在茶几上取過一隻茶碗，用手揉着絞了半碗藥汁，走近魔杖翁身邊，撥開牙關，把半碗藥汁，一齊灌了下去。

大廳上鐵門雖已打開，但案上還點燃着香燭，「百草香」的威力雖弱，香烟還是嬝嬝不絕，是以第五曦仍然躺臥在地，並沒清醒過來。

雲飛白聽老夫人說過，百草香沒有解藥，只要出了這座大廳就好，他抱起第五曦，走出大廳，把他平放在天井上，但看他仍未清醒，又回入大廳取了一杯冷茶，潑在他臉上。

這下果然有效，第五曦倏地睜開眼來，翻身坐起，目光一凝，看到雲飛白站在他身旁，急忙一躍而起，伸手抹了一把臉，說道：「你是雲飛白？是你救了老夫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不錯，在下路經此地，發現前輩昏迷不醒，不知如何才好，只好用冷茶潑在前輩臉上一試，前輩果然醒過來了。」

第五曦目光一轉，問道：「小兄弟到這裡來作甚？」

雲飛白心知他懷疑自己也是爲「百草經」而來，這就淡淡說道：「在下方才已經說過，在下是剛才經過此地，看到院中尚有燈火，才進來的。」

第五曦看了他一眼，似乎有些相信，問道：「廳上情形如何了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廳上有好幾個人都已中毒身死。」

第五曦聽得神色一變，點點頭道：「好，老夫進去瞧瞧。」

轉身往廳上走去。雲飛白跟在他身後，進入大廳。

第五曦對「百草香」心有餘悸，跨入大廳，立即雙手一揚，大袖揮處，把案上香燭一起熄滅，目光一動，發現九毒門的青衣人業已不見，不覺哼道：「果然給他逃走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回身道：「小兄弟隨老夫走吧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前輩只管先請，在下既然發現這裡死了不少人，把他們埋了再走。」

「那有這麼婆婆媽媽？」

第五曦突然右手一探，五指箕張，朝雲飛白腕抓來，喝道：「你快隨老夫走。」

雲飛白急忙吸氣後退，彿然道：「前輩這是做什麼？」

第五曦一抓落空，似乎微微一怔，沉笑道：「老夫言出如山，你不想跟老夫走，也得跟老夫走了。」

雲飛白聽得不覺氣往上衝，哼道：「南山十戾中人，果然毫無道義，在下救了你，你倒反而對在下出手了。」

第五曦乾笑一聲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敢對老夫如此說話，惹怒了老夫，一掌把你劈了。」

雲飛白朗笑一聲道：「第五曦，在下救你，只是爲了我是白道中人，不能見死不救，若是認爲在下怕你，那只怕未必。」

第五曦右手徐徐揚起，喝道：「小子，你是找死！」

雲飛白怒聲道：「不信，你就劈一掌試試，看雲某接得下接不下來？」

這話自然把第五曦激怒了，天狐、地龍、獺蝦蟆，在南山十戾中他名列第二，就是在二十年前，江湖上也人人側目，有誰敢對他這般說話？

他雙目神光暴射，直注雲飛白，厲笑一聲道：「小子，老夫若不是爲了你潑我一碗冷茶，你此刻早就躺下了，好，你既然不知天高地厚，老夫就教你知道我的厲害！」

右手一揮，大袖往外飛捲而出，一團勁風，筆直朝雲飛白撞了過來。

雲飛白身形斜轉，左手一橫，斜劈過去。

他雖未直接迎擊第五曦的力道，但也是斜着從側面攻出。

第五曦的這一拂，一團勁風，雖因他身形側轉，避開了正面，但這一拂之勢，勁力足有三尺來寬，縱然避開正面，餘勢還是十分强勁，若是被它掃上一點，還是會身負重傷。

雲飛白這一記使的正是他初學會的「多羅葉掌」，看去毫無勁氣，也不聞絲毫掌風，只是像擺了一個手式。

但第五曦已經發覺了，他揮出的一團袖風，在中途似是被人推了一把，把他筆直捲去的內力，推得向前移出去了一尺有奇。

這一來，只是從雲飛白的身前捲過，自然撞不到他身上了。

第五曦果然不愧有「地龍」之號，見多識廣，立時停住，目光稜稜，盯着雲飛白，呵呵一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從那裏學來的佛門神掌？難怪你要口發狂言了！」

口中說着，身形一晃而前，右手疾發，朝雲飛白左手抓來。

這一下當眞快到無以復加，雲飛白只覺身前疾風一颯，幾乎連他出手都沒瞧清，但他玄關已通，反應也自極快，何況左手橫掌迎出之時，右手也早已有了準備，因此在面前人影一晃之際，右腕一抬，駢指點了出去。

第五曦來勢既快，自然沒防到雲飛白右手還有這麼一記絕招，但聽「撲」的一聲，不偏不倚點在他左胸「將台穴」上。

雲飛白今非昔比，這一指縱然倉猝出手，少說也有五六成力道，這要是點在旁人身上，「將台穴」又是胸部要穴（爲心臟大動脈所在），縱然不死，也會重傷踣地不起。

第五曦一身功力，何等深厚，饒是如此，也不覺咳嗽了一聲，迅疾往後急退（點中「將台穴」就會咳嗽不止）。

雲飛白自然不會追擊過去，他只使了一掌一指，但就憑這兩招已把第五曦唬住了。

第五曦明知雲飛白的功力不如自己甚遠，但在兩招之中，這使出了兩記絕學，不知雲飛白還有多少招奇妙武功沒使出來，既然討不了好，何用再行出手？何況這兩招明的雖未落敗，暗中已經吃了虧了，一時倒也不敢再小覷雲飛白，呵呵一笑道：「老夫還要去追那九毒門徒，瞧在你救過老夫的份上，今晚就放你一馬吧！」

他這話自然是自找台階，話聲一落，「呼」的一聲，一道人影像箭一般朝門外急射出去。

雲飛白目送他遠去，正待轉身，去看看魔杖翁服藥之後，是否醒轉？耳中忽然聽到一聲低沉的呻吟，急忙循聲看去，原來這呻吟之聲，正是魔杖翁發出來的！

這就舉步走了過去，果見魔杖翁雙目已經睜開，正在張着口喘氣，俯身問道：「老丈醒過來了，不知是否覺得好些了？」

魔杖翁望著他，張張口依然沒有說話，只是顫巍巍的抬起右手，朝他胸口指了指。

雲飛白不知他以手指胸，是什麼意思？問道：「老丈可是說懷中有解藥麼？」



但聽「撲」的一聲，雲飛白的右手不偏不倚點在第五曦左胸的「將台穴」上。

魔杖翁臉有喜色，朝他點了點頭。

雲飛白看他點着頭，分明是要自己在他懷中取藥了，這就蹲下身子，伸手朝他懷中探去，那知手才堪堪探入魔杖翁懷裡，突覺右腕一緊，有如五道鐵箍，箍住了脈門。

雲飛白一驚，還來不及運功掙脫。

魔杖翁已經一躍而起，左手疾發，連點了他五處穴道，才五指一鬆，陰森一笑道：「小兄弟，暫時只好委屈你了。」

雲飛白眞想不到人心會有如此可怕，自己救了他，他反而假裝呻吟，騙自己上當，心頭這份氣憤，眞是不可言宣，大聲道：「魔杖翁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魔杖翁聽他一口叫出他的外號，似是感到十分驚奇，佝僂着背，問道：「你也知道老朽叫魔杖翁？」

雲飛白冷冷的道：「在下是聽第五曦說的。」

魔杖翁釋然道：「這就難怪，老朽正在奇怪，你這小兄弟輕輕年紀，怎會知道老朽身份的？」

雲飛白現在漸漸明白了，敢情魔杖翁服下解藥，早已清醒，剛才自己和第五曦動手的情形，他都看到了，因爲他自知若憑武功，很難制得住自己，因此故意裝作，發出呻吟之聲，誘使自己伸手過去，才能出其不意，把自己制住，此人心機如此深沈，自己倒要好好應付。

心念轉動，一面暗自運功，一面故意憤然道：「在下和老丈無寃無仇，至少在下還救了老丈，老丈竟然恩將仇報，出手點了在下穴道，究竟爲了什麼？」

「哈哈，爲了什麼，小兄弟不知道麼？」

魔杖翁面含詭笑，徐徐說道：「這道理最是簡單不過，就是因爲小兄弟救了老朽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麼說，在下是不該救你的了？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。」

魔杖翁笑了笑道：「但小兄弟也毋須動怒，老朽只要問小兄弟幾句話，小兄弟只要好好回答，老朽決不難爲於你。」

雲飛白玄關已通，眞氣能在體內運行流動，雖在和他說話，仍能運集眞氣，緩緩朝被制穴道衝去，一面說道：「你要問什麼？」

魔杖翁道：「小兄弟是如何進來的？」

雲飛白心知他並不知道自己一直躲在樑上，尤其在自己暗自運功解穴，需得較長時間，自然希望拖長時間，對自己有利，這就說道：「在下一覺醒來，聽到前面砰然一聲巨響，聲音十分震耳，想起老丈叮囑過，不論聽到什麼聲響，都不可外出，但人總有好奇之心，老丈不叮囑，在下也許不會走出房門一步，一時因好奇心所驅，忍不住循聲尋來。」

魔杖翁道：「你找到這裡，看到了什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看到一位青衣姑娘和一個身穿青衣的人，相偕往外行去：：：」

魔杖翁哼道：「這個丫頭果然是九毒門臥底來的奸細。」

雲飛白故意問道：「老丈說的是誰？」

魔杖翁不耐的道：「你不用多問，快說下去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看到大廳上有燈光，所以就悄悄走了進來。」

魔杖翁道：「後來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看到廳上躺著許多人，心裏大吃一驚，正待退出……」

魔杖翁道：「你如何救了老朽呢？」

雲飛白心頭一動，暗道：「他制住自己，要問的話，大概就是這一句了，『百步聞香』，只有『百草經』上載有解藥，他一定對自己起了懷疑！」

試想：自己救了他，他還要制住自己，從這一點看來，他說二十年前這裡老主人救了他，他才甘願爲僕，追隨老主人的話，也是不可靠了，那麼他屈身爲僕的目的，敢情也是在『百草經』了！

魔杖翁看他沒有作聲，厲聲道：「你還不快說？」

雲飛白心念轉動，已經有了主意，接著道：「在下還沒有轉身，就聽到坐在上首的老夫人氣息微弱的叫道：『年輕人，你過來……』」

魔杖翁怒聲道：「老朽問你如何解了我身中之毒，你儘說不相干的話作甚？」

「老丈聽在下說下去，就知道了。」

雲飛白接着道：「在下問老夫人是否受了傷？老夫人搖搖頭：她已經沒有救了，老丈中的毒還可能有救，要在下趕快到後園去找五種藥草，說老丈是歐門忠僕，希望在下能把你救活。」

魔杖翁道：「你如何認識藥草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是老夫人說的，她要在下到後園什麼地方拔什麼樣子的草，絞了汁灌救老丈……」

「嘿嘿！」魔杖翁冷森一笑道：「老朽還當是你救了我呢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夫人還交待了在下幾句話，轉告老丈。」

魔杖翁道：「她有什麼話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夫人說到後來，話聲已經有些模糊，在下只聽到她好像說什麼經，給一個叫翠兒的人拿去了，要老丈務必去跟她要回來。」

魔杖翁聽得一急，瞪着眼道：「老夫人說的，可是『百草經』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沒聽清楚，只聽到什麼經……」

「那一定是『百草經』了。」

魔杖翁怒哼一聲，憤怒的道：「好個小丫頭，老夫苦苦等了二十年，她居然撿了現成！」

現在雲飛白證實了魔杖翁果然也是覬覦「百草經」，才屈身爲奴。一面故作不解，問道：「老丈說什麼？」

「沒你的事。」

魔杖翁望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你在後園藥圃中，拔了些什麼藥草，還記得麼？」

下期待續

27 玫瑰劫

東方玉／文
黃憲鐘■插圖

前文提要：魔杖翁笑至中途，突怒聲責問老夫人何故下毒？翠姑指其覬覦百草經，故使百步聞香，翁中毒倒地，翠姑起下青衣人身上暗器，逕自行去。雲飛白急躍下，視老夫人已氣絶，乃依百草經至藥圃採藥，灌救魔杖翁，再以冷茶救醒第五曦，曦令雲隨己去，雲以所學指、掌驚退第五曦，忽聞翁呻吟聲，趨前詢問，爲翁所執，逼問藥草何來？______

二七、毒女情深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當時拔了很多種藥草回來，那時老夫人已不能開口，用手指了幾種，在下已經記不大清楚了。」

魔杖翁冷然道：「好，老朽帶你到藥圃裡去，你把拔過那幾種藥草，老夫人指點的又是那幾種，說出來了，老朽就可放你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丈不解開在下穴道，在下如何能走呢？」



魔杖翁道：「你不用走，老朽會提着你去的。」

雲飛白大笑一聲道：「那就不用老丈費力，在下還是自己走的好。」

原來他在這幾句話的工夫，被制穴道，已經豁然貫通，話聲一落，瀟洒的轉身就走。

這下看得魔杖翁大吃一驚，瞪目道：「你居然能自解穴道！」

聲到人到，右手五指箕張，快若閃電，朝雲飛白身後抓來。

雲飛白倏地回過身來，大喝道：「姓翁的，你眞不識好歹！」

左手橫掌一撇，使的正是那記「多羅葉掌」。他如今連使了幾次，已經領悟了不少訣要，是以留勁不發，只是順著他抓來的手勢推出。

魔杖翁先前因他居然能在片刻之間，一面和自己說話，解開了五處被制穴道，還以爲他武功極高，此時看他出手不帶絲毫內勁，尤其這一掌，只是順勢推來，並無什麼奇妙招式，不覺沈哼道：「小子，原來也不過如此……」

話聲甫出，突覺一股無形大力，已經推上肩頭，自己竟然毫無反擊之力，身不由己被推得往右直撞出去四五步之多！

雲飛白大笑道：「以你爲人，這一掌就該讓你躺下去，只是在下方才既然救了你，不想再傷你罷了！」

他自知自己只會兩記絕招，而且也練得並不算純熟，魔杖翁一身武功，並不比第五曦弱了多少，眞要動手，自己未必能勝得過他，因此口中說着大話，人已輕快的朝大廳外走去。

他這幾句話，魔杖翁倒是深信不疑，因爲他能在轉眼之間自解穴道，尤其輕描淡寫的橫掌一推，自己毫無還手之力，就被推出四五步之多，這年輕人的武功，豈非高不可測？

江湖上幾時出了這樣一個年輕高手？他當眞被唬住了，站定身子，睜大雙目，怔怔的望着雲飛白飄然走出大廳，並未追出。

雲飛白走出大廳，迅快的閃身橫掠，一下隱入暗處，不見魔杖翁追來，心中暗暗覺得好笑，等了一回，依然不見他走出，不禁感到有些奇怪，藉着陰暗之處，隱住身形，悄悄移近廳門，朝裡看去。

原來魔杖翁已經點起燈燭，正在俯着身搜索老夫人的屍體。

雲飛白暗暗忖道：「原來他對『百草經』還未死心，故而在老夫人身上搜索了。」

魔杖翁找了半天，敢情並未找到，最後竟然打開老夫人梳的頭髮，好像給他找到了什麼，臉上忽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迅快直起身來，走到正中間，移開靠壁的一張長條桌，把壁上掛的字畫取下，佝僂着身子運起雙手，緩緩推動，壁間居然被他推開一道門戶，他一手拿起燭台，朝那道門中走了下去。

原來這道暗門之中，居然是通向地窖的石級。

雲飛白心中覺得好奇，忍不住悄悄回入大廳，走近那道暗門，往下看去，只見黑黝黝的，早已不見魔杖翁的人！

雲飛白既有此發現，自然不肯輕易放過，這就悄悄跟了下去。

這地窖之中，一共似乎隔了四五間之多，他走下之時，魔杖翁已經走進右首一間屋內，燈光從門口射了出來。

雲飛白身子貼着磚牆，悄然掩到門口，側臉往裡看去。這間屋內，敢情是配製藥物之所，地上放置着研藥的鐵船，和大小研鉢，左右兩邊牆壁的木架上，放着許多大大小小的藥瓶，爲數不下數百個之多。

中間靠壁處，是一個小小的神龕，供的自然是藥王了。

魔杖翁走近神龕，伸手從龕中把一座尺許高木雕的藥王神像取了出來，然後探進頭去，右手拿着一支烏黑的鐵鑰，好像在開鎖一般！

雲飛白心中哦了一聲，忖道：「他這支鐵鑰，敢從就是從老夫人梳的頭上找來的了，只不知他在做什麼？」

正在思忖之間，耳中但聽「嗒」的一聲輕響，好像鐵鎖被打開了，原來這座小神龕內，有着一道小鐵門！

只見魔杖翁左手伸了進去，打開鐵門，迅快的取出兩本書來！

雲飛白目光一注，看清他從神龕中取出來的書，和自己在樑上得到的「百草經」居然一模一樣，心中不禁暗暗覺得奇怪：「藥王門到底有幾部『百草經』呢！記得翠兒（其實是九毒門的三姑娘）在臨走之前，曾告訴青字一號（青衣人）說她已經拿到『百草經』了，如今魔杖翁又從神龕中取出來一部，連同自己得到的，不是已經有三部了麼？這三部之中，應該只有一部才是眞的，那麼到底孰眞孰假呢！」

「翠兒拿到的一部，她隨侍老夫人，那一定是在老夫人房中取到的了，魔杖翁得到的一部，藏在地室神龕之中，如此隱秘，想來也不會有假，只有自己得到的一部，只是存放在大廳樑上，可能是假的了，但自己依照書上的記載，找到七味藥草，就把魔杖翁中的毒解去，救醒過來，由此看來，自己這一部，也不像是假的了，那麼只有一個解釋，藥王門的『百草經』，一共抄錄了三部，分藏三處，三部都是眞的了。」

魔杖翁似是欣喜若狂，口中發出咯咯笑聲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畢逢春，二十年前，你打了老夫一記『五毒掌』，現在老夫有了解藥，非跟你算算舊帳不可！」

他湊近燈光，迅疾翻着「百草經」，然後又對照着書本，從兩邊木架上，找到八九個藥瓶，一起揣入懷中，就擧步朝外行來。

雲飛白要待退出，已是不及，只好閃到左首一道門內，隱住身子。

魔杖翁這回行動十分快速，拾級而上，砰然一聲，關上了鐵門。

雲飛白聽出聲音不對，急忙竄身而出，奔上石級，鐵門業已闔上，伸手推去，絲毫不動，想起方才魔杖翁是朝右推移的，這就雙掌貼着鐵門，功運雙腕，徐徐推移，依然休想推得動分毫！

「糟了，一定是他在外面加了門，莫非他已經發現自己跟着他下來的不成？」

心中想着，索性回下石級，朝那屋中走去。他玄關已通，目能暗視，屋中雖無燈光，仍可看得清楚，眼看魔杖翁取走「百草經」，並沒把神龕復原，他爲了好奇，忍不住探頭望去。

只見神龕內一扇小鐵門中，還留著一個黑色的小瓷瓶，還有一張很小的黑紙，敢情裡面太暗了，魔杖翁並未看得清楚，只是伸手摸到了兩本書就算，這就伸手取了出來，凝目看去，黑瓶上面寫着「青靈丹」三個蠅頭小字，黑紙只有手掌一半大小，上面用針尖劃着二行小字：「汝膽敢犯大不韙，竊取本門經典，褻瀆祖師，所竊取之百草經，乃是僞書，書上有毒，三月之後，汝當全身青腫，服青靈丹可解，可惜汝不曾留意及此，乃咎由自取也。」

雲飛白看到這裡，才知魔杖翁費盡心機，取去的只是一冊僞書，當下就把瓷瓶收入懷中，闔上鐵門，又把藥王神像放回龕中。

想到自己一時已無法出去，索性從懷中取出「百草經」來，翻到「解毒篇」看了一陣，心想不知魔杖翁從架上取走的是些什麼藥瓶，也舉步走了過去，凝目看去，才發現架上這些藥瓶，都是藥王門焙製的藥草粉末，每一種草藥，瓶上都標明了名稱！

心中不禁大喜，若要自己照着書本配製解毒藥物，不知要找多久，如今有了這些現成的藥末，就方便得多了。

心中想呀，這就對照解毒篇上記載的藥名找去，果然一種不缺，一共有二十一種之多，分裝了二十一個小瓷瓶，每個藥瓶，不過一節拇指大小，既然全有，不論是否能夠出去，先把它收到衣袋之中再說。

今晚收穫，不可謂不大，但被囚處地室，又如何能出得去呢？

收起「百草經」，貼身藏好，正待朝石級走去，再設法試試，忽聽鐵門外響起了一陣移動的聲音！

「莫非魔杖翁又回來了？」雲飛白迅速後退，隱入了轉角處，貼壁站定。

鐵門經人推動，緩緩開啓，透進燈光，只見一個苗條人影，手持燭台，輕盈的從石級走了下來。

雲飛白看清來人，暗道：「原來是翠兒！」

翠兒手持燭台，目光不住的左右轉動，走得十分小心，她似是從未進入這間地窖，是以走完石級之後，便自站停下來，一雙明亮的眼睛只是朝四週不住的打量，連陰暗之處，都絲毫不肯放過！

雲飛白看她看得如此細心，口中暗暗叫了聲：「糟了！」

就在此時，翠兒已經發現了他的衣角，倏地退後一步，嬌聲叱道：「是什麼人！」

雲飛白在這一瞬之間，機靈一動，心頭已經有了主意，身子靠着牆壁，裝作穴道受制，一動不動。

翠兒喝了一聲，依然不見雲飛白有何動靜，口中哼了一聲，手擧燭台，擧步走近，燭光照在雲飛白的臉上，雲飛白故意裝作目定口呆的模樣，她看了一眼，口中咦道：「這人被誰制住了穴道呢！」

纖掌一伸，在雲飛白身上，連拍了兩掌。

雲飛白口中「啊」了一聲，眨動眼睛，看到翠兒，不覺叫道：「姑娘……」

翠兒俏目盯着他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雲飛白忙道：「在下昨晚路過這裡，錯過宿頭，到寶莊借宿來的。」

翠兒輕哦了一聲，暗道：「原來他就是那個借宿的人。」

一面問道：「那你怎麼會在地窖中的呢？」

雲飛白心中暗暗好笑，一面說道：「在下睡到半夜裡，是那老管家把在下拍醒（他被翠兒點了睡穴），叫了起來……」

「是魔杖翁！」

翠兒頗感意外，睜大眼睛，問道：「他沒有死？」

雲飛白故作吃驚的道：「那老管家已經死了？他……」

翠兒朝他看了一眼，噗哧一笑，旋即冷聲道：「你說下去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老管家要在下隨他來至大廳，他推開了壁間一道門戶，要在下走在他前面……」

翠兒哼道：「他怕這裡按裝了機關埋伏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不知道。」

翠兒道：「你快說下去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後來走到這裡，他伸手好像在在下身上點了一下，在下就不知道了，直到現在，是姑娘救了在下。」

翠姑望着他，問道：「你不會武功？」

雲飛白尷尬的道：「從前練過幾年。」

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白飛雲，姑娘……」
翠姑道：「我叫唐翠娥。」

翠姑笑了，笑得很嫵媚，說道：「練過幾年，也算會武？」

雲飛白不服的道：「姑娘這是小看在下了，通常二三個壯漢，都還近不了在下的身。」

翠姑格的一聲嬌笑，一雙黑白分明的俏眼，從他臉上溜過，笑吟吟的道：「那你怎麼會給魔杖翁點了穴道的？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魔杖翁是誰？」

翠姑道：「就是那個老蒼頭咯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他會點穴法？」

「點穴有什麼稀奇？」

翠姑道：「他原叫魔杖翁錫福，一支鐵杖，很少人能接得下來，大家都叫他翁一杖。」

她好像對他很有話說。

雲飛白問道：「姑娘也會點穴麼？」

翠姑笑得很甜，露出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，說道：「不會，我還能替你解得開穴道麼？」

雲飛白好生羨慕的道：「這麼說，姑娘武功一定很高了。」

翠姑清脆的笑道：「你想拜我做師父？」

雲飛白故意裝作傻呼呼的道：「姑娘年紀比在下還小，在下怎麼能拜姑娘爲師呢？」

說到年紀，翠姑臉上不禁微微一紅，說道：「你要學武，我可以把你引到我大師兄門下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

雲飛白搖搖頭道：「不要，在下拜在令師兄門下，姑娘不是成了在下的師姑了，那……不成……」

他把「不成」兩個字，故意說的很低，癡癡的望着她，臉上微有靦覥之色！

翠姑自然聽得懂他的意思，一張臉驀地飛起兩朵紅雲，但她絲毫沒有怒意，秋波瞟着他，問道：「說了老半天，你還沒告訴我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白飛雲，姑娘……」

翠姑道：「我叫唐翠娥。」

雲飛白拱拱手道：「原來是唐姑娘。」

唐翠娥眨眨眼說道：「別老站在這裡說話，咱們進去瞧瞧。」

她一手掌着燈，俏生生朝裡行去，地窖一共隔了四五間之多，有的堆放著雜物，有兩間放着木榻，像是練功的靜室，只有右首中間一間，是配藥的地方，中間供着一座小小的神龕。

唐翠娥敢情對藥王門知道的沒有魔杖翁多，因此她沒去動那神龕，只是一手拿着燈燭，在兩邊木架上照來照去，看著藥瓶，然後從懷中取出兩冊「百草經」來，也翻到了「解毒篇」，核對着書上藥名，伸手取下了十幾個藥瓶，好像有些藥，沒有找到。

雲飛白玄關已通，目光何等敏銳，輕輕一溜，便已看清她這冊「百草經」，所載解毒藥草，和自己得到的二冊，完全不同，而且註解也不詳盡，字迹也潦草得多！

這一比較，雲飛白心頭登時明白，敢情她這冊「百草經」也是僞的了。

如此看來，三部「百草經」，只有自己得到的才是眞本，這就奇怪，藥王門怎麼會把眞正「百草經」，放在樑上，把兩本假的，卻什襲珍藏呢？

這問題他馬上想通了，敢情江湖上覬覦「百草經」的人，一定很多，覬覦「百草經」的原因，一種是爲了對付九毒門，一種是九毒門的人，不願江湖上有人能解他們的毒，於是藥王門造了兩部假的，什襲珍藏，把眞本放置樑上，說成假的，這秘密一定有許多人知道，故而沒人去要眞的，卻千方百計去找什襲珍藏的僞本了。

他故意問道：「唐姑娘，妳看的是什麼書呢？」

唐翠娥似乎並未瞞他，淡淡的道：「這是藥王門的一本孤本藥書，這上面載了好幾種解毒的藥方，我要把這些藥瓶帶回去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裡不是姑娘的家麼？」

「不是。」唐翠娥道：「這裡是藥王門掌門人的家。」

她把十幾個藥瓶收入身邊革囊之中，回眸道：「好啦，我們可以出去啦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唐姑娘要回家去了麼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不，我還要去辦件事。」

雲飛白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她不知去辦什麼事？」但這話他不好問，問了會引起唐翠娥的疑心。

兩人默默的拾級而上，走出地窖，唐翠娥又推上了鐵門，跨出大廳，她忽然身形一停，望着雲飛白，說道：「白兄要去那裡呢！」

雲飛白看她脈脈含情的模樣，口氣也改了，稱起自己「白兄」來，心頭不禁暗暗攢了下眉，說道：「在下只是路過此地，要趕回家去。」

唐翠娥暈生雙頰，說道：「白兄如果沒有什麼急事，和我作伴同行，好麼！」

雲飛白試探着道：「唐姑娘要去那裡呢！」

唐翠娥道：「我要趕去潁州，你呢！」

雲飛白心中有些矛盾，他本意化名白雲飛，就是想和她一路同行，好探探她的口氣；但他發現了唐翠娥脈脈含情的眼光，不禁感到躊躇起來，說道：「在下……」

「你這人……」唐翠娥輕嗔道：「就是這樣不好，說話吞吞吐吐的。」

「不！」雲飛白道：「在下舍間是在潁上，只是……」

唐翠娥眼睛一亮，瞟着他，問道：「只是什麼呢？」

雲飛白囁嚅的道：「在下只是覺得和唐姑娘同行，路上只怕不便。」

唐翠娥嗤的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便？你在路上不要叫我唐姑娘就是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不叫妳唐姑娘，叫什麼呢！」

唐翠娥羞赧的道：「我們在路上兄妹相稱，我叫你大……哥……你叫我妹子就好。」

她說到底下幾個字，已經越說越輕，粉頸都垂了下來。

雲飛白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？」

下期待續

玫瑰劫 28

文／東方玉
插圖■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魔杖翁在老夫人髮中找到鐵鑰，開啓暗門，進入地道，雲飛白暗中追隨而下，翁在一神龕中，取出藥王像從壁間小門內取出「百草經」，按經上所載，取下壁上藥瓶多個，隨即拾級上，鐵門復閉，雲無計可出，亦依經上記載，取得解毒藥瓶十餘個，時鐵門復啓，翠兒走下，雲故作穴道受制，翠爲解穴，亦覓取壁上藥瓶，同出地道，翠自言名唐翠娥，邀雲同行。

二八、並肩作戰

唐翠娥道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，我們認作兄妹，旁人就不會瞎猜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唐姑娘……」

唐翠娥嗔道：「你還叫我唐姑娘呢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」

「大哥。」唐翠娥仰起臉，催道：「我們快些走咯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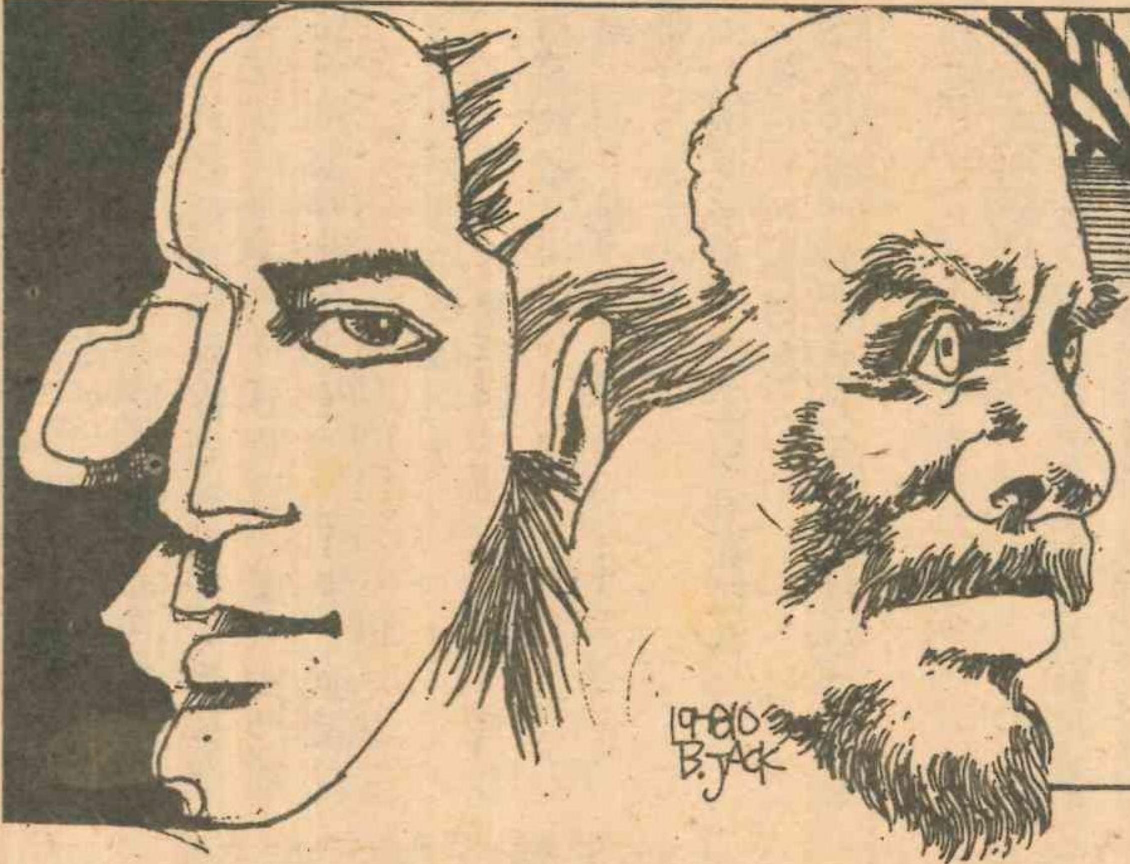
「二位不用走了！」

左首長廊間，有人沙著喉嚨笑道：「老夫已經等候多時了。」

唐翠娥柳眉一挑，叱道：「什麼人？」一面低低的道：「白大哥，我們出去。」

兩人並肩走出大廳。

那沙喉嚨的人怪笑道：「三姑娘只顧着說哥哥妹妹了，自然不會注意到老夫等人了。」



「老夫等人」，那是說來人不止一個了。

唐翠娥聽得又羞又氣，大聲道：「你們是些什麼人，都給姑娘站出來！」

「哈哈！」那沙啞聲音大笑道：「老夫不是明明站在這裡麼？」

雲飛白舉目看去，只見在首長廊前果然有一團黑影，那是一個矮胖得像肉團似的一個老人！

雲飛白暗暗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是癩蝦蟆莫元奇！」

黑暗之中，但見兩點金光突然迸射如炬，莫元奇厲聲道：「好小子，老夫的名號，也是你叫得的麼？」

唐翠娥傍著雲飛白身邊，冷冷的道：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幹麼要來找碴？哼，姑娘也不是好惹的。」

「老夫知道。」

莫元奇撇着八字脚，緩緩走近，含笑道：「三姑娘是九毒尊者的關門弟子，當然不好惹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你知道就好。」

莫元奇一手摸著咀上兩撇鬍子，含笑道：「就是因爲三姑娘是九毒尊者的門下，所以要請三姑娘跟著老夫屈駕一行，這位小哥既是三姑娘的情郎，那就最好不過，二位一起去，有個伴兒，三姑娘也不致有寂寞之感了。」

「你胡說！」

唐翠娥心裏雖然對雲飛白發生了情愫，但這是姑娘家心裏的事兒，給人家說穿了，自然又羞又急，一手不自覺摸摸劍柄，喝道：「我憑什麼？爲什麼要跟你去？」

莫元奇大笑道：「三姑娘，老夫親自前來相迎，這面子已經不小了，妳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。」

唐翠娥撇了下咀，說道：「我不去，你能把我怎樣？」

莫元奇嘿然道：「小丫頭，不去，老夫就把妳擒了去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你要和我動手？」

「哈哈哈哈！」

莫元奇仰天大笑道：「老夫和妳這黃毛丫頭動手，那未免太抬舉妳了！」

說到這裏，回頭喝道：「來人。」

只聽有人應聲道：「屬下在。」

一名面如黃蠟的青衣人急步趨入，他身後緊跟着走進高矮不等的七個灰衣人來！

雲飛白目光一注，不禁暗暗攢了下眉，忖道：「看來北嶺七兇，果然落在癩蝦蟆莫元奇的手中了。」

原來那青衣人率領著走入的七個灰衣人，正是北嶺七兇（藍如玉的義父和六個叔叔）。

莫元奇一揮手道：「要他們把這兩個小娃兒拏下了，但不可傷了他們性命。」

黃蠟臉青衣人躬身應「是」，忽然嘬口發出一聲尖細的竹哨之聲，哨音方起，七個灰衣人雙目之中忽然射出森冷的兇光，舉步朝雲飛白、唐翠娥兩人逼了上來。

「鏘」的一聲，唐翠娥掣出一柄藍光湛湛的短劍，回頭悄聲道：「白大哥，你莫過來，我會對付他們的。」

這兩句話，就已顯示出她對雲飛白的眞情來。

雲飛白心頭甚是感動，忙道：「唐姑娘，慢點，妳當他們是誰？」

唐翠娥問道：「他們是誰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七個灰衣人就是昔年兇名久著的北嶺七兇。」

唐翠娥聽得一怔，望了雲飛白一眼，目中流露出堅毅之色，低聲道：「白大哥，我和他們一動上手，你就從廳後退走，越快越好，不用管我，日後，我會找你去的。」

這話，更說得情意綿綿！

就在這幾句話的工夫，北嶺七兇已經逼近階下！

唐翠娥短劍一揮，劃起一道湛然藍光，攔在前面，轉身，左手朝雲飛白輕輕推了一把，急促的道：「白大哥，快走。」

她劍光才發，北嶺七兇中最右首的矮胖老人抬手就是一掌，朝她劍上劈來。

「錚」！唐翠娥但覺劍上震力奇强，劃出的短劍，幾乎被震脫手！

就在這劍光一滯之際，對面右首第三個瘦高灰衣人，突然欺身直上，右手一探，五指如鈎，朝唐翠娥喂毒劍身上抓來。

此人五指黝黑如墨，敢情套了鐵指，是以不怕淬了毒的鋒利長劍。

唐翠娥一身武功確也不弱，身形一閃，縮手之間，短劍劍尖幾乎在對方手指快要接觸上的一瞬間收了回來。

但在她身形剛動，右首第二個中等身材的灰衣人左手反手朝她肩頭拂出。

這一拂形同閃電，一股勁風，剛好拂上她的左肩，等到唐翠娥縮手收回短劍，再待退避已是不及！

就在此時，她忽然發覺有一點指影從她身後肩頭朝外點出，把中等身材灰衣人逼退了一步。

唐翠娥轉臉看去，那出指逼退中等身材灰衣人的不是雲飛白還有誰來？她驚喜的只說了聲：「你怎麼還不走……啊，你後面……」

原來右首一個灰衣人不知何時已欺到了雲飛白身後，雙手箕張，鷹爪般雙手，無聲無息朝雲飛白雙肩攫落。

其實雲飛白的玄關已通，身後有人欺近，他早已警覺到了，身形倏轉，左手橫掌，隨著身子朝外按去。

那欺來的灰衣人乍覩雲飛白這記掌式，沒待他發出掌力，人已往後躍退開去。

雲飛白急忙和唐翠娥以背貼背的站好，一面說道：「他們還自持身份，七人中只有一人輪流出手，若是七人齊上，我們只怕一招也接不下來了。」

唐翠娥愁急的道：「白大哥，我要你走，你爲什麼不走呢？」

「在下能走麼。」

雲飛白剛說了一句話，對方又有一個灰衣人呼的一拳，迎面擊來。

雲飛白身形一偏，堪堪讓過，另一個灰衣人又振腕一指朝唐翠娥點出。接着又有一個橫掌切向雲飛白。

北嶺七兇每一個人都有一身絕學，功力驚人，因此每一招出手，不論是爪是指，都有一股勢道奇猛的嘯風，應手而生。

他們雖然七個人各發一招，輪流出手，但出手之快，幾乎令人目不暇接，好像一個人生了七條手臂，這隻手堪堪收來，那隻手業已發出，逼得兩人只顧東躲西閃，在場內團團亂轉。

雲飛白左掌右指，（以指代扇）還可以和對方週旋封解，唐翠娥簡直連還手都還不起，對方功力太强，除了躲閃趨避，手中空自執着一柄淬毒短劍，根本沒有她出手的機會。

幾招下來，雲飛白心頭有些感覺到了，北嶺七兇雖然被迷失了神志，雖然把自己兩人圍在中間（動手沒有幾招，已把兩人圍在中間了），但他們對自己左手橫掌以待的手勢（多羅葉掌），似是十分忌憚，每次發招攻來，遇到自己左手，便立即躍退，沒有一個肯和自己硬對的，因此自己左手一直橫着手掌，始終沒有發過一掌。

至於自己左手，本是以指代扇，在效果上自然比使用摺扇差了許多，不能發揮玄奧的招式作用，但也只要自己點出，對方七人以乎也識得厲害，同樣的一接即退，所以從未有過眞正硬打硬接。

因此之故，眞正遇上强大壓力的還是唐翠娥，她在七人循環出手之下，還能維持這些時光，全仗兩人不停的轉着圈子，多少記掌指交擊，都是雲飛白代她接下去的。

這一陣工夫，唐翠娥已經屢遇險招，驚得她香汗濕透了衣衫，連和她背脊相貼的雲飛白都可以感覺她背上熱氣烘烘，呼吸都喘不過來。

這一場搏鬥，因爲作者是從被圍在中間的兩人身上寫的，因此北嶺七兇的出手雖快，但總是一個接一個循環出手，並不是七人聯手圍攻，好像情形並不激烈，但如果你是第三者的話，站在場外觀戰，這情況就不同了。

你所看到的北嶺七兇，倏進倏退（倏退就是遇上了雲飛白的「多羅葉掌」），人影閃動，灰衣飛揚，雖然一個接一個出手，但因他出手奇快，在局外人的眼中，看到的已是七個人全在飛撲出手一般。

尤其場中兩人，不住在旋轉閃避，九個人都在飛快進退遊動，一陣陣懾耳嘯風，更是此起彼落，滿場橫飛，使人眼花撩亂，很難看得清雙方攻守之勢。

但這說的只是普通會武之人而已，癩蝦蟆莫元奇就不同了，他一雙金光熠熠的眼神，場中每一個人，出手每一記招式，莫不看得清清楚楚，但也有一點使他想不通的，因爲他沒有身臨其境，沒有和雲飛白親自交過手，雲飛白沒有使出完全的一掌（只是橫着手掌而已），因此他心中覺得奇怪：「這小子左手橫掌不發，北嶺七兇幾乎記記都在迴避着他，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呢？明明一招就可以把他解決的，偏偏要處處退讓着他，這樣下去，還能拏得下他們？」

他心頭疑念一起，右手一擺，喝道：「要他們停。」

黃蠟臉青衣人口中吹起一聲竹哨，圍攻的北嶺七兇突然全都停止下來。

莫元奇道：「你要他們使兵刃！」

他說的話，就是命令，黃蠟臉青衣人口中又吹了兩聲急促的哨子。

北嶺七兇在這一瞬間，當眞如響斯應，突然翻腕掣出了劍來。

他們這一掣出劍來，雲飛白看得不禁暗暗一驚，叫了聲：「七色劍！」

原來他們七支長劍分爲紅、藍、白、黑、黃、綠、紫七色，光芒流動，奪目懾心，正是昔年名震江湖的「七色劍」！

這中間雖然只有一句話，兩聲哨子的時間，但被圍在中間的兩人已經有了喘息的機會，唐翠娥左手迅快把一顆藥丸，塞入雲飛白的掌心，低聲道：「快含在口中。」

方才就因爲雲飛白的突然在她身後現身，接著又連番受到攻擊，她要想使毒，礙着雲飛白，無暇遞解藥給他，以致投鼠忌器，不敢貿然使毒。

這回，有了喘息機會，她才把解藥遞給了雲飛白。

雲飛白心知她要使毒了，這下使他不禁大感爲難，北嶺七兇是自己義妹藍如玉義父和叔叔，撇開這層關係，他們昔年雖然兇名甚著，但二十年來閉門思過，韜光養晦，未曾爲惡，此次乃是遭人刼持，神志被迷，自己不能把他們救出，豈能讓唐翠娥施毒？

心念閃電般一轉，來不及把藥丸納入口中，就大聲喝道：「莫元奇，你要他們暫且住手！」

莫元奇冷冷的道：「小子，你有什麼話說？」

雲飛白眼看北嶺七兇手持「七色劍」，已有發動之勢，接着喝道：「你先要他們住手。」



「嘿嘿！」莫元奇笑聲尖而刺耳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怕了是不是？好，諒你們兩個也逃不上天去，老夫就要他們暫時停止攻擊，你有什麼話，快說。」

隨着話聲，右手抬了抬。

黃蠟臉青衣人果然又吹了一聲竹哨，北嶺七兇七支長劍在同一時間，宛如毒蛇入洞，一下收入鞘去。

雲飛白冷然道：「莫元奇，你外號癩蝦蟆，名列南山十戾，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了，是不是？」

莫元奇目射金芒，沈聲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犯了老夫忌諱，就是死數！」

他一向不喜歡別人叫他癩蝦蟆。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還不至於死在你姓莫的掌下，你既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就該各憑武功，一決勝負，支使神志被迷的人，那又算得什麼人物？」

「各憑武功？」

莫元奇大笑道：「憑你們兩個娃兒，要和老夫一決勝負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怎麼？是在下不配？還是你不敢？」

莫元奇大笑道：「三四十年來，老夫還沒聽過像你小子這樣狂妄的說話。」

「在下就是要和你打個賭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好，在下就不說你敢不敢？問你願意不願意？」

莫元奇望著他，說道：「你要如何賭法？」

「賭法很簡單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你我以三招爲限，你勝了，咱們就跟你走，但若是在下僥倖勝了，你就得率領北嶺七兇，立即退走，你認爲如何？」

莫元奇目射奇光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你以爲能勝得了老夫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個在下也不知道，要交上手，才能分出勝負來。」

莫元奇洪笑一聲道：「好，老夫和你賭了，哈哈，老夫居然會和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賭技，傳出江湖，又有誰能信？」

唐翠娥心頭一急，叫道：「白大哥，你怎麼勝得了他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既然說出口來了，是勝是負，那也管不得這麼多了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白大哥，你這是何苦呢？你一定認爲我勝不了他們，是不？我如果制不了他們，我就不配做九毒尊者的門下弟子了。」

莫元奇大笑道：「三姑娘，你錯了，告訴妳也無妨，他們都戴了特製面具，絕不會怕妳使毒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咱們既然講好了，各憑武功定勝負，唐姑娘也不用再使毒了。」

莫元奇道：「好，咱們就這麼辦，小子，你可以出手了。」

「且慢！」雲飛白一擺手道：「咱們還沒講好如何才算分出勝負來。」

莫元奇道：「依你之見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閣下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在下要勝你並非易事，因此咱們這三招必須有個標準，譬如咱們硬對一掌，在下和閣下如果同樣被震退一步的話，就該算閣下負了，閣下認爲是否公平？」

「公平、公平！」

莫元奇點着頭道：「咱們如果打成平手，老夫自然就算負了。」

他不但自負成名多年，功力深厚，絕不會和一個後生小子打成平手，更何況他練的是「蝦蟆功」，就是和他功力相等的，也休想把他推出一步。

雲飛白道：「閣下那是完全同意了？」

莫元奇點頭道：「老夫完全同意。」

「那好！」雲飛白道：「在下可以出手了吧？」

莫元奇道：「你只管出手好了。」

「在下那就有僭了。」

雲飛白話聲出口，左足隨着往前跨上一步，右腕抬處，駢指若戟，朝對方左乳「命脈穴」點去，同時左手化掌，一記「多羅葉掌」也跟着橫掌擊出。

兩招曠世絕學，雖然發有先後，也差不多是同時擊出的了。

莫元奇雖然在雲飛白出手的一瞬之間，已發覺這年輕人指法奇幻，一身功力也似乎極高，他仗着「蝦蟆功」遍身刀劍不入，存心硬接雲飛白一指，因此並未還手。

但聽「篤」的一聲，雲飛白二指不偏不倚，擊在癩蝦蟆莫元奇左乳上的「命脈穴」上，幾乎有如擊在金石上一般！

雲飛白早就知道對方練的「蝦蟆功」，自己這點武功，是傷不了莫元奇的，故而在這一指上，只用了六七成力道，他把十成功力，都放在左手那一記「多羅葉掌」上。

這是一明一暗，一虛一實，他明知「多羅葉掌」也傷不了莫元奇，他也並不希望傷他，只希望能把莫元奇推出去一步，自己就獲勝了。

莫元奇沒防到雲飛白會把兩種絕學同時使出，他坦然接下了雲飛白一指，心頭正感驚愣：「這小子好精純的內力，無怪他要口發狂言了！」

就在他心念初動之際，雲飛白的手掌也推上了癩蝦蟆肥胖的身軀，這一掌似乎毫不着力，比剛才那一指的勁力，還差得多，莫元奇自然更不在乎！

但就在這電光如火之間，他突然感到雲飛白的掌上竟然含蘊了一股至大至柔之氣，溫和的湧上身來！

癩蝦蟆究竟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，見多識廣，心頭猛然一驚，忖道：「這小子使的會是佛門神功？」

下期待續

玫瑰劍 29

東方玉／文
黃憲鐘■插圖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、唐翠娥正欲離去，莫元奇忽現身，要二人束手就縛，北嶺七兇逼近階前，雲與唐以背貼背，聯手禦敵。雲請莫先要七兇住手，願以三招為限，與莫一決勝負，莫欣然同意。雲第一招即指掌同施，莫認出是佛門神功，大為驚異。

二九、情愛之蠱

癩蝦蟆急忙揮起右手衣袖，企圖消卸雲飛白的掌力，已是遲了半步，在這一瞬間，他只感到自己沒有一招武功，可以解得這記掌勢，身不由己被推得往後退下了一步；但還是站不穩樁，不覺又後退了一步。

雲飛白站在原地，雙方早已收了回去，朝他拱拱手，笑道：「莫前輩，承讓了。」

莫元奇呆得一呆，第一招上，就被人家推出了兩步，後面兩招，自然不用再比了。

他說什麼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瞪着兩顆眼珠，一張圓臉不禁微微一紅，呵呵笑道：「好小子，得了便宜賣乖，好，好，老夫走！」

果然朝黃蠟臉青衣人揮了揮手，掉頭就走。

黃蠟臉青衣人左手朝天一舉，那自然是給北嶺七兇的暗號，率著北嶺七兇急步往門外而去。



唐翠娥沒想到雲飛白居然能在一招之間，勝了兇名久著的癩蝦蟆莫元奇，一時不禁喜上眉梢，臉上洋溢著嬌笑，像翠蝶般飛快的迎了上來，甜笑道：「白大哥，原來你武功竟有這樣高法，人家還給你躭心死了呢！你方才騙我，還說什麼從前練過幾年，我不來啦……」

她又是輕嗔，又是撒嬌，臉上笑得紅馥馥的，但卻噘起了櫻唇，忽然口中嚶嚀一聲，像乳燕投懷，一下撲入了雲飛白的懷裡，玉臂一環，緊緊抱住了他的身子，一顆頭埋在他的肩窩裡，還在不依不休的輕輕的晃動着！

雲飛白一時被她這突如其來的投懷送抱，鬧得個手足無措，耳環廝磨，散發著幽香的秀髮，在他頸子裡飄動，引起輕微的癢感，使雲飛白一顆心驟然狂跳起來！

他不好把她推開，天底下也絕沒有鐵石心腸的男人，會把這樣一個綺年玉貌，柔情如水的女孩子推開去。

但他還算把握得住飄蕩的心，只是輕輕的叫了聲：「唐姑娘……」

她聽得更是不依，嗯道：「不來啦，人家叫你白大哥，你還叫人家唐姑娘、唐姑娘的……」

她螓首直搖，幽幽的道：「你要……叫我……妹子……才對……」

雲飛白身上沁出汗來，他自然拗不過她，只好順著她道：「好，我叫妳妹子。」

唐翠娥半邊嬌靨貼著他肩窩，嬌聲道：「那你叫呀！」

「我叫……」雲飛白臉頰發赧，低著頭輕輕叫道：「妹子……」

「嗯！」唐翠娥笑了，笑得有些羞澀，也很嫵媚，她忽然仰起臉來，四目相投，緩緩閉上眼睛，把兩片鮮紅得像櫻桃般的小咀，瓠犀微露，緩緩的送了上來！

她有著輕微的喘息，吐出一縷動人的口脂幽香。

雲飛白就算最老實，也會心動，何況他的心早已在飄蕩，他忍不住低下頭去，四片熾熱的咀唇，一下就美妙的緊緊的合在一起。

他只感到她纖軟柔滑的丁香，輕輕送入了口中，互相含噍吮吸！

天地間，刹那都靜止下來，只有兩顆心在跳，彼此都可以感覺得出來！

漸漸，連心跳也聽不見了，兩個人快要溶化成一個，自然什麼也聽不到了。

但就在這美好、忘我，兩情繾綣之際，兩個人的耳朶中，都聽到了一聲輕笑！

兩人同時警覺，也很快的分了開來！

雲飛白雙頰如火，輕聲問道：「妳有沒有聽到笑聲？」

唐翠娥一張粉臉也紅馥馥的，帶著羞澀，白了他一眼，嬌嗔道：「自然聽到了，都是你……」

雲飛白目光轉動，朝四週打量了一眼，說道：「奇怪，怎麼會沒有人呢？」

唐翠娥舉手掠掠散亂的秀髮，說道：「我們找找看。」

「不用找了！」一個像銀鈴般的笑聲，起自兩人身後，嬌笑道：「我就在這裡。」

雲飛白聽得一怔，急忙轉身看去，只見石階上俏生生站著一身紅色窄腰衣裙，頭挽宮髻，面貌嬌美的女子，眉眼盈盈，看去約莫花信年華，這時笑吟吟的望著自己兩人！

這紅衣女子來得無聲無息，武功自然極高了。

雲飛白心頭暗暗一驚，問道：「姑娘是什麼人？」

紅衣女子格的一聲嬌笑，說道：「你還叫人家姑娘，姑娘的，你要叫我姐姐才對！」

只要聽她這句話，她一定已經來了好一回了，因爲這句話是剛才唐翠娥說的，她只不過把「妹子」二字改爲「姐姐」罷了！

唐翠娥雙頰驀地飛紅，縱身撲了上去，扭著纖腰，不依道：「二姐，我不來了！」

原來那紅衣女子竟是唐翠娥的二姐。

「嘻，我的好妹子，妳現在別再跟大姐撒嬌了吧？」

紅衣女子一把摟着她，嬌笑著道：「因爲妳已經找到撒嬌的人了！」

「啊，二姐！」

唐翠娥覥腆而帶著喜悅的道：「我給妳引見，他叫白雲飛……」

紅衣女子嬌聲道：「好妹子，你不用介紹了，我認識。」

唐翠娥驚奇的道：「二姐認識他？」

「唔！」紅衣女子目光瞟著雲飛白，格的笑道：「我認識雲公子，比妳還早呢？」

雲飛白聽她叫出「雲公子」三字，心頭暗暗奇怪，忖道：「她認識自己，自己怎麼從未見過她呢？」

唐翠娥臉色微變，顫聲道：「二姐妳……」

她還以爲雲飛白是二姐的情人呢！

紅衣女子格的笑道：「小妹子，妳只管放心，雲公子可不是我二姐的心上人。」

唐翠娥聽她這一說，不覺釋然一笑，接着抬目問道：「二姐叫他雲公子？」

「是啊！」紅衣女子笑著道：「二姐不是說認識他比妳早麼？他那時好像叫雲飛白。」

唐翠娥轉臉望著雲飛白，眨眨眼睛，問道：「白大哥，你到底叫白雲飛呢？還是雲飛白呢？」

雲飛白到了此時，只得說道：「在下正是雲飛白。」

「啊！」唐翠娥幽怨的道：「原來白雲飛，是你騙我的，你爲什麼要騙我呢？」

「二妹這還想不出來麼？」紅衣女子格格的笑道：「那是因爲他認識許多姑娘家，所以對妳只好說個假姓名了。」

唐翠娥一呆，問道：「妳說他認識許多姑娘家，都和他很好麼？」

「那要問他自己了！」紅衣女子嬌笑道：「不過據我所知，就有三個姑娘家和他哥哥妹妹的：……」

她伸出一隻粉嫩纖秀的手掌，扳著指頭算道：「一個叫藍如玉，一個叫管練霞，還有一個叫甘明珠，雲公子，我說的可對？」

雲飛白聽得心頭大疑，一面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這三位姑娘，都是在下的義妹。」

紅衣女子格的笑道：「小妹，妳都聽到了，二姐沒說錯吧？」

唐翠娥臉色劇變，目含淚珠，說道：「雲飛白，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在下並沒有瞞妳，我們才相識不久，中間又有癩蝦蟆一場糾紛，在下有時間告訴妳麼？」

唐翠娥想想也覺得有理，朝他歉然一笑，幽幽的道：「那是我錯怪你了。」

「小妹，妳眞死心眼。」紅衣女子搖頭道：「想不到平日眼高於頂的妳，竟會對他一見鍾情，這麼……」

她感到以下的話，似嫌不雅，就抿抿嘴，一笑而住。

「我不管。」

唐翠娥羞澀的道：「白大哥，我還是叫你白大哥的好，你還是叫白雲飛吧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唐姑娘，妳還沒給在下引見妳的二姐呢！」

紅衣女子格的笑道：「雲公子眞是健忘，那天我要去跟送子觀音燒香，偏偏走到半途上脚疼起來，要你送我到山上去，你就是不肯……」

雲飛白猛然一怔，說道：「妳是九毒觀音……」

「秦妙香。」九毒觀音接口說了出來，她邊說邊笑，笑得很嬌，眼波一溜，續道：「就是咯，這一說雲公子終於想起來了！」

雲飛白目光凝注，問道：「妳把藍如玉、甘明珠等人，迷失神志，弄到那裡去了？」

九毒觀音嬌笑道：「現在，你有了我小妹子，還問她們幹麼？」

雲飛白瞋目喝道：「好個妖女，妳仗著區區劇毒，以爲雲某怕妳了麼？」

「嘻！」九毒觀音輕輕披了下嘴，說道：「瞧你兇霸霸的，這是幹麼呀？我只是要藍如玉和我合作，去對付三靈門，難道你不想對付他們？」

「合作？」雲飛白怒哼一聲道：「合作應該坦誠相處，妳却鬼蜮居心，用毒藥迷失許多人的心志，這算是那門子的合作？」

「雲飛白！」九毒觀音冷笑道：「今晚我要不是看在小妹子的份上，你早就躺下去了。」

雲飛白大笑道：「那倒只怕未必。」

九毒觀音格的一聲嬌笑，眼波流盼，說道：「你可要試試？」

她纖纖玉手，輕盈的舉了起來，姿勢極爲優美！

唐翠娥急忙一下攔在雲飛白身前，朝九毒觀音道：「二姐，妳不能出手。」

九毒觀音緩緩放下手去，格格笑道：「小妹子，妳九字還差一撇呢，就這樣護著他了。」

唐翠娥粉臉一紅，說道：「二姐不是說看小妹的份上麼？」

「好！」九毒觀音道：「二姐不難爲他就是了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謝謝二姐。」

雲飛白也因自己已經得到了「百草經」，而且也得到了藥王門煉製成藥末的十幾種藥草，只要稍假時日，自己即可按方配製成解藥，此時還是忍耐些爲是，因此聽了她們師姐妹的話，只是哼了一聲，沒再作聲。

九毒觀音道：「小妹子，妳當二姐做什麼來的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小妹不知道。」

九毒觀音道：「我聽說小妹已經取到『百草經』了，對不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是的。」

「那好！」九毒觀音道：「妳把『百草經』交給我帶回去吧。」

唐翠娥應了聲「是」，探懷取出二本「百草經」，遞了過去。

九毒觀音接過，收入身邊一個革囊之中，盈盈眼波朝雲飛白一溜，含笑道：「師父還有一件事要妳去辦，妳可以和他一起去，等辦完了，也該帶他去見見師父他老人家。」

唐翠娥粉臉一紅，問道：「師父交代的是什麼事呢？」

九毒觀音道：「目前，據說三靈門正在全力搜尋甘春霖的下落，由此可見甘春霖並未落在他們手中，師父要妳見機行事，能把甘春霖找到。」

雲飛白心中一動，暗道：「甘老伯原來並沒有落在任何人的手中。」

唐翠娥爲難的道：「這個，小妹如何找得著他呢？」

九毒觀音道：「據師父判斷，甘春霖一定潛伏在那裡，他決不會走得太遠，可能仍在甘家莊附近，目前三靈門的人，明的已經撤走，但暗中查訪得很緊，你和白公子不妨再走一趟阜陽，師父也沒限妳時間，你們就住在甘家莊去好了，有白公子在一起，你們譬如去遊山玩水，有什麼事，我會派人和你連絡的，好啦，我要走啦！」

她走了幾步，回頭道：「白公子，我把小妹交給你了。」

一陣風般往外行去。

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道：「白大哥，我們也該走了。」

雲飛白因聽九毒觀音傳達師令，要唐翠娥去找甘伯父，而且管練霞也和自己約在插花廟附近見面，自己和她一路，才能明瞭他們的動靜。心中這麼一想，就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」

兩人相偕走出西山別業大門，唐翠娥偏頭問道：「白大哥，我想問你一句話，不知道你肯不肯很誠實的回答我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要問什麼呢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你和那三個姑娘，和那一個比較好呢？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她們都是我的結義妹子，自然都一樣的了。」

唐翠娥又道：「那麼她們三個人中那一個比較漂亮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她們和妳年齡差不多，面貌雖然不同，但也差不多的了。」

唐翠娥追問道：「你和她們都有情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也是兄妹之情罷了。」

唐翠娥偏頭道：「那麼和我呢？」

這話，雲飛白很難回答了，自己和她只不過才認識而已，根本談不上兄妹之情，但方才自己吻了她！不！這也可以說是她熱情如火，送給自己吻的。

既然吻了，能說沒有兄妹之情麼？不！這已經超過兄妹之情了。

這要自己如何回答呢？

他朝她笑笑，說道：「自然也是兄妹之情咯！」

「嗜！」唐翠娥絲毫不肯放鬆，披披咀道：「白大哥，原來你和她們的兄妹之情，也和我一樣麼？」

雲飛白尷尬的道「那妳要我怎麼說呢？」

唐翠娥羞澀的道：「難道你還不明白？還要我說吧？」

雲飛白暗暗攢了下眉，說道：「姑娘這份情意，在下……在下……」

「不！」唐翠娥不待他說下去，低低的道：「你叫我妹子咯！」

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道：「白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要叫你白大哥呢！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這個我猜不出來，妳說呢？」

唐翠娥幽幽的道：「因爲白雲飛只有我一個妹子，對不，所以我寧願叫你白大哥了。」

雲飛白笑了笑道：「但白雲飛只是我當時隨便說的假名字，我畢竟是雲飛白呀！」

唐翠娥道：「姓名只是一個人的標記罷了，你以後就叫白雲飛，不就是白雲飛了麼？」

她不待雲飛白說話，接着斜睨一笑道：「白大哥，我不管你有幾個妹子，以後只要對我好就好了，我也相信你，以後一定會對我好的。」

她好像很充滿自信。

雲飛白不好多說，兩人沈默着走了一段路，雲飛白才道：「妳二姐說的三靈門，就是癩蝦蟆那一班人麼？」

「是啊，」唐翠娥道：「三靈門是新近才在江湖出現的一個神秘門派，我是聽大師兄（九毒書生畢逢春）說了，才知道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他們爲什麼叫三靈門呢？」

「你這也不知道？」唐翠娥偏著頭，說道：「三靈，就是三戾咯，南山十戾，已經只剩下三戾，三靈門的首腦人物，就是他們三個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你們九毒門和三靈門有什麼樑子呢？好像水火不相容的樣子。」

「這我就不知道了。」唐翠娥道：「只是我聽師父說過，好像是他們先對我們挑釁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覺得有些奇怪，江湖有這麼大，但你們雙方，却處處都已成了短兵相接，譬如雙方都在爭『百草經』，都在找甘春霖，這爲什麼呢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因爲『百草經』上載有許多解毒藥方，若是給他們取走了，對我們就會不利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麼找甘春霖又爲什麼呢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這和『百草經』一樣，因爲甘春霖有一顆避毒珠，專解天下奇毒，所以不能讓他們把甘春霖刼走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他現在完全明白了，兩幫人爭奪『百草經』，爭覓甘伯父，全是爲了「解毒」兩個字。三靈門得到解毒藥物，就可不懼九毒門，九毒門取到了解毒藥物，就不懼有人能解他們之毒，究其原因，無非爲了爭雄武林，稱霸江湖。

記得瓊天逸士在自己臨行時，要自己告訴管練霞：九毒老魔既已出世，唯一能剋制他的，普天之下，只有驪龍珠，務必多方留心，查到此珠下落，看來此行倒是十分重要了。

唐翠娥看他半晌沒有作聲，忍不住偏頭問道：「白大哥，你在想什麼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沒有什麼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你一定在想那三個妹子了？對不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是妳太多心了。」

「才不是我多心呢！」唐翠娥道：「只是你現在想她們也沒有用了，還是死了這條心吧！」

雲飛白心中不禁一動，問道：「妳此話怎說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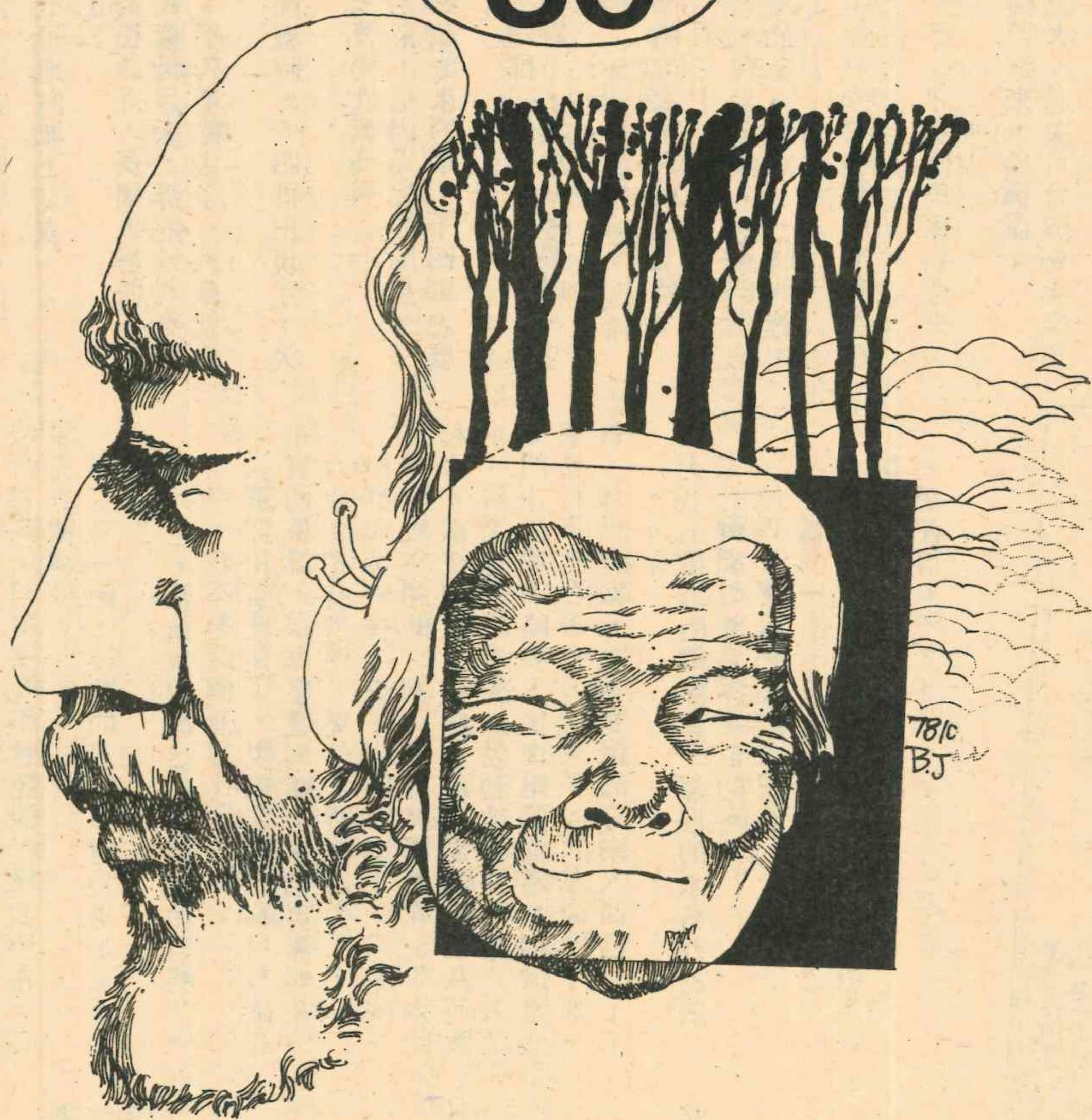
唐翠娥朝他嫣然一笑，親切的道：「因爲我在你身上已經下了情愛之蠱啦！」

下期待續

玫瑰劫 30

文／東方玉　插圖■黃憲鐘

前文提要：雲飛白指掌同施，第一招上卽獲得勝利，癩蝦蟆果然依約率同七兇退去，唐翠娥喜極，投入雲懷中，並送上香吻，九毒觀音忽現身，命唐前去甘家莊，尋訪甘春霖下落，蓋九毒門志在避毒珠也。唐約雲同行，並謂已在雲身上，下了情愛之蠱。



三〇、各存機心

雲飛白聽得臉色一變，望着她問道：「妳此話當眞？」

唐翠娥緩緩走近他身邊，緩緩偎入他懷裡，柔聲道：「我說的自然是眞的了，因爲……因爲……」

雲飛白心頭甚是怒惱，問道：「妳爲什麼要在我身上下蠱呢？」

「白大哥，你不要生氣嘛！」

唐翠娥生似受了極大委屈，垂著頭，幽幽的道：「因爲我怕……失去了你，所以……所以才下的蠱……」

雲飛白問道：「妳是什麼時候下的，我怎麼會一點都不知道呢？」

唐翠娥臉上飛起一抹羞紅，幽幽的道：「就是你……那個時候嘛！」

「那個時候」，就是方才「那個」時候了！這該死的一吻！

雲飛白又道：「妳在我身上下了蠱，我會怎麼樣呢？」

唐翠娥望了他一眼，然後甜甜一笑，說道：「白大哥，你只管放心，還是和平常一樣，一點也沒有什麼感覺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妳爲什麼要下蠱呢？」

「因爲……」

唐翠娥羞澀的道：「我心裡只你一個人，自然也希望你心裡只有我一個人了，如果你有一天離開我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離開妳怎麼樣呢？」

「那就會……」

唐翠娥一下撲入他懷裡，把一顆頭埋在他胸脯，使勁幌動着，嬌聲道：「白大哥，只要你永遠、永遠不離開我就好了。」

「這個可能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難道我永遠不能走開一步了？」

唐翠娥幽幽的道：「不，誰說不能走開了？只是不能超過一百里以外，白大哥，你若是要到一百里以外去，我會和你一起去的呀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下了蠱，就沒有解藥麼？」

唐翠娥微微搖頭道：「沒有的，下了旁的蠱，有藥可解，惟有這情愛之蠱，女孩兒一生一世，只下一次，所以也就不用煉製解藥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是苗人？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。」

唐翠娥偏着頭道：「我爹是漢人，我娘是苗人，所以我都可以說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妳現在要我怎麼呢？」

唐翠娥甜甜一笑，一手挽着他臂胳，說道：「我們一起走咯！」

×　　×　　×

他們又回到甘家莊來了。

唐翠娥是師父交給她的任務，務必找到白眉崑崙甘春霖，務必找到甘春霖的那顆避毒珠。

雲飛白和她同行，自然也是爲了那顆避毒珠。因爲瓊天逸士說過：九毒老魔重出江湖，只有驪龍避毒珠才能制得住他，這機會自然不能錯過。

何況管練霞和他也約在插花廟附近見面的。

甘家莊依然平靜如昔，只是大門緊緊的閉着。

雲飛白走上前去輕輕叩了兩下門環。

兩扇大門邊上的側門開處，走出一名莊丁，他認識雲飛白，連忙躬了身道：「是雲公子，快請裡面坐。」

他望望雲飛白身後的唐翠娥，心中暗暗忖道：「這位雲公子當眞風流得很，這回和他同來的，又換了一位姑娘啦！」

雲飛白領着唐翠娥進入大門，走沒幾步，只見迎出來的竟是甘祿堂，一眼看到雲飛白，急忙拱手道：「雲公子回來了，那眞好極了。」

雲飛白自然知道甘祿堂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，心想：「九毒門果然預先在甘家莊佈下了棋子。」

一面點著頭問道：「甘總管，這裡最近沒出什麼事吧？」

甘祿堂神色恭敬的道：「回公子，自從公子走後，這裡還算平靜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甘伯父和小姐也都沒有消息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甘祿堂攢眉道：「莊主至今一點消息也沒有，小姐也沒有消息，這得全仗雲公子設法了。」

他領着雲飛白走入東首一道門戶，那是甘春霖的書房，一面說道：「雲公子請到書房待茶。」

雲飛白偕同唐翠娥一起跨進書房，一面說道：「甘祿堂，這位是唐姑娘，是九毒觀音秦姑娘的師妹，是奉命到這裡來的。」

一面回頭朝唐翠娥道：「他是這裡的總管，叫做甘祿堂，也是令師姐手下的青字五號。」

「啊！」唐翠娥眨眨眼睛，喜道：「原來你是二師姐的手下。」

「小的青字五號見過三姑娘。」

甘祿堂恭敬的道：「小的就是奉命回到莊上來的，三姑娘如有差遣，只管吩咐小的好了。」

「嗯！」唐翠娥道：「我是奉命和白大哥，啊，雲公子一起來的，主要就是找這裡的莊主



甘春霖，據說他可能潛伏在附近，所以這幾天我們要住在莊上……」她的粉臉微微一紅。

甘祿堂道：「三姑娘和雲公子來了，那是最好不過，雲公子可以住在這裡，這書房後面有一間臥室，原是莊主住的，最合適也沒有了。三姑娘可以住到上房去，那是小姐的閨房，一切用具，都是現成的，不知三姑娘意下如何？」

唐翠娥問道：「離這裡遠不遠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那是在後進，也不算遠。」

「好吧！」唐翠娥道：「反正白天我和白大哥，啊，雲公子都要出去，到四面去走走，只是晚上回來睡覺，那就在你家小姐的房裡好了。」

說話之時，一名莊丁給兩人送上茶來。

甘祿堂道：「雲公子、三姑娘請在這裡寬坐一回，小的去吩咐老媽子把小姐的房間收拾收拾。」

雲飛白點頭道：「甘總管請便。」

甘祿堂躬躬身，退了出去。

唐翠娥道：「二師姐原來早就安排了一個人在這裡當總管，連這裡的總管都不知道甘春霖的下落，要我來找，我如何找得着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哼，她就專門找些難題給我來做，就像到藥王門去搜索『百草經』這件事來說，也是她出的好主意，我整整在西山別業當了兩年丫環，才算弄到手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？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這叫做能者多勞。」

「白大哥。」唐翠娥扭動了一下腰肢不依道：「你也取笑我，我不來啦！」

忽然「啊」了一聲，又道：「白大哥，找尋甘春霖這件事，我看很棘手呢，你一定要幫助我才行。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這還用說，我若是不幫助妳，會和妳一起來麼？」

唐翠娥朝他甜甜一笑道：「白大哥，你真好，只是我們該如何着手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方才妳不是說過了麼？連甘祿堂是這裡的總管，都一點眉目也沒有，我們一時自然不容易找得到了。」

唐翠娥發愁道：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天令師姐不是說，這件任務不限時間，依我看，我們一時也無從着手，今天好好休息一天，從明天起，不妨到四處去看看，找人的事，是急不來的，只有慢慢打聽，只要能有一點蛛絲馬跡，就可循着線索追下去了。」

唐翠娥喜道：「白大哥，還是你行，我一切都聽你的就是了。」

雲飛白聽得心中暗暗好笑，自己只是隨口說說，她却信以為眞，由是看來，唐翠娥倒是個沒有心機的人了。

過沒多久，甘祿堂領着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媽子進來，指着唐翠娥道：「這位就是唐姑娘。」

一面朝唐翠娥道：「她叫張嬤嬤，一向是侍候小姐的，唐姑娘請隨她到小姐房裡去看看吧！」

張嬤嬤連忙彎着腰道：「老婆子見過唐姑娘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張嬤嬤不用客氣，我要在這裡住幾天，就得麻煩張嬤嬤了。」

張嬤嬤拘謹的連說：「不敢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妹子，妳就隨張嬤嬤到上房去看看吧！」

唐翠娥道：「你不去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那是甘姑娘的閨房，我不便上去，妳去吧！」

唐翠娥道：「好，那我去了。」

張嬤嬤領着她走出了書房。

甘祿堂立即走上一步，悄聲道：「雲公子，莊主下落未明，目前三靈門和九毒門兩方面的人，都在找他，小姐又落在九毒觀音的手中，現在只有全仗雲公子大力賜救了。」

雲飛白心中不禁一動，忖道：「他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，這番話，莫要是九毒觀音要他試探自己來的？」

一面反問道：「甘總管可知你家小姐和藍姑娘她們如何了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小姐和藍姑娘都被九毒觀音迷住了神志，目前已由青字三號領著他們離開這裡，小的奉派回到莊上來，所以並不知他們去向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你回來之後，可有什麼打算呢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雲相公也許認為小的是九毒觀音手下的青字五號，並不相信小的，但小的此心可對天日，莊主對我的恩德，縱使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辭，只是小的力量太薄弱了，以小的看，只有雲公子和管姑娘，才能救得了莊主、小姐。」

雲飛白目前經歷了不少事故，就說藥王門的翁一杖吧，屈身為奴二十年，目的只是為了一部「百草經」，江湖上人心叵測，甘祿堂說的話，自然也未可全信。

心念這一轉，只是沈吟道：「目前兩方面的人既然都在找甘伯伯，由此可見甘伯伯尚未落入他們手中，至於甘姑娘，她和我義結兄妹，如今落在九毒觀音手中，我自然有責任要救她脫險，只是九毒門善於用毒，武功最高，也無法和劇毒抗衡……」

甘祿堂道：「只可惜小的職位太低了，無法弄得到解藥，但天下之大，奇毒雖然厲害，總是有藥可解，也並不一定可怕……」

雲飛白點點頭道：「目前，惟一可行的，他們雙方既然都在找甘伯伯，如能先把甘伯伯找到就好。」

甘祿堂道：「急也就急在這裡，就算莊主躲得過一時，但時間稍長，總會給他們找到的，小的實在替莊主躭心……」

正說之間，唐翠娥已喜孜孜的走了進來，問道：「白大哥，你和甘總管在說什麼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我正在問他，甘莊主平日有些什麼友好？和交往的是些什麼人？哦，妳去看過房間，還滿意嗎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甘姑娘住的房間，自然很好，只是離這裡遠了些，我剛來，路徑不熟，好像轉轉彎彎，走了不少路呢！」

甘祿堂陪笑道：「這是三姑娘初來的關係，住幾天，就熟了，其實並不算遠，從這裡去，只隔了兩進樓宇。」



唐翠娥問道：「這裡一共有多少人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這裡除了張嬤嬤，和廚下的人，外面一共有十六名莊丁……」

「我又不問你這裡的人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我是說，二姐師派在這裡的人，有幾個？」

甘祿堂道：「這裡只有小的一個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那你不要叫我三姑娘，叫我唐姑娘就好了。」

甘祿堂應了聲「是，」就退了出去。

天色漸漸昏暗下來，莊丁在書房裡點上了燈，不久，又有一名莊丁在八仙桌上擺好兩付杯筷，送上酒菜。

甘祿堂隨著走入，歉然道：「雲公子、唐姑娘，今晚廚下沒準備什麼，二位只好將就着用了。」

八仙桌上，擺上了六盤菜，和一個湯，雖然說不上豐盛，却也有魚有肉、有蛋、有筍！

雲飛白道：「甘總管不用客氣，這樣已經很好了。」

甘祿堂和莊丁一齊退出。

雲飛白道：「妹子，快來吃了，這幾天一路上都沒好好休息，吃過晚餐，好好休息一晚，明天一早，我們就得出去找人了呢！」

唐翠娥倒是眞的很聽他的話，兩人匆匆吃過晚餐，莊丁收去盤碗，又給兩人沏上了開水。

唐翠娥坐了一回，起身道：「白大哥，你早些休息吧，我也要回房去啦！」

她才一起身，張嬤嬤已經在門口伺候著，立即點起了燈籠，說道：「唐姑娘，老婆子給妳帶路。」

雲飛白等她走後，一手拿起燈燭，走入後面，果然有一間精緻的臥室，關起房門，就十分隱秘，因為外面是書房，不虞有人覷伺。

這間臥室也相當寬敞，除了靠壁處是臥榻之外，還有一張書案，和兩把椅子，佈置簡單而雅潔。

雲飛白閤上房門，放下燭台，正待就寢。

忽聽外面書房中似有極輕的脚步聲，朝房門口走來。雲飛白如今玄關已通，自然可以清楚聽到，心中方是一動！門上已經有人輕叩了一下。雲飛白急忙開啓房門，就見一個青衫人低聲道：「大哥，是我。」這下，雲飛白聽出來了，不禁大喜道：「是三妹！」

原來這青衫人正是管練霞，她一下閃身而入，重又掩上了房門，低低的道：「大哥，你今天才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慢點，我去把書房門關起來。」

管練霞臉上微微一紅，說道：「放心，我進來的時候，已經帶上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三妹，妳怎麼知道愚兄來了呢？」

管練霞嫣然一笑，說道：「我已經來了兩天，那和大哥同來的姑娘，是什麼人呢？」她一雙秋水般眼睛只是盈盈的望著他。

雲飛白被她問得臉上不禁一紅，說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三妹，妳且坐下來，聽我慢慢的說。」

管練霞依言在他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，一面問道：「你見到我爹了麼？」

「令尊？」雲飛白一怔，問道：「妳不是要愚兄去找瓊天逸士？」

管練霞霞生雙頰，靦腆的道：「那是爹沒和你說明了，小妹要你去找瓊天逸士，就是家父咯！」

「妳怎不早說？」

雲飛白笑了笑道：「妳差點把愚兄害苦了。」

管練霞眨眨眼睛，問道：「那怎麼會呢？哦，大哥，還是你說吧！」

雲飛白就把自己如何找上白石山，如何遇上了兩個假冒的瓊天逸士，後來眞的瓊天逸士出現，才把兩個假的驚走……

管練霞問道：「這兩個假的是什麼人呢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一個是地龍第五曦，一個是九毒書生畢逢春。」

接著又把瓊天逸士如何替自己打通玄關，自己如何領悟扇上的玄功，和一招扇法，青衣夫人也傳了自己一招「多羅葉掌」……

管練霞粉臉微赧，喜道：「娘把『多羅葉掌』也傳給大哥了。」

言下似是十分喜悅，也帶著三分羞意。

雲飛白又把自己下山之時，瓊天逸士叮囑自己，轉告三妹，務必找到驪龍辟毒珠。以及自己如何投宿西山別業，如何在無意之中，取到「百草經」，也詳細說了一遍。

管練霞聽得喜道：「大哥無意中得到了『百草經』，上面載有專解『百步聞香』的藥方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百草經上所載的解毒藥方，不止一篇，大概已可對付九毒門的毒藥了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這唐姑娘原來是九毒觀音的師妹，你怎麼會和她一路的呢？」

雲飛白不好對她隱瞞，只得把自己被關在地窖中說起，一直說到唐翠娥奉命前來，以及在自己身上下蠱，只是把唐翠娥投懷送抱，自己吻了她這一節不好說出口來的略過不提。

管練霞聽得粉臉失色，吃驚道：「她在大哥身上下了蠱，這怎麼辦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在路上落店之後，就翻看『百草經』，上面有四條解救蠱毒的藥方，只要照方找到藥草，就可無慮了。」

「如此就好！」

管練霞舒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小妹聽到你中了蠱，眞把人急死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三妹，謝謝妳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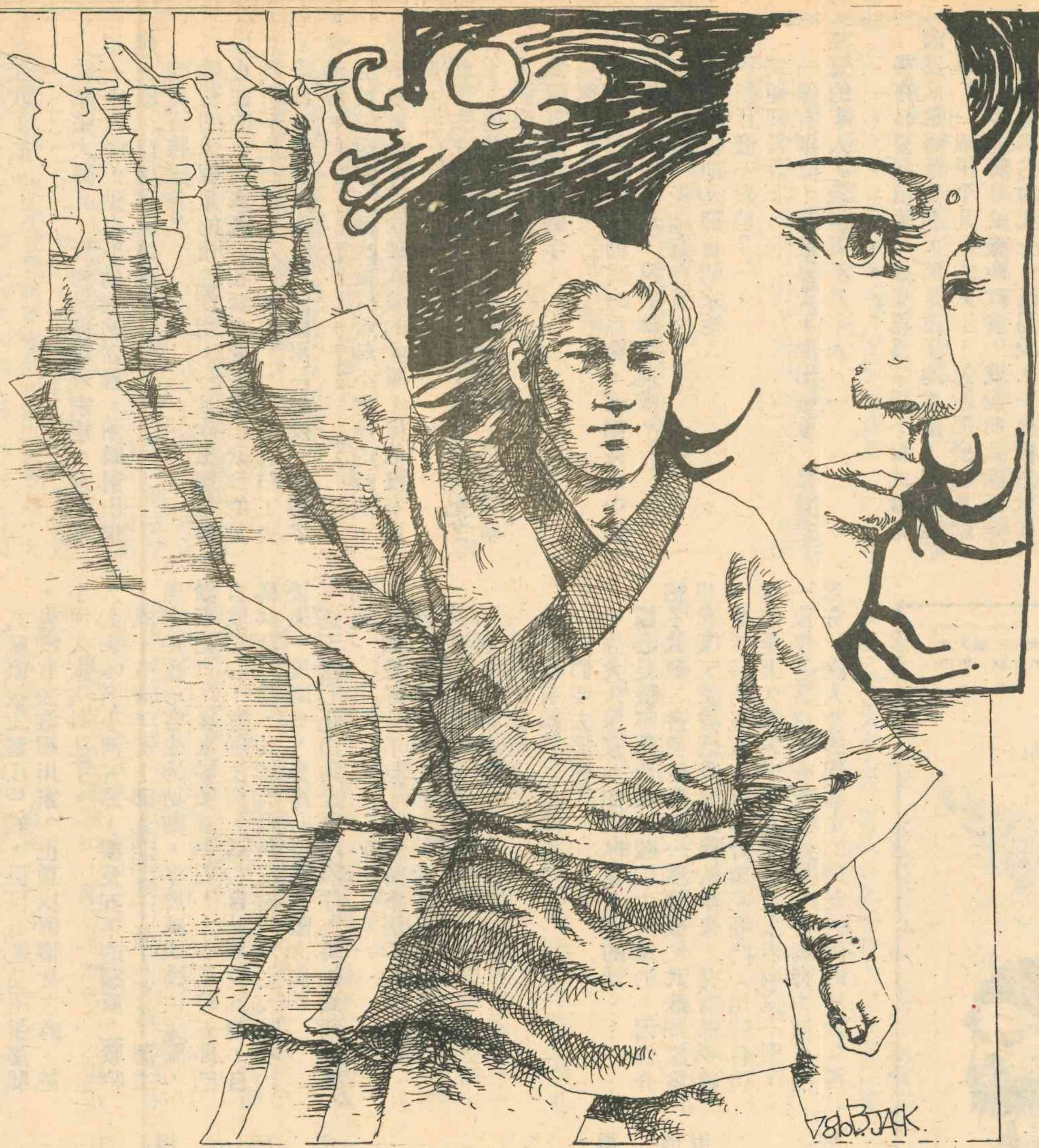
管練霞又道：「大哥不是說從地窖中取來了十幾種已經製好的藥來麼？那是解毒用的藥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雲飛白點點頭道：「百草經上所載七種解毒藥方，十幾種藥草，我都取來了，現在住在這裡，就可以把它照方配合起來，我們就不懼九毒門的劇毒了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你那解蠱的藥，也要及早準備才是。」

下期待續

玫瑰劍



文　東方玉

●插圖／黃憲鐘

31

三一、

雲飛白點點頭，說道：「明天唐姑娘要和我一起出去，找尋廿伯伯的下落，我正好到處留心，先找到了藥草，就可配製。」

說到這裡，忽然輕哦一聲道：「三妹，甘祿堂方才向我表明心迹，他希望我們救他莊主、小姐，但他又是九毒觀音門下，妳看這人是否可靠？」

「對了！」管練霞道：「小妹正要告訴你呢，這兩天來，我發現甘祿堂形迹極爲可疑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裡，兩人耳中同時聽到一陣極其輕微的聲音，起自右側！

雲飛白、管練霞同時轉過身去，只見右首靠壁處那張雕鏤精細的木床上，本來摺疊得整整齊齊的錦褥繡被，這一瞬間業已不見，這時正有一個人從地下拾級而上。

這人是個五十來歲的老者，中等身材，濃眉細目，雙目炯炯有神，臉上含著親切的笑容，緩緩跨下床來。

管練霞沒有見過此人，雲飛白也沒見過，但他却看甘明珠假扮過。

尤其這老者有兩道又濃又白的眉毛，即使你不認識，也總聽說過「白眉崑崙」的名字吧？何況這裡是他的家，他的書房，你想也可以想得出來了。

雲飛白急忙抱抱拳道：「小侄雲飛白見過老伯。」

白眉崑崙甘春霖含笑道：「賢侄是汝南雲老哥的令郎了，這位是……」

雲飛白忙道：「她是小侄義妹管練霞。」

管練霞身上穿着男裝，只好也抱抱拳道：「侄女和明珠妹子，也是結義姐妹，老伯叫侄女練霞好了。」

「坐，坐。」甘春霖抬着手，讓兩人落坐，

自己也在他們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，低聲道：「你們和小女的行動，祿堂都已和我說過了，今晚是祿堂故意把雲賢侄安排住到書房裡來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麼說，甘祿堂果然是忠於老伯的了。」

甘春霖道：「是的，若非祿堂事先得到消息，老朽只怕也早已落入他們手中了，老朽落入他們手中，並不足惜，但老朽有一顆驪龍辟毒珠，是九毒老魔唯一的剋星，此珠若是落入九毒老魔之手，天下就無人能制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伯現身相見，對小侄必有指教了？」

甘春霖道：「九毒老魔重出江湖，抱有極大野心，差幸天狐令狐楚蟄伏了三十年，也在此出山，如果沒有這兩股勢力互相制衡，各大門派和整個武林，只怕已不堪設想了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家師也是這麼說，九毒門和三靈門互爭短長，未嘗不是江湖武林之幸，這兩個邪惡門派，遲早必有一場火拼，能在他們兩敗俱傷之時，一舉把他們除去，這樣就可替整個武林，不動聲色，消弭一次大刼了。」

甘春霖含笑點頭道：「老朽也正是這個意思，本來今晚要和雲賢侄商量的，就是要先設法去暗中替中了毒的藍姑娘和小女等人解毒，如今管姑娘來了，那就最好不過了。老朽籌思已久的計劃，也可以交付給二位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老伯胸有成竹，定然十分週詳，不知要小侄和三妹如何去做，就請老伯吩咐好了。」

甘春霖道：「目前時機緊迫，老朽也不和賢侄說客氣話了，老朽業已修了幾封長函，分別送致少林、武當各大門派，詳述利害，籲請他們採取聯合行動，只是這些年來江湖上一直平靜無事，各大門派未免疏懶了，憑老朽一己之言，是否能說得動他們，尚未可知，但此事關係整個武林安危，老朽相信他們不至袖手不管。方才老朽聽了二位在這裏的談話，使老朽想到了一個可行之計，賢侄在無意中得到了藥王門的『百草經』，而且藥物齊備，今晚就可把解毒藥丸配好備用。九毒門既在到處尋覓老朽，賢侄不妨將計就計，說在書房秘室找到了老朽，作為進身之階……」

雲飛白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「賢侄且聽老朽說下去。」

甘春霖擺了擺手，截着雲飛白的話頭，接着道：「九毒老魔的女弟子和你同來，目的就在老朽，而且你又身中蠱毒，你只有把老朽找到了，才能取得對方信任，你手能伺機暗中把解藥讓藍如玉和小女等人服下。」

他不待二人開口，又道：「老朽把辟毒珠交與管姑娘，管姑娘假作因賢侄和藍如玉，小女等人均落到九毒門手中，一人孤立無援，藉機與三靈門合作，可以辟毒珠為條件，要他們協助妳救出雲賢侄等人，以老朽推想，三靈門必然會接受的，這一來，就可迅速挑起他們雙方火拼，各大名門如能適時採取行動，必可把這兩股邪惡勢力，一起消滅。」

管練霞問道：「老伯信已經送出去麼？」

「不錯。」甘春霖道：「當日老朽本意，這幾封信，是想要雲賢侄去送的，所以把信送給了令尊，另外冒了令尊筆迹，就是希望雲賢侄趕回家去，令尊會把信函交付與你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但小侄沒有趕回去。」

甘春霖微笑道：「這個老朽知道，老朽在信上已經告訴令尊，如果賢侄三天之內，不會趕回家去，就請令尊親自出馬，而且必須改容易服，以防對方發覺，不久，江湖上就已傳出令尊失蹤的消息，大概這幾封信，已由令尊親自送去了。」

雲飛白訝異的道：「家父失蹤，這消息小侄怎麼沒聽到呢？」

甘春霖道：「近來江湖上已有不少知名人士，相繼失蹤，這所謂不入於赤，則入於黑，自然是九毒門和三靈門兩方面羅致去的了，令尊失蹤，則是出之老朽所授意，這一來，兩方的人，都以為令尊是對方刼持了去，一則可以不會再對令尊下手，二則令尊只須稍加化裝，不至為人注意，行動也方便多了，賢侄和江湖同道認識不多，自然不會聽到這個消息的了。」

說到這裡，伸手入懷，取出一顆圓眼大的黑色珠子，遞給管練霞，說道：「這就是驪龍辟毒珠，姑娘可持此珠，就可和三靈門談合作條件了。」

管練霞接過辟毒珠，一面說道：「各大門派意見紛歧，雖有雲伯父親自趕去，只怕也未必會立即採取行動，侄女此次叩謁家師，本擬請家師出山，但家師已皈依佛門，不願再問塵事，只是把她老人家昔年信物玫瑰劍令交與侄女，如有困難，要侄女親上少林、武當，面見二派掌門人乞援，因此侄女想明天就走，先去少林、武當一行，也許可以促使他們早日採取行動。」

甘春霖聽得大喜道：「姑娘持有令師玫瑰劍令，足可號令天下武林，那眞是太好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只是老伯不交出辟毒珠，九毒老魔豈肯輕易放過？」

甘春霖微微一笑道：「老朽早已準備好了。」

他從懷中取出一顆同樣色澤、同樣大小的黑珠子來，接着道：「這顆也是稀世之寶的黑珍珠，也是當日從海客手中購得，老朽只說當日購得的就是此珠，並非驪龍珠，也就是了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好了，事不宜遲，我要走了，大哥，你也可以着手配藥了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三妹，妳且等一等，藥物均已齊備，照方配合，不需多少時間，妳把辟毒珠交與三靈門，日後一旦遇上九毒門，就無藥可解，不如等我配好了，把解藥帶去，另外我身入九毒門，這兩册『百草經』帶在身上，也諸多不便，也要交與三妹帶去才好。」

甘春霖道：「老朽不就誤二位的時間，賢侄記住了暗門開啓之法，明日就說是你發現的好了。」

當下就把如何開啓木床下暗門之法，說了一遍，就回身跨入木床，往地底秘室走去，等他到了地下，木床床板又回升上來，被褥也恢復了原狀。

雲飛白心知時間寶貴，取出「百草經」和大大小小十七八個藥瓶，一起放到桌上。

然後翻開「百草經」，兩人把「解毒篇」仔細閱讀了一遍，這七條解毒方中，有四條較為重要：一條是專解「無形毒」的。（就是「百步聞香」）一條寫的是「專解九種奇毒」，很可能就是九毒老魔練的奇毒了。一條則是「預防天下奇毒」，乃是預先含在口中，百毒不侵。另一條是「解毒迷心經」，可能就是藍如玉等人被迷失心神的解藥了。

兩人細看題下註解，覺得已無疑義，遂決定配製這四種解藥。

配製解藥，本來並非易事；但好在藥王門已經把這幾種藥草，煉製成了粉末，這無異是從一大把草藥中，提煉出來的精華，現在只須按照藥方，把幾種藥末混合起來就成了。

這自然不須多少時間，就配成了四種解藥，分別裝入瓶中。

管練霞只取了「解九毒」、「解無形毒」和「解百毒」三種，把「解毒迷心經」的藥粉，全數留給了雲飛白，一面說道：「大哥，解蠱毒的呢？藥還夠不夠？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愚兄已經看了幾遍，全記熟了，解蠱毒的藥方，一共有七味藥，我取來的十七個藥瓶中，只有六味，還缺少一味。」

管練霞道：「那你不會把六種先配好，缺少的一味，趕快找到了，不就可以解決了麼？」

雲飛白含笑指了指桌上另一個藥瓶，說道：「愚兄方才不是把餘下的六瓶藥粉，都倒在一起了麼？」

管練霞粉臉一紅，說道：「我還以為你不要的呢？你怎不早說？好像你對自己漠不關心，還要人家替你操心！」

雲飛白看她飛紅雙頰，輕嗔着說話，心頭不禁一蕩，忙道：「多謝妹子關心。」

管練霞披披咀道：「你心裡一定喜歡人家放蠱，我才不管呢！」

說完，把兩册「百草經」和三個藥瓶，一起收到懷中，說道：「我該走啦！」

雲飛白道：「三妹，路上保重！」

「你自己小心些才是眞的！」

管練霞看了他一眼，嫣然笑道：「放心，我才不會被人家在身上下蠱呢？」

伸手輕輕開啓房門，翩然閃身出去。

雲飛白收好藥瓶，也就熄燈就寢。

翌日清晨，雲飛白很早就起來了，剛開出門去，就看到甘祿堂在書房門口伺候。

雲飛白點頭道：「甘總管早。」

甘祿堂急步趨近，低聲道：「雲公子昨晚見到莊主了？」

雲飛白點點頭，就把昨晚之事，大概說了一遍。

甘祿堂失色道：「莊主這麼做，不太冒險了麼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只有這樣，才能救得出四妹（甘明珠）他們。」

甘祿堂道：「莊主決定之事，沒有人能改變他的主意，只是……」

雲飛白迅快把一瓶解藥塞到他手裡，低聲道：「我們如果找到了甘老伯，你也一定會隨同回去，我的行動必然會受人注意，這是解藥，你可乘機給二妹（藍如玉）、四妹等人服下，要她們仍須裝作神志受迷，不可稍露形迹，俟機而動。」

甘祿堂迅速把藥瓶塞到懷裡，點頭道：「小人省得，只是莊主的安危，公子最好要唐姑娘設法保全。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這還用說，你只管放心好了。」

剛說到這裡，耳中已聽到門外走廊上有了一陣輕快的脚步聲，不用說是唐翠娥來了，急忙低聲道：「她來了。」

一面故意問道：「甘總管，這裏除了甘伯父，有沒有別的人在書房裡住過？」

說話之時，暗暗朝甘祿堂微微搖了搖頭。

甘祿堂忙道：「沒有，這裡一向是莊主住的，從沒有人住宿過。」

唐翠娥像一陣風般走了進來，問道：「白大哥，你們在說什麼呢？」

雲飛白朝她一笑道：「妳來得正好，快隨我進來。」

一面吩咐道：「甘總管，你守在門口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你到底有什麼事呀，這麼神秘兮兮的。」

她跟着雲飛白進入房中。

雲飛白一指紅木鏤花大木床，說道：「妳過去看看，就會明白。」

他剛起床，床上被褥還沒摺好，自然是凌亂的，唐翠娥畢竟是姑娘家，粉臉驟然紅了起來，低聲問道：「白大哥，你要我看什麼呢？」

「來！」雲飛白拉着她的手，走近床前，含笑道：「妳還不明白我的意思？」

唐翠娥一時之間，為之羞不可抑，顫聲道：「你要做什麼……」

「妹子不用害怕！」

雲飛白一手拉着她纖手，另一隻手在床頭幾處雕刻精細的花紋上，連按了幾按。

唐翠娥又羞又怕，一顆心正在跳得好猛之際，只見床板被褥忽然緩緩往下沈了下去，一時不禁睜大雙目，驚詫的道：「白大哥，這……」

雲飛白笑了笑道：「如果我猜得不錯，甘莊主可能就藏身在下面了。」

「啊！」唐翠娥口中發出一聲驚喜的啊聲，低低的道：「你怎麼發現的呢？」

話聲未落，但見床下已經露出一個窟窿，一道石級往下延伸而下。

雲飛白「噓！」了一聲道：「快隨我下去。」

放開她玉手，縱身躍下。

唐翠娥急忙跟着她身後，走了下去。

石級盡頭，果然露出了一點燈光，但聽「刷」的一聲，一道劍光，朝雲飛白當頭劈下。

雲飛白身形一個輕旋，避開對方劍勢，右手反撩，已然一把扣住了那人握劍脈腕，左手一指，隨着點出，閃電制住了對方穴道。

唐翠娥道：「白大哥，他就是白眉崑崙麼？」

那人濃眉如霜，睜著兩顆怒目，那不是白眉崑崙甘春霖，還有誰來？

雲飛白得意一笑道：「妳看是不是？」

他一手挾起甘春霖的身子，往石級上回了出去。

唐翠娥做夢也想不到甘家的第二天，就找到了師父要找的人，心頭自然高興極了：「白大哥眞能幹，自己眞是找對了人，也幸虧自己在他身上下了蠱，現在總算全縛住他的心了。」

× × × ×

天色已經快要黑了！四面重巒疊峯，都已蒙上了一層灰濛濛的暝色！

座落在九宮山半山腰的九門宮前面，寬闊的石級上，正有四個人拾級而登。

前面兩個是雲飛白和唐翠娥，後面兩個則是青字五號（甘祿堂）押著白眉崑崙甘春霖。

雲飛白是當著唐翠娥的面，點了甘春霖三處經穴，等於封閉了他的武功，但吃飯、睡覺、走路，却是和常人無疑。

這當然是故意這麼說的，其實雲飛白只是裝做了下手勢而已，根本沒點甘春霖的穴道。

九門宮，是一座道觀，本來它的正式名稱叫做九天宮，因為這座道觀，建造的時候，砌成了九道門戶，每一道門進去，都有一座大殿，供奉不同的神像，因此大家就把它叫做了九門宮。

九門宮也正是九毒門的所在。

唐翠娥領着雲飛白越過一片石砌平台，朝正南一道朱紅的門戶走去，門額上寫著「赤天」二字。

只見從門內迎出兩個身穿大紅道袍的道人，看到唐翠娥，一齊躬身稽首，右首一個道：「三姑娘回來了，不知這位是什麼人？可要小道通報麼？」

「不用了。」唐翠娥道：「我有緊急之事，要上鈞天去。」

「是，是。」右首道人依然躬身道：「只是鈞天此時並不開放。」

唐翠娥不耐的道：「我還不知道麼？」

她領著雲飛白和甘祿堂、甘春霖三人，直入「赤天」門，經過一座天井，循著一條舖著寬闊黃磚的道路，來至一道月洞門前面，門上一方扇形的匾額，寫著「鈞天」二字，兩扇黃色大門，果然緊緊閉着。（九門宮的九道門，東方「昊天門」，東南方「陽天門」，南方「赤天門」，西南方「朱天門」，西方「成天門」，西北方「幽天門」，北方「玄天門」，東北方「鸞天門」，中央「鈞天門」）

唐翠娥走到門前，舉手叩了三下黃銅門環，躬身道：「弟子唐翠娥有事晉見師尊。」

只見兩扇黃門緩緩開啓，兩名手執拂塵的黃衣道人當門而立，同聲道：「天尊有令，着唐翠娥入殿。」

唐翠娥回過頭來，低低的道：「你們隨我來。」

舉步朝門中跨入。

雲飛白、甘春霖、甘祿堂跟在她身後，進入「鈞天門」，門內是一個大天井，舖著色呈淡黃的花崗石板，光可鑑人！

迎面五級石階上，是一座金黃燦爛，雕樑畫棟的大殿。

（下期待續）

玫瑰劍

文／東方玉

插圖■李男

（完）

三十二

殿前站著兩名身穿鵝黃道袍，手執玉拂的小道童。

唐翠娥急步趨上石階，就回身低低的道：「你們在這裏等一等。」

舉步跨進大殿，就立即俯伏下去，說道：「弟子唐翠娥叩見師尊。」

雲飛白舉目看去，殿上一張錦椅上，端坐著一個頭挽道髻，身穿杏黃道袍，身材高大的老道人。

這老道生得濃眉如雪，目光似電，但却鶴髮童顏，望去道貌儼然，他自然是名聞天下的九毒尊者了。

在他身後伺立了兩個體態妖嬈、眉目如畫的侍女，看去不過十七八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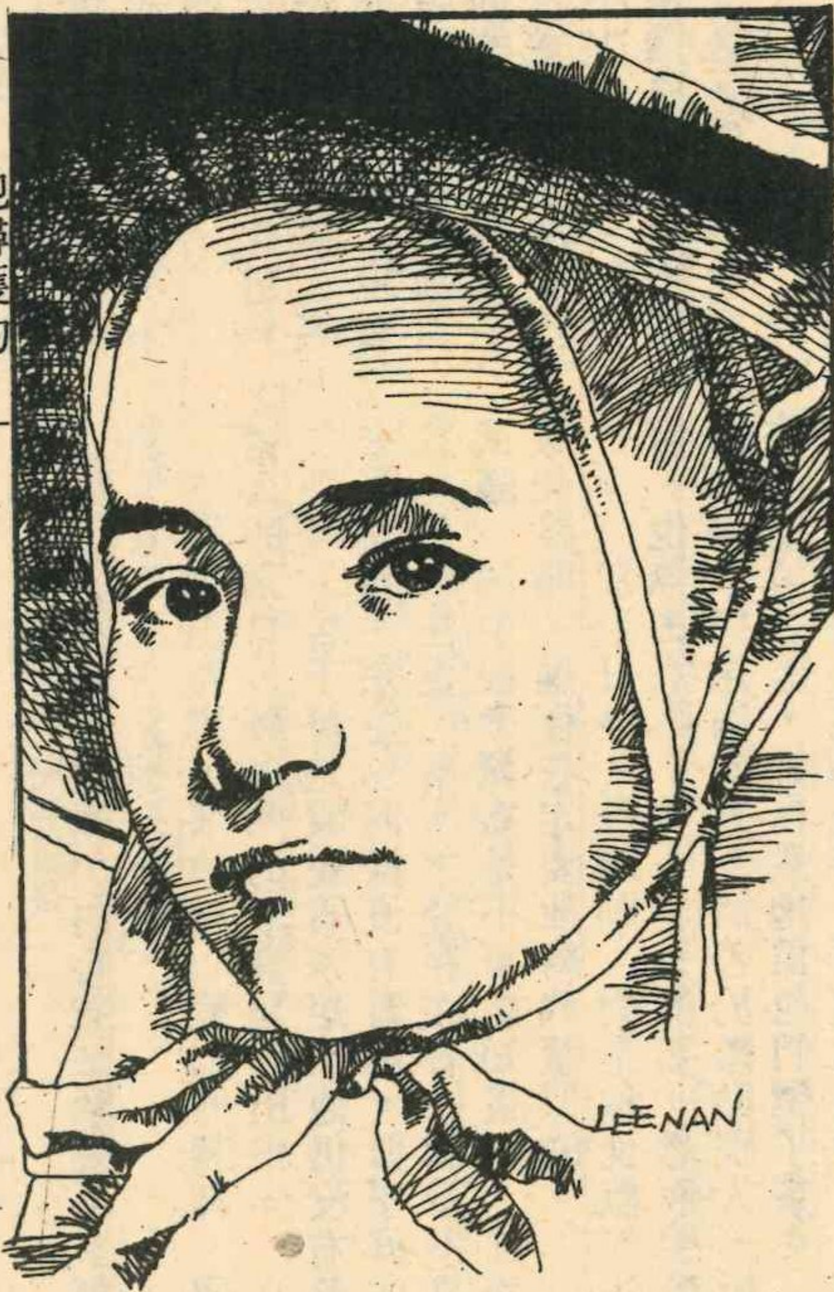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只聽了一個洪鐘的聲音說道：「翠兒，起來，妳帶來的是什麼人？」

「多謝師尊。」

唐翠娥站起身，低着頭道：「和弟子同來參見師尊的是峨嵋門下的雲飛白，還有一個是弟子奉師尊法諭要找的白眉崑崙甘春霖……」

「哈哈！」九毒尊者點著頭，洪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妳師姐找了幾個月，沒有下落，妳却很快就給為師找來了。」

唐翠娥躬著身道：「這是雲飛白的功勞，甘春霖就是



他尋獲的。」

她把雲飛白在甘家莊書房發現秘室，詳細述說了一遍。

九毒尊者一雙巨目寒光如炬，朝殿外雲飛白投來，嘿然道：「峨嵋門下，怎肯助妳尋獲甘春霖？」

雲飛白和他少說也有七八丈距離，但覺他目光投來，令人不可逼視，心中暗暗驚凜，忖道：「九毒老魔一身功力，果然精純之極！」

唐翠娥雙頰飛紅，低垂著粉頸，說道：「是弟子給他下了蠱……」

「呵呵！」九毒尊者呵呵一笑道：「所以妳要帶他來給為師瞧瞧，好，好，妳叫那小子進來。」

唐翠娥應了聲「是」，轉身走出，朝雲飛白招招手道：「白大哥，師父叫你進來。」

雲飛白依言跨進殿門。

唐翠娥低低的道：「你快上去，見了師尊，要行大禮。」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韓信曾受胯下之辱，這老魔頭雖是邪派人物，但總是武林前輩，我就向他行個大禮吧！」

他隨同唐翠娥，走到九毒尊者面前，果然雙膝一屈，跪拜下去，說道：「峨嵋門下雲飛白叩見老前輩。」

九毒尊者呵呵一笑道：「翠丫頭平日眼高於頂，這小子果然不錯。」

唐翠娥紅著臉道：「謝謝師尊。」

九毒尊者含笑道：「小子，記住了，翠兒是老夫最小的徒弟，你以後可得好好看待她。」

唐翠娥含羞低聲道：「你快答應呀！」

雲飛白連連頓首道：「弟子自當謹記。」

九毒尊者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你起來。」

雲飛白裝作十分恭謹模樣，站了起來。

九毒尊者道：「叫甘春霖進來。」

門口一名黃衣小道童就大聲喝道：「把甘春霖帶上來。」

甘祿堂答應一聲，押著甘春霖走入，單膝一屈，說道：「屬下青字五號叩見天尊。」

甘春霖却凜然站在他邊上，並未下跪，也沒有拱手為禮。

九毒尊者沒去理會甘祿堂，目光投向甘春霖，問道：「你就是白眉崑崙甘春霖麼？」

甘春霖道：「你就是以用毒出名的九毒尊者麼？」

九毒尊者微嘿一聲道：「甘春霖，你敢對老夫這般說話？」

甘春霖怒目道：「九毒尊者，你敢對老夫這般說話，我有何不敢？」

唐翠娥叱道：「你敢對師尊如此無禮，那是不要命了？」

甘春霖憤怒的道：「甘某自問和你們九毒門毫無過節可言，妳把甘某押來九宮，形同囚犯，甘某不才，在江湖上也薄有聲名，士可殺、不可辱，甘某並沒抱活著走下山去之想，有什麼不敢的？」

九毒尊者聽得呵呵一笑道：「翠丫頭，這就是妳不對了，為師要妳去找甘大俠，妳怎好如此對待，還不快快給他解開穴道，殿上看坐？」

雲飛白並未真的點住甘春霖穴道，但恐被唐翠娥發現，聞言即忙舉掌在甘春霖身上，連拍了兩掌，算是替他解開了穴道。

站在九毒尊者左首的一名侍女立即端過一張錦披木椅，口中說道：「甘大俠請坐。」

甘春霖也不客氣，大馬金刀的坐了下去，才昂首問道：「尊者找甘某有何見教？」

九毒尊者一手捋鬚，微笑道：「老夫聽說甘大俠二十年前，曾從海客手中，購得一顆驪龍珠，不知可有此事？」

甘春霖道：「在下確曾購得一顆寶珠，但是否驪龍珠，却不得而知。」

九毒尊者道：「驪龍珠入火不熱，入水不濡，能解天下奇毒，一試即知。」

甘春霖道：「這個在下從未聽人說過，也不曾試過。」

九毒尊者道：「老夫頗想一閱，不知甘大俠可曾帶在身上麼？」

甘春霖道：「在下自從購得此珠，因是稀見之物，故而一直貯以絲囊，從未離身，尊者見多識廣，正好請予鑑定。」

說話之時，伸手從貼身處取出一個綵囊，盛著一顆圓眼大的黑色珍珠，隨手遞上。

早由一名侍女接了過去，送到九毒尊者面前！

這顆黑珍珠圓而且大，雖在白天，仍可看出寶光氤氳，一望而知是顆稀世寶珠！

九毒尊者接到手中，仔細的從絲囊中取了出來，但只看了一眼，就目光一抬，嘿然冷笑道：「甘春霖，你敢

戲耍老夫？」

甘春霖錯愕的道：「尊者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九毒尊者目光冷厲，冷然道：「你當日從海客手中購來的就是此珠麼？」

甘春霖道：「正是此珠。」

九毒尊者道：「你沒騙老夫？」

甘春霖作色道：「甘某購得此珠，並未有轉讓牟利之心，何用訛詐尊者，何況甘某匿居避禍，是因昔日結有樑子的北嶺七兇尋仇之故，並不知道尊者也在找尋在下，在下身佩此珠，已有廿載，怎說欺騙尊者呢？」

九毒尊者顏色稍霽，把珠子依然裝入絲囊之中，隨手遞與左首的侍女，一面說道：「這只是一顆罕見的黑珍珠，雖然價值鉅萬，但並不是驪龍珠，你可以回去了。」

左首侍女依然把絲囊還給了甘春霖。

甘春霖伸手接過，依然貼身佩好，拱拱手道：「多謝尊者指點。」

唐翠娥突然跪倒地上，說道：「師尊開恩，當日弟子找到他的時候，曾答應不傷他性命的……」

九毒尊者含笑道：「爲師不是已經放他走了麼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師尊……」

九毒尊者佛然道：「妳不用多說，還不起來？」

甘春霖拱拱手道：「甘某告辭。」起身往外行去，他因雲飛白早已給他準備了解毒丹，故而坦然不懼。

雲飛白心中暗道：「看來唐翠娥心地倒是不壞。」

就在此時，只見一名紅衣道人匆匆走入，在殿前躬身道：「啓稟天尊，屬下赤天門主冉世騮有緊急要事求見。」

九毒尊者抬目道：「進來。」

紅衣道人應了聲「是」，急步走入，雙手呈上一個朱色細小竹筒。

右首一名侍女走前兩步，伸手接過，打開竹筒，從中間抽出一個紙捲，轉送到九毒尊者面前。

雲飛白看那朱色竹筒，心中暗道：「這敢情是他們飛鴿傳書了。」

九毒尊者打開紙捲，只看了一眼，不覺勃然變色道：「令狐楚這老匹夫欺人太甚！」

天狐令狐楚，正是昔年南山十戾之首，如今的三靈門三位門主的首席門主。

雲飛白聽得心中暗暗一動，忖道：「三妹好快的行動！」

只聽九毒尊者怒聲道：「鳴鐘。」

左首一名侍女躬身領命，匆匆往殿左行去。那紅衣道人也躬身一禮，往外退去。

不多一回，只聽殿右傳出一聲悠揚的鐘聲！

唐翠娥悄悄聲道：「你們隨我來。」說完，悄悄退出大殿。

雲飛白、甘祿堂二人隨着她退到左首廊下。

鐘聲連續不斷的一共響了九聲。

只見九毒觀音秦妙香從長廊後面轉出，她身後緊隨着一行人，前面是四名一身青衣、戴著面具的五毒使者，稍後則是藍如玉、甘明珠、佟元璋、路東華、玉女雙嬌樊月嬌、宋玉嬌，以及二十名七色劍士。

九毒觀音一眼看到唐翠娥、雲飛白和甘祿堂三人，站在廊下，立即問道：「三妹，你們怎麼來了？」

唐翠娥隨着她並肩而行，低低的道：「我們是押送甘春霖來的。」

九毒觀音道：「你們已經找到了，哦，師尊召集全體門下有什麼事呢？」

唐翠娥低聲道：「不知道，是剛才赤天門主送進去的飛鴿傳書……」

她朝雲飛白招招手，示意他跟在自己身後而行。

甘祿堂也迅快的取出面具，戴到臉上（他本是五毒使者青字五號），跟在青字四號後面，加入了九毒觀音秦妙香那一隊人的行列。

這時從外面八道門中各自走出一隊人來，八道門戶，一共是八隊，計爲：昊天、陽天、赤天、朱天、成天、幽天、玄天、鸞天八門，每門由門主爲首，各率九名道人，朝鈞天門大殿階前集合。

秦妙香率領的一隊人，和唐翠娥、雲飛白則站到大殿左首。

一時之間，殿前九行人肅然而立，鴉鵲無聲。

接着兩名黃衣道童，一個手捧黃穗古劍，一個手捧紫玉如意，走到階上，分左右站停。

接着只見九毒尊者大步跨出殿門。

階前衆人一齊躬下身去，口中同稱：「天尊。」

九毒尊者朝衆人微微頷首，洪聲道：「三靈門居然邀約江湖黑白兩道，各派人士，在仙霞嶺仙霞關舉行武林大會，還把老夫門下大弟子畢逢春擒去。三靈門這數月來，一直和本門勢同冰炭，難得他們羣集仙霞關，正好把他們一舉殲滅，爾等立即隨同老夫前往。」

說到這裡，目光轉到九毒觀音秦妙香身上，說道：「秦妙香。」

九毒觀音急忙躬身道：「弟子在。」

九毒尊者道：「妳可隨爲師同行，把妳這一隊人，交與翠丫頭率領，等今晚再行上路。」

秦妙香躬身道：「弟子敬領法旨。」

九毒尊者又朝唐翠娥道：「翠丫頭，你們限初更動身，沿途依本門暗號行止。」

唐翠娥躬身道：「弟子敬領法旨。」

九毒尊者大袖一揮，八門門主立即轉身列隊向外行去。

九毒尊者率同秦妙香步出鈞天門，門前早已備妥一輛雙轡金輦，九毒尊者登上金輦，秦妙香也跟着坐到師父的身旁，金輦就緩緩往觀外馳去。

唐翠娥、雲飛白恭送九毒尊者出觀。

雲飛白低聲道：「看來九毒觀音和天尊的關係不尋常呢！」

唐翠娥雙頰微赧，低聲道：「你這話要是給師尊聽見了，你這條小命就保不住了。」

她回過身，問道：「你們這一隊，由誰領頭？」

青字一號道：「是屬下。」

「好！」唐翠娥道：「你領他們退下去，我們要吃過晚飯再上路。」

青字一號答應一聲，朝大家打了個手勢，一齊退了下去。

唐翠娥回身道：「白大哥，我們也到裏面去休息一回了。」

說完，領着雲飛白朝長廊行去，進入一道月洞門，裡面是一座廣大的花園，到處花木扶疏，舖着白石小徑，花林之間，樓宇掩映！

雲飛白目能夜視，他忽然發現白石小徑右側一個圓形的花圃中，有一叢開着一簇簇像米粒般細小黃花的花卉，正是「百草經」上所載，七味鮮蠱藥中缺少的一味——「天米黃」，心頭不禁狂喜，暗道：「自己一路行來——，這些天，沿路留意，就是找不到這味藥草，這眞叫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」

唐翠娥領著他來至一座小樓前面，回頭笑道：「這座小樓，就是我的住處了。」她推門而入。

一名青衣小鬟迎了出來道：「三姑娘回來了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妳快去廚下準備晚餐，飯後，我們立時要出發呢！」

青衣小鬟答應一聲，轉身自去。

雲飛白道：「我們飯後出發，從這裡前去仙霞嶺，路途遙遠，天尊要妳率領這一隊人，神志被迷，不易指揮，依我看，由青字一號領隊，不如要青字五號領隊，較爲妥當。」

唐翠娥道：「這原是二師姐的人，我不過暫時率領，換人只怕不太好吧？」

雲飛白道：「就是因爲原來是妳二師姐率領的，現在換妳來率領，青字一號和我們不熟，未免隔閡，青字五號隨我們已有多日，所以暫時由他來領頭，對妳我較爲方便，等到此行任務完成，交回妳二師姐，再由青字一號去率領，不也一樣？」

唐翠娥道：「這樣會不會引起五毒使者的不安呢？」

「不會的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可以另派青字一號工作，就說他是五毒使者之首，要他和青字二號負責前鋒，作爲全隊嚮導，這是很重要的工作，譬如前途有沒有情況？和注意可疑人物，聯絡天尊行經之處的記號，和那裡可以食宿等事，這比率領一隊人，重要得多了，而且也必須精細幹練的人才行。」

唐翠娥柳眉輕輕一挑，嫣然笑道：「白大哥，還是你想得週到，這件事，確實很重要，我就依你說的去行好了，哦，路上還有些什麼事呢？」

雲飛白笑道：「咱們前行人員如果都辦妥貼了，後面的人只要到時吃飯休息，旁的就沒什麼了。」

說話之時，青衣小鬟已經端上晚餐來，兩人匆匆吃畢，青衣小鬟送上兩盞茗茶。

唐翠娥道：「白大哥，現在距離初更，還有一回工夫，我們還可以坐息一回。」

雲飛白道：「妳坐一回，我有些事……」

他故意雙手捧腹，站了起來。

唐翠娥會意的朝他笑了笑，叫道：「小雲。」

青衣小鬟立時走了進來。

唐翠娥附着她耳朵低低說了兩句。

青衣小鬟道：「白公子，你隨小婢來。」

她引着雲飛白來至後面樓梯下一個小間，伸手朝裡間一指，說道：「便桶就在裡面了。」

雲飛白說了聲：「多謝。」急急走入，掩上了門，正好後面有一個小窗，他略爲提氣，就穿窗而出，四顧無人，立即施展身法，找到方才那個圓形花圃，伸手拔起一把「天米黃」，因爲要用的只是根部，他連拔了幾把，挖出十幾個酒杯大的球根，收入袋中，又在附近小池中洗清了手，才行回轉，又穿窗而入，開出門去。

唐翠娥道：「白大哥，你喝口茶，我們馬上該出發了。」

雲飛白拿起茶碗，喝了一口，說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回到鈞天門殿前，青字一號率領着一隊人，已在階前等候。

唐翠娥道：「青字一號、二號，你們兩個作爲我們一行人的前鋒，先行出發，負責沿途情況，注意可疑人物，查看天尊行經之處的記號，和一路的食宿事宜，這是最重要的任務，和後面至少要保持三五里距離，如有情況，隨時和後面連絡，青字一號率領的人，暫時可交由青字五號接替。」

雲飛白在旁道：「還有，咱們既有前鋒，就應該有後衛，妳要青字三號、四號擔任後衛，這樣就可以掌握前後形勢，不致被人偷襲了。」

唐翠娥點頭道：「那就這樣，青字三號、四號擔任後衛好了。」

五個人同時躬身領命，青字一號就把如何指揮神志迷失的一隊人，移交給了青字五號，（甘祿堂）就和青字二號，首先出發。

甘祿堂心中自然明白，這是雲飛白的主意，把四個五毒使者全支出去了，這一路上好讓自己有時間給藍如玉等人服下解藥，不慮有人發現了。

唐翠娥等青字一號、二號走了一回，才朝甘祿堂道：「現在我們也可以上路了。「一面回頭朝青字三號、四號吩咐道：「你們兩個等我們走後再出發，至少也要和我們保持三五里光景。」

兩人同時躬身領命。

唐翠娥、雲飛白、甘祿堂率同一隊神志被迷的人魚貫離開了九天宮，連夜趕程。

尾聲：仙霞嶺並沒有什麼武林大會，那只是管練霞持了師父的玫瑰劍令，親見少林、武當兩派掌門人之後，由兩派門人故意在江湖上散播出來的消息。

然後管練霞又持了驪龍辟毒珠，找上三靈門，誘言自己爲了救雲飛白、藍如玉、甘明珠等人，願意和三靈門合作，因她所言屬實，自然贏得三靈門的信任，同時也合力擒下了九毒尊者的大弟子九毒書生畢逢春。

雲飛白在途中服下了解蠱藥。甘祿堂也替藍如玉、甘明珠等人解去了迷心毒藥。

等到雲飛白、唐翠娥一行人趕抵仙霞嶺，三靈門因有辟毒珠之助，不畏劇毒，經過一場劇戰，消滅了九毒門，但三靈門亦死傷慘重，少林、武當兩派適時現身，雲飛白會合管練霞、藍如玉、甘明珠以及佟元璋率領的七色劍士，一舉殲滅三靈門。

唐翠娥得知雲飛白蠱毒已解，狂奔而去。

藍如玉也解了義父北嶺七兇等人的迷迭散。

此後雲飛白和三位義妹連袂江湖，行俠仗義，扶正誅奸，博得一龍三鳳的雅號，最後四人忽然同時隱去，江湖上雖有不少人懷念着他們，卻不知他們俠蹤何處了。

（全文完）